

卷第一百三十九 列传第七十三

令狐张康李刘田王牛史

令狐彰，字伯阳，京兆富平人，其先自燉煌内徙。父灊，为世善吏。始，尉范阳，通民家女，生彰。罢归，留彰母所。既长，志胆沈果，知书传大义，射命中。从安禄山，署左卫郎将。与张通儒入长安，又署左街使。二京平，走河朔。史思明署博、滑二州刺史，屯滑台。时中人杨万定监滑州军，彰欲以节自显，募没人夜度河，悉籍土马州县献款，因万定以闻。肃宗大悦，下书慰劳。彰移壁杏园渡，思明疑之，遣薛岌以兵劫彰。彰谕众以大谊，皆感附死力，遂破岌兵，溃围出，以麾下数百入朝，赐甲第、帷帐、什器，拜滑毫、魏博节度使。河朔平，加兼御史大夫，封霍国公，检校尚书右仆射。

始，滑当寇冲，城邑墟榛，彰躬训吏下，检军力农，法令严，无敢犯者。田畴大辟，库委丰余，岁时贡赋如期。时吐蕃盗边，召防秋兵，彰遣士三千，自赍粮，所过无秋毫犯，供儼让不受，时韪其能。然猜阻忮忍，忤者辄死。怒颍州刺史李岵，遣姚奭代之，戒曰：“不时代，杀之。”岵知其谋，因杀奭，死者百余人，奔汴州，上书自言，彰亦劾之。河南尹张延赏畏彰，留岵使，故彰书先闻，斥岵夷州，杀之。与鱼朝恩有隙，及用事，彰不敢入朝。

会母丧，失明，卒。方疾甚，敕子建、通、运归东都私第，

悉上军府兵仗财用簿最，表吏部尚书刘晏、工部尚书李勉堪大事，请以自代。代宗得表咨悼，下诏褒美其门闾，赠太傅。

建累官右龙武军使。德宗幸奉天，建方肄士射，遂以四百人从，且殿。擢行在中军鼓角使、左神武军大将军。其妻，成德节度使李宝臣女也，建将弃之，诬与门下客郭士伦通，榜杀士伦而逐其妻，士伦母痛愤卒。宝臣请劾按，无状。建会赦免。帝取常膳钱五十万葬士伦母子，并恤其家。俄起建为右领军大将军。复坐专杀，以勋被贷。坐妄自陈，贬施州别驾，卒，赠右领军大将军，又加赠扬州大都督。

宪宗时，宰相李吉甫奏言：“彰将死，籍上土地兵甲，遣诸子还第，彰同时河朔诸镇，传子孙，熏灼数代，唯彰忠义奋发，而长子建坐事，幼子运无辜，皆窜死，今通幸存，惟陛下用之。”因授赞善大夫。时讨蔡，故连徙寿州团练使。闻吉甫卒，不自安。每战，虚张首级，败则掩不奏。露布上，宰相武元衡却之。后为贼攻，焚膺聚，破屯栅，通大惧，重誓不敢出。诏金吾大将军李文通宣慰，将至，遂代之。贬昭州司户参军事。久乃召为右卫将军，给事中崔植还其制，帝使喻植，以彰有功，不忍弃其嗣，制乃下。终左卫大将军。

运为东都留守将，为杜亚所陷，流死归州。

张孝忠，字孝忠，本奚种，世为乙失活酋长。父谧，开元中提众纳款，授鸿胪卿。孝忠始名阿劳，以勇闻，燕、赵间共推张阿劳、王没诺干，二人齐名。没诺干，王武俊也。孝忠魁伟，长六尺，性宽裕，事亲孝。天宝末，以善射供奉仗内。安禄山奏为偏将，破九姓突厥，以功擢漳源府折冲。禄山、史思明陷河、洛，常为贼前锋。朝义败，乃自归，授左领军将军，以兵属李宝臣。累加左金吾卫将军，赐今名。宝臣以其沈毅谨详，遂为姻家，易州诸屯委以统制，十馀年，威惠流闻。田承

嗣寇冀州，宝臣付兵四千，使出上谷，屯贝丘。承嗣见其军整严，叹曰：“阿劳在焉，冀未可图也。”即焚营去。宝臣与硃滔战瓦桥，奏孝忠为易州刺史，分精骑七千，当幽州。擢太子宾客，封符阳郡王。

宝臣晚节稍忌刻，杀大将李献诚等而召孝忠，孝忠不往，复使其弟孝节召之。孝忠复命曰：“诸将无状，连颈受戮。吾惧祸，不敢往，亦不敢叛，犹公不覲天子也。”孝节泣曰：“即归，且僇死。”孝忠曰：“偕往则并命，吾留，无患也。”果不敢杀。

然宝臣素善孝忠，及病不能语，以手指北而死。子惟岳擅立，诏硃滔以幽州兵讨之。滔忌孝忠善战，虑师出为己患，使判官蔡雄往说曰：“惟岳孺子，弄兵拒命，吾奉诏伐罪，公乃宿将，安用助逆而不自求福也？今昭义、河东军已破田悦，而淮西军下襄阳，梁崇义尸出井中，斩汉江上者五千人，河南军计日北首，赵、魏灭亡可见。公诚去逆蹈顺，倡先归国，可以建不世功。”孝忠然之，遣将程华报滔连和，遣易州录事参军事董稹入朝。德宗嘉之，擢孝忠检校工部尚书、成德军节度使，令与滔并力。孝忠子弟在恒州者皆死。孝忠重德滔，为子茂和聘其女，缔约益坚。

败惟岳于束鹿，滔欲乘胜袭恒州，孝忠乃引军西北，壁义丰。滔疑之，孝忠将佐谏曰：“尚书推赤心于硃司徒，可谓至矣。今逆贼已溃，元功不终，后且悔之。”孝忠曰：“本求破贼，贼已破矣，而恒州多宿将，迫之则死斗，缓之则改图。且滔言大而识浅，可以虑始，难与守成。故吾坚壁于此，以待贼之灭耳。”滔亦止屯束鹿。月馀，王武俊果斩惟岳以献。已而定州刺史杨政义以州降孝忠，遂有易、定。时三分成德地，诏定州置军，名义武，以孝忠为节度、易定沧等州观察使。

后滔与武俊叛，复遣蔡雄说之，答曰：“吾既为唐臣，而

天性朴强，业已效忠，不复助恶矣。吾与武俊少相狎，然其心喜反覆，不可信。幸谢司徒，志鄙言。”滔复啖以金帛，皆不受。易、定、介二镇间，乃浚沟垒，脩器械，感厉将士，乘城固守。滔悉兵攻之，帝诏李晟、窦文场率师援孝忠，滔解去，遂全其军。孝忠因与晟结婚。天子出奉天，孝忠遣将杨荣国以锐卒六百佐晟赴难，收京师。兴元初，诏同中书门下平章事。

贞元二年，河北蝗，民饿死如积，孝忠与其下同粗淡，日膳裁豆而已，人服其俭，推为贤将。明年，检校司空。诏其子茂宗尚义章公主，孝忠遣妻入朝，执亲迎礼，赏赉甚厚。五年，为将佐所惑，以兵袭尉州，入之，奉诏还镇。有司劾擅兴，削司空。六年，还其官。卒，年六十二，追封上谷郡王，赠太师，谥曰贞武。子茂昭、茂宗、茂和。

茂宗，擢累光禄少卿、左卫将军。元和中，历闲厩使。初，至德时，西戎陷陇右，故陇右监及七厩皆废，而闲厩私其地入，宝应初，始以其地给贫民。茂宗恃恩，奏悉收其赋，又奏取麟游岐阳牧地三百馀顷，民诉诸朝，诏监察御史孙革按行，还奏不可。茂宗负左右助，诬革所奏不实，复遣侍御史范传式覆实，乃悉夺其田。长庆初，岐人列诉，下御史，尽以其地还民。宝历初，迁兖海节度使。终左龙武统军。

茂和，历左武卫将军。裴度讨蔡，奏为都押衙。茂和数以胆勇求自试，谓度无功，辞不行。度请斩之以令军，宪宗曰：“予以其家忠且孝，为卿远斥。”后终诸卫将军。

茂昭本名升云，德宗时赐今名，字丰明。少沈毅，颇通书传。孝忠时，累擢检校工部尚书。孝忠卒，帝拜邕王谅为义武军节度大使，以茂昭为留后，封延德郡王。后二年，为节度使。弟昇璘薄王武俊为人，座上嫚骂，武俊怒，袭义丰、安喜、无极，掠万馀人，茂昭婴城，遣人厚谢，乃止。久之，入朝，为

帝从容言河朔事，帝竦听，曰：“恨见卿晚！”召宴麟德殿，赐良马、甲第、器币优具，诏其子克礼尚晋康郡主。帝方倚之，经置北方，会崩，故茂昭每入临，辄哀不自胜。

顺宗立，进同中书门下平章事，复遣之镇，赐女乐二人，固辞，车至第门，茂昭引诏使辞曰：“天子女乐，非臣下所宜见。昔汾阳、咸宁、西平、北平皆有大功，故当是赐。今下臣述职以朝，奈何滥赏？后日有立功之臣，陛下何以加之？”复赐安仁里第，亦让不受。宪宗元和二年，请朝，五奏乃听。愿留，不许，加兼太子太保。

既还，王承宗叛，诏河东、河中、振武、义武合军为恒州北道招讨，茂昭治廩厩，列亭候，平易道路，以待西军。承宗以骑二万逾木刀沟与王师薄战，茂昭躬擐甲为前锋，令其子克让、从子克俭与诸军分左右翼绕贼，大败之，承宗几危。会有诏班师，加检校太尉，兼太子太傅。乃请举宗还朝，表数上，帝乃许。北镇遣客间说，皆不纳。诏左庶子任迪简为行军司马，乘驿往代。茂昭奉两州符节、管钥、图籍归之。先敕妻子上道，戒曰：“吾使而曹出易，庶后世不为污俗所染。”未半道，迎拜兼中书令，充河中晋绛慈隰节度使。至京师，双日开延英，对五刻罢。又表迁坟墓于京兆，许之。明年，疽发于首卒，年五十，册赠太师，谥曰献武。帝思其忠，擢诸子皆要职，岁给绢二千匹。

少子克勤，开成中历左武卫大将军。有诏赐一子五品官，克勤以息幼，推与其甥，吏部员外郎裴夷直劾曰：“在勤孰有司法，引庇它族，开后日卖爵之端，不可许。”诏听，遂著于令。

夷直字礼卿，亦婢亮，第进士，历右拾遗，累进中书舍人。武宗立，夷直视册牒，不肯署，乃出为杭州刺史，斥驩州司户

参军。宣宗初内徙，复拜江、华等州刺史。终散骑常侍。

陈楚者，茂昭甥也，字材卿，定州人。有武干，事茂昭，历牙将，常统精卒从征伐。茂昭入朝，擢诸卫大将军，封普宁郡王。元和末，义武节度使浑镐丧师，定州乱，拜楚为节度使，驰传赴军。及郊，无迎者，左右劝无入，楚曰：“定军不来迎以试我。今不入，正堕计中。”乃冒雪行四十里，夜入其州，然军样部伍，皆楚旧也，由是众心乃定。徙河阳三城，入为左羽林统军，检校司空。卒，年六十一，赠司空。子君奕，亦至凤翔节度使。

康日知，灵州人。祖植，当开元时，缚康待宾，平六胡州，玄宗召见，擢左武卫大将军，封天山县男。日知少事李惟岳，擢累赵州刺史。惟岳叛，日知与别驾李濯及部将百人啐牲血共盟，固州自归。惟岳怒，遣先锋兵马使王武俊攻之，日知使客谢武俊曰：“贼孱甚，安足共安危哉？吾城固土和，虽引岁未可下，且贼所恃者田悦耳，悦兵血虿邢，壕可浮，不能残半堞，况吾城之完乎？”又给为台检示曰：“使者赍诏喻中丞，中丞奈何负天子，从小儿跳梁哉？”武俊悟，引兵还，斩惟岳以献。德宗美其谋，擢为深赵观察使，赐实封户二百。

会武俊拒命，遣将张钟葵攻赵州，日知破之，上俘京师。兴元元年，以深赵益成德，徙日知奉诚军节度使，又徙晋绛，加累检校尚书左仆射，封会稽郡王。贞元初卒，赠太子太师。

子志睦，字得众。资赳伟，工驰射。隶右神策军，迁累大将军。讨张韶，以多兼御史大夫，进平卢军节度使。李同捷反，放兵略千乘，志睦挫其锐，不得逞，遂下蒲台，尽夺其械。加检校尚书左仆射。徙泾原，封会稽郡公。卒，年五十七，赠司空。

子承训，字敬辞。推门功进累左神武军将军。宣宗擢为天

德军防御使，军中马乏，虏来战，数负，承训罢冗费，市马益军，军乃奋张。始，党项破射雕军洛源镇，悉俘其人，闻承训威政，皆还俘不敢警。诏检校工部尚书，封会稽县男，擢义武节度。

会南诏破安南，诏徙岭西南道，城邕州，合容管经略使隶之，遂统诸军行营兵马。南诏深入，承训分兵六道出以掩蛮，战不利，士死十八，唯天平卒二千还屯，阖军震。于是节度副使李行素完城不出，南诏围之四日，或请夜出兵袭蛮，承训意索，不听。天平裨将阴募勇儿三百，夜缒烧蛮屯，斩首五百，南诏恐，明日解而去。承训谬言大破贼，告于朝，群臣皆贺，加检校尚书右仆射，籍子弟姻昵冒赏，而士不及，怨言嚙流。岭南东道节度使韦宙白状宰相，承训惭，移疾，授右武卫大将军，分司东都。

咸通中，南诏复盗边。武宁兵七百戍桂州，六岁不得代，列校许佶、赵可立因众怒杀都将，诣监军使丐粮铠北还，不许，即擅斧库，劫战械，推粮料判官庞勋为长，勒众上道。懿宗遣中人张敬思部送，诏本道观察使崔彦曾慰安之。次潭州，监军诡夺其兵，勋畏必诛，篡舟循江下，益裒兵，招亡命，收银刀亡卒膮匿之。及徐城，谋曰：“吾等叩城大呼，众必应，前日赏缗五十万可得也。”众喜。牙健赵武等欲亡，勋斩首送彦曾曰：“此摇乱者。”彦曾不能诘。勋怨都押衙尹戡、教练使杜璋、兵马使徐行俭，又使白彦曾曰：“士负罪，不敢释甲，请为二屯。”且白退戡等。府属温廷皓谓彦曾曰：“勋擅委戍，一可杀。专戕大将，二可杀。私置兵，三可杀。士不子弟即父兄，振袂而唱，内外必应，银刀亡命，复在其中，四可杀。请分两营，胁去三将，五可杀。”彦曾谓然。乃祠熏黄堂前，选兵三千授都虞候元密。屯任山，须勋至劫取之，遣逻子羸服覘

贼。比暮，勳至，捕覘者，知其谋，即峤偶人，割虚帟，而诡路袭符离。密久乃寤，回屯城南。勳与宿将乔翔战睢河，翔大败，摄太守焦璐遁去。勳入据州，自称兵马留后。

初，璐决汴水，绝勳北道，水未至，勳度，比密兵攻宿，水大至，涉而傅城，不克攻。勳劫百艘运粮趋泗州，留妇弱持擗。翌日，密觉，追之，士未食。贼伏兵于舟而阵汴上，军见密皆走。密追躡，伏发，夹攻之，密败，众歼。遂入徐州，囚彦曾及官属，杀尹戡等。又徇下邳、涟水、宿迁、临淮、蕲、虹诸县，皆下。遣伪将屯柳子，屯丰，屯滕，屯沛，屯萧，以张其军，乃露章求节度使。有周重者，隐濠、泗间，号有谋，勳迎为上客，问策所出，因教勳：“赦囚徒，据扬州，北收兖、郓，西举汴、宋，东掠青、齐，拓境大河，食敖仓，可以持久。”勳无雄才，不纳。伪将刘行及攻濠州，执刺史卢望回，自称刺史。帝遣中人康道隐宣慰徐州，勳郊迎，旗铠矛戟亘三十里，使骑鸣鼙角，声动山谷。置酒球球场，引道隐阅其众，给为贼来降六十人，妄戮平民，上首级夸胜。”道隐还，固求节度。即残鱼台、金乡、易山、单父十馀县，斩官吏，出金帛募兵，游民多从之。

帝乃拜承训检校尚书右仆射、义成军节度使、徐泗行营都招讨使，以神武大将军王晏权为武宁军节度使、北面行营招讨使，羽林将军戴可师为南面行营招讨使，率魏博、郾延、义武、凤翔、沙陀、吐浑兵二十万讨之。

勳好鬼道，有言汉高祖庙夜阅兵，人马流汗，勳日往请命。巫言球场有隐龙，得之可战胜，勳大役徒凿地，不能得。贼将李圆、刘佶攻泗，欧宗、丁从实分徇舒、庐、寿、沂、海诸道。兵屯海州，度贼至，作机桥，维以长絙，贼半度，絙绝，半溺死，度者不得战，歼之。贼别取和州，破沐阳、下蔡、乌江、

巢诸县，扬州大恐，民悉度江。淮南节度使令狐綯移书陈祸福，许助求节度，勋按甲听命。淮南合宣、润兵戍都梁山。勋夜度淮，崿曙薄垒，贼将刘行立、王弘立与勋合，败淮南将李湘，屯淮口，劫盱眙。帝又诏将军宋威与淮南并力。

承训屯新兴，贼挑战，时诸道兵未集，承训帐下才万人，退壁宋州。勋益骄。光、蔡钜贼陷滁州，杀刺史高锡望应勋。戴可师引兵三万夺淮口，围勋都梁山下，降其众。可师恃胜不戒，弘立以兵袭之，可师不克阵而溃，士溺淮死，逸者数百人，贼取可师首传徐州。诏以马士举为淮南节度使、南面行营诸军都统，驰传入扬州。士举曰：“城坚士多，贼何能为？”众稍安。始，帝以晏权故智兴子，节度武宁，欲以怖贼。及是，返为贼困，不敢战，乃更以陇州刺史曹翔为兖海节度、北面都统招讨使，屯滕、沛，魏博将薛尤屯萧、丰。

贼首孟敬文欲绝勋自立，阴刻鉴为文曰“天口云云，锡尔将军”，夜瘞之野，耕者得之以献，众骇异，乃斋三日授之。勋知其谋，使人袭杀之。

于是承训屯柳子右，夹汴筑垒，连属一舍。勋籍城中兵，止三千，劫民授甲，皆穿窟穴遁去。王弘立度睢，围新兴、鹿塘。承训纵沙陀骑躡之，弘立走，士赴水死，自鹿塘属襄城，伏尸五十里，数首二万，获器铠不赀。承训攻柳子，姚周度水战，又败，乘风火贼，周提馀卒去，沙陀躡之，及芳亭，死者枕藉，斩刘丰，而周以十骑走宿州，守将斩之。勋惧，乃害崔彦曾等，谓其下曰：“上不许我节度，与诸君真反矣。”大索兵，得三万。许佶、赵可立劝勋称“天册将军”，勋谒汉高祖庙受命，以其父举直为大司马，守徐州。或曰：“方大事，不可私于父，失上下序。”举直乃拜于廷，勋坐受之。引兵救丰，刻木作妇人，衣绛被发，军过，斫而火之，乃行。勋夜入城，

外不知。勛出锐军击援屯，魏博军知勛自将，惊而溃。贼以所得送徐州以夸下。曹翔退保兖州。勛欲乘胜攻承训，或曰：“今北兵败，西军摇，不足虞也。方蚕月，宜息众力农，至秋士马强，决可以取胜。”举直曰：“时不重得，愿将军无纵敌。”勛曰：“然。”时承训方攻临涣，闻勛计，追还兵仗以待。勛军皆市人，嚣而狂，未阵即奔，相蹈藉死者四万。勛释甲服垢襦脱，收夷痕土三千以归，遣张行实屯第城。

马士举救泗州，贼解去，进攻贼濠州。是时，又诏黔中观察使秦匡谋讨贼，下招义、钟离、定远。勛遣吴迴屯北津援濠，士举锐兵度淮，尽碎其营。初，勛之遁，惧众不军，妄言有神呼野中曰：“天符下，国兵休。”勛使下相语，符未降，故败北津。

帝恨魏博军不胜，以宋威为西北面招讨使，率兵三万屯萧、丰，约勛：“降者当赦之。”始，宿鄙人刘洪者，被黄袍，白马，使人封檄叩观察府曰：“我当王徐。”崔彦曾斩之，遗党匿山谷，欲附勛，承训喻降之。王师破临涣，斩万级，收襄城、留武、小睢诸壁。曹翔下滕，贼将以蕲、沛降，贼李直奔入徐州。翔又破丰、徐城、下邳，贼益蹙。

勛以张玄稔守宿州，张儒、刘景助之，自称统军，列壁相望。承训拔第城，张行实奔宿州，承训遂围宿州。行实教勛：“官军尽锐于此，西鄙虚单，将军直捣宋、毫，出不意，宿围自解。”勛喜，引而西，使举直、许佶守徐。承训攻败，十遇皆胜。遣辩士以威动玄稔。玄稔，贼重将也，以帛书射城外，约诛勛自归，使张皋献期。俄与二将会柳溪，伏士于旁，玄稔驰骑呼曰：“庞勛首已梟仆射寨矣！”伏兴，斩刘景、张儒。玄稔率诸将肉袒见承训，自陈陷贼不早奋，久暴王师，愿禽贼赎死。承训许之。复请诈为溃军劫符离。符离不知，内之，已

入，即斩守将，得兵万人，北攻徐州。许佶等不敢出。玄稔环城，彦曾故吏路审中启白门内玄稔兵，许佶等启北门走，玄稔身追之，士大崩，皆赴水死，斩举直、许佶、李直等，收叛卒亲族悉夷之。

勋闻徐已拔，气丧，无顾赖，众尚二万，自石山而西，所在焚掠。承训悉兵八万逐北，沙陀将硃耶赤衷急追至宋州，勋焚南城，为刺史郑处冲所破，将南趋亳，承训兵循涣而东，贼走蕲县，官兵断桥，不及济，承训乃纵击之，斩首万级，馀皆溺死。阅三日，得勋尸。斩其子于京师。吴迴守濠州，粮尽食人，驱女孺运薪塞隍，并填之，整旅而行，马士举斩以献。勋之始得徐州，货储荡然，乃四出剽取，男子十五以上皆执兵，舒鉏钩为兵，号“霍锥”，破十余州，凡二岁灭。

诏擢张玄稔右骁卫大将军，承训迁检校左仆射、同中书门下平章事，徙节河东。于是宰相路岩、韦保衡劾承训讨贼逗挠，贪虏获，不时上功。贬蜀王傅，分司东都。再贬恩州司马。僖宗立，授左千牛卫大将军。卒，年六十六。

子传业，尝从父征伐，终郾坊节度使。

李洧者，淄青节度使正己从父兄也。始，署徐州刺史。建中初，正己卒，子纳叛，攻宋州，洧挈州自归，加兼御史大夫，封潮阳郡王，实封户二百，充招谕使。初，洧遣巡官崔程入朝，且白宰相：“徐州不足独抗贼，得海、沂为节度，可与成功。洧素与二州刺史有约，且不肯为贼守。”程先咨张镒，而卢杞怒不先白，故洧请中格。及纳攻徐，刘玄佐与诸将击退之。既贼方张，乃加洧徐海沂密观察使。时海、密为贼守，不受命，洧未有以取之。迁检校户部尚书。会疽发背，少间，肩舆过市，市人叫欢，洧惊，疽溃卒，赠尚书左仆射。以洧将高承宗代之。

其弟淡，险人也，耻居下，阴约纳攻徐为内应，并说滕将

翟济，济执以闻。擢济沂州刺史。召淡入京师，以洧赦不罪。

刘潼，卢龙节度使怵之次子，济母弟也。涉书史，有材武，好施爱士，能得人死力。始事硃滔，常陈君臣大分，裁抑其凶。及怵得幽州，不三月病且死，潼侍汤液未尝离，辄以父命召济于莫州，济嗣总军事，故德潼之让，以为瀛州刺史，有如不讳，许代己。

久之，济自用其子为副大使，潼不能无恨，因请以所部为天子戍陇，悉发其兵千五百驰归京师，无一卒敢违令者。德宗甚宠之，拜秦州刺史，屯普润。军中不设音乐。士卒病，亲存问所欲，不幸死，哭之。

宪宗立，方士罗令则诣潼营，妄言废立以动潼，命系之，辞曰：“吾之党甚众，公无囚我，约大行梓宫发兵，无不济。”潼械送阙下，杀之。录功，号其军曰保义。蕃戎畏慑，不敢入寇。常恹然有复河湟志，屡为朝廷言之，未见省。封累彭城郡公。及病，籍士马求代。既还，卒于道，年四十九，赠尚书右仆射，谥曰景。

田弘正，字安道。父廷玠，尚儒学，不乐军旅，与承嗣为从昆弟，仕为平舒丞，迁乐寿、清池、束城、河间四县令，以治称。迁沧州刺史。李宝臣、硃滔与承嗣不协，合兵围沧州，廷玠固守连年，食虽尽无叛者。朝廷嘉其节，徙相州。承嗣盗磁、相，廷玠无所回染。及悦代立，忌廷玠之正，召为节度副使。廷玠至，让悦曰：“而承伯父绪业，当守朝廷法度以保富贵，何苦与恒、郢为叛臣？自兵兴来，叛天子能完宗族者谁邪？而志不悛，盍杀我，无令我见田氏血污人刀也！”遂称疾不出。悦过谢之，杜门不纳，愤而卒。

弘正幼通兵法，善骑射，承嗣爱之，以为必兴吾宗，名之曰兴。季安时，为衙内兵马使、同节度副使，封沂国公。季安

侈汰，锐杀罚，弘正从容规切，军中赖之，翕然归重。季安内忌，出为临清镇将，欲因罪诛之。弘正阳痹痼，卧家不出，乃免。季安死，子怀谏袭节度，召还旧职。

怀谏委政于家奴蒋士则，措置不平，众怒，咸曰：“兵马使吾帅也。”牙兵即诣其家迎之，弘正拒不纳，众哗于门，弘正出，众拜之，胁还府，弘正顿于地，度不免，即令于军曰：“尔属不以吾不肖，使主军，今与公等约，能听命否？”皆曰：“惟公命。”因曰：“吾欲守天子法，举六州版籍请吏于朝，苟天子未命，敢有请吾旗节者死，杀人及掠人者死。”皆曰：“诺。”遂到府，杀士则及支党十余人。于是图魏、博、相、卫、贝、澶之地，籍其入以献，不敢署僚属，而待王官。

先时，诸将出屯，质妻子，里民不得相往来。弘正悉除其禁，听民通馈谢庆吊。服玩僭侈者，即日彻毁之。承嗣时，正寝华显，弘正避不敢居，更就采访使堂皇听事。幽、恒、郢、蔡大惧，遣客诱说钩染，弘正皆拒遣之。宪宗美其诚，诏检校工部尚书，充魏博节度使。又遣司封郎中知制诰裴度宣慰，赉其军钱百五十万缗，六州民给复一年，赦见囚，存问高年、茕独、废疾不能自存者。度明辩，具陈朝廷厚意，弘正不觉自失，乃深相结纳，奉上益谨。复请度遍行其部，宣示天子恩诏。因令节度金谋布衣崔欢奉表陈谢，且言：“天宝以来，山东奥壤，化为戎墟，官封世袭，刑赏自出，国家含垢，垂六十年。臣若假天之龄，奉陛下宸算，冀道扬太和，洗濯伪风，然后退归丘园，避贤者路，死不恨。”制诏褒答，且赐今名，锡与踵涂。

天子讨蔡，弘正遣子布以兵三千进战，数有功。李师道疑其袭己，不敢显助蔡，故元济失援，王师得致诛焉。王承宗叛，诏弘正以全师压境，破其众南宮，承宗惧，归穷于弘正，弘正表诸朝，遂献德、棣二州以谢，纳二子为质。

俄而李师道拒命，诏弘正与宣武等五节度兵进讨。弘正自扬刘度河，距郓四十里坚壁；师道大将刘悟率精兵屯河东。战阳谷，再遇再北，斩万馀级，贼势蹙。悟乃反兵，斩师道首，诣弘正降，取十有二州以献。初，悟既平贼，大张饮军中，凡三日，设角抵戏，引魏博使至廷以为欢，悟盱衡攘臂助其决，坐中皆惮悟勇。客有白弘正者，弘正曰：“郓士疲于战，疮者未起，悟当恤亡吊乏，尉士大夫心，奈何取快目前邪？吾奉诏按军，伺悟去就，今知其无能为也。”既而诏悟为义成军节度使，狼狽上道，时称知悟之明。

以功加弘正检校司徒、同中书门下平章事。是岁来朝，对麟德殿，眷劳殊等；引见僚佐将校二百余人，皆有班赐；进兼侍中，实封户三百；擢其兄融为太子宾客、东都留司。弘正数上表固请留阙下，帝劳曰：“昨韩弘以疾辞不就军，朕既从之矣，今卿复尔，我不应违。但魏人乐卿之政，四邻畏卿之威，为朕长城，又安用辞？”弘正遂还。常欲变山东承袭旧风，故悉遣子姓仕朝廷，帝皆擢任之，殊紫满门，荣冠当时。

穆宗立，王承元以成德军请帅，帝诏弘正兼中书令，为节度使。弘正以新与镇人战，有父兄怨，取魏兵二千自卫，入其军。时天子赐钱一百万缗，不时至，军有怨言，弘正亲加抚喻乃安。仍请留魏兵为纪纲，以持众心，度支崔俊吝其禀，沮却之。长庆元年七月，归卫卒于魏，是月军乱，并家属将吏三百余人皆遇害，年五十八。帝闻震悼，册赠太尉，谥曰忠愍。

弘正幼孤，事融甚谨，军中尝分曹习射，弘正注矢联中，融退，扶怒之，故当季安猜暴时能自全。及为军中推迫，融不悦曰：“尔竟不自晦，取祸之道也。”朝廷知其友爱，诏拜相州刺史，赐金紫，不欲其相远也。

弘正性忠孝，好功名，起楼聚书万馀卷，通《春秋左氏》，

与宾属讲论终日，客为著《沂公史例》行于世。弘正之祸也，其判官刘茂复独免，士相戒曰：“是人议事尽忠，遇吾等信，敢干其家者共杀之。”

弘正子布、群、牟。

布字敦礼，幼机悟。弘正戍临清，布知季安且危，密白父，请以众归朝，弘正奇之。及得魏，使布总亲兵。王师诛蔡，以军隶严绶，屯唐州。帝以布大臣子，或有罪，且挠法，弘正请以董晚代，而士卒爱布愿留，帝乃止。凡十八战，破凌云栅，下鄆城，以功授御史中丞。裴度轻出观兵沱口，贼将董重质以奇兵掩击，布伏骑数百突出薄之，诸军继至，贼惊引还。蔡平，入为左金吾卫将军。谏官尝论事帝前，同列将麾却之，布止曰：“使天子容直臣，毋轻进。”弘正徙成德，以布为河阳节度使，父子同日受命。时韩弘与子公武亦皆领节度，而天下以忠义多田氏。布所至，必省冗将，募战卒，宽赋劝穡，人皆安之。长庆初，徙泾原。

弘正遇害，魏博节度使李愬病不能军，公卿议以魏强而镇弱，且魏人素德弘正，以布之贤而世其官，可以成功。穆宗遽召布，解纁拜检校工部尚书、魏博节度使，乘传以行。布号泣固辞，不听；乃出伎乐，与妻子宾客决曰：“吾不还矣！”未至魏三十里，跣行被发，号哭而入，居堊室，屏节旄。凡将士老者，兄事之。禄奉月百万，一不入私门，又发家钱十馀万缗颁士卒。以牙将史宪诚出麾下可任，乃委以精锐。时中人屡趣战，而度支馈饷不继，布辄以六州租赋给军。引兵三万进屯南宮，破贼二垒。

于是硃克融据幽州，与王廷凑脣齿。河朔三镇旧连衡，桀驁自私，而宪诚蓄异志，阴欲乘衅，又魏军骄，惮格战，会大雪，师寒粮乏，军中谤曰：“它日用兵团，粒米尽仰朝廷。今

六州刮肉与镇、冀角死生，虽尚书瘠己肥国，魏人何罪？”宪诚得间，因以摇乱。会有诏分布军合李光颜救深州，兵怒，不肯东，众遂溃，皆归宪诚，唯中军不动。布以中军还魏。明日，会诸将议事，众哗曰：“公能行河朔旧事，则生死从公，不然，不可以战。”布度众且乱，叹曰：“功无成矣！”即为书谢帝曰：“臣观众意，终且负国。臣无功，不敢忘死。愿速救元翼，毋使忠臣义士涂炭于河朔。”哭授其从事李石讷，乃入，至几筵，引刀刺心曰：“上以谢君父，下以示三军。”言讷而绝，年三十八，赠尚书右仆射，谥曰孝。子牟岁，宣宗时历银州刺史，坐以私铠易边马论死，宰相崔铉奏布死节于国，可贷牟岁以劝忠烈，故贬为州司马。

群，会昌中历蔡州刺史，坐赃且抵死，兄肇闻之，不食卒。宰相李德裕奏：“汉河间人尹次、颍川人史玉坐杀人当死，次兄初、玉母浑诣官请代，因缢物故，于时皆赦其死。”于是武宗诏减死一等。

牟宽厚明吏治，为神策大将军。开成初，盐州刺史王宰失羌人之和，诏牟代之。累迁鄜坊节度使，再徙天平，三为武宁，一为灵武军，官至检校尚书左仆射，卒。诸子皆有方面功，以忠义为当世所高。

王承元者，承宗弟也。有沉谋。年十六，劝承宗亟引兵共讨李师道，承宗少之，不用，然军中往往指目之。承宗死，未发丧，大将谋取帅它姓。参谋崔燧与诸校计，以祖母凉国夫人李命承元嗣。承元泣且拜，不受，诸将牢请，承元曰：“上使中贵人监军，盍先请？”监军至，又如命，乃谢曰：“诸君不忘王氏以及孺子，苟有令，其从我乎？”众曰：“惟所命。”乃视事牙阖之偏，约左右不得称留后，事一关参佐，密表请帅于朝。穆宗诏起居舍人柏耆宣慰。授承元检校工部尚书、义成

军节度使。北镇以两河故事胁诱，承元不纳，诸将皆悔。耆至，士哭于军，承元令曰：“诸君不欲我去，意固善。虽然，格天子诏，我获罪奈何？前李师道有诏赦死，欲举族西，诸将止弗遣，他日乃共杀之。今君等幸置我，无与师道比。”乃遍拜诸将，诸将语塞。承元即出家货尽赐之，斩不从命者十辈，军乃定。于是谏议大夫郑覃宣慰，赐其军钱百万缗，赦囚徒，问孤独、废疾不能自存者粟帛有差。

承元去镇，左右裒器币自随，承元使空褚毋留。入朝，昆弟拜刺史者四人，位于朝者四十人。祖母入见，帝命中宫礼赉异等。徙承元鄜坊丹延节度。俄徙凤翔。凤翔右袤泾、原，地平少岩险，吐蕃数入盗。承元据胜地为鄆，置守兵千，诏号临汧城。府郭左百贾州聚，异时为虜剽夺，至燎烽相警，承元版堞缭之，人乃告安。以劳封岐国公。太和初，祖母丧，诏曰：“武俊当横流时，拯定奔溃，功在史官。今李不幸，赠恤宜加厚。”且给仪仗以葬。

五年，徙节平卢、淄青。始，盐禁未尝行两河，承元请归有司，由是兖、郓诸镇皆奉法。承元资仁裕，所至爱利。卒，年三十三，赠司徒。

牛元翼，赵州人。材果而谋。王承宗时倚其计为强雄，与傅良弼二人冠诸将。王廷凑叛，穆宗以元翼在成德，名出廷凑远甚，自深州刺史擢为深冀节度使，以携其军。廷凑怒，遣部将王位以锐兵攻元翼，不胜，乃合硃克融共围之。诏进元翼成德军节度使，以宣武兵五百进援，元翼固守。长庆二年，诏赦廷凑罪，徙元翼山南东道，以深州赐廷凑，使中人促元翼南。廷凑恨之，已受诏，兵不解。招讨使裴度诒书诘让，克融解而归，廷凑退舍。诏并加检校工部尚书，两悦之。淹月，元翼率十馀骑冒围跳德、棣，朝京师。廷凑入，尽杀元翼亲将臧平等

百八十人。元翼见延英，赉问优缡，命中人杨再昌取其家，并迎田弘正丧。廷凑辞以弘正殡亡在所，元翼家须秋遣。魏博节度使史宪诚遣其弟入赵，四返，说廷凑曰：“田公非得罪于赵，尸尚何惜？元翼去深州，乃一孤将，何利其家？”廷凑乃归弘正丧于京师。元翼闻平等死，愤恚卒，悉还所赐于朝，廷凑遂夷其家。

良弼字安道，清河人。以射冠军中。初，瀛之博野、乐寿，介范阳、成德间，每兵交，先薄二城，故常为剧屯。德宗以王武俊破硃滔功，皆隶成德，故以良弼守乐寿，李寰守博野。廷凑之叛，两贼交诱之，而坚壁为国固守。有诏以乐寿为左神策行营，拜良弼为都知兵马使；寰所领土隶右神策，号忻州营，亦以寰为都知兵马使。赐第京师。俄以良弼为沂州刺史。良弼率众出，战力，乃得去。寰引兵三千趋忻州，廷凑邀之，寰斩三百级，追者不敢前。天子以良弼、寰忠有状，乃更赐奴婢服马。召良弼为左神策军将军。宝历初，擢夏绥银节度使。异时蕃帐亡命来者，必偿马乃与，良弼至，皆执付其部，酋种欢怀。终横海节度使。寰擢累保义军节度使。

王智兴讨李同捷未克，而乌重胤卒，谓寰可共立功，请诸朝，乃授横海节度使。师所过暴钞，至屯，按军不进，遂身入朝，盛陈贼势，请济师，欲大调发。群臣议寰兵太重，且盗沧、景，未决而棣州平。寰内愧不自安，愿留京师，遂罢保义军、忻州营，更授夏绥宥节度使，卒。

寰再易镇，治无可言者。然廷凑之乱，联军十五万无成功，贼锋不可婴，而乐寿、博野截然峙中者累岁，梗其吞暴，议者以为难。敬宗世，寰图其事上之。

史孝章，字得仁，资修谨。父宪诚，以战力奋，宾客用挽强击剑相矜，孝章独退让如诸生，称道皆《诗》、《书》。魏博节

度使李诉阅大将子弟籍于军，孝章愿以文署职，愬奇之，檄试都督府参军。

宪诚得魏，迁士曹参军。孝章见父数奸命，内非之，承间谏曰：“大河之北号富强，然而挺乱取地，天下指河朔若夷狄然。今大人身封侯，家富不赀，非痛洗溉，竭节事上，恐吾踵不旋祸且至。”因涕下沾衿。父粗武，不尽听。文宗贤之，擢孝章节度副使，累迁检校左散骑常侍。父欲助李同捷，孝章切争，宪诚稍惮其义。又劝出师讨同捷自明，帝益嘉之，进检校工部尚书。及兵出，父敕孝章统之。入朝，劳予蕃厚。宪诚亦上书求覲，帝知非宪诚意，特缘孝章悟发，故分相、卫、澶而授孝章节度使。未至，魏人乱，父卒死于军。帝念史氏祸而恤孝章，故夺丧拜右金吾卫将军。徙节鄜坊，进检校户部尚书。久之，自邠宁以病丐还，卒于行，年三十九，赠尚书右仆射。孝章本名唐，后改今名。

宪诚弟宪忠，字元贞，少为魏牙门将。田弘正讨齐、蔡，常为先锋，阅三十战，中流矢，酣斗不解，由是著名。宪诚表为贝州刺史。魏乱，奔京师，加累检校右散骑常侍、陇州刺史。增亭鄣，徙客馆于外，戎谍无所伺。

会昌中，筑三原城，吐蕃因之数犯边。拜宪忠泾原节度使以怖其侵，吐蕃遣使来请堕城，且愿以尝杀使者之人置塞上。宪忠使谢曰：“前吾未城。尔犯我地，安得禁吾城？尔知杀吾使为负，宜先取罪人谢我，将无所不得。今与尔约，前节度使事一置之。”吐蕃情得而服。宪忠疏泾于隍，积缗钱十万、粟百万斛，戍人宜之。会党项羌内寇，又徙朔方，有诏驰驿赴屯，宪忠辞曰：“羌不得其心，故不自安。今亟往，知吾为备，斗益健，请徐行。”许之。乃移书与羌人，示要约。羌人乃皆喜，奉酒踵迎道。

大中初，突厥扰河东，钞漕米行贾，徙节振武军。于是故帅荒沓，使游弈兵觐戎有良马牛，强取之，归直十一，戎人怒，因兴盗掠。宪忠廉俭，少所欲，尝曰：“吾居河朔，去此三千里，乃乘五健马。今守边，发吾余奉，不患无马，何忍豪市哉？”故所至莫不怀德。累封北海县子，检校尚书左仆射，兼金吾大将军。以病自丐，改左龙武统军。卒，年七十一，赠司空。

卷第一百四十四 列传第七十四

刘第五班王李

刘晏，字士安，曹州南华人。玄宗封泰山，晏始八岁，献颂行在，帝奇其幼，命宰相张说试之，说曰：“国瑞也。”即授太子正字。公卿邀请旁午，号神童，名震一时。天宝中，累调夏令，未尝督赋，而输无逋期。举贤良方正，补温令，所至有惠利可纪，民皆刻石以传。再迁侍御史。禄山乱，避地襄阳。永王璘署晏右职，固辞。移书房馆，论封建与古异，“今诸王出深宫，一旦望桓、文功，不可致。”诏拜度支郎中，兼侍御史，领江淮租庸事。晏至吴郡而璘反，乃与采访使李希言谋拒之。希言假晏守余杭，会战不利，走依晏。晏为陈可守计，因发义兵坚壁。会王败，欲转略州县，闻晏有备，遂自晋陵西走。终不言功。召拜彭原太守，徙陇、华二州刺史，迁河南尹。时史朝义盗东都，乃治长水。进户部侍郎，兼御史中丞、度支铸钱盐铁等使。京兆尹郑叔清、李齐物坐残摯罢，诏晏兼京兆尹。总大体不苛，号称职。会司农卿严庄下狱，已而释，诬劾晏漏禁中语，宰相萧华亦忌之，贬通州刺史。

代宗立，复为京兆尹、户部侍郎，领度支、盐铁、转运、铸钱、租庸使。晏以户部让颜真卿，改国子祭酒。又以京兆让严武，即拜吏部尚书、同中书门下平章事，使如故。坐与程元振善，罢为太子宾客。俄进御史大夫，领东都、河南、江淮转

运、租庸、盐铁、常平使。时大兵后，京师米斗千钱，禁膳不兼时，旬农授穗以输。晏乃自按行，浮淮、泗，达于汴，入于河。右循底柱、硖石，观三门遗迹；至河阴、巩、洛，见宇文恺梁公堰，厮河为通济渠，视李杰新堤，尽得其病利。然畏为人牵制，乃移书于宰相元载，以为：“大抵运之利与害各有四：京师三辅，苦税入之重，淮、湖粟至，可减徭赋半，为一利；东都雕破，百户无一存，若漕路流通，则聚落邑廛渐可还定，为二利；诸将有不廷，戎虏有侵盗，闻我贡输错入，军食丰衍，可以震耀夷夏，为三利；若舟车既通，百货杂集，航海梯峤，可追贞观、永徽之盛，为四利。起宜阳、熊耳，虎牢、成皋五百里，见户才千余，居无尺椽，爨无盛烟，兽游鬼哭，而使转车輓漕，功且难就，为一病；河、汴自寇难以来，不复穿治，崩岸灭木，所在廐淤，涉泗千里，如罔水行舟，为二病；东垣、底柱，浞池、北河之间六百里，戍逻久绝，夺攘奸宄，夹河为藪，为三病；淮阴去蒲坂，亘三千里，屯壁相望，中军皆鼎司元侯，每言衣无纊，食半菽，輓漕所至，辄留以馈军，非单车使者折简书所能制，为四病。”载方内擅朝权，既得书，即尽以漕事委晏，故晏得尽其才。岁输始至，天子大悦，遣卫士以鼓吹迓东渭桥，驰使劳曰：“卿，朕鄴侯也。”凡岁致四十万斛，自是关中虽水旱，物不翔贵矣。

再迁吏部尚书，又兼益湖南、荆南、山南东道转运、常平、铸钱使，与第五琦分领天下金谷。又知吏部三铨事，推处最殿分明，下皆习伏。元载得罪，诏晏鞫之。晏畏载党盛，不敢独讯，更敕李涵等五人与晏杂治。王缙得免死，晏请之也。

常衮执政，忌晏有公望，乃言晏旧德，当师长百僚，用为左仆射，实欲夺其权。帝以计务方治，诏以仆射领使如旧。初，晏分置诸道租庸使，慎简台阁士专之。时经费不充，停天下摄

官，独租庸得补署，积数百人，皆新进锐敏，尽当时之选，趣督倚办，故能成功。虽权贵干请，欲假职仕者，晏厚以禀入奉之，然未尝使亲事，是以人人劝职。尝言：“士有爵禄，则名重于利；吏无荣进，则利重于名。”故检劾出纳，一委士人，吏惟奉行文书而已。所任者，虽数千里外，奉教令如目前，频伸谐戏不敢隐。惟晏能行之，它人不能也。代宗尝命考所部官吏善善恶，刺史有罪者，五品以上辄系劾，六品以下杖然后奏。

李灵耀反，河南节帅或不奉法，擅征赋，州县益削。晏常以羨补乏，人不加调，而所入自如。第五琦始权盐佐军兴，晏代之，法益密，利无遗入。初，岁收缗钱六十万，未乃什之，计岁入千二百万，而榷居太半，民不告勤。京师盐暴贵，诏取三万斛以贍关中，自扬州四旬至都，人以为神。至湖峽荒险处，所出货皆贱弱，不偿所转，晏悉储淮、楚间，贸铜易薪，岁铸缗钱十余万。其措置纤悉如此。诸道巡院，皆募驶足，置驿相望，四方货殖低昂及它利害，虽甚远，不数日即知，是能权万货重轻，使天下无甚贵贱而物常平，自言如见钱流地上。每朝谒，马上以鞭算。质明视事，至夜分止，虽休澣不废。事无闲剧，即日剖决无留。所居修行里，粗朴庳陋，饮食俭狭，室无媵婢。然任职久，势轧宰相，要官华使多出其门。自江淮茗橘珍甘，常与本道分贡，竞欲先至，虽封山断道，以禁前发，晏厚货致之，常冠诸府，由是媚怨益多。馈谢四方有名士无不至，其有口舌者，率以利啖之，使不得有所訾短。故议者颇言晏任数固恩。大历时政因循，军国皆仰晏，未尝检质。德宗立，言者屡请罢转运使，晏亦固辞，不许。又加关内河东三川转运、盐铁及诸道青苗使。

始，杨炎为吏部侍郎，晏为尚书，盛气不相下。晏治元载罪，而炎坐贬。及炎执政，衔宿怒，将为载报仇。先是，帝居

东宫，代宗宠独孤妃，而爱其子韩王。宦人刘清潭与嬖幸请立妃为后，且言王数有符异，以摇东宫。时妄言晏与谋。至是，炎见帝流涕曰：“赖祖宗神灵，先帝与陛下不为贼臣所间，不然，刘晏、黎干摇动社稷，凶谋果矣。今干伏辜而晏在，臣位宰相，不能正其罪，法当死。”崔祐甫曰：“陛下已廓然大赦，不当究飞语，致人于罪。”硃泚、崔宁力相解释，宁尤切至。炎怒，斥宁于外，遂罢晏使。坐新故所交簿物抗谬，贬忠州刺史，中官护送。炎必欲傅其罪，知庾准与晏素憾，乃擢为荆南节度使。准即奏晏与硃泚书，语言怨望，又搜卒，擅取官物，胁诏使，谋作乱。炎证成之。

建中元年七月，诏中人赐晏死，年六十五。后十九日，赐死诏书乃下，且暴其罪。家属徙岭表，坐累者数十人，天下以为冤。时炎兼删定使，议籍没，众论不可，乃止。然已命簿录其家，唯杂书两乘，米麦数斛，人服其廉。淄青节度使李正己表诛晏太暴，不加验实，先诛后诏，天下骇惋，请还其妻子。不报。兴元初，帝浸寤，乃许归葬。贞元五年，遂擢晏子执经为太常博士，宗经秘书郎。执经还官，求追命，有诏赠郑州刺史，又加司徒。

晏歿二十年，而韩洄、元琇、裴腆、李衡、包佶、卢徵、李若初继掌财利，皆晏所辟用，有名于时。

晏既被诬，而旧吏推明其功。陈谏以为管、萧之亚，著论纪其详，大略以“开元、天宝间天下户千万，至德后残于大兵，饥疫相仍，十耗其九，至晏充使，户不二百万。晏通计天下经费，谨察州县灾害，蠲除振救，不使流离死亡。初，州县取富人督漕輓，谓之‘船头’；主邮递，谓之‘捉驿’；税外横取，谓之‘白著’。人不堪命，皆去为盗贼。上元、宝应间，如袁晁、陈庄、方清、许钦等乱江淮，十余年乃定。晏始以官船漕，

而吏主驿事，罢无名之敛，正盐官法，以裨用度。起广德二年，尽建中元年，黜陟使实天下户，收三百余万。王者爱人，不在赐与，当使之耕耘织纴，常岁平敛之，荒年蠲救之，大率岁增十之一。而晏尤能时其缓急而先后之。每州县荒歉有端，则计官所赢，先令曰：‘蠲某物，贷某户。’民未及困，而奏报已行矣。议者或讥晏不直赈救，而多贱出以济民者，则又不然。善治病者，不使至危急；善救灾者，勿使至赈给。故赈给少则不足活人，活人多则阙国用，国用阙则复重敛矣；又赈给近侥幸，吏下为奸，强得之多，弱得之少，虽刀锯在前不可禁。以为二害。灾沴之乡，所乏粮耳，它产尚在，贱以出之，易其杂货，因人之力，转于丰处，或官自用，则国计不乏；多出菽粟，恣之糶运，散入村间，下户力农，不能诣市，转相沾逮，自免阻饥，不待令驱。以为二胜。晏又以常平法，丰则贵取，饥则贱与，率诸州米尝储三百万斛。岂所谓有功于国者邪！”

琇后以尚书右丞判度支，国无横敛而军旅济。为韩滉所恶，贬雷州司户参军。坐私入广州，赐死。腆以兵部侍郎判度支，封闻喜县公。衡历户部侍郎。

佶字幼正，润州延陵人。父融，集贤院学士，与贺知章、张旭、张若虚有名当时，号“吴中四士”。佶擢进士第，累官谏议大夫。坐善元载，贬岭南。晏奏起为汴东两税使。晏罢，以佶充诸道盐铁轻货钱物使，迁刑部侍郎，改秘书监，封丹阳郡公。

徵，幽州人。晏荐为殿中侍御史。晏得罪，贬珍州司户参军。元琇判度支，荐为员外郎。琇得罪，贬秀州长史，三迁给事中。户部侍郎窦参善之，方倚以代己，会同州刺史缺，参请用尚书左丞赵憬，德宗恶参，欲间其腹心，更用徵为之。久乃徙华州，厚结权近，冀进用。同、华地迫而贫，所献尝穀陋，至徵厚赋敛，有所奉入，辄加常数，人不堪其求。

若初者，事晏为冗职，包佶称之。历太康令，劝刺史李芄敛羨钱，交权幸，芄厚遇之。累迁浙东观察使。代王纬为浙西观察、诸道盐铁使。时天下钱少货轻，州县禁钱不出境，商贾不通。若初始奏纵钱以起万货，诏可。而持刚检下，吏民畏服。卒，赠礼部尚书。

宗经终给事中、华州刺史。子濛，字仁泽。举进士，累官度支郎中。会昌初，擢给事中。以材为宰相李德裕所知。时回鹘衰，朝廷经略河、湟，建遣濛按边，调兵械粮饷，为宣慰灵夏以北党项使。始议造木牛运。宣宗立，德裕得罪，濛贬朗州刺史，终大理卿。

晏兄暹，为汾州刺史。天资疾恶，所至以方直为观察使所畏。建中末，召为御史大夫。宰相卢杞惮其严，更荐前河南尹于颀代之。暹终潮州刺史。

颀字休明，河南人。初为京兆土曹参军，尹史翊器之。翊镇山南东道，表为判字。翊死乱兵手，颀挺出收葬之，时称其谊。累迁京兆尹，任机谄，为政烦碎无大体，元载昵厚之。载得罪，出郑州刺史，徙河南尹，以佞柔，故得为大夫。三迁工部尚书，入朝，仆金吾仗下，御史劾之，以太子少师致仕，卒。

暹孙潼，字子固。擢进士第，杜惊判度支，表为巡官，累迁祠部郎中。大中初，讨党项羌，军食乏，宰相欲以潼为使，难其遣。潼见宰相曰：“上念边馈，议遣使，潼畏不称耳，安敢惮行？”遂命为供军使。会复河、湟，调师屯守，以潼判度支河、湟供军案。历京兆少尹。山南有剧贼，依山为剽，宣宗怒，欲讨之，宰相崔铉曰：“此陛下赤子，迫于饥寒，弄兵山谷间，不足讨，请遣使喻释之。”诏潼驰往。潼挺身直叩其垒曰：“有诏赦尔罪。”盗皆列拜，约潼就馆而降。会山南节度使封敖遣兵击贼，潼罢归。

数陈边事，擢右谏议大夫。出为朔方、灵武节度使。坐累贬郑州刺史，改湖南观察使。召为左散骑常侍。拜昭义节度使，徙河东，又徙西川。时李福讨南诏，兵不利，潼至，填以恩信，蛮皆如约。六姓蛮持两端，为南诏间候。有卑笼部落者请讨之，潼因出兵袭击，俘五千人。南诏大惧，自是不敢犯边。以功加检校尚书右仆射。卒，赠司空。

第五琦，字禹珪，京兆长安人。少以吏干进，颇能言强国富民术。天宝中，事韦坚。坚败，不得调。久之，为须江丞，太守贺兰进明才之。安禄山反，进明徙北海，奏琦为录事参军。时贼已陷河间、信都，进明未战，玄宗怒，遣使封刀趣之，曰：“不亟进兵，即斩首。”进明惧，不知所出。琦劝厚以财募勇士，出贼不意。如其计，复收所陷郡。

肃宗驻彭原，进明遣琦奏事，既谒见，即陈：“今之急在兵，兵强弱在赋，赋所出以江淮为渊。若假臣一职，请悉东南宝货，飞饷函、洛，惟陛下命。”帝悦，拜监察御史、句当江淮租庸使。迁司虞员外郎、河南等五道支度使。迁司金郎中，兼侍御史、诸道盐铁铸钱使。盐铁名使，自琦始。进度支郎中，兼御史中丞。当军兴，随事趣办，人不益赋而用以饶，于是迁户部侍郎、判度支，河南等道支度、转运、租庸、盐铁、铸钱、司农、太府出纳、山南东西、江西、淮南馆驿等使。乾元二年，进同中书门下平章事。

初，琦请铸乾元重宝钱，以一代十。既当国，又铸重规，一代五十。会物价腾踊，饿殍相望，议者以为非是，诏贬忠州长史。会有告琦纳金者，遣御史驰按，琦辞曰：“位宰相，可自持金邪？若付受有状，请归罪有司。”御史不晓，以为具服，狱上之，遂长流夷州。

宝应初，起为朗州刺史，有异政，拜太子宾客。吐蕃盗京

师，郭子仪表为粮料使，兼御史大夫、关内元帅副使。改京兆尹。俄加判度支、铸钱、盐铁、转运、常平等使。累封扶风郡公。复以户部侍郎兼京兆尹。坐与鱼朝恩善，贬括州刺史。徙饶、湖二州。复为太子宾客、东都留守。德宗素闻其才，将复用，召之。会卒，年七十一，赠太子少保。子峰、妇郑，皆以孝著，表阙于门。

班宏，卫州汲人。父景倩，国子祭酒，以儒名家。宏，天宝中擢进士第，调右司御曹参军。高适镇剑南，表为观察判官。青城人以左道惑众，谋作乱。事觉，诬引屯将规缓死，众凶惧，宏验治，即杀之，人心大安。郭英乂代适，表雒令，以病解。

大历中，擢起居舍人，四迁给事中。李宝臣死，子惟岳匿丧求节度，帝遣宏使成德喻其军，惟岳厚献遣，宏不纳，还报称旨，擢刑部侍郎、京官考使。右仆射崔宁署兵部侍郎刘乃为上下考，宏不从，曰：“今军在节度，虽有尺籍伍符，省署不校也。夫上多虚美，则下趋竞；上阿容，则下朋党。”因削之。乃闻，谢曰：“敢掠一美以邀二罪乎？”进吏部侍郎。

贞元初，仍旱蝗，赋调益急，以户部侍郎副度支使韩滉。俄而窦参当国，代滉使。而参任大理司直时，宏已为刑部侍郎。德宗以宏熟天下计，故进宏尚书副参，且曰：“朕藉宰相重，而众务一委卿，无庸辞。”参亦以宏素贵，私谓曰：“阅岁当归使于公。”宏喜。后参胖自安，不念前语。宏刚愎，以参欺己，议事稍不合。扬子院，盐铁转运之委藏也，宏任御史中丞徐粲主之，粲以贿闻，参议所代，宏固不可。参选诸院吏，未始访宏，宏数条参所用吏过恶以闻，辄留中。无何，参以使劳，加吏部尚书，而封宏萧国公。恨参以虚宠加己，衔之。每制旨有所营建，必极瑰丽，亲程役，媚结权嬖以倾参。

张滂先善于宏，荐为司农少卿。及参欲滂分掌江、淮盐铁，宏以滂疾恶，且以法绳粲，因谬曰：“滂强戾不可用。”滂闻，不喜。久之，参知帝遇己薄，乃让使，然不欲宏专，问策于京兆尹薛珣，珣曰：“滂与宏交恶，而滂刚决。若分盐铁转运，必能制宏。”参遂荐滂为户部侍郎、盐铁转运使，而以宏判度支，分滂关内、河东、剑南、山南西道盐铁转运隶宏，以悦其意。又还江淮两税，置巡院官，令宏、滂共差择。滂欲得簿最，宏不与。及署院官，更持可否不能定，处处官乏不补。滂奏言：“臣职不修，无逃死，如国家大计何？”由是有诏分掌。宏见宰相辞曰：“宏主漕，岁得江、淮米五十万斛，前年至七十万。今职移于人，敢请罪。”滂在侧僂曰：“公所言非也。朝廷不夺公职，乃公丧官缙，纵奸吏，自取咎尔。凡为度支使，一岁家辄钜亿，僮马产第侈王公，非盗县官财何以然？上既知之，故令滂分掌。今公无乃归怨上乎？”宏不答，于是移病归第。宰相白其状，诏许如刘晏、韩滉故事，以东都、河南、淮南、江南、山南东道两税，滂主之，东渭桥以东巡院隶焉；关内、河东、剑南、山南西道宏主之。滂至扬州，乃穷劾粲，悉发其赃至钜万，徙死岭表。

宏清洁勤力，晨入官署夕而出，吏不堪其劳，而已益恭。参得罪，宏为有力。卒，年七十三，赠尚书右仆射，谥曰敬。后二年，滂亦罢为卫尉卿。

王绍，本名纯，避宪宗讳改焉。自太原徙京兆之万年。父端，第进士，有名天宝间，与柳芳、陆据、殷寅友善。据尝言：“端之庄，芳之辩，寅之介，可以名世。”终工部员外郎。

绍少为颜真卿所器，字之曰德素，奏为武康尉。再佐萧复府。包佶领租庸、盐铁使，署判官。时李希烈阻兵江淮，输物留梗，乃徙饷道自颖入汴。绍及关，德宗已西狩，乃督轻货趣

间道走洋州。绍先见行在，帝劳之曰：“吾军乏春服，朕且衣裘，奈何？”绍流涕曰：“佶遣臣贡奉，无虑五十万，当即至。”帝曰：“道回远，经费方急，何可望邪？”后五日继至，由是纾难。迁仓部员外郎。是时，兵旱无年，诏户部收阙官俸、税茶及无名钱，以修荒政。绍由员外郎判务，迁户部、兵部郎中，皆专领。进户部侍郎，判度支，顷之迁尚书。德宗临御久，益不假借宰相，自窦参、陆贽斥罢，中书取充位，惟绍谨密，眷待殊厚。主计凡八年，每政事多所关访，绍亦未尝一言漏于人。

顺宗立，王叔文夺其权，拜兵部尚书，出为东都留守。元和初，检校尚书右仆射，为武宁军节度使，复以濠、泗二州隶其军。自张愔后，兵骄难治，绍搜辑军政，推诚示人，裨将安进达、唐重靖谋乱，绍以计取之，出家货赏士，举军安赖。复拜兵部尚书，判户部。卒，年七十二，赠右仆射，谥曰敬。

李巽，字令叔，赵州赞皇人。以明经补华州参军事，举拔萃，授鄆尉。进累左司郎中、常州刺史，召拜给事中，出为湖南观察使。贞元五年，徙江西。巽锐于为治，持下以法，察无遗私，吏不敢少给。顺宗立，擢兵部侍郎。杜佑表为盐铁、转运副使，俄代佑。使任自刘晏后，职废不振，赋入朘耗。巽泣职一年，较所入如晏最多之年，明年过之，又明年，增百八十万缗。再迁吏部尚书。

天资长于吏事，至治家，亦旬检案牒簿书如公府。史有过，秋毫无所纵，股栗胁息，常如与巽对。程异坐王叔文废，巽特荐引之。异之计较精于巽，故巽能善职，盖有助云。元和四年疾革，郎官省候，巽言不及病，但与商校程课功利。是夕卒，年六十三，赠尚书右仆射。

巽为人忌刻校怨，在江西，有所憎恨辄杀之。始，窦参为相，出巽常州，促其行。及参贬郴州，巽时观察湖南，宣武节

度使刘士宁致绢数千匹于参，巽即劾参交通藩镇，以怒德宗，遂杀参云。

赞曰：生人之本，食与货而已。知所以取，人不怨；知所以予，人不乏。道御之而王，权用之而霸，古今一也。刘晏因平准法，斡山海，排商贾，制万物低昂，常操天下赢货，以佐军兴。虽拿兵数十年，敛不及民而用度足。唐中债而振，晏有劳焉，可谓知取予矣。其经晏辟署者，皆用材显，循其法，亦能富国云。

卷第一百四十一 列传第七十五

李常赵崔齐卢

李揆，字端卿，系出陇西，为冠族，去客荥阳。祖玄道，为文学馆学士。父成裕，秘书监。揆性警敏，善文章。开元末，擢进士第，补陈留尉。献书阙下，试中书，迁右拾遗，再转起居郎，知宗子表疏，以考功郎中知制诰。扈狩剑南，拜中书舍人。

乾元二年，宗室请上皇后号曰“翊圣”。肃宗问揆，对曰：“前代后妃，终则有谥，景龙不君，韦氏专恣，乃称翊圣。今陛下动遵典礼，奈何踵其乱哉？”帝惊曰：“几误我家事。”遂止。后即张氏，有子数岁，欲立为太子，而帝意未决。时代宗以封成王，帝从容语揆曰：“成王长，有功，将定太子，卿意谓何？”揆曰：“陛下此言，社稷福也。”因再拜贺。帝曰：“朕计决矣。”

俄兼礼部侍郎。揆病取士不考实，徒露搜索禁所挟，而迂学陋生，靡枕图史，且不能自措于词。乃大陈书廷中，进诸儒约曰：“上选士，第务得才，可尽所欲言。”由是人人称美。未卒事，拜中书侍郎、同中书门下平章事，修国史，封姑臧县伯。揆美风仪，善奏对，帝叹曰：“卿门地、人物、文学皆当世第一，信朝廷羽仪乎！”故时称三绝。于是京师多盗，至骠鬻杀人，尸沟中，吏褫气。李辅国方横，请选羽林骑五百，备徼捕。揆曰：“汉以南、北军相统摄，故周勃因南军入北军，

以安刘氏。本朝置南、北衙，文武区别，更相检伺。今以羽林代金吾，忽有非常，何以制之！”辅国议格。

揆决事明当，然锐于进，且近名。兄楷，有时称，滞冗官不得迁。吕諲政事出揆远甚，以故宰相镇荆南，治声尤高。揆惧复用，遣吏至諲所，构抉过失，諲密诉诸朝。帝怒，贬揆袁州长史。不三日，以楷为司门员外郎。揆累年乃徙歙州刺史。

初，苗晋卿数荐元载，揆轻载地寒，谓晋卿曰：“龙章凤姿士不见用，麀头鼠目子乃求官邪？”载闻，衔之。及秉政，奏揆试秘书监，江淮养疾。家百口，贫无禄，丐食取给，牧守稍厌恩，则去之，流落凡十六年。载诛，始拜睦州刺史。入为国子祭酒、礼部尚书。

德宗幸山南，揆素为卢杞所恶，用为入蕃会盟使，拜尚书左仆射。揆辞老，恐死道路，不能达命，帝恻然。杞曰：“和戎者，当练朝廷事，非揆不可。异时年少揆者不敢辞。”揆至蕃，酋长曰：“闻唐有第一人李揆，公是否？”揆畏留，因给之曰：“彼李揆，安肯来邪？”还。卒凤州，年七十四，赠司空，谥曰恭。

常袞，京兆人，天宝末，及进士第。性狷洁，不妄交游。由太子正字，累为中书舍人。文采赡蔚，长于应用，誉重一时。鱼朝恩赖宠，兼判国子监。袞奏：“成均之任，当用名儒，不宜以宦臣领职。”始，回纥有战功者，得留京师，虜性易骄，后乃创邸第、佛祠，或伏甲其间，数出中渭桥，与军人格斗，夺含光门鱼契走城外。袞建言：“今西蕃盘桓境上，数入寇，若相连结，以乘无备，其变不细，请早图之。”又天子诞日，诸道争以侈丽奉献，不则为老子、浮屠解祷事。袞以为：“汉文帝还千里马不用，晋武帝焚雉头裘，宋高祖碎琥珀枕，是三主者，非有聪明大圣以致治安，谨身率下而已。今诸道馈献，

皆淫侈不急，而节度使、刺史非能男耕而女织者，类出于民，是敛怨以媚上也，请皆还之。今军旅未宁，王畿户口十不一在，而诸祠寺写经造像，焚币埋玉，所以赏赉若比丘、道士、巫祝之流，岁巨万计。陛下若以易刍粟，减贫民之赋，天下之福岂有量哉！”代宗嘉纳。迁礼部侍郎。时宦者刘忠翼权震中外，泾原节度使马璘为帝宠任，有所干请，袞皆拒却。

元载死，拜门下侍郎、同中书门下平章事，弘文、崇文馆大学士，与杨绾同执政。绾长厚通可，而袞苛细，以清俭自贤。帝内重绾而颀任之，礼遇信爱，袞弗及也，每所恨忌。会绾卒，袞始当国。

先是，百官俸寡狭，议增给之。时韩滉使度支，与袞皆任情轻重。滉恶国子司业张参，袞恶太子少詹事赵槩，皆少给之。太子文学为洗马副，袞姻家任文学者，其给乃在洗马上。其聘私崇怨类此。故事，日出内厨食赐宰相家，可十人具，袞奏罢之。又将让堂封，它宰相不从，乃止。政事堂北门，异时宰相过舍人院咨逮政事，至袞乃塞之，以示尊大。愆元载败，窒卖官之路，然一切以公议格之，非文词者皆摈不用，故世谓之“鬻伯”，以其鬻々无贤不肖之辨云。

袞为相，散官才朝议，而无封爵，郭子仪言于帝，遂加银青光禄大夫，封河内郡公。德宗即位，袞奏贬崔祐甫为河南少尹。帝怒，使与祐甫换秩，再贬潮州刺史。

建中初，杨炎辅政，起为福建观察使。始，闽人未知学，袞至，为设乡校，使作为文章，亲加讲导，与为客主钧礼，观游燕飧与焉，由是俗一变，岁贡士与内州等。卒于官，年五十五，赠尚书左仆射。其后闽人春秋配享袞于学官云。

赵憬，字退翁，渭州陇西人。曾祖仁本，仕为吏部侍郎、同东西台三品。憬志行峻洁，不自炫贾。宝应中，方营泰、建

二陵，用度广，又吐蕃盗边，天下荐饥，憬褐衣上疏，请杀礼从俭，士林叹美。试江夏尉，佐诸使府，进太子舍人。母丧免，有芝生壤树。建中初，擢水部员外郎。湖南观察使李承表憬自副。承卒，遂代之。召还，阖门不与人交。李泌荐之，对殿中，占奏明辩，通古今，德宗钦悦，拜给事中。

贞元中，咸安公主降回纥，诏关播为使，而憬以御史中丞副之。异时使者多私赍，以市马规利入，独憬不然。使未还，尚书左丞缺，帝曰：“赵憬堪此。”遂以命之。考功岁终，请如至德故事课殿最，憬自言荐果州刺史韦证，以贪败，请降考。校考使刘滋谓憬知过，更以考升。

窦参当国，欲抑为刺史，帝不许。参罢，进中书侍郎、同中书门下平章事，与陆贽同辅政。贽于裁决少所让，又徙憬门下侍郎，繇是不平。自以不任职，数称疾。时杜黄裳遭奄人谗诋，穆赞、韦武、李宣、卢云等为裴延龄构摈，势危甚，憬救护申解，皆得免。初，贽约共执退延龄，既对，贽极言其奸，帝色变，憬不为助，遂罢贽，乃始当国。

憬精治道，常以国本在选贤、节用、薄赋敛、宽刑罚，恳恳为天子言之。又陈前世损益、当时之变，献《审官六议》。一议相臣，曰：“中外知其贤者用之，能者任之，责材之备，为不可得。”二议庶官，曰：“臣尝谓拔十得五，贤愚犹半。陛下曰：‘何必五也，十二可矣。’故广任用，明殿最，举大节，略小瑕，随能试事，用人之大要也。”三议京司阙官，曰：“今要官阙多，闲官员多。要官以材行，闲官以恩泽，是选拔少，优容众也。宜补缺员，以育人材。”四议考课，曰：“今内庶僚，外刺史，课最尤者，擢以不次，善矣。臣谓黜陟宜责岁限，若任要重未当迁者，加爵或秩。其馀进退，宜示迟速之常。若课在中、考如限者，平转而历试之，即无苟且之心、滞淹之虑。

“五议遗滞，曰：“陛下委宰辅举才，不遍知也，则访之庶僚；又不遍知也，访之众人，众声嚣然，十誉之未信，一毁之可疑。臣谓宜采士论，以誉多者先用，非大故者勿弃。”六议藩府官属，曰：“诸使辟署，务得才以重府望，能否已试，则引而置之朝，无俾久滞。”帝皆然之，下诏褒答。辅政五年，卒，年六十一。其息上卒时稿奏，帝悼惜之。赠太子太傅，谥曰贞宪。

憬性清约，位台宰，而第室童获犹儒先生家也。得禀入，先建家庙，而竟不营产。其镇湖南也，令孤峒、崔儼并为部刺史，不守法，憬以正弹治之，皆遣客暴憬失于朝。及为相，乃擢儼自大理卿为尚书右丞，峒方贬衢州别驾，引为吉州刺史，人以为贤。

崔造，字玄宰，深州安平人。永泰中，与韩会、卢东美、张正则三人友善，居上元，好言当世事，皆自谓王佐才，故号“四夔”。

浙西观察使李栖筠辟为判官，累迁左司员外郎。与刘晏善，晏得罪，贬信州长史。徙建州刺史。硃泚乱，造辄驰檄比州，发所部兵二千以待命，德宗嘉之。京师平，召还，至蓝田，自以舅源休与贼同逆，上疏请罪。帝以为有礼，下诏慰勉，擢给事中。

贞元二年，以给事中同中书门下平章事。帝谓造敢言，为能立事，故不次用之。造久在江左，疾钱谷诸使罔上，或干没自私，乃建言：“天下两税，请委本道观察使、刺史选官部送京师。诸道水陆转运使、度支巡院、江淮转运使，请悉停，以度支盐铁务还尚书省，六曹皆宰相分领。”于是齐映判兵部，李勉刑部，刘滋吏、礼二部，造户、工二部；又以户部侍郎元琇判诸道盐铁、榷酒事，吉中孚度支诸道两税事。而浙江东、西岁入米七十五万石，方岁饥，更以两税准米百万，豪、寿、

洪、潭二十万，责韩滉杜亚漕送东渭桥。诸道有盐铁处，仍置巡院。岁尽，宰相计最殿以闻。造厚元琇，故首命之。时滉方领转运，有宠于帝，朝廷仰其须。滉持不可改，帝重违之，复以滉为江淮转运使，余如造请。是秋，江淮米大集，帝美滉功，以滉专领度支诸道盐铁、转运等使。造惧，始托疾辞位，乃罢为太子右庶子，贬琇雷州司户参军。于是造所请悉罢，以忧愧卒，年五十一。议者谓造举不适时，方用之乏，不能权济大事，虽据旧典，奚能抗一切之制云。

齐映，瀛州高阳人。举进士，博学宏词，中之，补河南府参军事。滑亳节度使令狐彰署掌书记，彰疾甚，引映托后事。映因说彰纳节，归诸子京师。彰从之，即以女妻映。彰卒，军乱，映间归东都。

三城使马燧辟为判官。卢杞荐授刑部员外郎。又为凤翔张镒判官。映练军事，论奏数称旨，进行军司马。会德宗出奉天，镒儒缓不知兵，部将李楚琳者，素慁悍，欲介贼为乱。映与齐抗请先事诛之，镒不用，更示宽大，徐谓楚琳曰：“欲以君使外，若何？”楚琳恐，夜杀镒以应贼，映雅为军中慕赖，故得免。奔奉天，授御史中丞。

从幸梁，道险涩，常为帝御。会马骇突，帝恐伤映，诏舍辔，固不去，曰：“马奔是，不过伤臣；舍之，或犯清跸，臣虽死不中偿责。”帝嘉叹，擢给事中。映为人白皙长大，言音鸿爽，故帝常令侍左右，或前马牖传诏旨。进中书舍人。贞元二年，以舍人同中书门下平章事，俄改中书侍郎，封河间县男，与崔造、刘滋并辅政。滋端重寡言，映谦不肯事否可，一颦于造。会造疾，映乃当国。

吐蕃数入寇，关辅震骚，咸言帝欲避狄。映入谏曰：“戎狄不怨，臣之罪也。然内外恟恟，谓陛下具糗粮，欲治行。夫

大幸不再，奈何不与臣等计乎？”因俯伏流涕，天子为感寤。

后给事中袁高忤帝旨，而映以为尚书左丞、御史大夫。始，映微时，张延赏遇之善。及映相，而延赏为左仆射，数为映画事，又为所亲求官，映不答，延赏恚。既复用，即劾映非宰相器。明年，贬夔州刺史，徙衡州。久之，为桂管、江西两观察使。始，映罢不以罪，冀复进，乃培敛献贡，以中帝欲。初，诸籓银大瓶止五尺，李兼为江西，始献六尺瓶，至映乃八尺云。卒，年四十八，赠礼部尚书，谥曰忠。

卢迈，字子玄，河南河南人。性孝友。举明经入第，补太子正字。以拔萃调河南主簿、集贤校理。公卿交荐之，擢右补阙。三迁吏部员外郎。以族属客江介，出为滁州刺史。召还，再迁谏议大夫。数条当世病利，进给事中。俄会考课，迈以不满岁，固辞上考，荐绅高其让。改尚书右丞。

将作监元亘摄祠，以私忌不听誓，御史劾之。帝疑其罚，下尚书省议。迈曰：“按大夫士将祭于公，既视濯而父母死，犹奉祭。礼，散齐有大功丧，致齐有期丧，齐有疾病，听还舍，不奉祭。无忌日不受誓者。虽令忌日与告，且《春秋》不以家事辞王事，今摄祭特命也，亘以常令拒特命，执非所宜。”遂抵罪。

以本官同中书门下平章事。进中书侍郎。时陆贽、赵憬专大政，迈居中，治身循法无它过。久之，暴眩省中，舆还第。诏大臣即问，固乞骸骨，罢为太子宾客。卒，年六十，赠太子太傅。

迈每有功、缙丧，必容称其服，而情有加焉。叔下邳令休沐过家，迈终日与群子姓均指使，无位貌之异。再娶无子，或劝畜姬媵，对曰：“兄弟之子，犹子也，可以主后。”所得禀赐，皆赈姻旧之乏。其从父弟裡丧还洛阳，过都，迈奏请往哭

之，尽哀。时执政自以宰相尊，五服皆不过从问吊，而迈独不徇时，议者重其仁而亮云。

赞曰：杨綰之德，陆贄之贤，而袞、憬以为憎，何哉？士固蔽于媚前，然主听不一，故乘以为奸。昔齐桓、秦坚任管仲、王猛，兴区区，霸天下，盖不以不肖者参之。君臣相谅，果难哉。

卷第一百四十二 列传第七十六

关董袁赵窦

关播，字务元，卫州汲人。及进士第。邓景山节度青齐、淮南，再署幕府。迁右补阙。与神策军使王驾鹤为姻家，元载恶之，出为河南兵曹参军事，数试属县，政异等。陈少游镇浙东、淮南，表为判官，摄滁州刺史。李灵耀叛，少游屯淮上，所在盗贼 胃奋，播储货力，给军兴，人无愁苦。杨绾、常衮皆善播，引为都官员外郎。

德宗初，湖南峒贼王国良惊剡州县，不可制，诏播宣辑，因得请事，对殿中。帝问政治之要，播曰：“为政之本，要得有道贤人乃治。”帝曰：“朕比下诏求贤才，又遣使黜陟，搜逮所遗，须能者用之，若何？”播曰：“陛下虽求贤，又使举荐，然止得求名文辞士，焉有有道贤人肯奉牒丐举选邪？”帝悦，曰：“卿姑去，还当更议。”播且言：“奉诏平贼，有如不受命，臣请发州兵剪定之。”帝曰：“善。”及还，再迁给事中。故事，诸司甲库，以令史直曹，剽脱为奸。播悉易以士人，时黜其法。

历吏部侍郎。帝求宰相，卢杞雅知播韦柔可制，因从容言播材任宰相，其儒厚可镇浮动。乃拜中书侍郎、同中书门下平章事，政一决于杞。尝论事帝前，播意不可，避坐欲有所言，杞目禁辄止，退让播曰：“以君寡言，故至此，奈何欲开口争事邪！”播即暗畏毋敢与。

时李元平、陶公达、张恣、刘承诚率轻薄子，游播门下，能侈言诞计，以功名自喜。播谓皆将相材，数请帝用之。元平本宗室疏裔，好论兵，鄙天下士大夫无可者，人人怨疾之。李希烈叛，帝以汝州据贼冲，刺史疲软不胜任，播盛称元平，帝召见，拜左补阙。不数日，检校吏部郎中，兼汝州别驾，知州事。元平始至，募工筑郭浚隍，希烈阴使亡命应募，凡内数百人，元平不寤。贼遣将李克诚以精骑薄城，募者内应，缚元平驰见希烈，遗矢于地。希烈以其眇小，无髯，戏克诚曰：“使尔取元平，乃以其子来邪？”因嫚骂曰：“盲宰相使汝当我，何待我浅邪！”伪署御史中丞。播闻谗曰：“元平事济矣！”谓必覆贼而建功也，左右笑之。无何，伪署为宰相，有告其贰者，元平断一指自誓。公达等以元平屈贼，皆废不用。

播从幸奉天。卢杞、白志贞已贬而播犹执政，议者不平，遂罢为刑部尚书。韦伦等曰：“宰相不善谋，使天子播越，尚可尚书邪？”相与泣诸朝。未几，知删定使。初，上元中，诏择古名将十人配享武成庙，如十哲侑孔子。播奏：“太公，古贤臣，今其下称亚圣。孔子十哲，皆当时弟子，今所配年世不同，请罢之。”诏可。

贞元初，检校尚书右仆射，持节送咸安公主降回鹘，虜人重其清。还，迁兵部尚书。以太子少师致仕，斥卖车骑，阖门不娶外事。卒，年七十九，赠太子太保。

始，希烈死，或言元平虽屈贼，然有谋不克发，乃贷死流珍州。会赦还，住剡中，观察使皇甫政杀其侄以发帝怒，遂流死贺州。

董晋，字混成，河中虞乡人。擢明经。肃宗幸彭原，上书行在，拜秘书省校书郎，待制翰林。出从淮南崔圆府为判官。还朝，累迁祠部郎中。

大历中，李涵持节送崇徽公主于回纥，署晋判官。回纥恃有功，见使者倨，因问：“岁市马而唐归我贿不足，何也？”涵惧，未及对，数目晋，晋曰：“我非无马而与尔为市，为尔赐者不已多乎？尔之马岁五至，而边有司数皮偿贖。天子不忘尔劳，敕吏无得问，尔反用是望我邪？诸戎以我之尔与也，莫敢确。尔父子宁，畜马蕃，非我则谁使！”众皆南面拜，不敢有言。还，迁秘书少监。

德宗立，授太府卿。不旬日，为左散骑常侍，兼御史中丞，知台事。出为华州刺史。硃泚反，遣兵攻之，晋弃华走行在。改国子祭酒，宣慰恒州。还至河中而李怀光反，晋说之曰：“硃泚为臣而背其君，苟得志，于公何有？且公位太尉，泚虽宠公，亦无以加。彼不能事君，能以臣事公乎？公能事彼，而有不能事君乎？公敌贼有余力，若袭取之，清宫以迎天子，虽有大恶犹将掩焉，如公则谁敢议？”怀光喜且泣，晋亦泣。又语其将卒，皆拜。故怀光虽偃蹇，亦不助泚。

帝还京师，迁左金吾卫大将军，改尚书左丞。是时，右丞元琇为韩滉排笮得罪，滉势振朝廷。晋见宰相，诵元琇非罪，士大夫壮其节。贞元五年，以门下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。方夔参得君，裁可大事不关咨晋，晋循谨无所驳异。参欲以其侄申为吏部侍郎，讽晋以闻。帝怒曰：“无乃参迫卿为之邪？”晋谢，具道所以然。帝即问参过失，晋无敢隐，由是参罢宰相。晋惶恐，上疏固辞位。九年，罢为礼部尚书，以兵部尚书为东都留守。

会宣武李万荣病且死，诏晋检校尚书左仆射、同中书门下平章事，为宣武节度副大使，知节度事。万荣死，邓惟恭总其军。晋受命，不召兵，惟幕府驺僦从之，即日上道。至郑，逆者不至，人劝止以观便宜，晋不听，直造汴。及郊，惟恭始出

迎谒。既入，即委以军政，无所改更，众服晋有体，莫测其谋。始，惟恭谋代万荣，故不遣吏以疑晋，令不敢入。及晋至情得，则鞅鞅不能平。汴士素骄怙乱，尝介勇士伏幕下，早暮番休，晋一罢之。惟恭乃结大将相里重晏等谋乱，晋觉之，杀其党，械送惟恭京师。帝录其紿李乃劳，贷死流汀州。帝恐晋儒软，诏拜汝州刺史陆长源为司马，以佐晋。晋谦愿俭简，事多循仍，故军粗安。长源持法峭刻，数欲更张旧事，晋初许之，已而悉罢不用。以财赋委孟叔度，叔度为人佻悦，军中恶之。晋在军凡五年，卒，年七十六，赠太傅，谥曰恭惠。

晋为相也，五月朔，天子会朝，公卿在廷，侍中赞群臣贺，窦参摄中书令，当传诏，疾作，公卿相顾，未有诏，晋从容进曰：“摄中书令臣参病不能事，臣请代参事。”南面宣致诏词，进退甚详。金吾将军沈房有期丧，公除，常服入阁，帝疑以问晋，对曰：“故事，朝官期以下丧，服絀纁，不复衣浅色，南班亦如之。”又问晋冠冕之制，对曰：“古者服冠冕，以佩玉节步。堂上接武，堂下布武，君前趋进而已。今或奔走以致颠仆。在式，朝臣皆绫袍，五品而上金玉带，所以尽饰以奉上。故汉尚书郎含香，老莱采服，君父一也。若然，服絀纁，亦非礼也。”帝然其言。诏入阁官毋趋走，期以下丧不得以惨服会，令群臣衣本品绫袍、金玉带，自晋而复。

子溪，字惟深，亦擢明经，三迁万年令。讨王承宗也，擢度支郎中，为东道行营粮料使。坐盗军货，流封州，至长沙，赐死。

子居中，善诗，为张籍所称。

陆长源者，吴人，字泳。祖余庆，天宝中为太子詹事，有清誉。

长源贍于学，始辟昭义薛嵩幕府，嵩侈汰，常从容规切。

嵩曰：“非君安能为此。”历建、信二州刺史。韩滉兼领江淮转运使，辟署兼御史中丞，以为副。入迁都官郎中，复出汝州刺史。遂徙宣武，政皆出司马。初，欲峻法绳骄兵，为晋所持，不克行。而判官杨凝、孟叔度等又苛细，叔度淫纵，数入倡家调笑嬉褻。晋有所偷弛，长源辄裁正之。晋卒，长源总留后事，大言曰：“将士久慢，吾且以法治之！”众始惧。军中请出帑帛为晋制服，不许。固请，止给其直。叔度希望又偿直以盐，乃高盐直，贱帛估，人得盐二斤，举军大怒。或劝长源曰：“故事，有大变则厚赐于军，军乃安。”长源曰：“异时河北贼以钱买戍卒，取旌节，吾不忍为。”众怒益甚。长源性刚不适变，又不为备。才八日，军乱，杀长源及叔度等，食其肉，放兵大掠。死之日，有诏拜节度使，远近嗟怅，赠尚书左仆射。

长源好谐易，无威仪，而清白自将。去汝州，送车二乘，曰“吾祖罢魏州，有车一乘，而图书半之，吾愧不及先人”云。

长源死，监军俱文珍密召宋州刺史刘全谅使总后务。全谅至，其夜军复乱，杀大将及部曲五百人乃定。帝即诏全谅检校工部尚书、宣武节度使。

全谅，始名逸淮，至是赐名，本怀州武涉人也。父客奴，以行戍留籍幽州，事平卢军，以材力显。开元中，室韦首领段普洛数苦边，节度使薛楚玉使客奴单骑袭之，斩首以归。兴卒伍，拜左骁卫将军，为游奕使。性谨朴，数战有功。安禄山反，诏以平卢节度副使吕知诲为使。贼遣韩朝暘诱之，知诲即降，贼害安东副都护马灵察。客奴不平，与诸将共杀知诲，遣使与安东将王玄志相闻。天宝十五载，以客奴为柳城郡太守，摄御史大夫、平卢节度使，赐名正臣；以玄志为安东副大都护。正臣遣使道海至平原，与太守颜真卿相结。真卿喜，以子为质而归赀粮焉，且请出师。未至，而真卿弃平原，乃还。因袭范阳，

为史思明所败，奔还，玄志鸩杀之。

全谅事刘玄佐为牙将，以勇果善骑射为玄佐厚礼。累兼御史中丞。及玄佐子士宁代立，疑宋州刺史翟良佐不附己，扬言行部，至则以全谅代之，故汴将士多归心焉。视事凡八月卒，赠尚书右仆射。军中立韩弘代节度云。

袁滋，字德深，蔡州朗山人，陈侍中宪之后。强学博记。少依道州刺史元结，读书自解其义，结重之。后客荆、郢间，起学庐讲授。建中初，黜陟使赵赞荐于朝，起处士，授试校书郎。累辟张伯仪、何士干幕府，进詹事府司直。部官以盗金下狱，滋直其冤，御史中丞韦贞伯闻之，表为侍御史。刑部、大理核罪人，失其平，惮滋守法，因权势以请，滋终不署奏。迁工部员外郎。

韦皋始招来西南夷，南诏毕牟寻内属。德宗选郎吏可抚循者，皆惮行，至滋不辞，帝嘉之。擢祠部郎中，兼御史中丞，赐金紫，持节往。逾年还，使有指，进谏议大夫。迁尚书右丞，知吏部选。求外迁，为华州刺史。政清简，流民至者，给地居之，名其里曰义合。然专以慈惠为本，未尝设条教，民爱向之。有犯令，时时法外纵舍。得盗贼，或哀其穷，出财为偿所亡。召为左金吾卫大将军，以杨于陵代之。滋行，耆老遮道不得去，于陵使谕曰：“吾不敢易袁公政。”人皆罗拜，乃得去，莫不流涕。

宪宗监国，进拜中书侍郎、同中书门下平章事。刘辟反，诏滋为剑南两川、山南西道安抚大使，半道，以检校吏部尚书、平章事为剑南东、西川节度使。是时，贼方炽，又滋兄峰在蜀为辟所劫，滋畏不得全，久不进，贬吉州刺史。未几，徙义成节度使。滑，用武地，东有淄青，北魏博，滋严备而推诚信，务在怀来。李师道、田季安畏服之。居七年，百姓立祠祝祭。

以户部尚书召，改检校兵部，拜山南东道节度使，徙荆南。

吴元济之反，滋言蔡兵劲，与下同欲，非朝夕计可下，宜广方略，离溃其心。及宿兵三年，调发益屈，诏出禁钱继之。滋揣天子且厌兵，自表入朝，欲议罢淮西事，道闻萧俯、钱徽坐沮议黜去，滋翻其谋，更言必胜，顺可天子意，乃得还。俄而高霞寓败，帝思以恩信倾贼，且滋尝云云，乃授彰义节度使，侨治唐州。又以滋儒者，拜阳旻为唐州刺史，将其兵。滋先世坟墓在蔡，吴少阳时为修墓，禁刍牧，诸袁多署右职，禀给之。滋至治，去斥候，与元济通好。贼围新兴，滋卑辞讲解，贼因是易滋，不为备。时帝责战急，而滋至六月，以无功贬抚州刺史。未几，迁湖南观察使。累封淮阳郡公。卒，年七十，赠太子少保。

滋既病，作遗令处后事，讫三年，皆有条次。性宽易，与之接者，皆自谓可见肺肝，至家人不得见喜愠。薄居处衣食。能为《春秋》，尝以刘惔《悲甘陵赋》褒善斥恶戾《春秋》指，然其文不可废，乃著后序。工篆隶，有古法。子均，右拾遗；郊，翰林学士。

赵宗儒，字秉文，邓州穰人。八代祖彤，后魏徵南将军。父骅，字云卿，少嗜学，履尚清鯁。开元中，擢进士第，补太子正字，调雷泽、河东丞。采访使韦陟器之，表置其府。又为陈留采访使郭纳支使。安禄山陷陈留，骅没于贼。时江西观察使韦僊族妹坐其夫为畿官不供贼，没为婢。骅哀之，以钱赎韦，厚为资给。贼平，访近属归之，时人高其义。骅以尝陷贼，贬晋江尉。久之，召拜左补阙，迁累尚书比部员外郎。建中初，迁秘书少监。敦交友行义，不以夷险恩操。少与殷寅、颜真卿、柳芳、陆据、萧颖士、李华、邵轝善，时为语曰“殷颜柳陆，李萧邵赵”，谓能全其交也。骅位省郎，衣食窳乏，俸单寡，

诸子至徒步，人为咨美。泾原兵反，骅辶山谷，病死，赠华州刺史。

宗儒第进士，授校书郎，判入等，补陆浑主簿。数月，拜右拾遗、翰林学士。时，父骅迁秘书少监，德宗欲宠其门，使一日并命。再迁司勋员外郎。贞元六年，领考功事。自至德后考绩失实，内外悉考中上，殿最混淆，至宗儒，黜陟详当，无所回惮。右司郎中独孤良器、殿中侍御史杜伦以过黜考，左丞裴郁、御史中丞卢伋降考中中，凡入中上者，才五十人。帝闻善之，进考功郎中。累迁给事中。十二年，以本官同中书门下平章事，赐服金紫。居二岁，罢为太子右庶子，屏居慎静，奉朝请而已。迁吏部侍郎，召见，劳曰：“知卿杜门六年，故有此拜，曩与先臣并命，尚念之邪？”宗儒俯伏流涕。元和初，检校礼部尚书，充东都留守。三迁至检校吏部、荆南节度使，散冗食戍二千人。历山南西道、河中二镇，拜御史大夫，改吏部尚书。

穆宗立，诏先朝所召贤良方正，委有司试。宗儒建言：“应制而来者，当天子临问。试有司，非国旧典，请罢之。”诏可。俄检校右仆射，守太常卿。太常有《五方师子乐》，非大朝会不作。帝嗜声色，宦官领教坊者，乃移书取之。宗儒不敢违，以诉宰相。宰相以事专有司，不应关白。以儒不职，罢为太子少师。太和初，进太子太傅。文宗召访政理，对曰：“尧、舜之化，慈俭而已，愿陛下守之。”帝纳其言。六年，授司空，致仕。卒，年八十七，册赠司徒，谥曰昭。宗儒以文学历将相，位任崇剧，然无仪矩，以治生琐碎失名。

窦易直，字宗玄，京兆始平人。擢明经，补校书郎。十年不应辟，以判入等，为蓝田尉。累迁吏部郎中。元和六年，进御史中丞。繇陕虢观察使，入为京兆尹。万年尉韩晤坐赇，易

直令官属按之，得赃三十万，宪宗疑未尽，诏穷治，至三百万，贬易直为金州刺史。久之，起为宣歙、浙西观察使。

长庆二年，李昇以汴州叛，易直欲出库财赏军，或谓给与无名，必且生患，乃止。时江、淮旱，漕物淹积不能前，军士闻易直向言，其部将王国清指漕货激众谋乱。易直知之，械国清送狱，其党数千群欢入狱，篡取之，欲大剽。易直登楼令曰：“能诛乱者，一级赏千万！”众喜，反缚为乱者三百余人，易直悉斩之。入为户部侍郎，判度支。四年，同中书门下平章事，转门下侍郎，封晋阳郡公。即让度支，置其俸三月，有诏停判。文宗立，检校尚书右仆射、同平章事，为山南东道节度使。入为左仆射、判太常卿事。顷之，检校司空，为凤翔节度。以疾还京师。卒，赠司徒，谥曰恭惠。

易直以公洁自喜，方执政，未尝引用亲党。初，元和中，郑馀庆议，仆射上仪，不与隔品官亢礼，易直为中丞，奏驳之。及为仆射，乃自用隔品致恭，为时鄙笑。

子紉，仕至渭南尉、集贤校理。妻父王涯被祸，宦官知易直子，得不死，贬循州司户参军。

赞曰：关播举李元平守汝州，贼缚而臣之。宰相不知人，果可败国，德宗不以是责宰相，几丧天下。晋懦弛苟安，滋欲以恩信倾贼，迂暗之人，乌可语功名会哉！

卷第一百四十三 列传第七十七

张姜武李宋

张镒，字季权，一字公度，国子祭酒后胤五世孙也。父齐丘，朔方节度使、东都留守。镒以廕授左卫兵曹参军，郭子仪表为元帅府判官，迁累殿中侍御史。乾元初，华原令卢枏以公事谯责邑人齐令诜。令诜，宦人也，衔之，构枏罪。镒按验当免官，有司承风以死论。镒不直之，乃白其母曰：“今理枏，枏免死而镒坐贬。嘿则负官，贬则为太夫人忧，敢问所安？”母曰：“儿无累于道，吾所安也。”遂执正其罪，枏得流，镒贬抚州司户参军。徙晋陵令。江西观察使张镐表为判官，迁屯田、右司二员外郎。居母丧，以孝闻。不妄交游，特与杨绾、崔祐甫善。

大历初，出为濠州刺史，政条清简，延经术士讲教生徒。比去，州升明经者四十人。李灵耀反于汴，镒团阅乡兵严守御，有诏褒美，擢侍御史，兼缘淮镇守使。以最迁寿州刺史。历江西、河中观察使。不阅旬，改汴滑节度使，以病固辞，诏留私第。

建中二年，拜中书侍郎、同中书门下平章事。明年，以两河用兵，诏省薄御膳及皇太子食物，镒因奏减堂餐钱及百官禀奉三分之一，以助用度。时黜陟使裴伯言荐潞州处士田佐时，诏除右拾遗、集贤院直学士。镒以为礼轻，恐士不劝，复诏州县吏以绢百匹、粟百石就家致聘，佐时卒不至。

郭子仪婿太仆卿赵纵为奴告，下御史劾治，而奴留内侍省。镒奏言：“贞观时有奴告其主谋反者，太宗曰：‘谋反理不独成，尚当有他人论之，岂藉奴告耶？’乃著令：奴告主者斩。由是贱不得干贵，下不得凌上，教本既修，悖乱不萌。顷者，长安令李济以奴得罪，万年令霍晏因婢坐譴。舆台下类，主反畏之，悖慢成风，渐不可长。建中元年五月辛卯诏书：奴婢告主，非谋叛者，同自首法，并准律论。由是狱诉衰息。今纵事非叛逆，而奴留禁中，独下纵狱，情所不厌。且将帅功孰大于子仪，冢土仅乾，两婿前已得罪，纵复继之，不数月斥其三婿。假令纵实犯法，事不缘奴，尚宜录勋念亡，以从荡宥，况为奴所诉耶？陛下方贵武臣以讨贼，彼虽见宠一时，不能忘怀于异日也。”帝纳之，贬纵循州司马，杖奴死。镒召子仪家僮数百，暴示奴尸。

卢杞忌镒刚直，欲去之。时硃泚以卢龙卒戍凤翔，帝择人以代，杞即谬曰：“凤翔将校，班秩素高，非宰相信臣，不可镇抚，臣宜行。”帝不许，杞复曰：“陛下必以臣容貌藁陋，不为三军所信，恐后生变，臣不敢自谋，惟陛下择之。”帝乃顾镒曰：“文武兼资，望重内外，无易卿者，其为朕抚卢龙士。”乃以中书侍郎为凤翔、陇右节度使。镒知为杞阴中，然辞穷，因再拜受诏。顷之，与吐蕃相尚结赞盟清水，约牛马为牲。镒耻与盟，将未杀其礼，乃给语吐蕃，以羊豕犬代之。

帝幸奉天，镒罄家货将自献行在。而营将李楚琳者，尝事硃泚，得其心。军司马齐映等谋曰：“楚琳必为乱。”乃遣屯陇州。楚琳知之，稽故未行。镒以帝在外，心忧惑，谓已亟去，不为备。楚琳夜率其党王汾、李卓、牛僧伽等作乱，齐映自窦出，齐抗托佣，皆免。镒縋城走，不及远，与二子为候骑所执，楚琳杀之，属官王沼、张元度、柳遇、李淑皆死。诏赠镒太子

太傅。

姜公辅，爱州日南人。第进士，补校书郎，以制策异等授右拾遗，为翰林学士。岁满当迁，上书以母老赖禄而养，求兼京兆户曹参军事。公辅有高材，每进见，敷奏详亮，德宗器之。

硃滔助田悦也，以蜜裹书间道邀泚，太原马燧获之，泚不知也，召还京师。公辅谏曰：“陛下若不能坦怀待泚，不如诛之，养虎无自诒害。”不从。俄而泾师乱，帝自苑门出，公辅叩马谏曰：“泚尝帅泾原，得士心，向以滔叛夺之兵，居常怫郁不自聊，请驰骑捕取以从，无为群凶得之。”帝仓卒不及听。既行，欲驻凤翔倚张镒。公辅曰：“镒虽信臣，然文吏也，所领皆硃泚部曲，渔阳突骑，泚若立，泾军且有变，非万全策也。”帝亦记桑道茂言，遂之奉天。不数日，凤翔果乱，杀镒。帝在奉天，有言泚反者，请为守备。卢杞曰：“泚忠正笃实，奈何言其叛，伤大臣心！请百口保之。”帝知群臣多劝杞奉迎乘舆者，乃诏诸道兵距城一舍止。公辅曰：“王者不严羽卫，无以重威灵，今禁旅单寡而士马处外，为陛下危之。”帝曰：“善。”悉内诸军。泚兵果至，如所言，乃擢公辅谏议大夫、同中书门下平章事。

帝徙梁，唐安公主道薨。主性仁孝，许下嫁韦宥，以播迁未克也。帝悼之甚，诏厚其葬。公辅谏曰：“即平贼，主必归葬，今行道宜从俭，以济军兴。”帝怒，谓翰林学士陆贽曰：“唐安之葬，不欲事莹垅，令累甃为浮图，费甚寡约，不容宰相相关预，苟欲指朕过尔！”贽曰：“公辅官谏议，职宰相，献替固其分。本立辅臣，朝夕纳诲，微而弼之，乃其所也。”帝曰：“不然，朕以公辅才不足以相，而又自求解，朕既许之，内知且罢，故卖直售名尔。”遂下迁太子左庶子，以母丧解。复为右庶子。

久不迁，陆贽为相，公辅数求官，贽密谓曰：“竇丞相尝言，为公拟官屡矣，上辄不悦。”公辅惧，请为道士，未报。它日又言之，帝问故，公辅隐贽言，以参语对。帝怒，黜公辅泉州别驾，遣使赍诏让参。顺宗立，拜吉州刺史，未就官卒。宪宗时，赠礼部尚书。

武元衡，字伯苍。曾祖载德，则天皇后之族弟。祖平一，有名。元衡举进士，累为华原令。畿辅镇军督将，皆骄横挠政，元衡移疾去。德宗钦其才，召拜比部员外郎，岁内三迁至右司郎中，以详整任职。擢为御史中丞。尝对延英，帝目送之，曰：“是真宰相器！”

顺宗立，王叔文使人诱以为党，拒不纳。俄为山陵仪仗使，监察御史刘禹锡求为判官，元衡不与，叔文滋不悦。数日，改太子右庶子。会册皇太子，元衡赞相，太子识之。及即位，是为宪宗，复拜中丞，进户部侍郎。元和二年，拜门下侍郎、同中书门下平章事，兼判户部事。帝素知元衡坚正有守，故眷礼信任异它相。浙西李锜求入觐，既又称疾，欲除其期。帝问宰相郑絪，絪请听之，元衡曰：“不可，锜自请入朝，诏既许之，而复不至，是可否在锜。陛下新即位，天下属耳目，若奸臣得遂其私，则威令去矣。”帝然之，遽追锜。而锜计穷，果反。

是时，蜀新定，高崇文为节度，不知吏治，帝难其代。诏元衡检校吏部尚书，兼门下侍郎、同平章事，为剑南西川节度使，繇萧县伯封临淮郡公，帝御安福门慰遣之。崇文去成都，尽以金帛、帘幕、伎乐、工巧行，蜀几为空。元衡至，绥靖约束，俭己宽民，比三年，上下完实，蛮夷怀归。雅性庄重，虽淡于接物，而开府极一时选。

八年，召还秉政。李吉甫、李絳数争事帝前，不叶，元衡独持正无所违附，帝称其长者。吉甫卒，淮、蔡用兵，帝悉以

机政委之。王承宗上疏请赦吴元济，使人白事于中书，悖慢不恭，元衡叱去。承宗怨，数上章诬诋。未几入朝，出靖安里第，夜漏未尽，贼乘暗呼曰：“灭烛！”射元衡中肩，复击其左股，徒御格斗不胜，皆骇走，遂害元衡，批颅骨持去。逻司传噪盗杀宰相，连十余里，达朝堂，百官恟惧，未知主名。少选，马逸还第，中外乃审知。是日，仗入紫宸门，有司以闻，帝震惊，罢朝，坐延英见宰相，哀恻，为再不食。赠司徒，谥曰忠愍。诏金吾、府、县大索，或传言曰：“无搜贼，贼穷必乱。”又投书于道曰：“毋急我，我先杀汝。”故吏卒不穷捕。兵部侍郎许孟容言于帝曰：“国相横尸路隅而盗不获，为朝廷辱。”帝乃下诏：“能得贼者赏钱千万，授五品官。与贼谋及舍贼能自言者亦赏。有不如诏，族之。”积钱东西市以募告者。于是左神策将军王士则、左威卫将军王士平以贼闻，捕得张晏等十八人，言为承宗所遣，皆斩之。逾月，东都防御使吕元膺执淄青留邸贼门察、訾嘉珍，自言始谋杀元衡者，会晏先发，故藉之以告师道而窃其赏，帝密诛之。

初，京师大恐，城门加兵谁何，其伟状异服、燕赵言者，皆验讯乃遣。公卿朝，以家奴持兵呵卫，宰相则金吾毅骑导翼，每过里门，搜索喧哗。因诏寅漏上二刻乃传点云。

从父弟儒衡。儒衡，字廷硕，姿状秀伟，不妄言，与人交，终始一节。宰相郑余庆不事华洁，门下客多垢衣败服，独儒衡上谒，未尝有所易，以庄词正色见重于余庆。元衡歿，帝待之益厚，累迁户部郎中，知谏议大夫事，俄兼知制诰。皇甫铸以宰相领度支，剥下以媚天子，儒衡疏其状。铸自诉于帝，帝曰：“乃欲报怨邪？”铸不敢对。

儒衡论议劲正，有风节，且将大用。宰相令狐楚忌之，会以狄兼谟为拾遗，楚自草制，引武后革命事，盛推仁杰功，以

指切儒衡，且沮止之。儒衡泣见上曰：“臣祖平一，当天后时，避仕终老，不涉于累。”帝慰勉之，自是薄楚为人也。迁中书舍人。时元稹倚宦官，知制诰，儒衡鄙厌之。会食瓜，蝇集其上，儒衡挥以扇，曰：“适从何处来，遽集于此？”一坐皆失色。然以疾恶太分明，终不至大任，以兵部侍郎卒，年五十六，赠工部尚书。

李绛，字深之，系本赞皇。擢进士、宏辞，补渭南尉，拜监察御史。元和二年，授翰林学士，俄知制诰。会李锜诛，宪宗将鞫取其货，绛与裴垍谏曰：“锜僭侈诛求，六州之人怨入骨髓。今元恶传首，若因取其财，恐非遏乱略、惠绥困穷者。愿赐本道，代贫民租赋。”制可。枢密使刘光琦议遣中人持赦令赐诸道，以哀馈饷，绛请付度支盐铁急递以遣，息取求之弊。光琦引故事以对，帝曰：“故事是耶，当守之；不然，当改。可循旧哉！”

帝尝称太宗、玄宗之盛：“朕不佞，欲庶几二祖之道德风烈，无愧谥号，不为宗庙羞，何行而至此乎？”绛曰：“陛下诚能正身励己，尊道德，远邪佞，进忠直。与大臣言，敬而信，无使小人参焉；与贤者游，亲而礼，无使不肖与焉。去官无益于治者，则材能出；斥宫女之希御者，则怨旷销。将帅择，士卒勇矣；官师公，吏治辑矣。法令行而下不违，教化笃而俗必迁。如是，可与祖宗合德，号称中兴，夫何远之有？言之不行，无益也；行之不至，无益也。”帝曰：“美哉斯言，朕将书诸绅。”即诏绛与崔群、钱徽、韦弘景、白居易等搜次君臣成败五十种，为连屏，张便坐。帝每阅视，顾左右曰：“而等宜作意，勿为如此事。”

是时，盛兴安国佛祠，幸臣吐突承璀请立石纪圣德焉，营构华广，欲使绛为之颂，将遗钱千万。绛上言：“陛下荡积习

之弊，四海延颈望德音，忽自立碑，示人以不广。《易》称：‘大人与天地合德。’谓非文字所能尽，若令可述，是陛下美有分限。尧、舜至文、武，皆不传其事，惟秦始皇刻峰山，扬暴诛伐巡幸之劳，失道之君，不足为法。今安国有碑，若叙游观，即非治要；述崇饰，又非政宜。请罢之。”帝怒，绛伏奏愈切，帝悟曰：“微绛，我不自知。”命百牛倒石，令使者劳谕绛。襄阳裴均违诏书，献银壶甕数百具，绛请归之度支，示天下以信。帝可奏，仍赦均罪。时议还卢从史昭义，已而将复召之，从史以军无见储为解。李吉甫谓郑絪漏其谋，帝召绛议，欲逐絪，绛为开白，乃免。

绛见浴堂殿，帝曰：“比谏官多朋党，论奏不实，皆陷谤讪，欲黜其尤者，若何？”绛曰：“此非陛下意，必憊人以此营误上心。自古纳谏昌，拒谏亡。夫人臣进言于上，岂易哉？君尊如天，臣卑如地，加有雷霆之威，彼昼度夜思，始欲陈十事，俄而去五六，及将以闻，则又惮而削其半，故上达者财十二。何哉？干不测之祸，顾身无利耳。虽开纳奖励，尚恐不至，今乃欲谴诃之，使直士杜口，非社稷利也。”帝曰：“非卿言，我不知谏之益。”

初，承璀讨王承宗，议者皆言古无以宦人统师者，绛当制书，固争，帝不能夺，止诏宰相授敕。承璀果无功还，加开府仪同三司。绛奏：“承璀丧师，当抵罪，今宠以崇秩，后有奔军之将，蹈利干赏，陛下何以处之？”又数论宦官横肆，方镇进献等事。自知言切，且斥去，悉取内署所上疏稿焚之，以俟命。帝果怒，绛谢曰：“陛下怜臣愚，处之腹心之地，而惜身不言，乃臣负陛下；若上犯圣颜，旁忤贵幸，因而获罪，乃陛下负臣。”于是帝动容曰：“卿告朕以人所难言者，疾风知劲草，卿当之矣。”遂繇司勋郎中进中书舍人。翌日，赐金紫，

亲择良笏与之，且曰：“异时膺顾托南面，当如此。”绛顿首。

乌重胤缚卢从史，而承璀牒署昭义留后，绛曰：“泽潞据山东要害，磁、邢、洛跨两河间，可制其合从。今孽竖就禽，方收威柄，遽以偏将莅本军，纲纪大紊矣。河南、北诸镇，谓陛下陷以官爵，使逐其帅，其肯默然哉？宜以孟元阳为泽潞，而以重胤节度三城，两河诸侯闻之，必欣然。”帝从之。

张茂昭举族入觐，绛上言：“任迪简既往代，则士之从茂昭，皆为定人，宜亟授以官，且遣使者诏其麾下皆听茂昭节度。有诏拜河中节度使。会迪简以帑廩匱竭，稍简罢士之疲老者，人情不安，迪简亦危，绛请斥禁帑绢十万以济事机。吴少诚病甚，绛建言：“淮西地不与贼接，若朝廷命帅，今乃其时，有如阻命，则决可讨矣。然镇、蔡不可并取，愿赦承宗，趣立蔡功。”时江淮大旱，帝下敕令有所蠲弛，绛言：“江淮流亡，所贷未广，而宫人猥积，有怨鬲之思，当大出之，以省经费。岭南之俗，鬻子为业，可听；非券剂取直者，如掠卖法，敕有司一切苛止。”帝皆顺纳。

后阅月不赐对，绛谓：“大臣持禄不敢谏，小臣畏罪不敢言，管仲以为害霸最甚。今臣等饱食不言，无履危之患，自为计得矣，顾圣治如何？”有诏明日对三殿。帝尝畋苑中，至蓬莱池，谓左右曰：“绛尝以谏我，今可返也。”其见礼惮如此。

帝怪前世任贤以致治，今无贤可任，何耶？对曰：“圣王选当代之人，极其才分，自可致治。岂借贤异代，治今日之人哉？天子不以己能盖人，痛折节下士，则天下贤者乃出。”帝曰：“何知其必贤而任之？”对曰：“知人诚难，尧、舜以为病。然循其名，验以事，所得十七。夫任官而辨廉，措事不阿容，无希望依违之辞，无邪媚愉悦之容，此近于贤矣。贤则当任，任则当久。贤者中立而寡助，举其类则不肖者怨，杜邪径

则怀奸者疾，一制度则贵戚毁伤，正过失则人君疏忌。夫然，用贤岂容易哉？”帝曰：“卿言得之矣。”

六年，罢学士，迁户部侍郎，判本司。帝以户部故有献，而绛独无有，何哉？答曰：“凡方镇有地则有赋，或畜用度易羨余以为献。臣乃为陛下谨出纳，乌有羨赢哉？若以为献，是徙东库物实西库，进官物结私恩。”帝瞿然悟。帝每有询访，随事补益，所言无不听，欲遂以相。而承璀宠方盛，忌其进，阴有毁短，帝乃出承璀淮南监军。翌日，拜绛中书侍郎、同中书门下平章事。封高邑男。方江淮岁俭，民荐饥，有御史使还，奏不为灾，帝以语绛，答曰：“方隅皆陛下大臣，奏孰不实？而御史苟悦陛下耳。凡君人者当任大臣，无使小臣得以间，愿出其名显责之。”李吉甫尝盛赞天子威德，帝欣然，绛独曰：“陛下自视今日何如汉文帝时？”帝曰：“朕安敢望文帝？”对曰：“是时贾谊以为措火积薪下，火未及然，因以为安，其忧如此。今法令所不及者五十余州，西戎内讷，近以泾、陇为鄙，去京师远不千里，烽燧相接也；加比水旱无年，仓廩空虚。诚陛下焦心销志求济时之略，渠便高枕而卧哉！”帝入谓左右曰：“绛言骨鲠，真宰相也。”遣使者赐醪醖酒。

魏博田季安死，子怀谏弱，军中请袭节度，吉甫议讨之，绛曰：“不然，两河所惧者，部将以兵图己也，故委诸将总兵，皆使力敌任均，以相维制，不得为变。若主帅强，则足以制其命。今怀谏乳方臭，不能事，必假权于人，权重则怨生，向之权力均者，将起事生患矣。众所归必在宽厚简易、军中素所爱者，彼得立，不倚朝廷亦不能安。惟陛下蓄威以俟之。”俄而田兴果立，以魏博听命，帝大悦。吉甫复请命中人宣慰，因刺其变，徐议所宜。绛独谓：“不如推诚抚纳，即假旄节。它日使者持三军表来，请与兴，则制在彼，不在此，可奏与特授，

安得同哉？”然帝重违吉甫，故诏张忠顺持节往，而授兴留后。绛固请曰：“如兴万有一不受命，即姑息，复如向时矣。”由是即拜兴节度使。绛复曰：“王化不及魏博久矣，一日挈六州来归，不大犒赏，人心不激。请斥禁钱百五十万缗赐其军。”有言太过者，绛曰：“假令举十五万众，期岁而得六州，计所转给三倍于费。今兴天挺忠义，首变污俗，破两河之胆，可嗇小费隳机事哉？”从之。

帝患朋党，以问绛。答曰：“自古人君最恶者朋党，小人揣知，故常借口以激怒上心。朋党者，寻之则无迹，言之则可疑。小人常以利动，不顾忠义；君子者，遇主知则进，疑则退，安其位不为它计，故常为奸人所乘。夫圣人同迹，贤者求类，是同道也，非党也。陛下奉遵尧、舜、禹、汤之德，岂谓上与数千年君为党耶？道德同耳。汉时名节骨鲠士，同心爱国，而宦官小人疾之，起党锢之狱，讫亡天下。趋利之人，常为朋比，同其私也；守正之人，常遭构毁，违其私也。小人多，谗言常胜；正人少，直道常不胜。可不戒哉！”绛居中介特，尤为左右所不悦，遂因以自明。

王播为盐铁使，而事月进。绛曰：“比禁天下正赋外不得有它献，而播妄名羨余，不出禄禀家贲，愿悉付有司。”帝曰：“善。”讫绛在位，献不入禁中。吐蕃犯泾州，掠人畜，绛因言：“滨塞虚籍多，实兵少。今京西、北神策镇军，本防盛秋，坐仰衣食，不使战。事至之日，乃先禀中尉。夫兵不内御，要须应变，失毫厘，差千里。请分隶本道，则号令齐一，前战不还踵矣。”然士卒乐两军姑息，宦者以为言，议遂寝。尝盛夏对延英，帝汗浹衣，绛欲趋出，帝曰：“朕宫中所对，惟宦官、女子，欲与卿讲天下事，乃其乐也。”

绛或无所论谏，帝辄诘所以然。又言：“公等得无有姻故

冗食者，当为惜官。”吉甫、权德舆皆称无有。绛曰：“崔祐甫为宰相，不半岁除吏八百人。德宗曰：‘多公姻故，何耶’？祐甫曰：‘所问当与不当耳，非臣亲旧，孰知其才？其不知者，安敢与官？’时以为名言。武后命官猥多，而开元中有名者皆出其选。古人言拔十得五，犹得其半。若情故自嫌，非圣主责成意。”帝曰：“诚然，在至当而已。”帝又问：“玄宗开元时致治，天宝则乱，何一君而相反耶？”绛曰：“治生于忧危，乱生于放肆。玄宗尝历试官守，知人之艰难，临御初，任用姚崇、宋璟，励精听纳，故左右前后皆正人也。洎林甫、国忠得君，专引倾邪之人，分总要剧。于是上不闻直言，嗜欲日滋，内则盗臣劝以兴利，外则武夫诱以开边，天下骚动，故禄山乘隙而奋。此皆小人启导，从逸而骄。系时主所行，无常治，亦无常乱。”帝曰：“凡人举事，病不通于理，追咎其失，古人处此有道耶？”绛曰：“事或过差，圣哲所不免。天子有谏臣，所以救过。上下同体，犹手足之于心膂，交相为用。但矜能护失，常情所蔽，圣人改过不吝，愿陛下以此处之。”

教坊使称密诏阅良家子及别宅妇人内禁中，京师嚣然。绛将入言于帝，吉甫曰：“此谏官所论列。”绛曰：“公尝病谏官论事，此难言者，欲移之耶？”吉甫乃欲讽诏使止之，绛以吉甫畏不敢谏，遂独上疏。帝曰：“朕以丹王等无侍者，比命访闾里，以赏致之，彼不谕朕意，故至哗扰。”乃悉归所取。

以足疾求免，罢为礼部尚书。帝乃召承璀于淮南。绛虽去位，犹怀不能已，因上言：“北虏方强，其忧有五。彼蔑信重利，岁入马求直，今则置不取，当贮他谋，一也。屯土不足，斥候不明，城无完堞，非可应卒，二也。今之营筑，不询众谋，远规塞外，城非要地，虏一入寇，应援艰阻，三也。比年通好，往来窥觐，河山兵甲，悉知之矣，若寇掠驱胁，援兵非十日不

至，既至虜去，兵罢复来，四也。北狄、西戎久为仇敌，今回鹑思叛，脱相连约，数道并进，何以遏之？五也。”

十年，出为华州刺史。承璀田多在部中，主奴扰民，绛捕系之。会遣五坊使，帝戒曰：“至华宜自戢；绛，大臣，有奏即行法矣。”州有捕鹑户，岁责贡限，绛以为言，并劝止畋猎，有诏泽潞、太原、天威府并罢之。入为兵部尚书，母丧免。还授河中观察使。河中故节制，而皇甫镈恶绛，故薄其恩，议者不直。镈得罪，复以兵部召。迁御史大夫。穆宗数游畋，绛率其属叩延英切谏，不纳。以疾辞，还兵部尚书，历东都留守，徙东川节度使，复为留守。宝历初，拜尚书左仆射。绛伟仪质，以直道进退，望冠一时，贤不肖太分，屡为谗邪所中。御史中丞王璠遇绛于道，不之避。绛引故事论列，宰相李逢吉右璠，下迁绛太子少师，分司东都。

文宗立，召为太常卿，以检校司空为山南西道节度使，累封赵郡公。四年，南蛮寇蜀道，诏绛募兵千人往赴，不半道，蛮已去，兵还。监军使杨叔元者，素疾绛，遣人迎说军曰：“将收募直而还为民。”士皆怒，乃噪而入，劫库兵。绛方宴，不设备，遂握节登陴。或言绝城可以免，绛不从。牙将王景延力战歿，绛遂遇害，年六十七。幕府赵存约、薛齐皆死。事闻，谏官崔戎等列绛冤，册赠司徒，谥曰贞，赠礼甚厚。景延亦赠官，禄一子。大中初，诏史官差第元和将相，图形凌烟阁，绛在焉，独留中。绛所论事万余言，其甥夏侯孜以授蒋偕，次为七篇。

子璋，字重礼。大中初擢进士第，辟卢钧太原幕府。迁监察御史，奏太庙祫享复用宰相摄事。进起居郎。旧制，设次郊丘，太仆盘车载乐，召群臣临观，璋奏罢之。咸通中，累官尚书右丞、湖南宣歙观察使。

宋申锡，字庆臣，史失其何所人。少而孤，擢进士第，累辟节度府，后频迁起居舍人，以礼部员外郎为翰林学士。敬宗时，拜侍讲学士。长庆、宝历间，风俗器薄，驱煽朋党，申锡素孤直少与，及进用，议者谓可以激浮竞。

文宗即位，再转中书舍人，复为翰林学士。帝恶宦官权宠震主，再致宫禁之变，而王守澄典禁兵，偃蹇放肆，欲弑以除本根，思可与决大议者。察申锡忠厚，因召对，俾与朝臣谋去守澄等，且倚以执政，申锡顿首谢。未几拜尚书右丞，逾月进同中书门下平章事。乃除王璠京兆尹，密谕帝旨。璠漏言，而守澄党郑注得其谋。太和五年，遣军候豆卢著诬告申锡与漳王谋反，守澄持奏浴堂，将遣骑二百屠申锡家，宦官马存亮争曰：“谋反者独申锡耳，当召南司会议，不然，京师跂足乱矣。”守澄不能对。时二月晦，群司皆休，中人驰召宰相，马奔乏死于道，易所乘以复命。申锡与牛僧孺、路隋、李宗闵至中书，中人唱曰：“所召无宋申锡。”申锡始知得罪，望延英门，以笏叩额还第。僧孺等见上出著告牒，皆骇愕不知所对。守澄捕申锡亲吏张全真、家人买子缘信及十六宅典史，胁成其罪。帝乃罢申锡为太子右庶子，召三省官、御史中丞、大理卿、京兆尹会中书集贤院杂验申锡反状。京师哗言相惊，久乃定。

翌日，延英召宰相群官悉入，初议抵申锡死，仆射窦易直率然对曰：“人臣无将，将而必诛。”闻者不然。于是左散骑常侍崔玄亮、给事中李固言、谏议大夫王质、补阙卢钧、舒元褒、罗泰、蒋系、裴休、窦宗直、韦温，拾遗李群、韦端符、丁居晦、袁都等伏殿陛，请以狱付外。帝震怒，叱曰：“吾与公卿议矣，卿属第出！”玄亮、固言执据愈切，涕泣恳到，繇是议贷申锡于岭表。京兆尹崔瑄、大理卿王正雅苦请出著与申锡劾正情状，帝悟，乃贬申锡开州司马，从而流死者数十百人，

天下以为冤。擢豆卢著兼殿中侍御史。

初，申锡既归，易素服俟命外舍，其妻责谓曰：“公何负天子，乃反乎？”申锡曰：“吾起孤生，位宰相，蒙国厚恩，不能鉏奸乱，反为所陷，我岂反者乎？”初，申锡以清节进，疾要位者纳赇饷，败风俗，故自为近臣，凡四方贿谢一不受。既被罪，有司验劾，悉得所还问遗书，朝野为咨闵。然在宰府无它谋略。七年，感愤卒，有诏归葬。

开成元年，李石因延英召对，从容言曰：“陛下之政，皆承天心，惟申锡之枉，久未原雪。”帝惭曰：“我当时亦悟其失，而诈忠者迫我以社稷计故耳。使逢汉昭、宣时，当不坐此。”因追复右丞、同中书门下平章事，赠兵部尚书，录其子慎微为城固尉。会昌二年，赐谥曰贞。

赞曰：镒、元衡暴忠王室，绛巨德大臣，皆为贼奸所乘，不歿元身，盖福善祸淫之训有时而挠。虽然，贤者于忠谊，宁以一不幸，遽使慊然于其心哉！要躬可殒，而名与岱、崧等矣。公辅隙开，而犹纳说焉。申锡谋小任大，颠沛从之，惜乎！

卷第一百四十四 列传第七十八

段颜

段秀实，字成公，本姑臧人。曾祖师濬，仕为陇州刺史，留不归，更为汧阳人。秀实六岁，母疾病，不勺饮至七日，病间乃肯食，时号“孝童”。及长，沈厚能断，慨然有济世意。举明经，其友易之，秀实曰：“搜章摘句，不足以立功。”乃弃去。

天宝四载，从安西节度使马灵警讨护密有功，授安西府别将。灵警罢，又事高仙芝。仙芝讨大食，围怛逻斯城。会虜救至，仙芝兵却，士相失。秀实夜闻副将李嗣业声，识之，因责曰：“惮敌而奔，非勇也；免己陷众，非仁也。”嗣业惭，乃与秀实收散卒，复成军，还安西，请秀实为判官。迁陇州大推府果毅。后从封常清讨大勃律，次贺萨劳城，与虜战，胜之。常清逐北，秀实曰：“贼出羸师，饵我也，请大索。”悉得其廋伏，虜师啣。改绥德府折冲都尉。

肃宗在灵武，诏嗣业以安西兵五千走行在。节度使梁宰欲逗留观变，嗣业阴然可。秀实责谓曰：“天子方急，臣下乃欲晏然，公常自称大丈夫，今诚儿女耳。”嗣业因固请宰，遂东师，以秀实为副。嗣业为节度使，而秀实方居父丧，表起为义王友，充节度判官。安庆绪奔鄴，嗣业与诸将围之，以辎重委河内，署秀实兼怀州长史，知州事，兼留后。时师老财乏，秀实督馈系道，募士市马以助军。诸军战愁思冈，嗣业中流矢卒，

众推荔非元礼代将其军。秀实闻之，即遗白孝德书，使发卒护丧送河内，亲与将吏迎诸境，倾私财葬之。元礼高其义，奏擢试光禄少卿。俄而元礼为麾下所杀，将佐多死，惟秀实以恩信为士卒所服，皆罗拜不敢害，更推白孝德为节度使。秀实凡佐三府，益知名。

时吐蕃袭京师，代宗幸陕，劝孝德即日鼓行入援。孝德徙邠宁，署支度营田副使。于是邠宁乏食，乃请屯奉天，仰给畿内。时公廩竭，县吏不知所出，皆逃去，军辄散剽，孝德不能制。秀实曰：“使我为军候，岂至是邪？”司马王稷言之，遂知奉天行营事。号令严壹，军中畏戢。兵还，孝德荐为泾州刺史，封张掖郡王。

时郭子仪为副元帅，居蒲，子晞以检校尚书领行营节度使，屯邠州。士放纵不法，邠人之嗜恶者，纳贿窜名伍中，因肆志，吏不得问。白昼群行丐馔于市，有不赚，辄击伤市人，椎釜鬲甕盎盈道，至撞害孕妇。孝德不敢劾，秀实自州以状白府，愿计事，至则曰：“天子以生人付公治，公见人被暴害，恬然，且大乱，若何？”孝德曰：“愿奉教。”因请曰：“秀实不忍人无寇暴死，乱天子边事。公诚以为都虞候，能为公已乱。”孝德即檄署付军。俄而晞士十七人入市取酒，刺酒翁，坏酿器，秀实列卒取之，断首置槩上，植市门外。一营大噪，尽甲，孝德恐，召秀实曰：“奈何？”秀实曰：“请辞于军。”乃解佩刀，选老鏑一人持马，至晞门下。甲者出，秀实笑且入，曰：“杀一老卒，何甲也！吾戴头来矣。”甲为愕眙。因晓之曰：“尚书固负若属邪，副元帅固负若属邪？奈何欲以乱败郭氏！”晞出，秀实曰：“副元帅功塞天地，当务始终。今尚书恣卒为暴，使乱天子边，欲谁归罪？罪且及副元帅。今邠恶子弟以货窜名军籍中，杀害人，藉藉如是，几日不大乱？乱由尚书出。

人皆曰：尚书以副元帅故不戢士。然则郭氏功名，其与存者有几！”晞再拜曰：“公幸教，晞愿奉军以从。”即叱左右皆解甲，令曰：“敢喧者死！”秀实曰：“吾未晡食，请设具。”已食，曰：“吾疾作，愿宿门下。”遂卧军中。晞大骇，戒候卒击柝卫之。旦，与俱至孝德所，谢不能。邠由是安。

初，秀实为营田官。泾大将焦令谌取人田自占，给与农，约熟归其半。是岁大旱，农告无入，令谌曰：“我知入，不知旱也。”责之急，农无以偿，往诉秀实。秀实署牒免之，因使人逊谕令谌。令谌怒，召农责曰：“我畏段秀实邪？”以牒置背上，大杖击二十，舆致廷中。秀实泣曰：“乃我困汝。”即自裂裳裹疮注药，卖己马以代偿。淮西将尹少荣颇刚鲠，入骂令谌曰：“汝诚人乎！泾州野如赭，人饥死，而尔必得谷，击无罪者。段公，仁信大人，惟一马，卖而市谷入汝，汝取之不耻？凡为人傲天灾、犯大人、击无罪者，尚不愧奴隶邪！”令谌闻，大愧流汗，曰：“吾终不可以见段公。”一夕，自恨死。

马璘代孝德，每所咨逮。璘处决不当，固争之，不从不止。始，璘城泾州，秀实为留后，以劳加御史中丞。大历三年，遂徙泾州。是军自四镇、北庭赴难，征伐数有功，既骤徙，相与出怨言。别将王童之谋作乱，约曰：“闻警鼓而纵。”秀实知之，召鼓人，阳怒失节，戒曰：“每筹尽当报。”因延数刻，尽四鼓而曙。明日，复有告者曰：“夜焚稿积，约救火则乱。”秀实严警备。夜中果火发，令军中曰：“敢救者斩！”童之居外，请入，不许。明日，捕之，并其党八人斩以徇，曰：“后徙者族！”军遂迁泾州。于时，食无久储，郭无居人，朝廷患之，诏璘领郑、颖二州以佐军，命秀实为留后。军不乏资，二州以治。璘嘉其绩，奏为行军司马，兼都知兵马使。

吐蕃寇边，战盐仓，师不利。璘为虜隔，未能还，都将引

溃兵先入，秀实让曰：“兵法：失将，麾下斩。公等忘死，而欲安其家邪！”乃悉城中士，使锐将统之，依东原列奇兵，示贼将战。虜望之，不敢逼。俄而璘得归。

久之，璘有疾，请秀实摄节度副使。秀实按甲备变，璘卒，命愿将马頔主丧，李汉惠主宾客，家人位于堂，宗族位于廷，宾将位于牙内，尉吏士卒位于营次，非其亲，不得居丧侧。朝夕临，三日止。有族谈离立者，皆捕囚之。都虞候史廷幹、裨将崔珍、张景华欲谋乱，秀实送廷幹京师，徙珍、景华于外，一军遂安。

即拜四镇北庭行军、泾原郑颖节度使。数年，吐蕃不敢犯塞。又按格令，官使二料取其一，非公会不举乐饮酒；室无妓媵，无赢财；宾佐至，议军政，不及私。十三年来朝，对蓬莱殿，代宗问所以安边者，画地以对，件别条陈。帝悦，慰赉良渥，又赐第一区，实封百户。还之镇。德宗立，加检校礼部尚书。建中初，宰相杨炎追元载议，欲城原州，诏中使问状，秀实言：“方春不可兴土功，请须农隙。”炎谓沮己，遂召为司农卿。

硃泚反，以秀实失兵，必恨愤，且素有人望，使骑往迎。秀实与子弟诀而入，泚喜曰：“公来，吾事成矣。”秀实曰：“将士东征，宴赐不丰，有司过耳，人主何与知？公本以忠义闻天下，今变起仓卒，当谕众以祸福，扫清宫室，迎乘舆，公之职也。”泚默然。秀实知不可，乃阳与合，阴结将军刘海宾、姚令言、都虞候何明礼，欲图泚。三人者，皆秀实素所厚。会源休教泚伪迎天子，遣将韩旻领锐师三千疾驰奉天。秀实以为宗社之危不容喘，乃遣人谕大吏岐灵岳窃取令言印，不获，乃倒用司农印追其兵。旻至骆驿，得符还。秀实谓海宾曰：“旻之来，吾等无遗类。我当直搏杀贼，不然则死。”乃约事急为

继，而令明礼应于外。翌日，泚召秀实计事，源休、姚令言、李忠臣、李子平皆在坐。秀实戎服与休并语，至僭位，勃然起，执休腕，夺其象笏，奋而前，唾泚面大骂曰：“狂贼！可磔万段，我岂从汝反邪！”遂击之。泚举臂捍笏，中颞，流血巖面，匍匐走。贼众未敢动，而海宾等无至者。秀实大呼曰：“我不同反，胡不杀我！”遂遇害，年六十五。海宾、明礼、灵岳等皆继为贼害。帝在奉天，恨用秀实不极才，垂涕悔悵。

初，秀实自泾州被召，戒其家曰：“若过岐，殊泚必致赠遗，慎毋纳。”至岐，泚固致大绫三百，家人拒，不遂。至都，秀实怒曰：“吾终不以污吾第。”以置司农治堂之梁间。吏后以告泚，泚取视，其封帕完新。

秀实尝以禁兵寡弱，不足备非常，言于帝曰：“古者天子曰万乘，诸侯曰千乘，大夫曰百乘，盖以大制小，以十制一。今外有不廷之虏，内有梗命之臣，而禁兵寡少，卒有患难，何以待之？且猛虎所以百兽畏者，为爪牙也；若去之，则犬彘马牛，皆能为敌。”帝不用。及泾卒乱，召神策六军，无一人至者，世多其谋。

兴元元年，诏赠太尉，谥曰忠烈。赐封户五百，庄、第各一区；长子三品，诸子五品，并正员官。帝还都，又诏致祭，旌其门闾，亲铭其碑云。太和中，子伯伦始立庙，有诏给卤簿，赐度支绫绢五百，以少牢致祭。

伯伦累官福建观察使，终太仆卿。时宰相李石请文宗加赠，郑覃曰：“自古杀身利社稷，未有如秀实者。”帝恻然，为罢朝，可其请。

孙嶷、文楚、珂知名。

嶷自郑滑节度使入为右金吾卫大将军，封西平郡公。甘露之变，嶷当诛，裴度奏忠臣后，宜免死，贬循州司马。

文楚，咸通末为云州防御使。时李国昌镇振武，国昌子克用欲得云中，引兵攻之，杀于斗鸡台下，沙陀之乱自此始。

珂，僖宗时居颍州。黄巢围颍，刺史欲以城降，珂募少年拒战，众裹粮请从，贼遂溃，拜州司马。

刘海宾者，彭城人，以义侠闻。为泾原兵马将，与秀实友善。累战功，兼御史中丞。刘文喜据泾州叛，海宾与其子光国给以奏请。及入对，因言奸慝可诛状。既还，光国手斩文喜献阙下，拜左骁卫大将军，封五原郡王；海宾乐平郡王，赠太子太保，实封百户。

颜真卿，字清臣，秘书监师古五世从孙。少孤，母殷躬加训导。既长，博学工辞章，事亲孝。

开元中，举进士，又擢制科。调醴泉尉。再迁监察御史，使河、陇。时五原有冤狱久不决，天且旱，真卿辨狱而雨，郡人呼“御史雨”。复使河东，劾奏朔方令郑延祚母死不葬三十年，有诏终身不齿，闻者耸然。迁殿中侍御史。时御史吉温以私怨构中丞宋浑，谪贺州，真卿曰：“奈何以一时忿，欲危宋璟后乎？”宰相杨国忠恶之，讽中丞蒋冽奏为东都采访判官，再转武部员外郎。国忠终欲去之，乃出为平原太守。

安禄山逆状牙孽，真卿度必反，阳托霖雨，增陴浚隍，料才壮，储廩。日与宾客泛舟饮酒，以纾禄山之疑。果以为书生，不虞也。禄山反，河朔尽陷，独平原城守具备，使司兵参军李平驰奏。玄宗始闻乱，叹曰：“河北二十四郡，无一忠臣邪？”及平至，帝大喜，谓左右曰：“朕不识真卿何如人，所为乃若此！”

时平原有静塞兵三千，乃益募士，得万人，遣录事参军李择交统之，以刁万岁、和琳、徐浩、马相如、高抗朗等为将，分总部伍。大飨土城西门，慷慨泣下，众感励。饶阳太守卢全

诚、济南太守李随、清河长史王怀忠、景城司马李韦、鄴郡太守王焘各以众归，有诏北海太守贺兰进明率精锐五千济河为助。贼破东都，遣段子光传李愷、卢奕、蒋清首徇河北，真卿畏众惧，给诸将曰：“吾素识卜登等，其首皆非是。”乃斩段子光，藏三首。它日，结刍续体，斂而祭，为位哭之。

是时，从父兄杲卿为常山太守，斩贼将李钦凑等，清土门。十七郡同日自归，推真卿为盟主，兵二十万，绝燕、赵。诏即拜户部侍郎，佐李光弼讨贼。真卿以李暉自副，而用李铣、贾载、沈震为判官。俄加河北招讨采访使。

清河太守使郡人李崱来乞师，崱曰：“闻公首奋裾唱大顺，河朔恃公为金城。清河，西邻也，有江淮租布备北军，号‘天下北库’。计其积，足以三平原之有，士卒可以二平原之众。公因而抚有，以为腹心，它城运之如臂之指耳。”真卿为出兵六千，谓曰：“吾兵已出，子将何以教我？”崱曰：“朝家使程千里统众十万，自太行而东，将出郭口，限贼不得前。公若先伐魏郡，斩贼守袁知泰，以劲兵披郭口，出官师使讨鄴、幽陵，平原、清河合十万众徇洛阳，分犀锐制其冲。公坚壁勿与战，不数十日，贼必溃，相图死。”真卿然之。乃檄清河等郡，遣大将李择交、副将范冬馥、和琳、徐浩与清河、博平士五千屯堂邑。袁知泰遣将白嗣深、乙舒蒙等兵二万拒战，贼败，斩首万级，知泰走汲郡。

史思明围饶阳，遣游奕兵绝平原救军，真卿惧不敌，以书招贺兰进明，以河北招讨使让之。进明败于信都。会平卢将刘正臣以渔阳归，真卿欲坚其意，遣贾载越海遗军资十余万，以子颇为质。颇甫十岁，军中固请留之，不从。

肃宗已即位灵武，真卿数遣使以蜡丸裹书陈事。拜工部尚书兼御史大夫，复为河北招讨使。时军费困竭，李崱劝真卿收

景城盐，使诸郡相输，用度遂不乏。第五琦方参进明军，后得其法以行，军用饶雄。

禄山乘虚遣思明、尹子奇急攻河北，诸郡复陷，独平原、博平、清河固守。然人心危，不复振。真卿谋于众曰：“贼锐甚，不可抗。若委命辱国，非计也。不如径赴行在，朝廷若诛败军罪，吾死不恨。”至德元载十月，弃郡度河，间关至凤翔谒帝，诏授宪部尚书，迁御史大夫。

方朝廷草昧不暇给，而真卿绳治如平日。武部侍郎崔漪、谏议大夫李何忌皆被劾斥降。广平王总兵二十万平长安，辞日，当阙不敢乘，趋出 桓乃乘。王府都虞候管崇嗣先王而骑，真卿劾之。帝还奏，慰答曰：“朕子每出，谆谆教戒，故不敢失。崇嗣老而鏖，卿姑容之。”百官肃然。两京复，帝遗左司郎中李选告宗庙，祝署“嗣皇帝”，真卿谓礼仪使崔器曰：“上皇在蜀，可乎？”器遽奏改之，帝以为达识。又建言：“《春秋》，新宫灾，鲁成公三日哭。今太庙为贼毁，请筑坛于野，皇帝东向哭，然后遣使。”不从。宰相厌其言，出为冯翊太守。转蒲州刺史，封丹阳县子。为御史唐旻诬劾，贬饶州刺史。

乾元二年，拜浙西节度使。刘展将反，真卿豫饬战备，都统李岷以为生事，非短真卿，因召为刑部侍郎。展卒举兵度淮，而岷奔江西。

李辅国迁上皇西宫，真卿率百官问起居，辅国恶之，贬蓬州长史。代宗立，起为利州刺史，不拜，再迁吏部侍郎。除荆南节度使，未行，改尚书右丞。

帝自陕还，真卿请先谒陵庙而即宫，宰相元载以为迂，真卿怒曰：“用舍在公，言者何罪？然朝廷事岂堪公再破坏邪！”载衔之。俄以检校刑部尚书为朔方行营宣慰使，未行，留知省事，更封鲁郡公。时载多引私党，畏群臣论奏，乃给帝曰：

“群臣奏事，多挟谗毁。请每论事，皆先白长官，长官以白宰相，宰相详可否以闻。”真卿上疏曰：

诸司长官者，达官也，皆得专达于天子。郎官、御史，陛下腹心耳目之臣也，故出使天下，事无细大得失，皆俾访察，还以闻。此古明四目、达四聪也。今陛下欲自屏耳目，使不聪明，则天下何望焉？《诗》曰：“营营青蝇，止于棘；谗言罔极，交乱四国。”以其能变白为黑，变黑为白也。诗人疾之，故曰：“取彼谗人，投畀豺虎；豺虎不食，投畀有北。”昔夏之伯明、楚之无极、汉之江充，皆谗人也，陛下恶之，宜矣。胡不回神省察？其言虚诬，则谗人也，宜诛殛之；其言不诬，则正人也，宜奖励之。舍此不为，使众人谓陛下不能省察而倦听览，以是为辞，臣窃惜之。

昔太宗勤劳庶政，其《司门式》曰：“无门籍者有急奏，令监司与仗家引对，不得关碍。”防拥蔽也。置立仗马二，须乘者听。此其平治天下也。天宝后，李林甫得君，群臣不先咨宰相辄奏事者，托以他故中伤之，犹不敢明约百司，使先关白。时阉人袁思艺日宣诏至中书，天子动静必告林甫，林甫得以先意奏请，帝惊喜若神，故权宠日甚，道路以目。上意不下宣，下情不上达，此权臣蔽主，不遵太宗之法也。陵夷至于今，天下之敝皆萃陛下，其所从来渐矣。自艰难之初，百姓尚未凋竭，太平之治犹可致，而李辅国当权，宰相用事，递为姑息。开三司，诛反侧，使余贼溃将北走党项，哀啸不逞，更相惊恐，思明危惧，相挺而反，东都陷没，先帝由是忧勤损寿。臣每思之，痛贯心骨。

今天下疮痍未平，干戈日滋，陛下岂得不博闻说言以广视听，而塞绝忠谏乎？陛下在陕时，奏事者不限贵贱，群臣以为太宗之治可跂而待。且君子难进易退，朝廷开不讳之路，犹恐

不言，况怀厌怠。令宰相宣进止，御史台作条目，不得直进，从此人不奏事矣。陛下闻见，止于数人耳目。天下之士，方钳口结舌，陛下便谓无事可论，岂知惧而不敢进，即林甫、国忠复起矣。臣谓今日之事，旷古未有，虽林甫、国忠犹不敢公为之。陛下不早觉悟，渐成孤立，后悔无及矣。

于是中人等腾布中外。后摄事太庙，言祭器不饬，载以为诽谤，贬峡州别驾。改吉州司马，迁抚、湖二州刺史。载诛，杨綰荐之，擢刑部尚书，进吏部。帝崩，以为礼仪使。因奏列圣谥繁，请从初议为定，袁倬固排之，罢不报。时丧乱后，典法湮放，真卿虽博识今古，屡建议釐正，为权臣沮抑，多中格云。

杨炎当国，以直不容，换太子少师，然犹领使。及卢杞，益不喜，改太子太师，并使罢之，数遣人问方镇所便，将出之。真卿往见杞，辞曰：“先中丞传首平原，面流血，吾不敢以衣拭，亲舌舐之，公忍不见容乎！”杞矍然下拜，而衔恨切骨。

李希烈陷汝州，杞乃建遣真卿：“四方所信，若往谕之，可不劳师而定。”诏可，公卿皆失色。李勉以为失一元老，貽朝廷羞，密表固留。至河南，河南尹郑叔则以希烈反状明，劝不行，答曰：“君命可避乎？”既见希烈，宣诏旨，希烈养子千余拔刃争进，诸将皆慢骂，将食之，真卿色不变。希烈以身捍，麾其众退，乃就馆。逼使上疏雪己，真卿不从。乃诈遣真卿兄子岷与从吏数辈继请，德宗不报。真卿每与诸子书，但戒严奉家庙，恤诸孤，讫无它语。希烈遣李元平说之，真卿叱曰：“尔受国委任，不能致命，顾吾无兵戮汝，尚说我邪？”希烈大会其党，召真卿，使倡优斥侮朝廷。真卿怒曰：“公，人臣，奈何如是？”拂衣去。希烈大惭。时硃滔、王武俊、田悦、李纳使者皆在坐，谓希烈曰：“闻太师名德久矣，公欲建大号而

太师至，求宰相孰先太师者？”真卿叱曰：“若等闻颜常山否？吾兄也。禄山反，首举义师，后虽被执，诟贼不绝于口。吾年且八十，官太师，吾守吾节，死而后已，岂受若等胁邪！”诸贼失色。

希烈乃拘真卿，守以甲士，掘方丈坎于廷，传将坑之，真卿见希烈曰：“死生分矣，何多为！”张伯仪败，希烈令赍旌节首级示真卿，真卿恸哭投地。会其党周曾、康秀林等谋袭希烈，奉真卿为帅。事泄，曾死，乃拘送真卿蔡州。真卿度必死，乃作遗表、墓志、祭文，指寝室西壁下曰：“此吾殡所也。”希烈僭称帝，使问仪式，对曰：“老夫耄矣，曾掌国礼，所记诸侯朝觐耳！”

兴元后，王师复振，贼虑变，遣将辛景臻、安华至其所，积薪于廷曰：“不能屈节，当焚死。”真卿起赴火，景臻等遽止之。希烈弟希倩坐殊泚诛，希烈因发怒，使阉奴等害真卿，曰：“有诏。”真卿再拜。奴曰：“宜赐卿死。”曰：“老臣无状，罪当死，然使人何日长安来？”奴曰：“从大梁来。”骂曰：“乃逆贼耳，何诏云！”遂缢杀之，年七十六。嗣曹王皋闻之，泣下，三军皆恸，因表其大节。淮、蔡平，子颀、硕护丧还，帝废朝五日，赠司徒，谥文忠，赙布帛米粟加等。

真卿立朝正色，刚而有礼，非公言直道，不萌于心。天下不以姓名称，而独曰鲁公。如李正己、田神功、董秦、侯希逸、王玄志等，皆真卿始招起之，后皆有功。善正、草书，笔力遒婉，世宝传之。贞元六年，敕书授颀五品正员官。开成初，又以曾孙弘式为同州参军。

赞曰：唐人柳宗元称：“世言段太尉，大抵以为武人，一时奋不虑死以取名，非也。太尉为人恂恂，常低首拱手行步，言气卑弱，未尝以色待物；人视之，儒者也。遇不可，必达其

志，决非偶然者。”宗元不妄许人，谅其然邪，非孔子所谓仁者必有勇乎？当禄山反，哮噬无前，鲁公独以乌合婴其锋，功虽不成，其志有足称者。晚节偃蹇，为奸臣所挤，见殒贼手。毅然之气，折而不沮，可谓忠矣。详观二子行事，当时亦不能尽信于君，及临大节，蹈之无贰色，何耶？彼忠臣谊士，宁以未见信望于人，要返诸己得其正，而后慊于中而行之也。呜呼，虽千五百岁，其英烈言言，如严霜烈日，可畏而仰哉！

卷第一百四十五 列传第七十九

李晟

李晟，字良器，洮州临潭人。世以武力仕，然位不过裨将。晟幼孤，奉母孝。身長六尺。年十八，往事河西王忠嗣，从击吐蕃。悍酋乘城，杀伤士甚众，忠嗣怒，募射者，晟挟一矢殪之，三军欢奋。忠嗣抚其背曰：“万人敌也。”凤翔节度使高升召署列将，击叠州叛羌于高当川，又击连狂羌于罕山，破之。累迁左羽林大将军。广德初，击党项有功，授特进，试太常卿。

大历初，李抱玉署晟右军将。吐蕃寇灵州，抱玉授以兵五千击之，辞曰：“以众则不足，以谋则多。”乃请千人。由大震关趋临洮，屠定秦堡，执其帅慕容谷钟，虜乃解灵州去。迁开府仪同三司，以右金吾卫大将军为泾原、四镇、北庭兵马使。马璘与吐蕃战盐仓，败绩；晟率游兵拔璘以归，封合川郡王。璘内忌晟威略，归之朝，为右神策都将。德宗始立，吐蕃寇剑南，方崔宁未还，蜀土大震，诏晟将神策兵救之。逾漏天，拔飞越等三城，绝大渡，斩虜千级，虜遁去。

建中二年，魏博田悦反，晟为神策先锋，与河东马燧、昭义李抱真合兵攻之。斩杨朝光，晟乘冰度洛水，破悦；又战洹水，悦大败，遂进攻魏。加检校左散骑常侍，兼魏府左司马。硃滔、王武俊围康日知于赵州也，抱真分兵二千戍邢，燧怒，欲班师。晟曰：“奉诏东讨者，吾三帅也。邢、赵比壤，今贼

以兵加赵，是邢有昼夜忧，李公分众守之，不为过，公奈何遽引去！”燧悟，释然，即造抱真垒，与交欢。晟建言：“以兵趋定州，与张孝忠合，以图范阳，则武俊等当舍赵。”帝壮之，授御史大夫，又俾神策三将军莫仁擢等隶之。晟自魏引而北，武俊果解去。晟留赵三日，与孝忠连兵，北略恒州。围硃滔将郑景济于清苑，决水灌之。悦、武俊引兵战白楼，孝忠兵笮，晟引步骑击破之，清苑益急。滔、武俊大惧，悉起兵来救，围晟军。晟内攻景济而外抗滔等，自正月至五月不解。会晟疾甚，不能兴，军中共计引还定州，而贼犹不敢逼。

疾间，将复进，会帝出奉天，有诏召晟即日治严。而孝忠以军介二盗间，倚晟为重，数止晟无西。晟语众曰：“天子播越，人臣当百舍一息。义武欲止吾，吾当以子为质。”乃以凭约昏，并遗良马。孝忠有亲将谒晟，晟解玉带遗之，使喻孝忠。乃得逾飞狐，次代州，诏迎拜神策行营节度使。进临渭北，壁东渭桥，所过樵苏无犯。时刘德信自扈涧败归，亦次渭南，军器无制。德信入谒晟，晟责所以败，斩之，以数骑入壁劳其军，无敢动。晟已并兵，则军益振。

于是朔方李怀光方军咸阳，不欲晟当一面，请与晟合。有诏徙屯，乃引趋陈涛斜，与怀光联垒。晟每与贼战，必锦裘绣帽自表，指顾阵前。怀光望见，恶之，戒曰：“将务持重，岂宜自表褻，为贼饵哉！”晟曰：“昔在泾原，士颇相畏伏，欲令见之，夺其心尔。”怀光不悦，迁延有异志。晟使间说怀光曰：“贼据京邑，天子暴露于外，公宜速进兵。虽晟不肖，愿为公先驱，死且不悔。”怀光不纳。每兵至都城下，而怀光军多卤掠，晟军整戢。怀光使分所获遗之，又辞不敢受。怀光谋沮挠其军，即奏言：“神策兵给赐比方镇独厚，今桀逆未平，军不可以异。且众以为言，臣无以解。惟陛下裁处。”怀光欲

晟自削其军，则士怨易挠。帝议诸军与神策等，力且不贍，遣翰林学士陆贄临诏怀光，令与晟计所宜者。怀光曰：“禀赐不均，军何以战！”贄数顾晟，晟曰：“公，元帅，军政得专之。晟将一军，唯所命，其增损费调，敢不听？”怀光默然计塞，顾刻削禀赐事出己，乃止。

怀光屯咸阳凡八旬，帝数促战，以伺隙为言，卒不出兵，阴通硃泚，反迹浸露。晟惧为所并，上言：“当先变制备，请假裨佐赵光铤、唐良臣、张彧为洋、利、剑三州刺史，各勒兵以通蜀、汉衿喉。”未报。会吐蕃欲佐硃泚，帝议幸咸阳督战，怀光大骇，疑帝夺其军，图反益急。晟与李建徽、阳惠元皆联屯，适有使者到晟军，晟乃令曰：“有诏徙屯。”即结阵趋东渭桥。后数日，怀光并建徽、惠元兵，惠元死之。

是日，帝进狩梁州，骆谷道隘，储供不豫，从官乏食，帝叹曰：“早用晟言，三蜀之利，可坐有也。”顾浑瑊曰：“渭桥在贼腹中，兵孤绝，晟能办胜邪？”瑊曰：“晟秉义挺忠，幸然不可夺。臣策之，必破贼。”帝乃安。自行在遣晟将张少弘口诏进晟尚书左仆射、同中书门下平章事。晟受命，拜且泣曰：“京师天下本，若皆执羁勒，谁将复之！”乃缮甲兵，治陴隍，以图收复。

是时，晟提孤军横当寇锋，恐二盗合以轧之，则卑词厚币，伪致诚于怀光者。时赦屠单叟，乃使张彧假京兆少尹，多署吏，调畿内赋，不淹旬，刍米告具。乃陈兵下令曰：“国家多难，乘舆播迁，见危死节，自吾之分。公等此时不诛元凶，取富贵，非豪英也。渭桥断贼首尾，吾欲与公戮力一心，建不世之功，可乎？”士皆雪泣曰：“惟公命。”于是骆元光以华州之众守潼关，尚可孤以神策兵保七盘，皆受晟节度；戴休颜举奉天，韩游瑰悉邠宁军从晟。怀光始惧。晟乃移书显让之，使破贼自

赎。怀光不听，然其下益携落，畏为晟袭，乃奔河中。其将孟涉、段威勇以兵数千自拔归，晟皆表以要官，帝遣使者问道诏晟兼河中、晋绛慈隰节度使，又兼京畿、渭北、鄜坊、丹延节度招讨使。帝欲益西幸，晟请驻梁、汉以系天下望。又进京畿、渭北、鄜坊、商华兵马副元帅。时京兆司录参军李敬仲自贼中来，乃署节度府判官，以谏议大夫郑云逵为行军司马，擢张彧自副。

神策军及晟家皆为贼质，左右有言者，晟涕数行下，曰：“陛下安在，而欲恤家乎？”泚使晟吏王无忌媚款壁门曰：“公等家无恙。”晟怒曰：“尔乃与贼为间乎？”叱斩之。时输缣不属，盛夏，士有衣裘者，晟能与下同其苦，以忠谊感发士心，终无携怨。逻士得姚令言、崔宣谋者，晟命释缚，饭饮之，遣还，敕曰：“为我谢令言等，善为贼守，勿不忠于泚。”

乃引兵叩都门，贼不敢出，振旅而还。明日，会诸将图所向，众对先拔外城，然后清宫。晟曰：“外城有里闲之隘，若设伏格战，居人嚣溃，非计也。贼重兵精甲聚苑中，今直击之，是披其心腹，将图走不暇。”诸将曰：“善。”乃自东渭桥移壁光泰门，以薄都城，连沟栅。而贼将张庭芝、李希倩求战，晟顾曰：“贼不出，是吾忧也。今乃冒死来，天诱之矣。”勒吴诜等纵兵麇击。贼攻华师急，晟以精骑驰救，中军噪而从，大破之，乘胜入光泰门；再战，败却，僵尸相藉，余众走白华，贼大哭，终夜不息。翌日，将复战。或请待西师，晟曰：“贼既败，当乘机扑殄。苟俟西军，是容其为计，岂吾利邪？”乃悉军军光泰门，使王佖、李演将骑，史万顷将步，抵苑北。晟先夜隕苑垣为道二百步，比兵至，贼已伐木塞以拒战。晟叱诸将曰：“安得纵贼？今先斩公矣！”万顷惧，先登，拔栅以入，佖督骑继之。贼崩溃，执其将段诚谏，大兵分道进，雷噪震地。令言、庭芝、希倩等殊死斗，晟令唐良臣等步骑奔突，贼阵成

辄北，十余遇皆不胜，蹙入白华。贼伏千骑出官军背，晟以麾下百骑自驰之，左右呼曰：“相公来！”贼惊溃，禽馘略尽。泚率残卒万人西走，田子奇追之，余党悉降。

晟引军屯含元外廷，舍右金吾次，令军中曰：“五日内不得辄通家问，违者斩。”遣京兆尹李齐运部长安、万年令，分慰居人，秋毫无所扰。别将高明曜取贼妓一，司马伾取贼马二，即斩以徇。坊人之远者，宿昔乃知王师之入也。明日，孟涉屯白华，尚可孤屯望仙门，骆元光屯章敬寺，晟屯安国寺。斩贼用事者及臣贼宦竖于市，表著节不屈者，择文武摄台省官，以俟乘舆。条胁污于贼者，请以不死。

露布至梁，帝感泣，群臣上寿，且言：“晟荡夷凶慙，而市不易廛，宗庙不震，长安之人不识旗鼓，虽三代用师，不能加之。”帝曰：“天生晟，为社稷万人，岂独朕哉！”拜晟司徒，兼中书令，实封千户。晟遣大将吴诜以兵三千到宝鸡清道，自请迎扈，不许。帝至自梁，晟以戎服见三桥，帝驻马劳之。晟再拜顿首，贺克殄大盗，庙朝安复，已，即跪陈：“备爪牙臣，不能指日破贼，致乘舆再狩，乃臣不任职之咎，敢请死。”伏道左，帝为掩涕，命给事中齐映起之，使就位。有诏赐第永崇里、泾阳上田、延平门之林园、女乐一列。晟入第，京兆供帐，教坊鼓吹迎导，诏将相送之。帝纪其功，自文于碑，敕皇太子书，立于东渭桥，以示后世云。又令太子录副以赐。

始，晟屯渭桥也，荧惑守岁，久乃退，府中皆贺曰：“荧惑退，国家之利，速用兵者昌。”晟曰：“天子暴露，人臣当力死勤难，安知天道邪？”至是，乃曰：“前士大夫劝晟出兵，非敢拒也。且人可用而不可使之知也。夫惟五纬盈缩不常，晟惧复守岁，则我军不战自屈矣！”皆曰：“非所及也。”

泾州倚边，数戕其帅，晟请治不龚命者，因以训耕积粟实

塞下，羈制西戎。帝乃拜晟凤翔、陇右、泾原节度使，兼行营副元帅，徙王西平郡，实封千五百户。晟请与李楚琳俱行，亦将治杀张镒罪，帝方务安反侧，不许。晟至凤翔，乱将王斌等十余人以次伏诛。时宦者尹元贞持节到同、华，擅入河中谕慰李怀光。晟劾元贞矫使，欲洗宥元恶，请治罪。又言：“赦怀光有五不可：河中抵京师三百里，同州制其冲，兵多则示未信，少则力不足，忽惊东偏，何以待之？一也。今赦怀光，则必以晋、绛、慈、隰还之，浑瑊、康日知又且迁徙，二也。兵力未穷，忽宥反逆，四夷闻之，谓陛下兵屈而自罢耳；今回纥拒北，吐蕃梗西，希烈僭淮、蔡，若弃强示弱，以招窥觊，三也。怀光既赦，则朔方将士悉复叙勋行赏，追还缣廩；今府库空殫，物不酬满，是激其叛，四也。既解河中，诸道还屯，当有赐赉，赏典不举，怨言必起，五也。今河中米斗五百，刍稿且罄，人饿死墙壁间，其大将杀戮几尽，围之旬时，力穷且溃，愿无养腹心疾为后忧。臣请选精兵五千，约十日粮，可以破贼。”帝方以贼委马燧、浑瑊，故不许。

晟至泾而田希鉴迎谒，执之，并其党石奇等悉伏诛。表右龙武将军李观为泾原节度使。晟常曰：“河、陇之陷，非吐蕃能取之，皆将臣沓贪，暴其种落，不得耕稼，日益东徙，自弃之尔。且土无繒絮，人苦役扰，思唐之心，岂有既乎？”因悉家赀怀辑降附，得大酋浪息曩，表以王号。每虜使至，必召息曩于坐，衣大锦袍、金带，夸异之，虜皆指目歆艳。吐蕃君臣大惧，相与议。尚结赞者善计，乃曰：“唐名将特李晟与马燧、浑瑊尔，不去之，必为吾患。”即遣使委辞，因燧请和，且求盟，因盟谋执瑊以卖燧，于是结赞大兴兵逾陇、岐，无所掠，阳怒曰：“召吾来，乃不牛酒犒军。”徐引去。以是间晟。晟选兵三千，使王佖伏汧阳旁，击其中军，几获结赞。晟又遣野

诗良辅等攻摧沙堡，拔之。结赞屡乞和，会晟朝京师，奏言：“戎狄无信，不可许。”宰相韩滉与晟合，因请调军食以给西师。然天子内厌兵，疑将臣生事。亦会滉卒而张延赏当国，故与晟有隙，后虽诏讲解，而阴不与也，密言晟不可久持兵，更荐刘玄佐、李抱真经略西北，俾立功以间晟。帝惑其言。

贞元三年，帝坐宣政殿引见晟，备册礼，进拜太尉、中书令，罢其兵。诏晟乘轺谒太庙，视事尚书省，赐良马、锦彩千计。是岁，臧与吐蕃盟平凉，虏劫之，臧挺身免，诏罢燧河东，皆如结赞计云。通王府长史丁琮者，尝为延赏挤抑，内怨望，乃见晟曰：“以公功，乃夺兵柄，夫惟位高者难全，盍早图之？”晟曰：“君安得不祥之言？”执以闻。

明年，诏为晟立五庙，追贲高祖芝以下祔其主，给牲器床幄，礼官相事。它日，与马燧见延英，帝嘉其勋，下诏曰：“昔我烈祖，乘乾坤荡涤，扫隋季荒蕪，体元御极，作人父母。则有熊罴之士，不二心之臣，左右经纶，参翊缔构，昭文德，恢武功，威不若，康不义，用端命于上帝，付畀四方。王业既成，太阶既平，乃图厥容，列于凌烟阁，懋昭绩效，表式仪形，以弗忘朝夕，永垂乎来裔。君臣之义，厚莫重焉。岁在己巳秋九月，我行西宫，瞻望崇构，见老臣遗像，颀然肃然，和敬在色。想云龙之协期，感致业之艰难，睹往思今，取类非远。且功与时并，才与世生，苟蕴其才，遇其时，尊主庇人，何代蔑有？在中宗时，有如桓彦范等，著辅戴之绩；在玄宗时，有如刘幽求等，申弼翼之勋；在肃宗时，有如郭子仪，扫除氛祲。今顾晟等，保宁朕躬，咸宣力肆勤，光复宗祏，订之前烈，夫岂多谢。阙而未录，孰旌厥贤？况念功纪德，文祖所为也，在予其曷敢怠？有司宜叙先后，各图其象于旧臣之次。”命皇太子书其文以赐晟，晟刻石于门。

七年，以临洮未复，请附贯万年，诏可。九年，薨，年六十七。帝闻流涕，诏百官就第进吊。比大敛，帝手诏，誓以存保世嗣，申告枢前。册赠太师，谥曰忠武。及葬，又御望春门临送，遣谒者宣诏于枢车，百官拜哭于道。宪宗元和中，诏其家与属籍，以晟配飨德宗庙庭。僖宗狩蜀，仓部员外郎袁皓采晟功烈，为《兴元圣功录》，遍赐诸将，表励之。

晟性疾恶，临下明。每治军，必曰：“某有劳，某长于是。虽厮养小善，必记姓名，尤恶下为朋党者。笃分义，隆于故旧。岚州刺史谭元澄尝有德于晟，后贬死。晟既贵，直其枉，诏赠元澄宁州刺史，晟抚其二子，为成就之。在凤翔，尝曰：“魏征以直言致太宗于尧舜上，忠臣也。我诚慕焉。”行军司马李叔度曰：“彼缙绅儒者事，公勋德何希是哉？”晟曰：“君失辞。晟幸得备将相，苟容身不言，岂可谓有犯无隐邪？是非唯上所择尔。”叔度惭。故晟每进对，謦謦尽大臣节，未尝露于外。治家以严，子侄非晨昏不辄见，所与言未尝及公事。正岁，崔氏女归宁，让曰：“尔有家，而姑在堂，妇当治酒食，且以待宾客。”即却之，不得进。达礼敦教类若此。与马燧皆在朝，每宴乐恩赐，使者相衔于道。两家日出无钟鼓声，则金吾以闻，少选，使者至，必曰：“今日何不举乐？”既薨，城盐州，复故池，以新盐赐宰相。帝思晟，乃致盐灵座。其眷遇终始，无与比者。

有十五子，其闻者愿、宪、愬、听云。

愿少谦谨。晟立功时，诸子未官，宰相以闻，即日召授太子宾客、上柱国。故事，柱国门列戟，遂父子皆赐。元和初，领夏绥银宥节度使。政简而严。部有失马者，愿署牒于道，以金购之。三日，失马并良马一系署下，且曰：“逸而至，不告，罪当死，谨以良马赎。”愿归失马，而纵其良，境内肃然。徙

节武宁军。会伐青、郢，数有功，以久疾，用愬代之。召为刑部尚书，俄检校尚书左仆射，节度凤翔，自是迥声色而政衰矣。

长庆中，徙宣武。始，张弘靖给其军颇厚；愿至，府库殫匮，赏赉不及弘靖时，而侈费过之。以威刑操下，用婚家奚缓典帐中兵，骄鹜怠沓。牙将李臣则等因众不忍，夜斩缓首。愿闻变，不及巾，与左右数人縋而逸，夺野人乘，驰以免。其家死于兵，三子匿而免。兵既乱，因大掠，推李勣主后务，请诸朝。时责愿不职，贬隋州刺史。入为左金吾卫大将军，复拜河中、晋、绛等节度使。虽尝以荒侈败，不能自悛，军政愈弛，结纳权近，官货随赂遗辄尽。蒲人怨，且乱。会卒，赠司徒。

宪与愬于诸子号最仁孝。长喜儒，以礼法自矜制。调太原府参军事、醴泉尉。于頔镇襄阳，辟署于府。时吴少诚张淮西，独惮頔威强，时谓宪为之助。又辟魏博田弘正幕府，迁卫州刺史，以治行称。徙绛州。绛有幻人誅民以乱，宪执诛之。河中兵本仰食于绛，而汾可输河、渭，岁租与余常数十万石，故敖保山为固，民之输者，十牛不胜一车。宪滨汾相地治新仓，当费二百万，请留垣县粟棗河南，以钱还余绛粟，既免负载劳，又权其赢以完新仓，绛人赖利。入为宗正少卿，副金吾大将军胡证为送太和公主使。还，献《回鹘道里记》，迁太府卿。太和初，繇江西观察使迁岭南节度使。

宪，勋伐家子，所历皆以吏能显，政绩暴著。善治律令，性明恕，详正大狱，活无罪者数百人。卒官下。

愬，字元直，有筹略，善骑射。以廕补协律郎，迁累卫尉少卿。早丧所生，为晋国王夫人所鞠。王卒，晟以非嫡，敕诸子服缞，愬独号恸不忍，晟乃许服纁。既练，晟薨，与宪庐墓侧，德宗敦遣归第，一夕复往，帝许之。服除，授太子右庶子。出为坊、晋二州刺史，以治异等，加金紫光禄大夫，进詹事。

宪宗讨吴元济，唐邓节度使高霞寓既败，以袁滋代将，复无功。愬求自试，宰相李逢吉亦以愬可用，遂检校左散骑常侍，为隋唐邓节度使。愬以其军初伤夷，士气未完，乃不为斥候部伍。或有言者，愬曰：“贼方安袁公之宽，吾不欲使震而备我。”乃令于军曰：“天子知愬能忍耻，故委以抚养。战，非吾事也。”众信而安之。乃斥倡优，未尝嬉乐。士伤夷病疾，亲为营护。蔡人以尝败辱霞寓等，又愬名非夙所畏者，易之，不为备。愬沈鸷，务推诚待士，故能张其卑弱而用之。贼来降，辄听其便，或父母与孤未葬者，给粟帛遣还，劳之曰：“而亦王人也，无弃亲戚。”众愿为愬死，故山川险易与贼情伪，一能晓之。

居半岁，知士可用，乃请济师；诏益河中、鄜坊二千骑。于是缮铠厉兵，攻马鞍山，下之；拔道口栅，战嵯岬山，以取炉冶城；入白狗、汶港栅，披楚城，袭朗山，再执守将。平青陵城，禽骁将丁士良，异其才，不杀，署捉生将。士良谢曰：“吴秀琳以数千兵不可破者，陈光洽为之谋也。我能为公取之。”乃禽以献。于是秀琳举文城栅降。遂以其众攻吴房，残外垣。始出攻，吏曰：“往亡日，法当避。”愬曰：“彼谓吾不来，此可击也。”既引还，贼以精骑尾击。愬下马据胡床，令军曰：“退者斩。”众决死战，射杀其将，贼乃走。或劝遂取吴房，愬曰：“不可。吴房拔，则贼力专，不若留之以分其力。”

初，秀琳降，愬单骑抵栅下与语，亲释缚，署以为将。秀琳为愬策曰：“必破贼，非李祐无与成功者。”祐，贼健将也，守兴桥栅，其战尝易官军。愬候祐护获于野，遣史用诚以壮骑三百伏其旁，见羸卒若将燔聚者，祐果轻出，用诚禽而还。诸将素苦祐，请杀之，愬不听，以为客。待间，召祐及李忠义屏人语，至夜艾。忠义，亦贼将，所谓李宪者。军中多谏此二人

不可近，愬待益厚。乃募死士三千人为突将，自教之。会雨，自五月至七月不止，军中以为不杀祐之罚，将吏杂然不解。愬力不能独完祐，乃持以泣曰：“天不欲平贼乎？何见夺者众邪？”则械而送之朝，表言必杀祐，无与共诛蔡者。诏释以还愬。愬乃令佩刀出入帐下，署六院兵马使。六院者，隋、唐兵也，凡三千人，皆山南奇材锐士，故委祐统之。祐捧檄呜咽，诸将乃不敢言，由是始定袭蔡之谋矣。旧令，敢舍谍者族。愬刊其令，一切抚之，故谍者反效以情，愬益悉贼虚实。

时李光颜战数胜，元济悉锐卒屯洄曲以抗光颜。愬知其隙可乘，乃遣从事郑澥见裴度告师期，于时元和十一年十月己卯。师夜起，祐以突将三千为前锋，李忠义副之，愬率中军三千，田进诚以下军殿。出文城栅，令曰：“引而东。”六十里止，袭张柴，歼其戍。敕士少休，益治鞍铠，发刃彀弓。会大雨雪，天晦，凜风偃旗裂肤，马皆缩栗，士抱戈冻死于道十一二。张柴之东，陂泽阻奥，众未尝蹈也，皆谓投不测。始发，吏请所向，愬曰：“入蔡州取吴元济！”士失色，监军使者泣曰：“果落祐计。”然业从愬，人人不敢自为计。愬道分轻兵断桥以绝洄曲道，又以兵绝朗山道。行七十里，夜半至悬瓠城，雪甚，城旁皆鹄鹜池，愬令击之，以乱军声。贼恃吴房、朗山戍，晏然无知者。祐等坎墉先登，众从之，杀门者，发关，留持柝传夜自如。黎明，雪止，愬入驻元济外宅。蔡吏惊曰：“城陷矣！”元济尚不信，曰：“是洄曲子弟来索褚衣尔。”及闻号令曰：“常侍传语。”始惊曰：“何常侍得在此！”率左右登牙城，田进诚兵薄之。愬计元济且望救于董重质，乃访其家慰安之，使无怖，以书召重质；重质以单骑白衣降，愬待以礼。进诚火南门，元济请罪，梯而下，槛送京师。

申、光诸屯尚二万众，皆降，愬不戮一人。其为贼执事帐

内厨廩厮役，悉用其旧，使不疑。乃屯兵鞠场以俟裴度。至，愬以囊鞬见，度将避之，愬曰：“此方废上下分久矣，请因示之。”度以宰相礼受愬谒，蔡人耸观。乃还屯文城栅。有诏进检校尚书左仆射、山南东道节度使，封凉国公，实封户五百，赐一子五品官。

帝方经略陇右，故徙愬节度凤翔。李师道反，诏愬代愿帅武宁军。旬日践父兄两镇，世以为荣。董重质得罪被斥，愬请赐军中自效，许之，乃署为牙将。愬与贼战金乡，破之。凡十一遇，禽其队帅五十，俘馘万计。淄青平，进同中书门下平章事，徙昭义节度，赐第兴宁里。会田弘正守镇州，乃以愬帅魏博。长庆初，幽、镇乱，杀弘正，愬素服以令军曰：“魏人富庶而通于天化者，田公力也。上以其爱人，使往治镇。且田公抚魏七年，今镇人不道而戕害之，是无魏也。父兄子弟食田公恩者，何以报之？”众皆哭。又以玉带、宝剑遗牛元翼，曰：“此剑吾先人尝以搦大盗，吾又以平蔡奸。今镇人逆天，公宜用此夷之也。”元翼感动，谢曰：“敢有不承而爱其死力！”乃下令军中，勒兵以俟。会愬疾甚，不能军，诏田布代之，以太子少保还东都。卒，年四十九，赠太尉，谥曰武。

愬行己俭约。其昆弟赖家勋贵，饰舆马，矜室庐，唯愬所处乃父时故院，无所增广。始，晟克京师，市不改肆，愬平蔡，亦如之。功名之奇，近世所未有。晚虽忽于取士，与郑注善，议者不以掩其贤。

赞曰：愬得李祐不杀，付以兵不疑，知可以破贼也。祐受任不辞，决策入死，以愬能用其谋也。祐之才，待愬乃显，故曰平蔡功，愬为多。

听，字正思，七岁以廕为协律郎，父吏少之，不甚敬，听辄使鞭之，晟奇其才。长乃辟佐于頔府。吐突承璀讨王承宗，

以听为神策行营兵马使。既战，斩贼骁将，宪宗壮之，诏图状以献。承璀数问听计，卒缚卢从史。迁左骁卫将军，出为蔚州刺史。州有铜冶，自天宝后废不治，民盗铸不禁。听乃开五炉，官铸钱日五万，人无犯者。徙安州。会观察使柳公绰方讨蔡，以听典军，一一咨之，声振贼中。召为羽林将军。

帝讨李师道，出听楚州刺史。淮西兵绵弱，郢人素易之。听日整勒，士皆奋。即掩贼不虞，趋涟水，破沭阳，绝龙沮堰，遂取海州，攻朐山，降之，怀仁、东海两城望风送款。以功兼御史大夫，夏绥银宥节度使。又徙灵盐。部有光禄渠，久废，听始复屯田以省转饷，即引渠溉塞下地千顷，后赖其饶。进检校工部尚书。

穆宗初立，幽、镇反，择名臣节度太原者代裴度，使统兵北讨。始听为羽林时，有骏马，帝在东宫，使左右讽取之，听自以身宿卫，不敢献。于是帝曰：“李听往在军中，不与朕马，是必可任。”乃授检校兵部尚书，充河东节度使。敬宗嗣位，改义成军。太和初，讨李同捷，而魏博将丁志滔反，击其帅史宪诚，诏听出援，击杀志滔。以功封凉国公，拜一子五品官。

王廷凑之乱，诏听悉兵屯贝州，史宪诚惧听因取道袭之，衷甲候诸郊。听敕士囊兵野次，魏人乃安。宪诚既请朝，魏人怨，诏听兼帅魏博。听迁延不即赴，魏遂乱，杀宪诚，共推大将何进滔乘城拒守。听不得入，乃屯馆陶。又不设备，魏人袭之，师惊溃，死失殆半，辎械尽弃之，听昼夜驰以免。于是御史中丞温造等劾奏魏州乱，宪诚死，职繇于听，请论如法。天子不罪也，罢为太子少师。

听素以赂遗得权幸心，故多为助力。未几，拜邠宁节度使。邠署相传不利治垣舍，前刺史视其坏，莫敢葺。听曰：“将出凿凶门，何避治署邪？”亟使完新之，卒无异。改帅武宁军。

有故奴为徐将，不喜听来，乃先杀亲吏之使徐者以沮听。听果惧，以疾解，授太子少保。逾岁，节度凤翔，又徙陈许。郑注摭其过，诏以太子太保分司东都。开成初，为河中晋绛慈隰节度使。文宗叹曰：“付之兵不疑，退处散地不怨，惟听为可。”

“四年，以疾求还，复拜太子太保。卒，年六十一，赠司徒。”

听治官苛细，急拏敛，颇极所欲，盛饰车马服玩。或诫之，听曰：“家声在人，若示衰薄，恐不见忠功之效，吾欲夸而劝之也。”好方书，择其验者，题于帷帘墙屋皆满。

听子琢，以家阀擢累义昌、平卢、镇海三节度使，无显功，不为士大夫称道。数免复迁。广明时，沙陀数盗边，于是琢为宿将，拜检校尚书右仆射，蔚朔等州招讨、都统、行营节度使。徙河阳三城，坐逗挠，下迁刺史，卒。

王佖者，晟之甥，武敢，闲骑射。晟在师，佖无不从。攻硃泚于光泰门，贼方锐，佖与李演鏖战蹀血，贼数北，诸军乘之，遂大振。以功擢神策将。击吐蕃有功。晟视佖与子姓等，其给与过之。晟兵罢，佖亦不见用，召为左卫上将军。元和中，拜朔方、灵盐节度使。吐蕃欲作乌兰桥以过师，积材河曲，朔方府常遣兵发其木，委于河，故莫能成。及佖至，虜知其寡谋，乃厚赂之而亟遂功，筑月城以守。自是虜岁入为寇，朔方乘障不暇，人以咎佖。在镇检下亡术，猜忌多杀人。召还为右卫将军。故事，将相除徙，皆内出制，故号“白麻”；至佖，以责罢，遂中书进制。久之，卒。

赞曰：晟之屯东渭桥也，硃泚盗京师，李怀光反咸阳，河北三叛相王，李纳獠河南，李希烈讎郑、汴。晟无积赀输粮，提孤军抗群贼，身佩安危而气不少衰者，徒以忠谊感人，故豪英乐为之死耳。至师入长安而人不知，虽三王之佐，无进其能，可谓仁义将矣！呜呼，功能存社稷，不能见信于庸主，卒夺其

兵，哀哉！虽然，功盖天下者，惟退祸可以免。四子世似其劳，是宜有后哉。

卷第一百四十六 列传第八十

马燧

马燧，字洵美，系出右扶风，徙为汝州郟城人。父季龙，举孙吴倜傥善兵法科，仕至岚州刺史。燧姿度魁杰，长六尺二寸。与诸兄学，辍策叹曰：“方天下有事，丈夫当以功济四海，渠老一儒哉？”更学兵书战策，沈勇多算。

安禄山反，使贾循守范阳。燧说循曰：“禄山首乱，今虽举洛阳，犹将诛覆。公盍斩向润客、牛廷玠！倾其本根，使西不得入关，退亡所据，则坐受禽矣，此不世功也。”循许之，不时决。会颜杲卿招循举兵，禄山遣韩朝阳召循计事，因缢杀之。燧走西山，间道归平原。平原不守，复走魏。

宝应中，泽潞节度使李抱玉署为赵城尉。时回纥还国，恃功恣睢，所过皆剽伤，州县供饷不称，辄杀人。抱玉将馈劳，宾介无敢往，燧自请典办具。乃先赂其酋与约，得其旗章为信，犯令者得杀之。燧又取死囚给役左右，小违令辄戮死，虏大骇，至出境，无敢暴者。抱玉才之。因进说曰：“属与回纥接，且得其情。观仆固怀恩树党自重，裂河北以授李怀仙、张忠志、薛嵩、田承嗣等，其子瑒佻勇不义，将必窥太原，公当备之。”既而怀恩与太原将谋举其城，辛云京觉之，不克。嵩自相、卫归怀恩粮，以绝河津。抱玉令燧说嵩，嵩告绝于怀恩。即署燧左武卫兵曹参军。

累进至郑州刺史。劝督农力，岁一税，人以为便。徙怀州。时师旅后，岁大旱，田蕪不及耕。燧务勤教化，止横调。将吏有亲者，必造之，厚为礼。瘞暴鬻，止烦苛。是秋，稻生于境，人赖以济。抱玉守凤翔，表燧陇州刺史。西山直吐蕃，其上有通道，虏常所出入者。燧聚石种树障之，设二门为谯橧，八日而毕，虏不能暴。从抱玉入朝，代宗雅闻其才，召见，授商州刺史，兼水陆转运使。

大历中，河阳兵逐其将常休明，诏燧检校左散骑常侍，为三城使。汴将李灵耀反，帝务息人，即授以汴宋节度留后，灵耀不拜，引魏博田承嗣为援。诏燧与淮西李忠臣讨之。师次郑，灵耀多张旗帜以犯王师，忠臣之兵溃而西。燧军顿茨泽，郑人震骇。忠臣将遂归，燧止之，益治军，忠臣乃还收亡卒，复振。忠臣行汴南，燧行汴北，败贼于西梁固。灵耀以锐卒八千，号“饿狼军”，燧独战破之，进至浚仪。是时河阳兵寇诸军，田悦帅众二万助灵耀，破永平将杜如江等，乘胜距汴一舍而屯。忠臣合诸军战不利，燧为奇兵击之，悦单骑遁，汴州平。

燧知忠臣暴傲，让其功，出舍板桥。忠臣入汴，果因会击杀宋州刺史李僧惠。燧还河阳。秋大雨，河溢，军吏请具舟以避，燧曰：“使城中尽鱼而独完其家，吾不忍。”既而水不为害。

迁河东节度留后，进节度使。太原承鲍防之败，兵力衰单，燧募厮役，得数千人，悉补骑士，教之战，数月成精卒。造铠必短长三制，称士所衣，以便进趋。为战车，冒以狻猊象，列戟于后，行以载兵，止则为阵，遇险则制冲冒。器用完锐。居一年，辟广场，罗兵三万以肄，威震北方。建中二年，朝京师，迁检校兵部尚书，封豳国公，还军。

初，田悦新有魏博，恐下未附，即输款朝廷，燧建言悦必反。既而悦果围邢州，身攻临洛，筑重城绝内外援。邢将李洪、

临洛将张仵固守。诏燧以步骑二万与昭义李抱真、神策兵马使李晟合军救之。燧出郭口，未过险，移书抵悦，示之好。悦以燧畏己，大喜。既次邯郸，悦使至，燧皆斩之，遣兵破其支军，射杀贼将成炫之。悦闻，使大将杨朝光以兵万人据双冈，筑东西二栅以御燧。燧率军营二垒间。是夜，东垒遁，燧进营狗明山，取弃垒置辎重。悦计曰：“朝光坚栅，且万人，虽燧能攻，未可以数日下，且杀伤必众，则吾已拔临洛，飨士以战，必胜术也。”即分恒州兵五千助朝光。燧令大将李自良等以骑兵守双冈，戒曰：“令悦得过者斩！”燧乃推火车焚朝光栅，自晨及晡，急击，大破之，斩朝光，禽其将卢子昌，获首五千，执八百人。居五日，进军临洛。悦悉军战，燧自以锐士当之，凡百余返，士皆决死，悦大败，斩首万级，俘系千余，馆谷三十万斛，邢围亦解。以功迁尚书右仆射。初，将战，燧约众，胜则以家赏。至是，殫私财赐麾下。德宗嘉之，诏出度支钱五千万偿其财。进兼魏博招讨使。

李纳、李惟岳合兵万三千人救悦，悦裒散兵二万壁洹水，淄青军其左，恒冀军其右。燧进屯鄴，请益兵。诏河阳李芑以兵会，次于漳。悦遣将王光进以兵守漳之长桥，筑月垒扼军路。燧于下流以铁锁维车数百绝河，载土囊遏水而后度。悦知燧食乏，深壁不战。燧令士赍十日粮，进营仓口，与悦夹洹而军，造三桥逾洹，日挑战。悦不出，阴伏万人，将以掩燧。燧令诸军夜半食，先鸡鸣时鸣鼓角，而潜师并洹趋魏州，令曰：“闻贼至，止为阵。”留百骑持火，待军毕发，匿其旁，须悦众度，即焚桥。燧行十余里，悦率李纳等兵逾桥，乘风纵火，噪而前。燧乃令士无动，命除榛莽广百步为场，募勇士五千人阵而待。比悦至，火止，气少衰，燧纵兵击之，悦败走桥，桥已焚，众赴水死者不可计，斩首二万级，杀贼将孙晋卿、安墨啜，虜三

千人，尸相骀藉三十里，淄青兵几歼。悦夜走魏州，其将拒不纳，比明，追不至，悦乃得入。

抱真、芑问曰：“粮少而深入，何也？”燧曰：“粮少战利速，兵善于致人。今悦与淄青、恒三军为首尾，欲不战以老我师。若分击左右，未可必破，悦且来助，是腹背支敌也。法有攻其必救，故趋魏以破之。”皆曰：“善。”

悦婴城自守。于是李再春以博州、悦兄昂以洛州、王光进以长桥皆降。悦使符璘、李瑶卫还淄青残兵，璘等亦降。魏导御沟贯城，燧塞其上游，魏人恐。悦遣许士则、侯臧间行告穷于硃滔、王武俊，会二人者怨望，乃连和。悦恃燕、赵方至，即出兵背城阵，燧复与诸军破之。进同中书门下平章事、北平郡王、魏州大都督长史。

滔、武俊联兵五万傅魏。会帝遣李怀光以朔方军万五千助燧。怀光勇于斗，未休士，即与滔等战，不利。悦决水灌军，燧兵亦屈，退保魏县。滔等濒河为垒。会泾师乱，帝幸奉天，燧还军太原。

初，李抱真欲杀怀州刺史杨鉢，鉢奔燧，燧奏其非罪，乃免。抱真怒。及共解邢围，获军粮，燧自有之，以余给抱真军，抱真益怒。洹之捷，军进薄魏，悦以突骑犯燧营，李芑救之，抱真勒兵不出。燧将攻魏，取攻具于抱真营，并请杂两军平其功，抱真不听，请独当一面，繇是逗遛。帝数遣使讲解。武俊略赵地，抱真分麾下二千人戍邢，燧怒谓：“抱真以兵还守其地，我能独战死邪？”将引还，李晟和之，乃复与抱真善。及田昂降，燧请以洛州隶抱真，而用昭义副使卢玄卿为刺史，兼魏博招讨副使。李晟兵前独隶抱真，抱真亦请兼隶于燧，以示协一。然议者咎燧私忿交恶，卒不成大功。

至太原，遣军司马王权以兵五千走奉天，又遣子汇与诸将

壁中渭桥，帝已幸梁，乃还。时天下方骚，北边数有警，燧念晋阳王业所基，宜固险以示敌。乃引晋水架汾而属之城，渚为东隍，省守陴万人。又酺汾环城，树以固堤。诏兼保宁军节度使。

帝还京，李怀光反河中，诏燧为河东保宁、奉诚军行营副元帅，与浑瑊、骆元光合兵讨之。时贼党要廷珍守晋、毛朝易女守隰、郑抗守慈，燧移檄诱，皆以州降，因拜燧晋绛慈隰节度使。

武俊之围赵也，康日知不支，将弃赵，燧请诏武俊击硃滔，授以深、赵，以日知为晋慈隰节度使。及三州降，燧固让日知，且言因降受节，恐后有功者踵以为利，帝嘉许。籍府库兵仗以授日知，日知大喜过望。燧乃率步骑三万次于绛，略定诸县，降其将冯万兴、任象玉，遂围绛，拔外郭，守将夜弃城去，降四千人。遣李自良定六县，降其将辛旻，收卒五千。裨将谷秀违令掠士女，斩以徇。与贼战宝鼎，射杀贼将徐博文，斩首万级，获马五百。

于时天下蝗，兵艰食，物货翔踊，中朝臣多请宥怀光者，帝未决。燧以“怀光逆计久，反覆不可信。河中近甸，舍之屈威灵，无以示天下，”乃舍军入朝，为天子自言之：“且得三十日粮，足平河中。”许之。乃与瑊、元光、韩游瑰之兵合。

贼将徐廷光守长春宫城。燧度长春不下，则怀光固守，久攻所伤必众，乃挺身至城下见廷光。廷光惮燧威，拜城上。燧顾其心已屈，徐曰：“我自朝廷来，可西向受命。”廷光再拜。燧曰：“公等朔方士，自禄山以来，功高天下，奈何弃之为族灭计？若从吾言，非止免祸，富贵可遂也。”未对，燧曰：“尔以吾为欺邪？今不远数步，可射我。”披而示之心。廷光感泣，一军皆流涕，即率众降。燧以数骑入其城，众大呼曰：“吾等

更为王人矣！”浑瑊亦自以为不及也，叹曰：“尝疑马公能窘田悦，今观其制敌，固有过人者，吾不逮远矣！”

进营焦篱堡，堡将降，余戍望风遁去。燧济河，兵八万阵城下。是日，贼将牛名俊斩怀光降，众犹万六千。诛其党阎晏、孟宝、张清、吴罔等，它胁附悉赦之。不阅月，河中平。迁光禄大夫，兼侍中，赐一子五品官。还太原，帝赐《宸宸》、《台衡》二铭，以言君臣相成之美。勒石起义堂，帝榜其颜以宠之。

贞元二年，吐蕃尚结赞破盐、夏二州，守之，自屯鸣沙。及春，畜产死，粮乏。诏燧为绥银麟胜招讨使，与骆元光、韩游瑰等会师击虏。燧次石州。结赞惧，乞盟，帝不许。乃遣将论颊热甘辞请于燧，且重币申勤勤。明年，燧还太原，与论颊热俱朝，盛言宜许以盟，天子然之。燧之朝，结赞遽引去。帝诏浑瑊与盟平凉，虏劫瑊，仅得免。吐蕃归燧之兄子奔，曰：“河曲之屯，春草未生，吾马饥，公若度河，我无种矣。赖公许和，今释奔以报。”帝闻，悔怒，夺其兵，拜司徒，兼侍中，赐妓乐，奉朝请而已。与李晟皆图象凌烟阁。后病足，不任谒。九年十月，自力朝廷英，诏毋拜。时晟已卒，帝顾燧曰：“尚记与太尉晟俱来邪？今乃独见公。”因悲涕。燧亦疾而仆，帝亲掖之，诏左右扶去，送至陞，燧顿首泣谢。固乞骸，让侍中，不许。卒，年七十，赠太傅，谥曰庄武。子汇、畅。

畅少以廕至鸿胪少卿。建中中，燧讨贼山东，畅留京师。于是大旱，朝廷议括商旅缗钱，多亡命入南山为盗。畅客单超俊、李云端等窃议，以为事且危。畅是其言，遣奴谏燧班师。燧怒，执奴以闻，使兄炫拘畅请罪。帝方倚燧，贷不问，但诛其客，敕炫赐畅杖三十，然亦罢括商人令。燧没后，以赏甲天下，畅亦善殖财，家益丰。晚为豪幸牟侵，又汇妻讼析产。贞元末，神策中尉杨志廉讽使纳田产。至顺宗时，复赐之。中官

往往逼取，畅畏不敢吝，以至困穷。终少府监，赠工部尚书。诸子无室庐自托。奉诚园亭观，即其安邑里旧第云，故当世视畅以厚畜为戒。有司谥曰纵。

子继祖，生四岁以门功为太子舍人，五迁至殿中少监。

燧兄炫，字弱翁。少以儒学闻，隐苏门山，不应辟召。至德中，李光弼镇太原，始署掌书记，常参军谋，光弼器焉。刑部郎中田神功帅宣武，署节度判官，授连、润二州刺史，以清白显。燧为司徒，授刑部侍郎，辞疾，以兵部尚书致仕，卒。

浑瑊，本铁勒九姓之浑部也。世为皋兰都督。父释之，有才武，从朔方军，积战多，迁累开府仪同三司、试太常卿、宁朔郡王。广德中与吐蕃战没。

瑊年十一，善骑射，随释之防秋，朔方节度使张齐丘戏曰：“与乳媪俱来邪？”是岁立跳荡功。后二年，从破贺鲁部，拔石堡城、龙驹岛，其勇常冠军。署折冲果毅。节度使安思顺授瑊偏师，入葛禄部，略特罗斯山，破阿布思，与诸军城永清及天安军。迁中郎将。

禄山反，从李光弼定河北，射贼骁将李立节，贯其左肩，死之。肃宗即位，瑊以兵趋行在。至天德，与虜军遇，败之。从郭子仪复两京，讨安庆绪，胜之新乡，擢武锋军使。从仆固怀恩平史朝义，大小数十战，功最，改太常卿，实封二百户。怀恩反，瑊以所部归子仪，会释之丧，起复朔方行营兵马使。从子仪击吐蕃邠州，留屯邠。虜复入，至奉天，瑊战漠谷，有功，迁太子宾客，屯奉天。周智光反，子仪令瑊以步骑万人下同州。智光平，以邠宁隶朔方军，瑊屯宜禄。

大历七年，吐蕃盗塞深入，瑊会泾原节度使马璘讨之。次黄菩原，瑊引众据险，设枪垒自营，遏贼奔突。旧将史抗等内轻瑊，顾左右去枪，叱骑驰贼。既还，虜蹑而入，遂大败，死

者十八。子仪召诸将曰：“朔方军高天下，今败于虏，奈何？”
“瑊曰：“愿再战。”乃驰朝那，与盐州刺史李国臣趋秦原。
吐蕃引去，瑊邀击破之，悉夺所掠而还。自是岁防长武城盛秋，
领邠州刺史。吐蕃入方渠、怀安，瑊击走之。

子仪入朝，留知邠宁庆兵马后务。回纥侵太原，破鲍防军。
拜瑊都知兵马使，自石岭关而南，督诸军犄角，虏引去。进兼
单于副都护、振武军使。子仪为太尉，德宗析所部为三节度，
以瑊兼单于大都护，振武、东受降城、镇北大都护府、绥银麟
胜州节度副大使。未几，崔宁领朔方，故召为左金吾卫大将军。
建中中，李希烈诈为瑊书，若同乱者，帝识其谋，用不疑，更
赐良马、锦币。普王为荆襄元帅讨希烈也，以瑊为中军都虞候。

帝狩奉天，瑊率家人子弟以从，授行在都虞候、京畿渭北
节度使。硃泚兵薄城，战谯门，晨至日中不解。或以皂车至，
瑊曳车塞门，焚以战，贼乃解。泚治攻具，矢石四集如雨，昼
夜不息，凡浹日，凿堑圍城。城中死者可藉，人心危惴，或夜
缒出掇蔬本供御，帝与瑊相泣。泚方据乾陵下瞰城，翠翟红袍，
左右宦人趋走，宴赐拜舞，又纵慢辞戏斥天子，以为胜在景刻。
使骑环驰，责大臣不识天命。造云梁，广数十丈，施大轮，濡
氈及革冒之，周布水囊为鄣，指城东北；构木庐，蒙革周置之，
运薪土其下，将塞隍。帝召瑊，授以诏书千余，自御史大夫、
实封五百户而下，募突将死士当贼，赐瑊笔，使量功署诏，不
足则署衣以授，因曰：“朕与公诀矣，令马承倩往，有急可奏。”
“瑊俯伏呜咽，帝抚而遣之。瑊前与防城使侯仲庄揣云梁所道，
掘大隧，积马矢及薪然之。贼乘风推梁以进，载数千人。王师
乘城者皆冻馁，甲弊兵鬻，瑊但以忠义感率使当贼，人忧不支，
群臣号天以祷。瑊中矢，自堰去，被血而战愈厉。云梁及隧而
陷，风返悉焚，贼皆死，举城欢噪。是日诏授瑊二子官，乃第

赏将校。泚攻城益急，会李怀光奔难，贼乃去。进行在都知兵马使，实封五百户。

乘舆进狩山南，瑊以诸军卫入谷口，怀光追骑至，后军击却之。迁检校尚书左仆射、同中书门下平章事，兼灵盐丰夏定远西城天德军节度、朔方邠宁振武道永平军奉天行营副元帅。帝临轩授钺，用汉拜韩信故事，制曰：“寇贼干纪，授尔节钺，以戡多难，往钦哉！”瑊顿首曰：“敢不毕力以对扬天子休命？”乃率诸军趋京师。

贼韩旻拒武功，瑊率吐蕃论莽罗兵破之武亭川，斩首万级，遂屯奉天，以抗西面。李晟自东渭桥破贼，瑊与韩游瑰、戴休颜以西军收咸阳，进屯延秋门。泚平，论功，以瑊兼侍中，实封户八百。天子还宫，授河中绛慈隰节度使、河中同陕虢行营副元帅，繇楼烦郡王徙咸宁；赐大宁里甲第，女乐五人，将相送归第，与李晟钧礼。俄加朔方行营副元帅，与马燧同讨李怀光。怀光平，检校司空，任一子五品官。还屯河中。

吐蕃相尚结赞陷盐、夏，阴窥京师，而畏瑊与李晟、马燧，欲以计胜之。乃诡辞重礼，请燧讲好，燧苦赞，帝乃诏约盟平凉川，以瑊为会盟使。为结赞所劫，副使崔汉衡以下皆陷，惟瑊得免。自奉天入朝，羸服待罪，诏释之。会吐蕃复入盗，使瑊镇奉天。虜罢，还河中。贞元四年，虜入泾、邠，授邠宁庆副元帅。进检校司徒，兼中书令。十五年卒，年六十四。群臣奉慰延英，赠太师，谥曰忠武。丧车至自镇，帝复废朝。

瑊好书，通《春秋》《汉书》。尝慕《司马迁自叙》，著《行纪》一篇，其辞一不矜大。天性忠谨，功高而志益下，岁时贡奉，必躬阅视。每有赐予，下拜跪受，常若在帝前，世方之金日磾，故帝终始信待。贞元后，天子常恐藩侯生事，稍桀骜则姑息之，惟瑊有所奏论不尽从可，辄私喜曰：“上不疑我。”

故治蒲十六年，常持军，猜间不能入。君子贤之。本名日进，稍显改焉。五子，镐、牟岁为达官。

镐谦谨，喜交士大夫，历邓、唐二州刺史，有政誉。元和中，延州沙陀部苦边吏贪，震扰不安。李绛建言，宜选才职称者为刺史。乃任镐延州。会讨王承宗，而义武节度使任迪简病不能军，以镐将家可用，乃迁检校右散骑常侍、义武军节度副使，俄代迪简为使。治兵颇有法，然短于计略，不持重。镇、定二军间不百里，镐引兵压镇境而屯，距贼三十里，鼓角声相闻。贼始亦畏，见镐无斥候，乃潜师入定境，焚廬蓄，屠乡聚，镐军遂摇。亦会中人督战，乃出薄贼，大败而还。诏以陈楚代之。时师饥冻，闻镐方罢，遂乱，劫镐之家，至裸辱。楚闻，驰入城，乃定。令军中斂所剽归镐，以兵卫出之。贬韶州刺史。后代州刺史韩重华奏收镐供军金币十余万，乃复贬循州。卒，赠工部尚书。

牟岁以廕补诸卫参军，累拟至丰州刺史。坐赃七百万，文宗以勋臣子，贬袁州司马。还为袁王傅，至太子詹事。训、注乱，或言牟岁匿贾餗，为百骑所捕，苦辨乃免，然家为兵剽皆尽。文宗怜之，授少府监，迁殿中。宰相以瑊之裔，擢刺史，帝曰：“是岂可以牧民？念其父功，富之可也。”宰相言牟岁尝治郡有绩，从之，拜寿州刺史。终诸卫大将军。

赞曰：唐史臣称燧沈雄忠力，常先计后战。每战，亲令于众，无不感慨用命，斗必决死，未尝折北，名盖一时。然力能得田悦而不取，虜不可信而决信之，故河北三盗卒不臣，平凉大臣奔辱，燧之罪也。虽然，燧贤者也，天下以为可责故责之，不以功掩罪，亦不可以罪废功。瑊亲与结赞盟，不能料虜诈，但以如诏为恭，殆有猛志而无英才乎？李晟谓虜不可与盟，则燧、瑊固出晟下远甚。功名大小，信其然乎！

卷第一白四十七 列传第八十一

杨戴阳二李韩杜邢

杨朝晟，字叔明，夏州朔方人。兴行间，以先锋功授甘泉府果毅。建中初，从李怀光讨刘文喜泾州，斩获多，加骠骑大将军。李纳寇徐州，从唐朝臣往讨，常冠军。怀光赴难奉天，属朝晟兵千人下咸阳，赐实封百五十户。

怀光反，韩游瑰退保邠、宁，贼党张昕守邠州，大索军实，多募士，欲潜归之。朝晟父怀宾为游瑰将，夜以数十骑斩昕及同谋者。游瑰遣怀宾告行在，德宗劳问，授兼御史中丞。朝晟泣见怀光曰：“父立功于国，子当诛，不可以主兵。”怀光縶之。及诸军围河中，游瑰营长春宫，而怀宾战甚力。怀光平，帝原朝晟，因为游瑰都虞候。父子皆开府、宾客、御史中丞，军中以为荣。

吐蕃犯边，游瑰自将守宁州，而御士宽，军骄。及张献甫来代，军遂乱，朝晟逃于郊。众胁监军，请以范希朝为节度使。希朝时已在京师。明日，朝晟出，给众曰：“予来贺所请之当也。”众稍定。朝晟结诸将谋诛首恶者。居三日，给遣人自邠来，曰：“前请报罢，张公已舍邠矣，反者皆当死，吾不愿尽诛也，第取首恶者。”众所讫藿指，斩二百余人，献甫遂入于军。帝以希朝为节度副使，而朝晟加御史大夫。

贞元九年，城盐州，发卒护境，朝晟屯木波堡。会献甫卒，

有诏代为邠宁节度使。朝晟请城方渠，合道，木波以遏吐蕃路。诏问：“须兵几何？”报曰：“部兵可办。”帝问：“前日城五原，兴师七万，今何易邪？”对曰：“盐州之役，虜先知之。今薄戎而城，虜料王师不十万，势难轻入。若发部兵，十日至塞下，未三旬城毕，积刍聚粮，留卒守之，寇至不可拔，莱野翦夷，虜且走，此万全计也。若大发兵，阅月乃至，虜亦来，来必战，战则不暇城矣。”帝纳其策。师次方渠，水乏。有青蛇降险下走，视其迹，水从而流，朝晟使筑防环之，遂为淳渊，士饮仰足，图其事以闻。有诏置祠，命泉曰应圣。已城，吐蕃悉众至，度不能害，乃引去。复城马岭而归，开地三百里。十七年，卒于屯。

戴休颜，字休颜，夏州人。家世尚武，志胆不常。郭子仪引为大将，谕平党项羌，以安河曲。试太常卿，封济阴郡公，进封咸宁郡王，兼朔方节度副使。城邠州功最，迁盐州刺史。硃泚反，率兵三千昼夜驰，奔问行在，德宗嘉之，赐实户二百。与浑瑊、杜希全、韩游瑰等扞御有劳。帝进狩梁、洋，留守奉天。李怀光屯咸阳，使人诱之，休颜斩其使，勒兵自守。怀光貽骇，自泾阳夜走。迁检校工部尚书、奉天行营节度使。合浑瑊兵破泚偏师，斩首三千级，追至中渭桥。京师平，又与瑊率兵趋岐阳，邀泚残党。加检校尚书右仆射，进户四百。从乘輿至京师，赐女乐、甲第，拜左龙武军统军。卒，赠扬州大都督。

弟休璿，历开府仪同三司，封东阳郡王；休晏，历辅国大将军，封彭城郡公。俱以将略称。

阳惠元，平州人。以赳勇奋，事平卢军。从田神功、李忠臣浮海入青州。诏以兵隶神策，为京西兵马使，镇奉天。

德宗初立，稍绳诸节度跋扈者。于是李正己屯曹州，田悦增河上兵，河南大扰。诏移兵万二千戍关东，帝御望春楼誓师，因劳遣诸将。酒至神策，将士不敢饮。帝问故，惠元曰：“初

发奉天，臣之帅张巨济与众约：‘是役也，不立功，毋饮酒！’臣不敢食其言。”既行，有馈于道，惟惠元军瓶罍不发。帝咨叹不已，玺书慰劳。俄以兵三千会诸将击田悦，战御河，夺三桥，惠元功多。以兵属李怀光。

及硃泚反，自河朔赴难，解奉天围，加检校工部尚书，摄贝州刺史。诏惠元与神策行营节度使李晟、鄜坊节度使李建徽及怀光联营便桥。晟知怀光且叛，移屯东渭桥。翰林学士陆贽谏帝曰：“四将接垒，晟等兵寡位下，为怀光所易，势不两完。晟既虑变，请与惠元东徙，则建徽孤立。宜因晟行，合两军皆往，以备贼为解，趣装进道，则怀光计无所施。”帝不从，使神策将李升往伺。还奏：“怀光反明甚。”是夕，夺二军，惠元、建徽走奉天，怀光遣将冉宗驰骑追及于好畤。惠元被发呼天，血流出眦，袒裋战而死。二子晟、嵩匿井中，皆及害。建徽独免。诏赠惠元尚书左仆射，晟殿中监，嵩邠州刺史。

少子旻，字公素。惠元之死，被八创，堕别井，或救得免。历邢州刺史。卢从史既缚，潞军溃，有骁卒五千，从史尝以子视者，奔于旻，旻闭城不内。众皆哭曰：“奴失帅，今公有完城，又度支钱百万在府，少赐之，为表天子求旌节。”旻开谕祸福遣之，众感悟，遂还军。宪宗嘉之，迁易州刺史。

王师讨吴元济，以唐州刺史提兵深入二百里，薄申州，拔外郭，残其垣。以功加御史中丞。容州西原蛮反，授本州经略招讨使，击定之。进御史大夫，合邕、容两管为一道。卒，赠左散骑常侍。

李元谅，安息人。本安氏，少为宦官骆奉先养息，冒姓骆，名元光。美须髯，鸷敢有谋。以宿卫积劳试太子詹事。李怀让节度镇国，署奏以自副。居军十年，士心惮服。

德宗出奉天，贼遣将何望之袭华州，于是刺史董晋弃城走。

望之欲聚兵以绝东道，元谅自潼关引兵径薄其城，拔之。时兵兴仓卒，裹鬻为铠，剡蒿为矢，募兵数日至万余，军气乃振。贼来攻，辄却。时尚可孤守蓝田，元谅屯昭应，王权壁中渭桥，贼兵不能逾渭南。未几，迁镇国军节度使，封武康郡王。先是，诏发豳、陇兵东讨李希烈。师方出关，泚使刘忠孝召还；至华阴，华阴尉李夷简说驿官捕之，追及关，元谅斩以徇，所召兵不得入，由是华州独完。俄诏元谅与李晟收京师，次济西。元谅先奋麇贼，败之，进屯苑东，晟使坏苑垣入。泚连战皆北，遂大溃，京师平。让功于晟，退壁近郊。加检校尚书左仆射，实封户五百，赐甲第、女乐、一子六品官。

李怀光反，与马燧、浑瑊讨之。其将徐廷光素易元谅，数嫚骂，为优胡戏，斥侮其祖。又使约降，曰：“我降汉将耳。”及马燧至，降于燧。元谅见韩游瑰曰：“彼诟吾祖，今日斩之，子助我乎？”许诺。既而遇诸道，即数其罪，叱左右斩之，诣燧谢。燧大怒，将杀元谅，游瑰见曰：“杀一偏裨尚尔，即杀一节度，法宜如何？”燧默然。元谅请输钱百万劳军自赎，瑊亦为请，燧赦之。帝以专杀，恐有司劾治，前诏勿论。

贞元三年，吐蕃请盟，诏以军从瑊会平凉，元谅军潘原、游瑰军洛口以为援。元谅曰：“潘原去平凉七十里，虜诈不情，如有急，何以赴？请与公连屯。”瑊以违诏，不听。瑊壁盟所二十里，元谅密徙营次之。既会，元谅望云物曰：“不详，虜必有变！”传令约部伍出阵。俄而虜劫盟，瑊奔还，元谅兵成列出，而泾原节度使李观亦以精兵五千伏险，与元谅相表里，虜骑乃解。元谅遣车重先，而与瑊振旅徐还，时以为有古良将风。是会也，微元谅、观二人，瑊且不免。帝嘉叹，赐善马金币良厚，因赐姓及名。

更节度陇右，治良原。良原隍堞湮圯，旁皆平林荐草，虜

入寇，常牧马休徒于此。元谅培高浚渊，身执苦与士卒均，菑翳榛莽，辟美田数十里，劝土垦艺，岁入粟菽数十万斛，什具毕给。又筑连弩台，远烽侦，为守备，进据势胜，列新壁。虜至无所掠，战又辄北，由是泾、陇以安，西戎惮之。卒，年六十二，赠司空，谥曰庄威。

李观，其先自赵郡徙洛阳，故为洛阳人。少沈厚寡言。以策干朔方节度使郭子仪，子仪遣佐坊州刺史吴玠由为防遏使。以亲丧解。吐蕃内寇，代宗幸陕，观隐罄屋，率乡里子姓千人守黑水，虜不敢侵。岭南节度使杨慎微奏为偏将，徐浩、李勉代节度，常倚以军政，数捕平剧贼。迁大将，试殿中监，召为右龙武将军。

泾师叛，观适番上，即领兵千余扈德宗奉天。诏尽察诸军，整饬谁遑，增募五千人，鬻欢竖，士气益振。赐封户二百，授二子八品官。从至梁州。帝还，诏总后军。擢四镇、北廷行军泾原节度使。在屯四年，训部伍，储藏饶衍。平凉之盟，吐蕃不得志。是年，观入朝，前一日就道，虜至期出精骑狙击，不及，去。以少府监检校工部尚书。卒，赠太子少傅。

韩游瑰，灵州灵武人，始为郭子仪裨将。安禄山反，使阿史那从礼将同罗、突厥五千骑伪降于朔方，出塞门，诱河曲九蕃府、六胡叛，部落凡五十万。子仪使游瑰率辛京杲击破之，九蕃府还附。累进邠宁节度留后。

奉天之狩，兵未集，游瑰与庆州刺史论惟明以兵三千来赴，自乾陵北趋醴泉，未至，有诏引军屯便桥。次泥泉，与泚兵值，游瑰欲还奉天，监军翟文秀曰：“吾壁于此，贼敢逾我而西，可夹攻取之。今入奉天，贼亦随至，是引贼迫天子也。”游瑰曰：“不然，我寡贼众。彼分以亢我，余众犹能鼓而西也，不如先入卫天子。且奉天无强卒，安得夹攻？吾士乏且寒，贼以

利诱之，众且溃。”遂还奉天。泚兵蹙攻之，战不利；泚兵夺门，游瑰殊死战，乃解。泚大治战棚、云桥，士皆惧，游瑰曰：“贼取佛祠干木为攻具，可以火之。”既而贼大噪攻南雉，游瑰曰：“是分吾力也。”趋北雉，遣将郭询、郭廷玉以锐士三百傅满直出，火其棚，投薪于中，风返，棚皆烬，贼气沮。故诸将推游瑰赴难功第一。帝以卫军无职局，军置统军一员，以游瑰、惟明、贾隐林处之。

李怀光叛，诱游瑰为变，游瑰白发其书。帝曰：“卿可谓忠义矣！”对曰：“臣安知忠义？但怀光误臣，使震惊乘舆，后持臣自解。”帝嘉其诚，从问：“计欲安出？”对曰：“怀光总诸府兵，怙以为乱。今邠有张昕，灵武有宁景璿，河中有吕鸣岳，振武有杜从政，潼关有李朝臣，渭北有奚颿，皆守将也。陛下以其众与地授之，罢怀光权，而尊以元功，诸将仰首，各听其帅，彼安能以乱？”帝曰：“罢怀光权而泚益张，若何？”对曰：“陛下约士以不次之赏，今贡赋方至，发而酬之，其守自固。邠有万精甲，臣得将之，可以诛贼。四方杖义而起，贼不足虑。”帝美其言。

会怀光诱复至，浑瑊得书，稍严卒以警。游瑰不知，发怒，嫚骂瑊。帝疑有变，即日幸梁州，游瑰使子从帝。怀光檄假游瑰邠州刺史，欲因张昕杀之。游瑰既失兵，不知所图。有客刘南金说曰：“邠有留甲，可以立功，殆天假也！”游瑰悟，诱旧部兵八百驰入邠，说昕曰：“怀光自蹈祸机，公今可取富贵，无共污不义也。我愿以麾下为公先驱。”昕不听。游瑰移疾不出，阴结其将高固等。昕欲杀游瑰，戒左右衷甲入。昕小史李岌潜白游瑰，伏甲先起，高固等应之，斩昕首以闻。时怀光子玫在邠，游瑰卫出之，曰：“杀之只以怒敌，至必遽，不如舍之。”玫至泾阳，怀光遂走蒲州。

游瑰屯七盘，受李晟节度。诏拜邠宁节度使，遂会浑瑊于奉天，与瑊、戴休颜分扼京西要险。李晟入长安，游瑰破泚兵咸阳。泚走泾州，游瑰使谕泾将杨澄，澄拒不纳，泚遂败。京师平，迁检校尚书左仆射，实封户四百。帝至自兴元，游瑰及瑊、休颜从，而李晟、尚可孤、李元谅奉迎，论功与瑊等皆第一。游瑰还屯邠宁。怀光寇同州，瑊、元谅败于乾坑。诏游瑰率兵并力，败贼众五千于屯。遂会瑊、马燧围蒲城。师次焦篱堡，守将尉珪降。怀光见势单蹙，乃缢死。

贞元二年，吐蕃入泾、陇、邠、宁，游瑰追至安化，虜营合水北。游瑰策曰：“贼行无人地，必怠，可袭取之。”使将史履澄夜领兵五百入其营，斩数百级，取马五千。迟明，虜以兵尾击，游瑰罗帜自卫，鼙鼓四发，虜惊溃去。是岁，复围盐州，刺史杜彦光约与之城，吐蕃许之，又取银、夏、麟等州。游瑰请收盐州以断戎人走集：“虜入汉，食禾菽，方春而病，此天亡时也。”有诏李元谅、韩全义率师一万，会游瑰收盐州。吐蕃请修清水盟，以归侵地，马燧为之请。诏问游瑰，答曰：“西戎弱则请盟，强则入寇。今侵地益深而乞盟，诈我也！”帝不从。会盟平凉，诏游瑰以军屯洛口。盟之日，游瑰以劲骑五百待非常，令曰：“即有变，急趋柏泉以分虜势。”瑊被劫，驰以免，虜见兵出，即解去。后吐蕃寇大回原，游瑰方壁长武，即选骑八百迎击，自引兵继之。监军以为戎不可易，答曰：“贼攻丰义，今游骑先破，则彼大众不敢前，丰义全矣！”战南原，败之，吐蕃夜遁。

会子钦绪以射生将卫京师，与妖人李广弘谋反，谋泄，奔邠州，中人捕斩，以状示游瑰。游瑰惧，求归死京师，帝不许。又执钦绪二息送京师，帝亦原之。未几，入朝，素服听命，有诏复位，劳遇如故。

游瑰盛言城丰义以遏虜侵。帝悦，趣还军。初，游瑰之朝，众谓且得罪，故赉送殊薄。既还，举军不自安。大将范希朝善兵，游瑰畏其逼，欲诛之，希朝奔凤翔，帝闻，召入宿卫。游瑰遣兵筑丰义，才二板而溃，宁卒数百大掠，游瑰不能禁。诏用张献甫代之。游瑰畏乱，委军轻出，还京师，拜右龙武统军。卒，谥曰襄。

广弘者，自言宗室子。始为浮屠，妄曰：“我尝见岳、渎神，当作天子，可复冠。”男子董昌舍广弘于资敬寺，召相工唐郭视之，教郭告人曰：“广弘且大贵。”乃诱钦绪、神策将魏循、李倓、越州参军事刘昉等作乱。昉家数具酒大会广弘所，阴相署置。又妄曰：“神戒我十月十日趣举。”约钦绪夜击鼓，噪凌霄门，焚飞龙厩，循等以神策兵迎广弘，事捷，大剽三日。循、倓上变，乃禽广弘及支党鞠仗内，付三司讯实，皆殊死。广弘临刑，色自如。由是禁人不得入观、祠。

杜希全，京兆醴泉人。以裨将隶郭子仪，积功劳至朔方节度使。军令整严，士畏其威。奉天之狩，希全与鄜坊节度使李建徽、盐州刺史戴休颜、夏州刺史时常春引兵赴难。次漠谷，为贼邀击，乘高纵石下之，强弩杂发。德宗使援之，不克，还保邠州。贼平，迁检校尚书左仆射、灵盐丰夏节度使，封余姚郡王。将即屯，献《体要》八章，砭切政病。帝嘉纳，赐《君臣箴》一篇。

寻兼夏绥银节度都统，建言：“盐州据要会，为塞保鄯。自平凉背盟，城陷于虜，于是灵武势县，鄜坊单逼，为边深患，请复城盐州。”乃诏希全及朔方、邠宁、银夏、鄜坊、振武及神策行营诸节度合选士三万五千屯盐州，又敕泾原、剑南、山南军深入吐蕃，牵挠其力，使不得犯塞。执筑凡六千人，阅二旬毕。由是虜悍，不轻入。

希全居河西久，颇越法横肆，帝数容掩其短。丰州刺史李景略名出希全上，疑逼己，遂排劾之。帝为斥以答其意。素苦风眩，稍剧，益忌忍，遂诬杀判官李起，吏下累息。卒，赠司空。

邢君牙，瀛州乐寿人。少从幽蓟、平卢军，以战功历果毅、折冲郎将。安禄山反，从侯希逸涉海入青州。田神功为兖郛节度使，使君牙将兵屯好畤防盛秋。吐蕃犯京师，代宗出陕，以扈从功，累封河间郡公。

建中初，李晟从马燧讨田悦，以君牙为都将，在武安、襄国间凡五战，斩馘功最。德宗出奉天，晟率君牙倍道赴难，徙屯渭桥，军中便宜，惟君牙得豫。晟在凤翔，数行边，常以君牙守。晟入朝，代为凤翔观察使。俄领节度，检校尚书右仆射。吐蕃岁犯边，君牙劭耕讲战以为备，戎不能侵。又城陇州平戎川，号永信城。卒官，赠司空。

初，布衣张汾者，无绍而干君牙，轩然坐客上。会吏撻簿书，以盗没宴钱五万，君牙怒其欺，汾不谢去，曰：“吾在京师，闻邢君牙一时豪俊，今乃与设吏论钱，云何？”君牙惭，遽释吏，引为上客，留月余，以五百缗为谢。其屈己好士类此。

卷第一百四十八 列传第八十二

陆贄

陆贄，字敬輿，苏州嘉兴人。十八第进士，中博学宏辞。调郑尉，罢归。寿州刺史张镒有重名，贄往见，语三日，奇之，请为忘年交。既行，饷钱百万，曰：“请为母夫人一日费。”贄不纳，止受茶一串，曰：“敢不承公之赐？”以书判拔萃补渭南尉。

德宗立，遣黜陟使庾何等十一人行天下。贄说使者，请以五术省风俗，八计听吏治，三科登隗义，四赋经财实，六德保罢瘵，五要简官事。五术曰：“听谣诵审其哀乐，纳市贾观其好恶，讯簿书考其争讼，览车服等其俭奢，省作业察其趣舍。

“八计曰：“视户口丰耗以稽抚字，视垦田赢缩以稽本末，视赋役薄厚以稽廉冒，视案籍烦简以稽听断，视囚系盈虚以稽决滞，视奸盗有无以稽禁御，视选举众寡以稽风化，视学校兴废以稽教导。”三科曰：“茂异，贤良，干蛊。”四赋曰：“阅稼以奠税，度产以衰征，料丁壮以计庸，占商贾以均利。”六德曰：“敬老，慈幼，救疾，恤孤，赈贫穷，任失业。”五要曰：“废兵之冗食，蠲法之挠人，省官之不急，去物之无用，罢事之非要。”时皆韪其言。迁监察御史。

帝在东宫，已闻其名矣，召为翰林学士。会马燧讨贼河北，久不决，请济师；李希烈寇襄城。诏问策安出，贄言：

劳于服远，莫若脩近；多方以救失，莫若改行。今幽、燕、

恒、魏之势缓而祸轻，汝、洛、荥、汴之势急而祸重。田悦覆败之余，无复远略，王武俊有勇无谋，硃滔多疑少决，互相制劫，急则合力，退则背憎，不能有越轶之患，此谓缓也。希烈果于奔噬，忍于伤残，据蔡、许富全之地，而益以邓、襄虜获之实，东寇则饜道阻，北窥则都邑震，此谓急也。代、朔、邠、灵自昔之精骑，上党、盟津今之选师，举而委之山东，将多而势分，兵广而财屈，则屯戍失于太繁也。李勉，文吏也，而当汴必争地；哥舒曜之众，乌合也，扞襄城方锐之贼。本非素习，首鼠莫前，则守御失于不足也。今若还李芑河阳以援东都，李怀光解襄城之围，专以太原、泽、潞兵抗山东，则梁、宋安。

又言：

立国之权，在审轻重，本大而末小，所以能固。故治天下者，若身使臂，臂使指，小大适称而不悖。王畿者，四方之本也；京邑者，王畿之本也。其势当京邑如身，王畿如臂，而四方如指，此天子大权也。是以前世转天下租税，徙郡县豪杰，以实京师。太宗列置府兵八百所，而关中五百，举天下不敌关中，则居重驭轻之意也。方世承平久，武备微，故禄山乘外重之势，一举而覆两京。然犹诸牧有马，州县有粮，肃宗得以中兴。乾元后，外虞踵发，悉师东讨，故吐蕃乘虚，而先帝莫与为御，是失驭轻之权也。既自陕还，惩艾前事，稍益禁卫，故关中有朔方、泾原、陇右之兵以捍西戎，河东有太原之兵以制北虜。今朔方、太原众已屯山东，而神策六军悉戍关外，将不能尽敌，则请济师。陛下为之辍边军，缺环卫，竭内厩之马、武库之兵，占将家子以益师，赋私畜以增骑。又告乏财，则为算室庐，贷商人，设诸榷之科，日日以甚。万有一如硃滔、李希烈负固边垒，窃发都甸者，何以备之？

夫关中，王业根本在焉。豪杰之在关中者，与籍于营卫不

殊；车乘之在关中者，与列于厩牧不殊；财用之在关中者，与贮于帑藏不殊。一朝有急，可取也。陛下幸听臣计，使芄还军援洛，怀光救襄城，希烈必走。请神策军及将家子占而东者追还之，凡京师税间架、榷酒、抽贯、贷商、点召之令，一切停之，则端本整棼之术。

帝不纳。后泾师急变，贄言皆效。

从狩奉天，机务填总，远近调发，奏请报下，书诏日数百，贄初若不经思，逮成，皆周尽事情，衍绎孰复，人人可晓。旁吏承写不给，它学士笔阁不得下，而贄沛然有余。

始，帝仓卒变故，每自克责。贄曰：“陛下引咎，尧、舜意也。然致寇者乃群臣罪。”贄意指卢杞等。帝护杞，因曰：“卿不忍归过朕，有是言哉。然自古兴衰，其亦有天命乎？今之厄运，恐不在人也。”贄退而上书曰：

自安史之乱，朝廷因循涵养，而诸方自擅壤地，未尝会朝。陛下将一区宇，乃命将兴师，以讨四方。一人征行，十室资奉；居者疲馈转，行者苦锋镝；去留骚然，而闾里不宁矣。聚兵日众，供费日博，常赋不给，乃议蹙限而加敛焉；加敛既殫，乃别配之；别配不足，于是榷算之科设，率贷之法兴。禁防滋章，吏不堪命；农桑废于追呼，膏血竭于笞捶；兆庶嗷然，而郡邑不宁矣。边陲之戍以保封疆，禁卫之旅以备巡警，邦之大防也。陛下悉而东征，边备空屈，又搜私牧、责将家以出兵籍马。夫私牧者，元勋贵戚之门也；将家者，统帅岳牧之后也；其复除征徭旧矣。今夺其畜牧，事其子孙，丐假以给资装，破产以营卒乘，元臣贵位，孰不解体？方且税侯王之庐，算裨贩之缙，贵不见优，近不见异，群情嚣然而关畿不宁矣。

陛下又谓百度弛废，则持义以掩恩，任法以成治，断失于太速，察伤于太精。断速则寡恕于人，而疑似不容辨也；察精

则多猜于物，而亿度未必然也。寡恕而下惧祸，故反侧之衅生；多猜而下妨嫌，故苟且之患作。由是叛乱继产，忿讟并兴，非常之虞，惟人主独不闻。凶卒鼓行，白昼犯阙；重门无结草之御，环卫无谁何之人。陛下虽有股肱之臣，耳目之佐，见危不能竭诚，临难不能效死，是则群臣之罪也。

陛下方以兴衰诿之天命，亦过矣。《书》曰：“天视自我民视，天听自我民听。”则天所视听，皆因于人，非人事外自有天命也。纣之辞曰：“我生不有命在天？”此舍人事推天命，必不可之理也。《易》曰：“自天祐之。”仲尼以谓：“祐者助也。天之所助者顺也，人之所助者信也。履信思乎顺，是以祐之。”《易》论天人祐助之际，必先履行，而吉凶之报象焉。此天命在人，盖昭昭矣。人事治而天降乱，未之有也；人事乱而天降康，亦未之有也。尚恐有可疑者，请以近事信之。

自比兵兴，物力耗竭。人心惊疑如风涛然，汹汹靡定，族谋聚议，谓必有变。则京师之人，固非悉通占术、晓天命也，则致寇之由，岂运当然？夫治或生乱，乱或资治；有以无难而亡，多难而兴。治或生乱者，恃治而不修也；乱或资治者，遭乱而能治也；无难而失者，忽万几之重，而忘忧畏也；多难而兴者，涉庶事之艰，而知敕慎也。今生乱失序之事不可追矣，其资治兴邦之业，在刻励而谨修之。当至危之机，得其道则兴，失则废，其间不容复有所悔也，惟勤思而熟计之。舍己以从众，违欲以遵道，远儉佞，亲忠直，推至诚，去逆诈，斯道甚易知，甚易行，不耗神，不劬力，第约之于心耳。何忧乎乱人，何畏乎厄运，何患乎不宁哉？

帝又问贽事切于今者，贽劝帝：“群臣参日，使极言得失。若以军务对者，见不以时，听纳无倦。兼天下之智以为聪明。

“帝曰：“朕岂不推诚！然顾上封者，惟讥斥人短长，类非忠

直。往谓君臣一体，故推信不疑，至憯人卖为威福。今兹之祸，推诚之敝也。又谏者不密，要须归曲于朕，以自取名。朕嗣位，见言事多矣，大抵雷同道听，加质则穷。故顷不诏次对，岂曰倦哉！”贇因是极谏曰：

昔人有因噎而废食者，又有惧溺而自沈者，其为防患，不亦过哉！愿陛下鉴之，毋以小虞而妨大道也。臣闻人之所助在信，信之所本在诚。一不诚，心莫之保；一不信，言莫之行。故圣人重焉。传曰：“诚者，物之终始，不诚无物。”物者事也，言不诚即无所事矣。匹夫不诚，无复有事，况王者赖人之诚以自固，而可不诚于人乎？陛下所谓诚信以致害者，臣窃非之。孔子曰：“可与言而不与之言，失人；不可与言而与之言，失言。智者不失人，亦不失言。”陛下可审其言而不可不信，可慎其所与而不可不诚。所谓民者，至愚而神。夫蚩蚩之伦，或昏或鄙，此似于愚也。然上之得失靡不辨，好恶靡不知，所秘靡不传，所为靡不效。馭以智则诈，示以疑则偷；接不以礼则其徇义轻，抚不以情则其效忠薄。上行则下从之，上施则下报之，若景附形，若响应声。故曰：“惟天下至诚，为能尽其性。”不尽于己而责尽于人，不诚于前而望诚于后，必给而不信矣。今方镇有不诚于国，陛下兴师伐之；臣有不信于上，陛下下令诛之。有司奉命而不敢赦者，以陛下所有责彼所无也。故诚与信不可斯须去己。愿陛下慎守而力行之，恐非所以为悔也。

《传》曰：“人谁无过？过而能改，善莫大焉。”仲虺歌成汤之德曰：“改过不吝。”吉甫美宣王之功曰：“衮职有阙，仲山甫补之。”夫成汤圣君也，仲虺圣辅也，以圣辅赞圣君，不称其无过，称其改过；周宣中兴贤王也，吉甫文武贤臣也，歌颂其主，不美其无阙，而美其补阙。则圣贤之意，贵于改过，

较然甚明。盖过差者，上智下愚所不免，惟智者能改而之善，愚者耻而之非也。中古以降，其臣尚谀，其君亦自圣，掩盛德，行小道，乃有入则造膝，出则诡辞，奸由此滋，善由此沮，天子意由此惑，争臣罪由此生，媚道行而害斯甚矣。太宗有文武仁义之德、治致太平之功，可谓盛矣，然而人至于今以从谏改过为称首。是知谏而能从，过而能改，帝王之大烈也。陛下谓谏官论事，引善自予，归过于上者，信非其美，然于盛德，未有亏焉。纳而不违，传之适足增美；拒而违之，又安能禁之勿传？不宜以此梗进言之路也。

圣人不忽细微，不侮鰥寡；侈言无验不必用，质言当理不必违；逊于志不必然，逆于心不必否；异于人不必是，同于众不必非；辞拙而效迂者不必愚，言甘而利重者不必智。考之以实，惟善所在，则可以尽天下之心矣。夫人情蔽于所信，沮于所疑，忽于所轻，溺于所欲。信偏则听言不尽其实，故有过当之言；疑甚则虽实不听其言，故有失实之听。轻其人则遗可重之事，欲其事则存可弃之人。苟纵所私，不考其实，则是失天下之心矣。故常情之所轻，圣人之所重，不必慕高而好异也。

陛下又以雷同道说，加质则穷。臣谓陛下虽穷其辞而未穷其理，能服其口而未服其心。且下之情莫不愿达于上，上之情莫不求知于下。然而下常苦上之难达，上常苦下之难知。若是者何？九弊不去也。所谓九弊者，上有六，下有三：好胜人，耻闻过，骋辩给，炫聪明，厉威严，恣强愎，上之弊也；谄谀、顾望、畏懦，下之弊也。好胜而耻过，必甘佞辞，忌直言，则谄谀者进，而忠实之语不闻矣。骋辩而炫明，必折人以言，虞人以诈，则顾望者自便，而切摩之益不尽矣。厉威而恣愎，必不能降情接物，引咎在己，则畏懦者至，而情理之说不申矣。人之难知，尧、舜所病，胡可以一酬一诘，而谓尽其能哉？夫

欲治天下，而不务得人心，则固不治矣；务得人心，而不勤接下，则心固不得矣；务接下而不辨君子小人，则下固不可接矣；务辨君子小人，而恶直嗜谀，则君子小人固不可辨矣。趋和求媚，人之甚利存焉；犯颜冒祸，人之甚害存焉。居上者易其言而以美利利之，犹惧忠告之不暨，况疏隔而猜忌者乎？

是时，贼未平，帝欲明年遂改元，而术家争言数钟百六，宜有所变，示天下复始。帝乃议更益大号。贽曰：“今乘輿播越，大憝未去，此人情向背、天意去就之隙。陛下宜痛自贬励，不宜益美名以累谦德。”帝曰：“卿言固善，然要当小有变革，为朕计之。”贽奏言：“古之人君，德合于天曰‘皇’，合于地曰‘帝’，合于人曰‘王’，父天母地以养人治物得其宜者曰‘天子’，皆大名也。三代而上，所称象其德，不敢有加焉。至秦乃兼曰‘皇帝’，流及后世昏僻之君，始有圣刘、天元之号。故人主重轻，不在称谓，视德何如耳。若以时屯当有变革，不若引咎降名，以祇天戒。且矫旧失，至明也；损虚饰，大知也。宁与加冗号以受实患哉？”帝从之。

会兴元赦令方具，帝以稿付贽，使商讨其详。贽知帝执德不固，困则思治，泰则易骄，欲激之使强其意，即建言：“履非常之危者，不可以常道安；解非常之纷者，不可以常令谕。陛下穷用兵甲，竭取财赋，变生京师，盗据宫闕。今假王者四凶，僭帝者二竖，其他顾瞻怀贰，不可悉数。而欲纾多难，收群心，惟在赦令而已。动人以言，所感已浅；言又不切，人谁肯怀？故诚不至者物不感，损不极者益不臻。夫悔过不得不深，引咎不得不尽，招延不可不广，润泽不可不弘，使天下闻之，廓然一变，人人得之所欲，安有不服哉？其须改革科条，已别封上。臣闻知过非难，改之难；言善非难，行之难。《易》曰：‘圣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。’夫感者，诚发于心而形于事，事

或未谕，故宣之于言，言必顾心，心必副事，三者相合，乃可求感。惟陛下先断厥志，以施其辞，度可行者而宣之，不可者措之。无苟于言，以重取悔。”帝纳之。

始，帝播迁，府藏委弃，卫兵无褚衣。至是，天下贡奉稍至，乃于行在夹庑署琼林、大盈二库，别藏贡物。贽谏，以为：“琼林、大盈于古无传。旧老皆言：开元时贵臣饰巧以求媚，建言郡邑赋税，当委有司以制经用，其贡献悉归天子私有之。荡心侈欲，亦终以饷寇。今师旅方殷，疮痛呻吟之声未息，遽以珍贡私别库，恐群下有所缺望，请悉出以赐有功。令后纳贡必归之有司，先给军赏，瑰怪纤丽无得以供。是乃散小储成大储，捐小宝固大宝也。”帝悟，即撤其署。

李怀光有异志，欲怒其军使叛，即上言：“兵稟薄，与神策不等，难以战。”李晟密言其变，因请移屯。帝遣贽见怀光议事。贽还奏：“怀光寇奔不追，师老不用，群帅欲进，辄沮止其谋。此必反，宜有以制之。”因劝帝许晟移军。初，贽与怀光语及晟，怀光妄说曰：“吾无所藉晟。”贽即美其强雄，使不得翻覆。至是，请下诏书如其意者，且无辞归短于朝。又建：“遣李建徽、阳惠元与晟并屯东渭桥，托言晟兵寡不足支贼，俾为犄角。怀光虽不欲遣，且辞穷，无以沮解。”帝犹豫曰：“晟移屯，怀光固怏怏，若又遣建徽等俱东，彼且为辞。少须之。”晟已徙营，不阅旬，怀光果夺两节度兵。建徽挺身免，惠元死之。行在震惊，遂徙幸梁。

道有献瓜果者，帝嘉其意，欲授以试官。贽曰：“爵位，天下公器，不可轻也。”帝曰：“试官虚名，且已与宰相议矣，卿其无嫌。”贽奏：“信赏必罚，霸王之资也；轻爵褻刑，衰乱之渐也。非功而获爵则轻，非罪而肆刑则褻。天宝之季，嬖幸倾国，爵以情授，赏以宠加，纲纪始坏矣。羯胡乘之，遂乱

中夏。财赋不足以供赐，而职官之赏兴焉；职员不足以容功，而散、试之号行焉。今所病者爵轻也，设法贵之，犹恐不重，若又自弃，将何劝焉？陛下谓试官为虚名，岂思之未熟邪？夫立国惟义与权，诱人惟名与利。名近虚，于教为重；利近实，于德为轻。凡所以裁是非，立法制，则存乎其义；参虚实，揣轻重，则存乎其权。专实利而不济之以虚，则物有匮耗而不给矣；专虚名而不副之以实，则情有诞谩而不趋矣。故锡货财，列禀秩，以彰实也；差品列，异服章，以饰虚也。居上者达其变，相须以为表里，则为国之权得矣。按甲令，有职事官、有散官、有勋官、有爵号。其赋事受奉者，惟职事一官，以叙才能，以位勋德，所谓施实利而寓虚名也；勋、散、爵号，止于服色、资廩，以取崇贵，以甄功劳，所谓假虚名佐实利者也。今员外、试官与勋、散、爵号同，然而突铤锋、排祸难者以是酬之可谓重矣。今献瓜一器、果一盛则受之，彼忘躯命者有以相谓矣，曰：‘吾之躯命乃同瓜果。’瓜果，草木也。若草木然，人何劝哉？夫田父野人必欲得其欢心，厚赐之可也。”

俄以劳迁谏议大夫，仍为学士。时凤翔节度使李楚琳杀张镒得位，虽数贡奉，议者颇言其挟两端，有所狙伺然。帝亦不能容，其使至，皆不得召，欲以浑瑊代之。贽谏曰：“楚琳之罪旧矣，今议者乃始纷纭，不亦晚哉？且勤王之师在畿内者，急宣亟告，景刻不可差。商岭既回远，而骆谷又为贼所扼，通王命者唯褒斜尔。若复阻，则诸镇之向背者，我胜则来，贼胜遂往，此焉几会，不容差跌。使楚琳逞憾，敢为猖狂，南塞要冲，东与贼合，则我咽喉梗而心膂分矣，岂不病哉！今顾望两端，是乃天诱其衷，通归涂，济大业也。”帝释然，尽召见其使，优诏劳安之。

帝欲以内外从官普号“定难元从功臣”。贽曰：“宫官具

寮，恪居奔走，劳则有之，何功之云？难则尝之，何定之云？今与奋命者齿，恐沮战士之心，结勋臣之愤。”帝乃止。

京师已平，帝欲召浑瑊访奔亡内人，给装使赴行在。贽谏曰：“大难始平，而百役疲瘵之氓、重伤残废之卒，皆忍死扶疾，想闻德音。盖事有先后，义有轻重，重者宜先，轻者宜后。昔武王克殷，有未下车而为之者，有下车而为之者。当今所务，谓宜以大臣驰传，迎复神主，脩饬郊丘，展禋享之礼，申告谢之意；恤死义，犒有功，崇进忠直，优问耆耄；定反侧，宽胁从，官失职，复废业，是皆宜先不可后也。葺宫室，治服玩，耳目之娱，巾栉之侍，是皆宜后不可先也。且内人当离溃之后，或为将士所私。昔人掩绝纒、饮盗马者，岂忘其爱邪？知为君之体然也。天下固多褻人，何必独此？”帝不复下诏，犹遣使谕瑊资遣。

初，刘从一、姜公辅等材下不逮贽远甚，徒以单言暂谋偶有合，由下位建台宰。而贽孤立一意，为左右权幸沮短，又言事无所回讳，阴失帝意，久之不得宰相。还京，但为中书舍人。母韦犹在江东，帝遣中人迎还京师。俄以丧解官，客东都。诸方赠遗一不取，惟韦皋以布衣交，先以闻，故所致辄称诏受之。又诏中人护父柩至自吴会，葬洛阳。服除，以权知兵部侍郎复召为学士。入谢，伏地哽咽，帝为兴，改容慰抚。眷遇弥渥，天下属以为相，而窦参素不平，忌之。贽亦数言参罪失。贞元七年，罢学士，以兵部侍郎知贡举。明年，参黜，乃以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。

帝始任杨炎、卢杞，引树私党，排忠良，天下怨疾。贞元后，惩艾其失，虽置宰相，至除用庶官，反覆参诘乃得下。及贽秉政，始请台阁长官得自荐其属，有不职，坐举者。帝初许之，或言诸司所引皆亲党，招赂遗，无实才，帝复诏宰相自择。

赞奏言：“齐桓公问管仲害霸，对曰：‘得贤不能任，害霸也；任贤不能固，害霸也；固始而不终，害霸也；与贤人谋事，而小人议之，害霸也。’所谓小人者，非悉怀险诋以覆邦家也，盖趋向狭促，以沮议为出众，自异为不群，趣小利，昧远图，效小信，伤大道尔。所谓台省长官，仆射、尚书、丞、郎、御史大夫、中丞是也。陛下择辅相多出其中，行实不能顿殊也。今乃谓不能进一二属吏，岂后位宰相则可择天下材乎？夫求才者贵广，考课者贵精。往武后收人心，务拔擢，非徒人得荐士，亦许自举其才，岂不易哉？然而课责严，进退速，故当世称知人之明，累朝赖多士之用。陛下赏鉴独任，难于公举，有登延之路，无练核之方。武后以易得人，陛下以精失士。今择宰相以重于庶品，选长官以愈于下流。及宰相献言，长吏荐士，则又纳横议，废始谋，是任以重者轻其言，待以轻者重其事也。”帝虽嘉之，然卒停荐士诏。

旧制，吏部选以岁集。乾元后，天下兵兴，率三年一调，吏员稽壅，则案牒丛淆，伪冒蒙真，吏缘以为奸，废置无纲，至十年不被调者，缺员或累岁不补。赞乃请以内外员三分之，每岁计阙集人，检柅吏奸，天下便之。

当是时，贾耽、卢迈、赵憬同辅政，凡有司关白，三人者更相顾不肯判。赞又请如故事，旬一人秉笔，所咨辄判。

又以西北边岁调河南、江淮兵，谓之“防秋”，士不素练，战数败，将统制不一，亡以应敌。乃上陈其弊曰：

自禄山构乱，肃宗始撤边备，以靖中邦，借外威，宁内难，于是吐蕃乘衅，回纥矜功，中国不振，四十余年。率伤耗之民，竭力以事，西输贿赠，北偿马资，尚不足满其意。于是调敛四方，以屯疆陲，又不能遏其侵。故小入则驱略，深入则戒严。于时议安边者，皆务所难，忽所易，勉所短，略所长，行之而

要不精，图之而功靡就。

夫势有难易，事有先后。力大而敌脆，则先所难，是谓夺人之心也；力寡而敌坚，则先所易，是谓观衅而动也。今财匱于中，人劳未瘳，而欲发师徒以犯猎寇境，复其侵疆，攻其坚城，前有胜负未必之虞，后有馈运不继之患。万一桡败，适所以启戎心，挫国威也。以此安边，可谓不量势而务所难矣。天之授有分，地之产有宜，是以五方之俗，长短各殊。勉所短而敌长者殆，用所长而乘短者强。且以水草为居，讨猎为生，便于驰突，不耻败亡，此戎狄所长，中国之短也。而欲益兵搜乘，争驱角力，交锋原野之上，决命寻常之间，以此御寇，可谓勉所短而校其长矣。务所难，勉所短，劳费百倍，终无成功，虽果成之，不挫则废。诚以越天授，违地产，亏时势，以反物宜者也。胡不守所易，用所长乎？

若乃择将吏，脩纪律，训齐师徒；耀德以佐威，能迩以示遐；禁侵暴以彰吾信，抑攻取以昭吾仁；彼求和则善之而勿与盟，彼为寇则备之而不报复。此当今所易也。贱力贵智，好生恶杀；轻利重人，忍小全大；安其居而动，俟其时后行。脩封疆，守要害，蹊堑隧，列屯营，谨禁防，明斥候，务农足食，非万全不谋，非百克不斗；寇小至则遏其入，寇大至则邀其归，据险以乘之，多方以误之，使其勇无所加，众无所用，掠则靡获，攻则不能，进有腹背支敌之虞，退有首尾不相救之患。是谓乘其弊，不战而屈人兵。此中国之长也。我之所长，戎狄之短也；我之所易，戎狄之难也。以长制短，则用力寡而见功多；以易敌难，则财不匱而事速成。舍此不务而反为所乘，斯谓倒持戈矛，以鑕授寇者也。今皆务之矣，尚且守封未固，寇戎未惩者何邪？病在谋无定用，众无适从；任者不必才，才者不必任；闻不必实，实不必闻；所信不必诚，所诚不必信；行不必

当，当不必行。

又有六失焉。夫兵有攻讨，有镇守。权以纾难，暂以应机，事有便宜，谋有奇诡，不恤常制，不徇众情，死生进退，唯将所命，攻讨之兵也。人情者，利焉则劝，习焉则安，保亲戚而后乐生，顾家业而后忘死，可以治术驭，不可以法制驱，镇守之兵也。王者欲备封疆，御戎狄，则选镇守之兵以置之。古之善选置者，必辨其土宜，察其技能，知其好恶。用其力，不违其性；齐其俗，不易其宜；引其善，不责其所不能；禁其非，不处其所不欲。类其部伍，安其家室，然后能使之乐其居，定其志。以惠则感而不骄，以威则肃而不怨。靡督课而自用，弛禁防而不携。故守则固，战则强。其术无它，便于人而已。今远调屯士，以戍边陲，邀所不能，强所不欲，广其数不考于用，责其力不察其情，斯可为羽卫之仪，而无益备御之实也。何者？穷边之地，千里萧条，寒风裂肤，豺狼为邻，昼则荷戈以耕，夜则倚烽以戍，有剽害之虑，无休暇之娱，非生其域、习其风，幼而视焉，长而安焉，则不能宁居而狎其敌也。关东百物阜殷，士怙温饱，比诸边隅，不翅天地。闻绝塞荒陬，则辛酸动容；聆强蕃劲虏，则慑骇褫情。又使去亲族，舍园庐，甘所辛酸，抗所慑骇，将冀为用，不亦疏乎？又有休代之期，无统制之善，资奉姑息，譬如骄子，进不邀以成功，退不处以严宪，屈指计归，张颐待饲，师一挫伤，则乘其危橈，布路东溃。平居殫资储以奉浮冗，临难弃城镇以摇疆场。其弊岂特无益哉？谪徙之人，本以增户实边，立功自赎。既无良之人，而思乱幸灾又甚于戍卒，适有防卫之烦，而无立功之益。虽前代行之，固非可遵者也。帅臣身不临边，而以偏师戍守。大抵士之犀利，悉选以自奉，委疲羸者以守要冲，寇至而不支，则劫执芟蹂，恣所欲得，比都府闻之，虏已旋返。治兵若此，斯可谓措置乖方。

一失也。

赏以存劝，罚以示惩，以懋有庸，以威不恪。故赏罚之于馭众，譬輶輶所以行车，衔勒所以服马也。今将之号令不能行之军，国之典刑不能施之将，上下遵养，以苟岁时。欲褒一有功，虑无功者怨，嫌疑而不赏；欲责一有罪，畏同恶者竦，隐忍而不诛。故忘身效节者抵噪于众，债军缓救者畜奸不畏，褒贬称毁，纷然相乱。公者直己不求诸人，则罹困厄；奸者行私苟媚于众，则取优崇。此义士勇夫所以痛心解体也。又如遇敌而守不固，陈谋而功不成。责将帅，将帅曰资粮不足；责有司，有司曰须给无乏；更相为解，而朝廷含糊，未尝究诘。故抱直者吞声，罔上者不惭。馭众若此，可谓课责亏度。二失也。

以课责之亏，措置之乖，将不得竭其才，卒不得尽其力，屯集虽众，无施战阵，虏常横行，以谓境无人焉。吏习其常，惟曰兵少不敌，朝廷莫之省，则又调发益师，无裨于备御，而有弊于供亿。闾井日耗，敛求日繁，倾家析产，榷盐税酒，无虑所入半以事边。制用若此，可谓财匱于兵众矣。三失也。

今四夷最强盛者，莫如吐蕃。举吐蕃众，未当中国十数大郡，而内虞外备与中国不殊，所以能寇边者无几。又器不犀利，甲不精完，材不趋敏。动则中国愁其众不敢抗，静则惮其强不敢侵，何哉？良以我之节制多，而彼之统帅一也。且节制多，则人心不一；人心不一，则号令不行；号令不行，则进退难必；进退难必，则疾徐失宜；疾徐失宜，则机会不及；机会不及，则气势自衰。斯乃勇废为虺，众失为弱。开元、天宝时，制西北二蕃，则朔方、河西、陇右三节度而已，尚虑权分，或诏兼领之。中兴未遑外讨，则侨四镇隶安定，以陇右附扶风，所当二蕃，则朔方、泾原、陇右、河东四节度而已，以关东戍卒属之。虽任未得人，而措置之法存焉。自贼泚乱以诱泾原，怀光

反以污朔方，则分朔方为三节度，其镇军且四十，皆特诏任之，各有中人监军，咸得相抗。既无军法临下，莫能禀属，边书告急，方使关白用兵，是谓从容拯溺，揖让救焚矣。兵以气若势为用者也，气聚则盛，散则消；势合则威，析则弱。今之边戍，势弱气消。建军若此，可谓力分于将多矣。四失也。

治戎之要，在均齐而已。故军法无贵贱之差、多少之异，所以同其志、尽其力也。被边长镇之兵，皆百战伤夷，角所能则习，度所处则危，考服役则劳，察临敌则勇，然衣禀止于当身，又为家室所分，居常冻馁。而关东戍士，岁月更代，怯于应敌，懈于服劳，然衣禀优厚，继以茶药，资以蔬酱。丰寡相县，势则远甚。又有以边军诡为奏请遥隶神策者，禀赐之饶，有三倍之益。此士类所以忿恨，经费所以褊匮。夫事业未异，给养顿殊，人情所不甘也。不为戎首，已可嘉者，况使协力同心，以攘寇难，臣知有所不能焉。养士若此，可谓怨生于不均矣。五失也。

凡任将帅，必先考察行能，然后指所授之方、所委之要，令自揣可否，以见要领。须某甲兵，藉某参属，用若干步骑，计若干资粮，何所列屯，何时成功，观其言，校其实。若曰不足取，当艰之于初，不宜诒悔于后也；若曰可任，则当要之于终，不宜掣肘于内也。故疑者不使，使者不疑。劳神于拔选，端拱于委任，然后核否臧，信赏罚，受赏者不为滥，当罚者不敢辞，付授专则苟且之心息矣。是以古之遣将者，君推毂而命之，又赐鈇钺，故军容不入国，国容不入军，机宜不以远决，号令不以两从。今陛下命帅，先求易制者，多其部使力分，轻其任使心弱。由是分阃责成之义废，死绥任咎之志衰。一则听命，二则听命，止取承顺可矣，若有意乎靖难则不可。两疆相接，两军相持，事机所急，罅不留息，况千里之远，九重之深，

陈述之难明，听览之不专，欲事无遗策，虽圣亦有所不能焉。守戍者以寡不敢抗，分镇者以无诏不敢救，逗留之顷，寇已奔逼。牧马屯牛，鞠椎剽矣；嗇夫樵妇，罄俘囚矣。假令诏至发兵，更相顾望，莫敢遮碍，败者减百为一，获者衍百为千。帅守以总制在朝，不恤于罪；陛下以权出己，不究厥情。用帅若此，可谓机失于遥制矣。六失也。

臣愚谓宜罢四方之防秋者，以其数析而三之：其一，责本道节度，募壮士愿屯边者徙焉；其一，则第以本道衣禀，责关内、河东募用蕃、夏子弟愿傅军者给焉；其一，以所输资粮给应募者，以安其业。诏度支市牛，召工就诸屯缮完器具。至者家给牛一，耕耨水火之器毕具，一岁给二口粮，赐种子，劝之播蒔。须一年，则使自给，有余粟者，县官倍价以售。既息调发之烦，又无幸免之弊，出则人自为战，处则家自为耕。与夫暂屯遽罢，岂同日论哉！然后建文武大臣一人为陇右元帅，自泾、陇、凤翔薄长武城，尽山南西道，凡节度府之兵皆属焉。又诏一人为朔方元帅，由鄜坊、邠宁捷灵夏，凡节度府之兵属焉。又诏一人为河东元帅，举河东，极振武，节度府之兵属焉。各以临边要州为治所，所部州若府，遴柬良吏为刺史，外奉军兴，内课农桑，慎守中国所长，谨行当今所易，则八利可致，六失可去矣。

帝爱重其言，不从也。

班宏判度支，卒官，贄荐李巽，帝漫许之，而自用裴延龄。贄言：“延龄僻戾躁妄，不可用。”不听。俄而延龄奸佞得君，天下仇恶，无敢言。贄上书苦谏，帝不悛，竟以太子宾客罢。贄本畏慎，未尝通宾客。延龄揣帝意薄，谗短百绪，帝遂发怒，欲诛贄，赖阳城等交章论辨，乃贬忠州别驾。后稍思之，会薛延为刺史，谕旨慰劳。韦皋数上表请贄代领剑南，帝犹衔之，

不肯与。顺宗立，召还。诏未至，卒，年五十二。赠兵部尚书，谥曰宣。

始，贄入翰林，年尚少，以材幸，天子常以辈行呼而不名。在奉天，朝夕进见，然小心精洁，未尝有过，由是帝亲倚，至解衣衣之，同类莫敢望。虽外有宰相主大议，而贄常居中参裁可否，时号“内相”。尝为帝言：“今盗遍天下，宜痛自咎悔，以感人心。昔成汤罪己以兴，楚昭王出奔，以一言善复国。陛下诚不吝改过，以言谢天下，使臣持笔亡所忌，庶叛者革心。”帝从之。故奉天所下制书，虽武人悍卒无不感动流涕。后李抱真入朝，为帝言：“陛下在奉天、山南时，赦令至山东，士卒闻者皆感泣思奋。臣是时知贼不足平。”议者谓兴元戡难功，虽爪牙宣力，盖贄有助焉。狩山南也，道险涩，与从官相失，夜召贄不得，帝惊且泣，诏军中得贄者赏千金。久之，上谒，帝喜见颜间，自太子以下皆贺。及辅政，不敢自顾重，事有可否必言之，所言皆割拂帝短，恳到深切。或规其太过者，对曰：“吾上不负天子，下不负所学，皇它恤乎？”既放荒远，常阖户，人不识其面。又避谤不著书，地苦瘴疠，只为《今古集验方》五十篇示乡人云。

贄曰：德宗之不亡，顾不幸哉！在危难时听贄谋，及已平，追仇尽言，怫然以逸幸逐，犹弃梗。至延龄辈，则宠任磐桓，不移如山，昏佞之相济也。世言贄白罢翰林，以为与吴通玄兄弟争宠，窦参之死，贄漏其言，非也。夫君子小人不两进，邪谄得君则正士危，何可訾耶？观贄论谏数十百篇，讥陈时病，皆本仁义，可为后世法，炳炳如丹，帝所用才十一。唐祚不竟，惜哉！

卷第一百四十九 就列传第八十三

韦张严韩

韦皋，字城武，京兆万年人。六代祖范，有勋力周、隋间。皋始仕为建陵挽郎，诸帅府更辟，擢监察御史。张谏节度凤翔，署营田判官。以殿中侍御史知陇州行营留事。

德宗狩奉天，李楚琳杀谏，劫众叛归硃泚，陇州刺史郝通奔降楚琳。始，泚以范阳军镇凤翔，既归节，而留兵五百戍陇上，以部将牛云光督之。至是，云光谋请皋为帅，将劫以臣泚。别将翟晔伺知以白皋。云光惧不克，率众出奔，至汧阳，遇泚奴使皋所，谓云光曰：“太尉已为天子，使我以御史中丞授皋。若听，固吾人也，不受，可遂诛之。请以兵俱。”许之。皋迎劳，先纳奴，伪受泚诏。即让云光曰：“既去而复，何也？”对曰：“向未知公之命，故去；今还，愿与公同生死。”皋曰：“大使固善，苟无它图，请释甲以安众，而后可入也。”云光以皋诸生，亡能为，乃命士委仗铠，皋受而内其卒。明日，置酒大会，奴、云光与其下至，皋伏甲左右庑，酒行，尽杀之，以其首徇。泚复使它奴拜皋凤翔节度使，皋亦斩之及从骑三人，纵一人使报泚。帝闻，乃授皋陇州刺史，置奉义军，拜节度使，宠其功。皋遣兄平及弇继至奉天，士气益壮，乃筑坛血牲与士盟曰：“协力一心，以诛元恶，有渝此盟，神其殛之。”又驰使吐蕃与连和，陇坻遂安。帝自梁、洋还，召为左金吾卫将军，迁大将军。

贞元初，代张延赏为剑南西川节度使。初，云南蛮羁附吐蕃，其盗塞必以蛮为乡道。皋计得云南则斩虏右支，乃间使招徠之，稍稍通西南夷。明年，蛮大首领苴那时以王爵让其兄子乌星。始，乌星幼，那时摄领其部，故请归爵。皋上言：“礼让行于殊俗，则怫戾者化，愿皆封以示褒进。”诏可。又明年，云南款边求内属，约东蛮鬼主骠傍、苴梦冲等绝吐蕃盟。五年，东蛮断泸水桥攻吐蕃，请皋济师。皋遣精卒二千，与蛮共破吐蕃于台登，杀青海大酋乞臧遮遮、腊城酋悉多杨硃及论东柴等，虏坠死崖谷不可计，多获牛马铠装。遮遮，尚结赞之子，虏贵将悍雄者也；既败，酋长百余行哭随之。悍将已亡，则屯栅以次降定。进检校吏部尚书。

初，东蛮地二千里，胜兵常数万，南倚阁罗凤，西结吐蕃，狙势强弱为患，皋能绥服之，故战有功。诏以那时为顺政王、梦冲怀化王、骠傍和义王，刻“两林”、“勿邓”等印以赐之。而梦冲复与吐蕃盟，皋遣别将苏崧召之，诘其叛，斩于琵琶川，立次鬼主样弃等，蛮部震服。乃建安夷军于资州，维制诸蛮；城龙溪于西山，保纳降羌。

九年，天子城盐州，策虏且来挠袭，诏皋出师牵维之。乃命大将董勔、张芬分出西山、灵关，破峨和、通鹤、定廉城，逾的博岭，遂围维州，搏栖鸡，攻下羊溪等三城，取剑山屯焚之。南道元帅论莽热来援，与战，破其军，进收白岸，乃城盐州。诏皋休士。以功为检校尚书右仆射、扶风县伯。

于是西山羌女、诃陵、南水、白狗、逋租、弱水、清远、咄霸八国酋长，皆因皋请入朝。乃遣幕府崔佐时由石门趣云南，而南诏复通。石门者，隋史万岁南征道也，天宝中，鲜于仲通下兵南溪，道遂闭。至是蛮径北谷，近吐蕃，故皋治复之。繇黎州出邛部，直云南，置青溪关，号曰“南道”。乃诏皋统押近

界诸蛮、西山八国、云南安抚使。俄进同中书门下平章事。

十三年，复嵩州。吐蕃怨，完垒造舟谋扰边，皋辄破却之。自是曩贡、腊城等九节度婴婴、笼官马定德与大将举落皆降，昆明管些蛮又内附。赞普怒，遂北掠灵、朔，破麟州以取偿焉。帝诏皋深入以挠虏。皋遣大将陈泊等出三奇，崔尧臣趋石门无衣山，仇冕、董振走维州，邢玘出黄崖略栖鸡、老翁城，高倜、王英俊繇峨和、清溪道薄故松州，元膺出湿山、成溪，臧守至道黎、嵩，韦良金趋平夷，路惟明自灵壁、夏阳攻逋租、偏松城，王有道涉大度河，陈孝阳率蛮苴那时等道西泸攻昆明、诺济，师无虑五万，以八月悉出塞。十月，大破吐蕃，拔其保镇捕候，追奔转战千里，遂围维州。吐蕃释灵、朔兵，使论莽热以内大相兼东境五节度大使，率杂虏十万来救。师伏以待，虏乘胜深入，师噪而奋，虏大溃，生禽莽热献诸朝。帝悦，进检校司徒兼中书令、南康郡王，帝制纪功碑褒赐之。

顺宗立，诏检校太尉。会王叔文等干政，皋遣刘辟来京师谒叔文曰：“公使私于君，请尽领剑南，则惟君之报。不然，惟君之怨。”叔文怒，欲斩辟，辟遁去。皋知叔文多衅，又自以大臣可与国大议，即上表请皇太子监国，又上笏太子，暴叔文、伾之奸，且劝进。会大臣继请，太子遂受禅，因投殛奸党。是岁，皋暴卒，年六十一，赠太师，谥曰忠武。

皋治蜀二十一年，数出师，凡破吐蕃四十八万，禽杀节度、都督、城主、笼官千五百，斩首五万余级，获牛羊二十五万，收器械六百三十万，其功烈为西南剧。善拊士，至虽昏嫁皆厚资之，婿给锦衣，女给银涂衣，赐各万钱，死丧者称是。其僚掾官虽显，不使还朝，即署属州刺史，自以侈横，务盖藏之。故刘辟阶其厉，卒以叛。朝廷欲追绳其咎，而不与皋者诋所进兵皆鏖“定秦”字，有陆畅者上言：“臣向在蜀，知‘定秦’

者，匠名也。”繇是议息。畅，字达夫，皋雅所厚礼。始，天宝时，李白为《蜀道难》篇以斥严武，畅更为《蜀道易》以美皋焉。

始，皋务私其民，列州互除租，凡三岁一复。皋没，蜀人德之，见其遗象必拜。凡刻石著皋名者，皆镌其文尊讳之。

兄聿，弟平。聿以廕调南陵尉，迁秘书郎，以父嫌名换太子司议郎，辟淮南杜佑府。元和初，为国子司业。刘辟与卢文若反，皋子行式娶文若女弟，聿不以闻。辟平，行式妻当没掖庭，有司并按聿，或以道远不应坐，乃皆赦之。终太子右庶子。平与皋斩硃泚使者，间走奉天上功，擢万年尉。

平子正贯，字公理，少孤，皋谓能大其门，名曰臧孙。推廕为单父尉，不得意，弃官去，改今名。举贤良方正异等，除太子校书郎，调华原尉。后又中详闲吏治科，迁万年主簿，擢累司农卿。坐尚食乏供，贬均州刺史。久之，进寿州团练使。宣宗立，以治当最，拜京兆尹、同州刺史。俄擢岭南节度使。南海舶贾始至，大帅必取象犀明珠，上珍而售以下直。正贯既至，无所取，吏咨其清。南方风俗右鬼，正贯毁淫祠，教民毋妄祈。会海水溢，人争咎撤祠事，以为神不厌，正贯登城沃酒以誓曰：“不当神意，长人任其咎，无逮下民。”俄而水去，民乃信之。居镇三岁，既病，遗令无厚葬，无用鼓吹，无请谥。卒，年六十八，赠工部尚书。

刘辟者，字太初，擢进士宏词科，佐韦皋府，迁累御史中丞、支度副使。皋卒，辟主后务，讽诸将徼旄节，宪宗以给事中召之，不奉诏。时帝新即位，欲静镇四方，即拜检校工部尚书、剑南西川节度使。辟意帝可动，益鹜蹇，吐不臣语，求统三川，欲以所善卢文若节度东川，即以兵取梓州。且以术家言五福、太一舍于蜀，乃造大楼以祈祥。帝始重征讨，而宰相杜

黄裳劝帝，且言：“辟，妄书生耳，可鼓而俘也。”荐高崇文、李元弈等将神策行营兵皆西，使严砺、李康掎角之。

诏许自新，辟不听。崇文取东川，帝乃下诏夺其官，进破鹿头关，遂下成都。辟从数十骑走，至羊灌田，自投水，不能死，骑将郾定进禽之。文若先杀其族，縋石自沈于江，失其尸。槛车送辟京师，尚冀不死，食饮于道晏然。将至都，神策以兵迎之，系其首，曳而入，惊曰：“何至是邪？”帝御兴安楼受俘，诏诘反状，辟曰：“臣不敢反，五院子弟为恶，不能制。”诏问：“遣使赐节何不受？”乃伏罪。献庙社，徇于市，斩于城西南独柳下。子超郎等九人，与部将崔纲以次诛。

始，辟尝病，见问疾者必以手行入其口，辟即裂食之。唯卢文若至，如平常，故益与之厚，而皆夷族。

张建封，字本立，邓州南阳人，客隐兖州。父玠，少任侠。安禄山反，使李廷伟胁徇山东，鲁郡太守韩择木迎馆之。玠率豪桀段绛等集兵，将斩以徇，择木不许，唯司兵参军张孚助其谋，乃杀廷伟并其党以闻。择木、孚皆受赏，而玠去之江南，不自言功。

建封少喜文章，能辩论，慷慨尚气，自许以功名显。李光弼镇河南，盗起苏、常间，残掠乡县。代宗诏中人马日新与光弼麾下皆讨。建封见中人，请前喻贼，可不须战。因到贼屯开譬祸福，一日降数千人，纵还田里，由是知名。湖南观察使韦之晋辟署参谋，授左清道兵曹参军，不乐职，辄去。令狐彰节度滑毫，奏置幕府，彰不朝覲，建封非之。往见转运使刘晏，晏奏试大理评事，使筦漕务，岁余罢。时马燧为三城镇遏使，雅知之，表为判官，擢监察御史。燧伐李灵耀，军中事多所諏访，从镇河东，授侍御史，即表其能于朝。杨炎将任以要职，卢杞不喜，出为岳州刺史。

李希烈既破梁崇义，跋扈不臣，寿州刺史崔昭与相闻，德宗召宰相选代昭者，杞仓卒不暇取它吏，即白用建封。希烈数败王师，张甚，遂僭即天子位，淮南节度使陈少游阴附之。希烈遣将杨丰赍伪赦二，畀建封、少游。丰至，建封缚致军中，会中人来，对之斩其首，因送伪书于行在。少游闻之，恚汗不自处，建封乃劾其附贼状，帝方蒙难，不暇治也。希烈又署杜少诚为淮南节度使，约破寿州，以趣江都。建封壁霍丘秋栅拒之，贼不能东。迁团练使。帝还自梁，少游卒忧死。进兼御史大夫、濠寿庐观察使。是时，四方尚多故，乃缮陴隍，益治兵，四鄙附悦。希烈使票帅悍卒来战，建封皆沮衄之。贼平，进封阶，又任一子正员官。

贞元四年，拜御史大夫、徐泗濠节度使。始，李洧以徐降，洧卒，高承宗、独孤华代之，地迫于寇，常困弊不支。于是李泌建言：“东南漕自淮达诸汴，徐之埭桥为江、淮计口，今徐州刺史高明应甚少，脱为李纳所并，以梗饷路，是失江、淮也。请以建封代之，益与濠、泗二州。夫徐地重而兵劲，若帅又贤，即淄青震矣。”帝曰：“善。”繇是徐复为雄镇。久之，检校尚书右仆射。十三年，来朝，帝不待日召见延英殿，诏会朝赴大夫班，以示殊宠，建封赋《朝天行》以献。帝眷遇异等，赐名马珍具。

是时，宦者主宫市，置数十百人阅物廛左，谓之“白望”。无诏文验核，但称宫市，则莫敢谁何，大率与直十不偿一。又邀阉閹所奉及脚佣，至有重荷趋肆而徒返者。有农卖一驴薪，宦人以数尺帛易之，又取它费，且驱驴入宫，而农纳薪辞帛，欲亟去，不许，恚曰：“惟有死耳！”遂击宦者。有司执之以闻，帝黜宦人，赐农帛十匹，然宫市不废也。谏臣交章列上，皆不纳，故建封请问为帝言之，帝颇顺听。会诏书蠲民逋赋，

帝问何如，答曰：“残逋积负，决无可斂，虽蠲除之，百姓尚无所益。”又陈：“河东节度使李说、华州刺史卢征皆病不能事，左右得以为奸。右金吾大将军李翰好刺细事规宠，人疾恶之。”帝悉嘉可。未几，制诏：“官师过从，人情之常，自今金吾勿以闻。”

元巳，赐宴曲江，特诏与宰相同榻食。其还镇，帝赋诗以饯，于时虽马燧、浑瑊、刘玄佐、李抱真等勋宠卓越，未有以诗饯者。帝又使左右以所持鞭赐之，曰：“卿节谊岁寒弗渝，故用此为况。”建封又赋诗以自警励。十六年，以病求代，诏韦夏卿代之，未至而建封卒。年六十六，册赠司徒。

治徐凡十年，躬于所事，一军大治。善容人过，至健黠亦未尝曲法假之。其言忠义感激，故下皆畏悦。性乐士，贤不肖游其门者礼必均，故其往如归。许孟容、韩愈皆奏署幕府，有文章传于时。

子愔，始以廕补虢州参军事。建封卒，府佐郑通诚者摄留事，畏其军乱，因浙西戍兵过徐，谋引以为援。举军怒，斧库取兵，环府大噪，杀通诚及大将数人，乃表于朝，请愔为留后，假旄节。帝不许，披濠、泗隶淮南，诏杜佑讨徐乱。泗州刺史张伾以兵攻埇桥，与徐军遇，伾大败。帝未有以制，乃授愔右骁卫将军、徐州刺史，知留后。以伾为泗州留后，杜兼为濠州留后。俄进愔武宁军节度使。

元和初，以疾求代，召为工部尚书，以王绍节度武宁，还濠、泗隶徐。徐人喜，遂不敢乱，而愔得行。未逾境，卒。愔治徐七年，其政称治。赠尚书右仆射。

严震，字遐闻，梓州盐亭人。本农家子，以财役里闾。至德、乾元中，数出赀助边，得为州长史。西川节度使严武知其才，署押衙，迁恒王府司马，委以军府众务。武卒，罢归。会

东川节度使李叔明表为渝州刺史，震以叔明姻家，移疾去。山南西道节度府又表为凤州刺史。母丧解。起为兴、凤两州团练使，好兴利除害。建中中，剑南黜陟使韦贞状震治行为山南第一，乃赐上下考，封郾国公。治凤十四年，号称清严，远迩咨美。迁山南西道节度使。

硃泚反，遣腹心穆廷光等遗帛书诱之，震即斩以闻。是时，李怀光与贼连和，奉天危蹙，帝欲徙蹕山南，震闻，驰表奉迎，遣大将张用诚以兵五千扞卫。用诚至盩厔有反计，帝忧之，会震牙将马勋嗣至，帝告以故，勋曰：“臣请归取节度符召之，即不受，斩其首以复命。”帝悦，使计日往。勋还得符，请壮士五人与偕，出骆谷，用诚以为未知其谋，以数百骑逐勋馆之，左右严侍。勋未发，阴令焚草馆外，士寒争附火，勋从容引符示之，曰：“大夫召君。”用诚惧，将走，壮士自后禽之。用诚子斫勋伤首，左右扞刀得免，遂仆用诚，而格杀其子。勋即军中，士皆擐甲矣。勋昌言曰：“若父母妻子在梁州，今弃之而反，何所利邪？大夫取用诚尔，若等无与！”众乃服，不敢动。即缚用诚送于震，杖杀之，而拔其副以统师。始，勋赴行在，逾半日期，帝颇忧。比至，大喜。翌日，发奉天。既入骆谷，怀光以骑追袭，赖山南兵以免。寻加检校户部尚书、冯翊郡王，实封二百户。

天子至梁州，宰相以为地贫无所仰给，请进幸成都。震曰：“山南密迩畿辅，李晟锐于收复，方藉六师为声援，今引而西，则诸将顾望，责功无期。”帝未决，会晟表至，亦请驻蹕梁、洋，议遂定。然梁、汉间刀耕火耨，民采稻为食，虽领十五郡，而赋入才比东方数大县。自安、史后，山贼剽掠，户口流散，震随宜劝课，鸠敛有法，民不烦扰，而行在供亿具焉。车驾将还，加检校尚书左仆射。诏改梁州为兴元府，即用震为尹，加

实封二百户。久之，进同中书门下平章事。贞元十五年卒，年七十六，赠太保，谥曰忠穆。

从孙譔，与宰相杨收善。咸通中，繇桂管观察使擢为江西节度使，改号镇南军。时南蛮内寇，诏譔募士三万备之。或言譔广补卒，擅纳缣廩。及收得罪，韦保衡以譔素善收，赍贿狼籍，遣使按覆，诏赐死。

韩弘，滑州匡城人。少孤，依其舅刘玄佐。举明经不中，从外家学骑射。由诸曹试大理评事，为宋州南城将。事刘全谅，署都知兵马使。贞元十五年，全谅死，军中思玄佐，以弘才武，共立为留后，请监军表诸朝。诏检校工部尚书，充宣武节度副大使，知节度事。

先是，曲环死，吴少诚与全谅谋袭陈许，使数辈仍在馆。弘始得帅，欲以忠自表于众，即驱出少诚使斩之，选卒三千，会诸军击少诚，败之。汴自刘士宁以来，军益骄，及杀陆长源，主帅势轻，不可制。弘察军中素恣横者刘锬等三百人，一日，数其罪斩之牙门，流血丹道，弘言笑自如。自是讫弘去，无一敢肆者。李师古屯曹州，以谋郑、滑，或告：“师古治道矣，兵且至，请备之。”弘曰：“师来不除道也。”师古情得，乃引去。累授检校司空、同中书门下平章事。弘以官与太原王锬等，诒书宰相，耻为锬下。宪宗方用兵淮西，藉其重，更授检校司徒，班锬上。

严绶以王师败，乃拜弘淮西诸军行营都统，使扞两河，而令李光颜、乌重胤击贼。弘不亲屯，遣子公武领兵三千属光颜，然阴为逗桡计，以危国邀功者，每诸将告捷，辄累日不怡。元济平，以功加兼侍中，封许国公。李师道诛，弘大惧，因请入朝，册拜司徒、中书令，以足疾，命中人掖拜，固愿留京师。帝崩，摄冢宰。俄出为河中节度使。以病请还，复拜司徒、中

书令。卒，年五十八，赠太尉，谥曰隐。

始，弘自汴来朝，献马三千、绢五十万、它锦彩三万，而汴之库厩钱尚百万缗，绢亦百余万，马七千，粮三百万斛，兵械不可数。弘为人庄重寡言，罪杀人，问法何如，不自为轻重，沉谋勇断，故少诚、师道等皆惮之。诏使至，或骜侮不为礼。齐、蔡平，势屈而后请觐，然天子尊宠异等，能以名位始终，亦其天幸。

子公武，字从偃。起家卫尉主簿，为宣武行营兵马使，以讨蔡功检校左散骑常侍、鄜坊等州节度使。弘入朝，为右金吾将军。弘出河中，弘弟充徙宣武，乃曰：“二父居重镇，我以孺子又当执金吾职乎？”因固辞，改右骁卫大将军。性恭逊，不以富贵自处。卒，赠户部尚书，谥曰恭。

充，本名瑾，少亦依舅家。李元为河阳节度使，署牙将。元改昭义，又从之。元尝谓宾佐曰：“充后当贵，诸君必善事之。”未几，弘领宣武，召主亲兵，元曰：“我知君旧矣，吾儿不才，无足累君者，二女方幼，以为托。”遂辞去。累授御史大夫。

弘峻法，人人不自保。充谨慎无少懈，念弘在镇久，不入见天子，身又得士，不自安，因请入宿卫，弘许之，不即遣。后因猎，单骑走洛阳，朝廷亮其节，擢右金吾卫将军，转大将军，斥军士虚名不如令者七百人。历少府监、鄜坊等州节度使。

穆宗立，幽、镇、魏复乱，王承元以冀兵二千屯滑州，朝廷恐冀兵相誅为叛，徙承元鄜坊，而授充检校尚书左仆射，为义成军节度使。会汴军逐李愿，以李裼主留事。帝谓充素为汴士悦向，诏节度宣武，兼统义成兵讨裼。战郭桥，破之。会李质斩裼，遂入汴。初，陈许李光颜亦奉诏讨裼，屯尉氏，意先得汴，欲俘掠以饵军，而汴监军姚文寿亦欲内光颜。充闻其谋，

驰至城下，汴人望见充，欢跃无复贰者。

始，帝遣人问破贼期，充对：“汴，天下咽喉，臣颇习其人，然王师临之，一月可破。”方二旬即克。帝喜曰：“充料敌若神。”加检校司空。籍裼所胁为兵者三万，悉纵之。又责首乱者千余，斥出境，令曰：“敢后者斩！”由是内外按堵，汴人爱赖之。卒，年五十五，赠司徒，谥曰肃。

充虽将家，性俭节，历三镇，居处服玩如儒生，乘机决策无余悔，世推善将。李元没，充为嫁二女，周其家。自弘去汴，监军选军中敢士二千直阁下，日秩酒肴，物力几屈，然不敢废。充未入时，李质总军事，乃曰：“韩公至而顿去二千人食，岂不失人心乎？不去，且无以继，可以弊事遗吾帅乎！”因悉罢之而后迎充。

李质者，节士也。始为牙将，及裼为留后，邀帅节，劝之不从。裼疽发于首，委质以兵，遂禽裼。终金吾将军。

赞曰：皋、建封、弘本诸生，震兴田亩间，未有以异人，及投隙龙骧，皆为国梁楹，光奋一时。使不遭遇，与庸夫汨汨并齿而腐可也。皋、弘虽阴慝，卒能以诚言自解，长没天年，宜哉！

卷第一百五十一 列传第八十四

鲍李萧薛樊王吴郑陆卢柳崔

鲍防，字子慎，襄州襄阳人。少孤窳，强志于学，善辞章。及进士第，历署节度府僚属。入为职方员外郎。薛兼训帅太原，被病，代宗授防少尹、节度行军司马，召见，慰遣之。俄知留后，兼太原尹、节度使。人乐其治，诏图形别殿。入为御史大夫，历福建、江西观察使，召拜左散骑常侍。从德宗奉天，进礼部侍郎，封东海郡公。

贞元元年，策贤良方正，得穆质、裴复、柳公绰、归登、崔邠、韦纯、魏弘简、熊执易等，世美防知人。时比岁旱，策问阴阳禳沴，质对：“汉故事，免三公，卜式请烹弘羊。”指当时辅政者。右司郎中独孤慆欲下质，防不许，曰：“使上闻所未闻，不亦善乎？”卒置质高第，帝见策嘉揖。

初，防与知杂御史窦参遇，导骑不引避，参谪其仆。及为相，防尹京兆，迫使致仕，授工部尚书。防吒曰：“吾与萧昕子齿，而同昕老，坐宰相余忿邪！”不得志卒，年六十九，赠太子少保，谥曰宣。防于诗尤工，有所感发，以讥切世敝，当时称之。与中书舍人谢良弼友善，时号“鲍谢”云。

李自良，兖州泗水人。天宝乱，往从兖郛节度使能元皓。以战多，累授右卫率。从袁傒讨贼袁晁，积阍至试殿中监，事浙东薛兼训节度府。兼训徙太原，又为牙将。鲍防代总节度事，

会回纥入寇，防遣大将焦伯瑜等击之。自良曰：“寇远来，难与争锋。请筑二垒搃归路，坚壁勿出，求战不许，师老而堕，其势易乘。”防不听。伯瑜战百井，大败。由是知名。

马燧代防，表为军候。自良为人勤且有谋，燧倚信之。从讨田悦还，攻李怀光河中，数履锋陷阵，功在诸将右。贞元三年，燧来朝，德宗罢燧兵，以自良代之。自良以事燧久，不敢当，议者多其让，乃授右龙武大将军。入谢，帝终以河东近胡，谓曰：“卿于进退宁不有礼？然守北门无易卿者，勉为朕行。”乃以检校工部尚书充河东节度使。居治九年，举不愆法，简俭易循，民不知有军，上下谐附。卒于官，赠尚书左仆射。

萧昕，字中明，梁鄱阳王恢七世孙，世居河南。再中博学宏辞科，调寿安尉，累迁左补阙。哥舒翰为副元帅拒安禄山，辟掌书记，翰败，僂道走蜀。肃宗立，奉诰册见行在，历中书舍人、礼部侍郎。代宗狩陕，昕由武关从帝，擢国子祭酒。建请崇太学以树教本，帝寤其言，诏群臣有籍于朝及神策六军子弟隶业者，昕补生员。

大历中，持节吊回纥。回纥恃功，廷让昕曰：“乃中国乱，非我无以平，奈何市马不时归我直？”众失色。昕徐曰：“国家寔定寇难，功虽丝毫不遗赏，况邻国乎？仆固怀恩，我之叛臣，尔与连祸，又引吐蕃暴我郊甸。天舍其衷，吐蕃败北，回纥悔惧，叩颡乞和，非天子恤旧功，则只马不得出塞下，孰为失信者？”回纥大惭，因厚礼昕，遣使者约和。转工部尚书，封晋陵侯。德宗出奉天，昕年八十，步出城。贼求之急，独窜山谷间，仅至奉天。迁太子少傅，爵郡公，兼礼部尚书，知贡举。久之，以太子少师致仕。卒，年九十三，赠扬州大都督，谥曰懿。

昕始荐张镐、来瑱，在礼部擢杜黄裳、高郢、裴垍。其后镐兴布衣，不数年位将相，瑱为将有威名，黄裳等继辅政，并

为名宰云。

薛播，河中宝鼎人。曾祖文思，官中书舍人。播早孤，伯母林通经史，善属文，躬授经诸子及播兄弟，故开元、天宝间，播兄弟七人皆擢进士第，为衣冠光黠。累授殿中侍御史，迁武功、万年令。温敏而裕，与人交有常，李栖筠、常袞、崔祐甫并器之。祐甫辅政，拜中书舍人，出为汝州刺史。坐小累，贬泉州，再迁至河南尹。以礼部侍郎卒，赠本曹尚书。

子公达，擢进士第。佐凤翔军。会帅不文，尝集射，设的高数十尺，令曰：“中者酬锦与金。”一军莫能中。公达执弓矢揖曰：“请为公欢。”射三发连中，众大呼笑。帅不喜，乃自免去。复佐河阳军。以国子助教居东都卒。

樊泽，字安时，河中人。少孤，依外家客河朔。相卫节度使薛嵩表为尧山令。举贤良方正，次潼关，雨淖，困不能前。有熊执易者，同舍逆旅，哀之，辍所乘马，倾褚以济，自罢所举。是岁，泽上第，杨炎善之，擢左补阙。

泽有武力，喜兵法，议者谓有将帅器。尝召对延英，德宗叹其论兵“与我意合”。累迁山南东道司马，就拜节度使。每射猎，诸将惮其材武。数与李希烈确，禽票将张嘉瑜、杜文朝、梁俊之等，贼气沮缩，遂取唐、隋二州。贞元三年，为荆南节度使。会山南东道嗣曹王皋卒，军乱，剽居人。以泽威惠著襄、汉间，复徙山南东道，加检校尚书右仆射。十四年卒，年五十七，赠司空，谥曰成。讣至，帝为撤宴废朝。

子宗师，字绍述。始为国子主簿，元和三年，擢军谋宏远科，授著作佐郎。历金部郎中、绵州刺史。徙绛州，治有迹。进谏议大夫，未拜卒。始，宗师家饶于财，悉散施姻旧宾客，妻子告不给，宗师笑不答。然力学多通解，著《春秋传》、《魁纪公》、《樊子》凡百余篇，别集尚多。韩愈称宗师论议平正有

经据，尝荐其材云。

王纬，字文卿，并州太原人。父之咸，为长安尉，与弟之贲、之免皆有文。纬举明经，以书判入等，历长安尉。大历中，与李泌俱为路嗣恭江西观察判官。泌见恶于元载，嗣恭希意欲杀之，纬护解，仅免。泌执政，奏于己有私恩，德宗许为泌报，故进纬给事中。浙西观察使缺，泌拟纬，帝曰：“是朕为君报德者乎？黄门要地，独不留议事耶？”对曰：“浙西赋入尤剧，纬清而忠，能惠养民，故请遣之。”制可。初，州县有韩滉时罚钱未入者十八万缗，府史请裒为进奉，纬上疏愿蠲以纾民，诏听之。贞元十年，加御史大夫兼诸道盐铁转运使。裴延龄以诸道负钱四百万缗献为羡钱，以图宠，纬奏“此诸州经费”，大忤延龄意，改检校工部尚书。卒，年七十一，赠太子少保。

纬居官以清白称，然好用刻深吏督察其下，条约苛碎，人不聊云。

吴凑，章敬皇后弟也。由布衣与兄淑一日赐官封皆等，而凑畏太盛，乞解太子詹事，换检校宾客兼家令。进累左金吾卫大将军。

凑才敏锐，而谦畏自将，帝数顾访，尤见委信。是时，令狐彰、田神功等继没，其下乘丧挟兵，辄偃蹇摇乱。凑持节至汴、滑，委悉慰说，裁所欲为奏，各尽其情，亦度朝廷可行者，故军中驩附。帝才其为，重之。元载当国久，悞状日肆，帝阴欲诛，未发也，顾左右无可与计，即召凑图之。俄而收载赐死。于是王缙、杨炎、王昂、韩会、包佶等皆当坐，凑建言：“法有首从，从不应死，一用极刑，亏德伤仁。”缙等繇是得减死。丁后母丧解职。既除，拜右卫将军。

德宗初，出为福建观察使，政勤清，美誉四腾。与宰相窦参有憾，参数加短毁，又言凑风痺不良趋走，帝召还，验其疾，

非是，繇是不直参。擢奏陕虢观察使，代李翼。翼，参党也。宣武刘玄佐死，以奏检校兵部尚书领节度使驰代。未至，汴军乱，立玄佐子士宁。帝欲遣兵内奏，而参请授士宁以沮奏，还为右金吾卫大将军。

贞元十四年夏，大旱，谷贵，人流亡，帝以过京兆尹韩皋，罢之。即召奏代皋，已谢，督视事，明日诏乃下。奏为人强力劬俭，瞿瞿未尝扰民，上下爱向。京师苦宫市强估取物，而有司附媚中官，率阿从无敢争。奏见便殿，因言：“中人所市，不便宵民，徒纷纷流议。宫中所须，责臣可办。若不欲外吏与闻禁中事，宜料中官高年谨信者为宫市令，平贾和售，以息众喧。”又言：“掌闲、彊骑、飞龙、内园、芙蓉园、禁兵诸司杂供役手，资课太繁，宜有蠲省。”帝辄顺可。初，府中易奏贵戚子，不便簿领，每有疑狱，时其将出，则遮奏取决，幸仓卒得容欺。奏叩鞍一视，凡指撻，尽中其弊，初无留思，众畏服，不意奏精裁遣如此。僚史非大过不榜责，召至廷，诘服原去，其下传相训勸，举无稽事。

文敬太子、义章公主仍薨，帝悼念，厚葬之，车土治坟，农事废。奏候帝间徐言，极争不避。或劝论事宜简约，不尔，为上厌苦。奏曰：“上明睿，忧劳四海，不以爱所钟而疲民以逞也。顾左右钳噤自安耳，若反复启寤，幸一听之，则民受赐为不少。矫舌阿旨固善，有如穷民上诉，叵云罪何？”以能进兼兵部尚书。

及属病，门不内医巫，不尝药，家人泣请。对曰：“吾以庸谨起田亩，位三品，显仕四十年，年七十，尚何求？自古外戚令终者可数，吾得以天年归侍先人地下，足矣！”帝知之，诏侍医敦进汤剂，不获已，一饮之。卒，年七十一，赠尚书右仆射，谥曰成。

先是，街樾稀残，有司蒔榆其空，湊曰：“榆非人所磨玩。悉易以槐，及槐成而湊已亡，行人指树怀之。唐兴，后族退居奉朝请者，犹以事失职，而湊任中外，未尝以罪过罢，为世外戚表云。

淑子士矩。士矩文学蚤就，喜与豪英游，故人人助为谈说。开成初，为江西观察使，飨宴侈纵，一日费凡十数万。初至，库钱二十七万缗，晚年才九万，军用单匱，无所仰。事闻，中外共申解，得以亲议，文宗弗穷治也，贬蔡州别驾。谏官执处其罪，不纳。于是御史中丞狄兼谟建言：“陛下擢任士矩，非私也；士矩负陛下而治之，亦非私也。请遣御史至江西即讯，使杜江淮它镇循旧意。”帝听，乃流端州。

郑权，汴州开封人。擢进士第，佐泾原节度刘昌府。昌被病入朝，度其军必乱，以权宽厚容众，檄主后务。昌去，军果乱，权挺身冒刃，明谕逆顺，杀首乱者，一军畏伏。德宗方厌兵，籓屯校佐得士心者，皆就命之，权自试参军拜行军司马。擢累河南尹，进拜山南东道节度使，徙领德棣沧景军。时讨李师道，权身将兵出屯，奏置归化县，绥纳降附。沧州刺史李宗爽数违命，权劾奏，诏追之，宗爽以州兵留己自解。宪宗更以乌重胤代权，沧人惧，共逐宗爽还京师，有诏斩以徇，徙权节度邠宁。或讼宗爽为权所诬，左迁原王傅。改右金吾卫大将军。

穆宗立，以左散骑常侍持节为回鹘告哀使，以足疾辞，不许，肩舁就道。权识诣魁然，有闕辩。与可汗争曲直，持议明壮，虜礼异之。使还，三迁工部尚书。用度豪侈，乃结权幸求镇守，于是检校尚书右仆射、岭南节度使。多哀赏珍，使吏输送，凡帝左右助力者皆有纳焉，人笑之。卒于官。

陆亘，字景山，苏州吴人。元和三年，策制科中第，补万年丞。再迁太常博士。礼史孟真练容典，博士降色访逮，史倚

以倨横。会将册皇太子，草仪，真参议偃蹇，巨榜逐之，胥曹失色。迁累户部郎中、太常少卿。历兖蔡虢苏四州刺史、浙东观察使，徙宣歙。太和八年卒，年七十一，赠礼部尚书。

巨文明严重，所到以善政称。初为兖州，对延英，具陈：“节度分兵屯属州，刺史不能制，故易乱。”帝因诏屯土得隶刺史。温州濒海，经贼乱，夺官吏半禄代民租，后相沿，更以为奸，巨还官全禀，绳赃罪，吏畏而赖之。

卢坦，字保衡，河南洛阳人。仕为河南尉。时杜黄裳为尹，召坦立堂下，曰：“某家子与恶人游，破产，盍察之？”坦曰：“凡居官廉，虽大臣无厚畜，其能积财者必剥下以致之。如子孙善守，是天富不道之家，不若恣其不道，以归于人。”黄裳惊其言，自是遇加厚。

李复为郑滑节度使，表为判官。监军薛盈珍数千政，坦每据理拒之。有善笛者，大将等悦之，诣复请为重职。坦笑曰：“大将久在军，积劳亟迁，乃及右职。奈何自薄，欲与吹笛少年同列邪？”诸将惭，遽出就坦谢。复病甚，盈珍以甲士五百内牙中，封府库，举军大恐。坦劝止之，军乃安。复卒，诏姚南仲代之。盈珍以南仲本书生，易之，曰：“是将材邪？”坦私谓人曰：“姚大夫外柔中刚，监军若侵之，必不受。我留，恐及祸。”乃从复丧归东都，为寿安令。盈珍果与南仲不相中，幕府多黜死者。

河南赋限已穷，县人诉机织未就，坦诣府请申十日。不听。坦谕县人第输，勿顾限，违之不过罚令俸尔。由是知名。累为刑部郎中，兼侍御史知杂事。赤县尉为台所按，京兆尹密救之，帝遣中人就释。坦白中丞，请中覆，中人走以闻，帝曰：“吾固宜先命有司。”遂下诏，乃释。数月迁中丞。

初，诸道长吏罢还者，取本道钱为进奉，帝因赦令一切禁

止，而山南节度使柳晟、浙西观察使阎济美格诏输献，坦劾奏，晟、济美白衣待罪。帝谕坦曰：“二人所献皆家财，朕已许原，不可失信。”坦曰：“所以布大信者，赦令也。今二臣违诏，陛下奈何以小信失大信乎！”帝曰：“朕既受之，奈何？”坦曰：“出归有司，以明陛下之德。”帝纳之。李筠诛，有司将毁其祖墓，坦上疏谏止。裴均为仆射，将居谏议、常侍上，坦引故事及姚南仲旧比。均曰：“南仲何人？”曰：“守正而不交权幸者。”均怒，遂罢为左庶子。

数月，拜宣歙池观察使。初，刘辟婿苏强坐诛。强兄弘，宦晋州，自免去，人莫敢用者。坦奏“弘有才行，其弟从辟时，距三千里，宜不通谋，今坐废，非用人意”，因请署判官，帝曰：“使强不诛，尚录其材，况彼兄耶？”时江淮旱，谷踊贵，或请抑其价。坦曰：“所部地狭，谷来他州，若直贱，谷不至矣，不如任之。”既而商以米盆至，乃多贷兵食出诸市，估遂平。

再迁户部侍郎，判度支。或告泗州刺史薛贇为代北水运时，畜异马，不以献，事下度支。坦遣吏验，未反，帝迟之，更遣中人刘泰昕往。坦曰：“事付有司，而又遣宦官，岂有司不足信乎？”三奏，帝乃止。表韩重华为代北水运使，开废田，列壁二十，益兵三千人，岁收粟二十万石。

河毁西受降城，宰相李吉甫议徙天德。坦以为：“城当碛口，得制北狄之要，美水丰草，边鄙所利。若避河流，不过退徙数里，奈何徇一时省费，堕万世策邪？天德故城，地壤瘠瘠，北倚山，去河远，烽候无所统接，虏骑唐突，势不容知，是无故而蹙地二百里，故曰非便。”城使周怀义亦以为言。吉甫不悦，出坦为东川节度。后数月，怀义忧死，燕重旰代之，遂徙天德。师人怨，杀重旰，覆其家。

初，坦与宰相李绛议多协，绛藉为己助，及坦出半岁而绛罢。治东川，尽蠲山泽盐井榷率之籍。吴少诚之诛，诏以兵二千屯安州，坦每朔望使人问其父母妻子，视疾病医药，故士皆感慰，无逃还者。惟请收军吏闰月粮助行营，为人所非。元和十二年卒，年六十九，赠礼部尚书。

旧制，官、阶、勋俱三品始听立戟，后虽转四品官，非贬削者戟不夺。坦为户部侍郎时，阶朝议大夫，勋护军，以尝任宣州刺史三品，请立戟，许之。时郑余庆淹练旧章，以为非是。为宪司劾正，诏罚一月俸，夺戟。自贞元以来，立戟十八家不应令，并追正之。

阎济美者，第进士，有长者名。贞元末，繇婺州刺史为福建观察使，徙浙西。为治简易，居镇未尝增常赋。罢浙西也，方在道，见诏而贡献无所还，故帝为言之。寻出华州刺史，入为秘书监，以工部尚书致仕。卒，谥曰温。

柳晟，河中解人。六世祖敏，仕后周为太子太保。父潭，尚和政公主，官太仆卿。晟年十二，居父丧，为身孝。代宗养宫中，使与太子诸王受学于吴大瓘并子通玄，率十日辄上所学。既长，诏大瓘等即家教授。拜检校太常卿。

德宗立，晟亲信用事。硃泚反，从帝至奉天，自请入京师说贼党以携沮之，帝壮其志，得遣。泚将右将军郭常、左将军张光晟皆晟雅故，晟出密诏，陈祸福逆顺，常奉诏受命，约自拔归。要籍硃既昌告其谋，泚捕系晟及常外狱，晟夜半坎垣毁械而亡，断发为浮屠，间归奉天，帝见，为流涕。乘舆还京师，擢原王府长史。吴通玄得罪，晟上书理其辜，其弟止曰：“天子方怒，无诒悔！”不听。凡三上书，帝意解，通玄得减死。

晟累迁将作少监，以护作崇陵，封河东县子，授山南西道节度使。府兵讨刘辟还，未扣城，复诏戍梓州，军曹怒，胁监

军谋变。晟闻，疾驱入劳士卒，既而问曰：“若等何为成功？”曰：“诛骄不受命者。”晟曰：“若知刘辟得罪天子而诛之，奈何复欲使后人诛若等耶？”士皆免胄拜，从所徙。入为将作监。使回鹘，奉册立可汗，逆谓曰：“属闻可汗无礼自大，去信自疆。夫礼信不能为，何足奉中国乎？”可汗诸贵人愕然骇，皆跪伏成礼。还为左金吾卫大将军，爵为公。卒，年六十九，诏从官临吊，赠太子少保。

晟敏于辩，下士乐施。唯自兴元入朝，贡献不如诏，为御史中丞卢坦所劾，宪宗以其贤，置弗暴云。

崔戎，字可大，玄韦从孙也。举明经，补太子校书郎。判入等，调蓝田主簿。辟淮南李庸府。卫次公代庸，宪宗称戎才，故次公倚成于职。裴度节度太原，署参谋。时王承宗以镇叛，度请戎往谕，承宗至泣下，乃听命。入为殿中侍御史，擢累谏议大夫。

云南蛮乱成都，诏戎持节剑南为宣抚使。奏罢税外姜芋钱；当赋钱者率三之，以其一准缙布，优其估以与民；绥招流亡。凡废若置，公私莫不便之。还拜给事中。出为华州刺史。吏以故事置钱万缗为刺史私用，戎不取。及去，召吏曰：“籍所置钱享军，吾重矫激以夸后人也。”徙兖海沂密观察使，民拥留于道不得行，乃休传舍，民至抱持取其靴。时诏使尚在，民泣诣使，请白天子丐戎还，使许诺。戎恚责其下，众曰：“留公而天子怒，不过斩吾二三老人，则公不去矣。”戎夜单骑亡去，民追不及乃止。至兖州，鉏灭奸吏十余辈，民大喜。岁余卒，年五十五，赠礼部尚书。

子雍，字顺中，由起居郎出为和州刺史。庞勋以兵劫乌江，雍不能抗，遣人持牛酒劳之，密表其状。民不知，诉诸朝，宰相路岩素不平，因是傅其罪，赐死宣州。

卷第一百五十一 列传第八十五

徐吕孟刘杨潘崔韦

徐浩，字季海，越州人。擢明经，有文辞。张说称其才，由鲁山主簿荐为集贤校理，见《喜雨》《五色鸽赋》，咨嗟曰：“后来之英也！”进监察御史里行。辟幽州张守珪幕府。历河阳令，治有绩。东都留守王倕表署其府。民有妄作符命者，众不为疑，浩独按篆诘状，果诈为之。迁累都官郎中，为岭南选补使，又领东都选。

肃宗立，由襄州刺史召授中书舍人。四方诏令，多出浩手，遣辞贍速，而书法至精，帝喜之。又参太上皇诰册，宠绝一时。授兼尚书右丞。浩建言：“故事，有司断狱，必刑部审覆。自李林甫、杨国忠当国，专作威福，许有司就宰相府断事，尚书以下，未省即署，乖慎恤意。请如故便。”诏可。故详断复自此始。进国子祭酒，为李辅国譖，贬庐州长史。

代宗复以中书舍人召，迁工部侍郎、会稽县公，出为岭南节度使。召拜吏部侍郎，与薛邕分典选。浩有妾弟冒优，托之邕，拟长安尉，御史大夫李栖筠劾之，帝怒，黜邕歙州刺史，浩明州别驾。德宗初，召授彭王傅，进郡公。卒，年八十，赠太子少师，谥曰定。

始，浩父峤之善书，以法授浩，益工。尝书四十二幅屏，八体皆备，草隶尤工，世状其法曰“怒猊抉石，渴骥奔泉”云。

晚节治广及领选，颇嗜财，惑于所嬖，卒以败。

吕渭，字君载，河中人。父延之，终浙东节度使。渭第进士，从浙西观察使李涵为支使，进殿中侍御史。大历末，涵为元陵副使，渭又为判官。涵由御史大夫擢太子少傅，渭建言：“涵父名少康，当避。”宰相崔祐甫善其言，擢司门员外郎。御史共劾渭：“昔涵再任少卿，不以嫌，今谓少傅为慢官，疑渭为涵游说。”乃贬渭歙州司马。

贞元中，累迁礼部侍郎。始，中书省有古柳，建中末枯死，德宗自梁还，复荣茂，人以为瑞柳，渭令贡士赋之。帝闻，不以为善。又与裴延龄为姻家，擢其子操上第，会入阁，遗私谒之书于廷。出为潭州刺史。卒，赠陕州大都督。

四子：温、恭、俭、让。

温，字和叔，一字化光，从陆质治《春秋》，梁肃为文章。贞元末，擢进士第。与韦执谊厚，因善王叔文。再迁为左拾遗。以侍御史副张荐使吐蕃，会顺宗立，荐卒于虏，虏以中国有丧，留温不遣。时叔文秉权，与游者皆贵显，温在绝域不得迁，常自悲。元和元年乃还，而柳宗元等皆坐叔文贬，温独免，进户部员外郎。

温藻翰精富，一时流辈推尚。性险躁，谄诡而好利，与窦群、羊士谔相昵。群为御史中丞，荐温知杂事，士谔为御史，宰相李吉甫持之，久不报，温等怨。时吉甫为宦侍所抑，温乘其间谍逐之。会吉甫病，夜召术士宿于第，即捕士掠讯，且奏吉甫阴事。宪宗骇异，既诘辩，皆妄言，将悉诛群等，吉甫苦救乃免，于是贬温均州刺史，士谔资州。议者不厌，再贬为道州。久之，徙衡州，治有善状。卒，年四十。

恭，字恭叔，尚气节，喜纵横、孙吴术。为山南西道府掌书记，进殿中侍御史，终岭南府判官。

俭亦为御史。让，太子右庶子。皆美材。

孟简，字几道，德州平昌人。曾祖诜，武后时同州刺史。简举进士、宏辞连中，累迁仓部员外郎。王叔文任户部，简以不附离见疾，不敢显黜，宰相韦执谊为徙它曹。元和中，拜谏议大夫，知匭事。韩泰、韩晔之复刺史，吐突承璀为招讨使，简皆固争，诣延英言不可状，以悻切出为常州刺史。州有孟渚，久淤阨，简治导，溉田凡四千顷，以劳赐金紫，召为给事中。

代李迺为浙东观察使。迺抑士族，右编人，至横恣不检，及简，一反之，农估兼受其弊，时谓两失之。以工部侍郎召还。初，使府得代，诏至，署留后即行。李翊观察浙西，始请留故使交政。及简还半道堂牒还之，如例，乃听解。

进户部，加御史中丞。户部有二员，判使按者居别一署，谓之“左户”，元和后，选委华重，宰相多由此进。崔群既相，而简代之，故简意且柄任。及出山南东道节度使，内不乐。政颇严峭。时有诏置临汉监以牧马，命简兼使职。简以亲吏陆翰主奏邸，关通阍侍，翰持之，数傲很，简怒，追还，以土囊毙之。家上变，发简奸赃，御史劾验，得遗吐突承璀货七百万。左授太子宾客，分司东都，再贬吉州司马。以赦令进睦州刺史，复徙常州，仍太子宾客分司，卒。

简尤工诗，闻江、淮间。尚节义，与之交者，虽歿，视恤其孤不少衰。晚路殊躁急，佞佛过甚，为时所诮。尝与刘伯刍、归登、萧俯译次梵言者。

刘伯刍，字素芝，兵部侍郎乃之子。行修谨。淮南杜佑奏署节度府判官。府罢，召拜右补阙，迁主客员外郎。数过友家饮噉，为韦执谊阴劾，贬虔州参军。久乃除考功员外郎。裴垍待之善，擢累给事中。李吉甫当国而垍卒，不加赠，伯刍为申理，乃赠太子少傅。或言其妻垍从母也，吉甫欲按之，求补虢州刺史。稍迁刑部侍郎、左散骑常侍。卒，赠工部尚书。伯刍

风度高严，善谈谑，而动与时适，论者少之。

子宽夫，宝历中为监察御史。奏言：“以王府官摄祠，位轻，非严恭意，请以尚书省、东宫三品若左右丞、侍郎通摄。”俄转左补阙。陈蛄注浮屠书，因供奉僧以闻，除濠州刺史。宽夫劾状，敬宗怒谓宰相曰：“蛄不繇僧得州，谏臣安受此言？”宽夫曰：“众劾蛄，独臣草状，应伏诛。推言所从，恐累国体。”帝说其言，释之。

子允章，字蕴吕，咸通中为礼部侍郎。请诸生及进士第并谒先师，衣青衿，介帻，以还古制。改国子祭酒。又建言：“群臣输光学钱治庠序，宰相五万，节度使四万，刺史万。”诏可。后为东都留守。黄巢至，分司李磻挈尚书印走河阳，允章寄治河清。巢僭号，辄受伪官，文书尽用金统。遣取印磻所，磻不与，更悔愧，移檄近镇起兵扞贼，磻持印还之。后废于家。

杨凭，字虚受，一字嗣仁，虢州弘农人。少孤，其母训道有方。长善文辞，与弟凝、凌皆有名。大历中，踵擢进士第，时号“三杨”。凭重交游，尚气节然诺，与穆质、许孟容、李庸相友善，一时歆慕，号“杨穆许李”。

历事节度府，召为监察御史，不乐，辄免去。累迁太常少卿、湖南江西观察使。性简傲，接下脱略，人多怨之。在二镇尤侈怙。入拜京兆尹。与御史中丞李夷简素有隙，因劾凭江西奸赃及它不法，诏刑部尚书李庸、大理卿赵昌即台参讯。于时凭治第永宁里，功役丛烦，又幽妓妾于永乐别舍，谤议颇讙，故夷简藉之痛撻发，欲抵以死。既置对，未得状，即逮捕故官属推蹙，簿凭家赀。翰林学士李绛奏言：“凭所坐赃，不当同逆人法。”乃止。宪宗以凭治京兆有绩，但贬临贺尉。始，德宗时，假借方镇，习为僭儼事，夷简首按凭，时以为宜，而缘私怨，论者亦不与。俄徙杭州长史。以太子詹事卒。

凭所善客徐晦者，字大章，第进士、贤良方正，擢栎阳尉。凭得罪，姻友惮累，无往候者，独晦至蓝田慰饯。宰相权德舆谓曰：“君送临贺诚厚，无乃为累乎？”晦曰：“方布衣时，临贺知我，今忍遽弃邪？有如公异时为奸邪譖斥，又可尔乎？”德舆叹其直，称之朝。李夷简遽表为监察御史，晦过谢，问所以举之之由。夷简曰：“君不负杨临贺，肯负国乎？”后历中书舍人，强直守正，不沈浮于时。嗜酒表明，以礼部尚书致仕，卒。

凝，字懋功。由协律郎三迁侍御史，为司封员外郎。坐厘正嫡媵封邑，为权幸所忌，徙吏部，稍迁右司郎中。宣武董晋表为判官，亳州刺史缺，晋以凝行州事。增垦田，决污堰，筑堤防，水患乞息。时孟叔度横纵挠军治，而凝亦荒洒，晋卒，乱作。凝走还京师，阖门三年。拜兵部郎中，以痼疾卒。

凌，字恭履，最善文，终侍御史。子敬之。

敬之，字茂孝。元和初，擢进士第，平判入等，迁右卫胄曹参军。累迁屯田、户部二郎中。坐李宗闵党，贬连州刺史。文宗尚儒术，以宰相郑覃兼国子祭酒，俄以敬之代。未几，兼太常少卿。是日，二子戎、戴登科，时号“杨家三喜”。转大理卿，检校工部尚书，兼祭酒，卒。

敬之尝为《华山赋》示韩愈，愈称之，士林一时传布，李德裕尤咨赏。敬之爱士类，得其文章，孜孜玩讽，人以为癖。雅爱项斯为诗，所至称之，繇是擢上第。斯，字子迁，江东人。敬之祖客灞上，见闽人濮阳愿，阅其文，大推挹，遍语公卿间。会愿死，敬之为敛葬。

潘孟阳，史亡何所人。父炎，大历末官右庶子，为元载所恶，久不迁。载诛，进礼部侍郎，以病免。方刘晏任权，炎乃其婿，虽书疏报答，未尝辄开，时称有古人节。晏得罪，坐贬

澧州司马，时舆疾上道，不自言。于邵高其介，申救，不见听。

孟阳少以廕，俄登博学宏辞科，补渭南尉，再迁殿中侍御史。公卿多父行及外家宾客，故被慰荐，擢累兵部郎中。贞元末，王绍以恩幸进，数称孟阳才，权知户部侍郎。杜佑判度支，奏以自副。时宪宗新立，诏孟阳驰驿江淮视财赋，加盐铁转运副使，并察诸使治否。孟阳恃奥主，又气豪倨，从者数百人，所至会宾客，留连倡乐，招金钱，多补吏，誉望大丧。使还，罢为大理卿。其后左司郎中郑敬宣慰江淮，帝诫曰：“朕宫中用尺寸物皆有籍，唯賑民无所计。卿是行，宜谕朕意，毋若潘孟阳弹财费酣饮游山寺而已。”

元和三年，出为华州刺史，迁剑南东川节度使。宰相武元衡与孟阳旧，复以户部侍郎召判度支，又兼京北五城营田使。太府王遂为西北供军使，持营田不可，至私忿恨，更请问论列。帝怒，罢孟阳左散骑常侍。明年，复旧官。盛葺第舍，帝微行至乐游原，望见之，以问左右，孟阳惧，辍不敢治。而伎媵用度过侈汰，人多指怒之。病风痺，改左散骑常侍。卒，赠兵部尚书，谥曰康。

初，孟阳为侍郎，年未四十，其母谓曰：“以尔之材而位丞郎，使吾忧之。”

崔元略，博州人。父敬，贞元时终尚书左丞。元略第进士，更辟诸府，迁累殿中侍御史，以刑部郎中知御史杂事，进拜中丞。时李夷简召为大夫，故诏元略留司东台。改京兆少尹，行府事，数月，迁为尹。徙左散骑常侍。

初，中丞缺，议者属崔植，而元略谬谓植入阁不如仪，使御史弹治。及宰相以二人进，元略果得之，植恨怅。既当国，以元略为宣抚党项使，辞疾不行。植奏：“不少责，无以示群臣。”乃出为黔南观察使，徙鄂岳。久乃拜大理卿。

敬宗初，还京兆尹，兼御史大夫。收贷钱万七千缗，为御史劾奏，诏刑部郎中赵元亮、大理正元从质、侍御史温造以三司杂治。元略素事宦人崔潭峻，颇左右之，狱具，削兼秩而已。俄授户部侍郎，讥谤大兴，谏官斥元略方劾而迁，有助力，元略自解辨，乃止。京兆刘栖楚又劾元略前造东渭桥，纵吏增估物不偿直，取工徒赃二万缗。诏夺一月俸。于是栖楚规相位，疑元略妨己路，故举疑似巇染之。太和三年，以户部尚书判度支，出为东都留守，改义成节度使。卒，赠尚书左仆射。子铉。

铉，字台硕，擢进士第，从李石荆南为宾佐，入拜司勋员外郎、翰林学士，迁中书舍人、学士承旨。武宗好蹴鞠、角抵，铉切谏，帝褒纳之。会昌三年，拜中书侍郎、同中书门下平章事。铉入朝，凡三岁至宰相，而石犹在江陵。泽潞平，兼户部尚书。与李德裕不叶，罢为陕虢观察使。宣宗初，擢河中节度使，以御史大夫召，用会昌故官辅政，进尚书左仆射，兼门下侍郎，封博陵郡公。铉所善者郑鲁、杨绍复、段瑰、薛蒙，颇参议论。时语曰：“郑、杨、段、薛，炙手可热；欲得命通，鲁、绍、瑰、蒙。”帝闻之，题于宸。是时，鲁为刑部侍郎，铉欲引以相，帝不许，用为河南尹。它日，帝语铉曰：“鲁去矣，事由卿否？”铉惶惧谢罪。

久之，出为淮南节度使，帝饯太液亭，赐诗宠之。因宣州军乱，逐观察使郑薰，铉出兵讨击，诏兼宣歙池观察使。既平，加检校司空，罢兼使。居九年，条教一下无复改，民以顺赖。咸通初，徙山南东道、荆南二镇，封魏国公。庞勋叛，自桂管北还，所过剽略。铉闻，大募兵屯江、湘，邀贼归路。贼惧，更逾岭，自淮而北。朝廷壮其忠。卒官下。

子沆，字内融，累迁中书舍人。韦保衡逐于琮，沆亦贬循州司户参军。僖宗立，召为永州刺史，复拜舍人，进礼部、吏

部二侍郎。乾符五年，以户部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。昕旦告麻，大雾塞廷中，百僚就班修庆，大风雨雹，时谓不祥。俄改中书侍郎，兼工部尚书。时王景崇进兼中书令，让其兄景儒，求易定节度。沆谓魏博、卢龙且相援，执不可。卢携专政，而黄巢势浸盛，沆每建裁遏，多为携沮抑。贼陷京师，匿张直方第，遇害。

元略弟元受、元式、元儒，皆举进士第。

元受以高陵尉直史馆。元和时，于皋谟为河北行营粮料使，元受从之，督供馈。皋谟得罪，元受逐死岭表。

元式始署帅府僚佐，累官湖南观察使。会昌中，泽潞用兵，迁河中，拜河东、义成节度使。宣宗初，以刑部尚书判度支，拜门下侍郎、同中书门下平章事，进兼户部尚书。以疾罢。卒，赠司空，谥曰庄。

大中时，又有宰相崔龟从，字玄告。初举进士，复以贤良方正、拔萃，三中其科，拜右拾遗。太和初，迁太常博士。最明礼家沿革，问不虚酬。定敬宗庙室祝辞，皇帝不可云孝弟。九宫皆列星，不容为大祠。大臣薨，不于诔日辍朝，乃在数日外。因引贞观时，任瑰卒，有司对仗奏，太宗责其不知礼；岑文本歿，是夕罢警严；张公谨亡，哭不避辰日；故闵悼之切，不宜过时。又言三品以上官，非经任将相密近，不宜辍朝。诏皆可其议，九宫遂为中祠。再迁至司勋郎中，知制诰，真拜中书舍人，历户部侍郎。大中四年，以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。再岁，罢为宣武军节度使，数徙镇，卒。

韦绶，字子章，京兆万年人。有至性，然好不经，丧父，镌臂血写浮屠书。建中末，为长安尉。硃泚乱，羸服走奉天，拜华阴令。佐襄阳于頔府，数讥谗刺頔横恣，頔不能容，荐诸朝。三迁职方郎中。

穆宗为太子，绶入侍读，迁谏议大夫。太子书“依”字辄去“人”，曰：“上以此可天下事，乌得全书耶？”绶白之，帝喜，即赐绶锦彩。方太子幼，绶数为俚言以悦太子，它日侍，太子为帝道之。帝怒曰：“绶当以经义辅导太子，而反语此，朕何赖焉？”外迁虔州刺史。

穆宗立，召为尚书右丞、集贤院学士，出入禁中，怙宠甚。建白：“帝诞日，百官先诣光顺门贺皇太后，然后上皇帝千万岁寿。”诏可。久之，宰相奏古无生日称贺者，绶议格。时大臣论启或未决，绶居中助可否。九月九日宴群臣曲江，绶请集贤学士得别会，帝一顺听。进位礼部尚书。帝问所以振灾邀福者，对曰：“宋景公以善言退法星三舍，汉文除秘祝，敕有司祭而不祈，此二君皆受自至之福，书美前史。如失德以却灾，媚神以丐助，神而有知，且因以谴也。”时帝不德，故托讽焉。

俄以检校户部尚书为山南西道节度使。入辞，请门戟十二以行，又乞赐钱二百万，官子元弼太常丞，帝以旧恩许之。绶耄而贪，不能事军政，纲维乱弛。卒，赠尚书右仆射，帝遣中人吊其家。有司谥通丑，故吏以为言，改谬丑，不报，罢。

卷第一百五十二 列传第八十六

张赵李郑徐王冯庾

张荐，字孝举，深州陆泽人。祖鷲，字文成，早惠绝伦。为儿时，梦紫文大鸟，五色成文，止其庭。大父曰：“吾闻五色赤文，凤也；紫文，鷲鷲也。若壮，殆以文章瑞朝廷乎？”遂命以名。调露初，登进士第。考功员外郎蹇味道见所对，称天下无双。授岐王府参军。八以制举皆甲科，再调长安尉，迁鸿胪丞。四参选，判策为铨府最。员外郎员半千数为公卿称“鷲文辞犹青铜钱，万选万中”，时号鷲“青钱学士”。证圣中，天官侍郎刘奇以鷲及司马锽为御史。性躁卞，恣荡无检，罕为正人相遇，姚崇尤恶之。开元初，御史李全交劾鷲多口语讪短时政，贬岭南；刑部尚书李日知讼斥太重，得内徙。鷲属文下笔辄成，浮艳少理致，其论著率诋诮芜猥，然大行一时，晚进莫不传记。武后时，中人马仙童陷默啜，问：“文成在否？”答曰：“近自御史贬官。”曰：“国有此人不用，无能为也。”新罗、日本使至，必出金宝购其文。终司门员外郎。

荐敏锐有文辞，能为《周官》、《左氏春秋》。初，为颜真卿叹赏。大历中，浙西观察使李涵表荐才任史官，诏授左司御率府兵曹参军，以母老辞不就。丧除，礼部侍郎于邵以闻，召充史馆修撰，兼阳翟尉。真卿为李希烈所拘，遣兄子岷及家仆奏事，五辈皆留内客省，不得出。荐上疏曰：

去正月中，真卿奉使淮西，期不先戒，行无素备。受命之后，不宿于家，亲党不遑告别，介副不及陈请，孱僮单骑，即日载驰。冒奸锋于临汝，折元恶于许下，捐躯杖义，威诟群凶，遂令胁制者回虑，忠勇者肆情。周曾奋发于外，韦清伺应于内，希烈苍黄窘迫，奔固旧穴，盖真卿义风所激也。真卿逮事四朝，为国元老，忠直孝友，羽仪王室。行年八十，被羸老之疾，拘囚环堵之间，顾眄钩戟之下，呼嗟愤恚，失寝忘食，不知悲翁何以堪此！

伏闻希烈之母，钟念幼子，目不绝泣，求责希烈；又希烈妻祖母郭及妻妹封并逮捕京师。此三人留之无益，请真境上以赎真卿，先降诏书，分明谕告。且希烈知真卿人望，不敢加害，既无嫌隙，但因循未遣耳。若归其亲爱，贼亦何吝还一使哉？

臣又闻真卿所遣兄子岷及家僮从官奉表来者五辈，皆留中，其子颢等拳拳实希一见，望许休澣，告以安否。

疏奏，卢杞持之，不报。

硃泚反，诡姓名伏匿城中，著《史遁先生传》。京师平，擢左拾遗。诏复用杞为刺史，荐与陈京、赵需等论杞奸恶倾覆不当用，入对挺确，德宗纳之。

贞元元年，帝亲郊。时更兵乱，礼物残替，用荐为太常博士，参缀典仪，略如旧章。刑部尚书关播持节送咸安公主于回纥，以荐为判官。还，迁工部员外郎。久之，擢谏议大夫，复为史馆修撰。

方裴延龄用事，中伤俊良，建白无不当帝意。荐将疏其恶，延龄知之，因言于帝曰：“谏议论朝政得失，史官书人君善恶，二者不可兼。”荐改秘书少监。延龄必欲以罪斥废之。会遣使册回鹘，使荐至回鹘。还为监。吐蕃赞普死，擢荐工部侍郎，为吊祭使。荐占对详辩，三使绝域，始兼侍御史、中丞，后大夫。次赤岭，被病卒，年六十一，吐蕃传其柩以归。

顺宗立，问至，赠礼部尚书，谥曰宪。

荐自拾遗至侍郎，凡二十年，常兼史馆修撰。初，贞元时，京师旱，帝避正殿，减膳，荐白限日以应古制。及定昭德皇后庙乐，迁献、懿二祖，定太仪位号、大臣祔庙鼓吹法，莫不参裁，诸儒谓博而详。所著书百余篇。子又新，别有传。

孙读，字圣用，幼颖解。大中时第进士，郑薰辟署宣州幕府。累迁礼部侍郎。中和初为吏部，选牒精允。调官丐留二年，诏可，榜其事曹门。后兼弘文馆学士，判院事，卒。

赵涓，冀州人。幼有文，天宝时第进士，补郾城尉，稍历台省。河南王缙引署副元帅府判官。德宗初，为衢州刺史。始，永泰时，禁中火，近东宫，代宗疑之。涓以监察御史为巡使，验治明谛，迹火所来，乃宦人直舍。帝在东宫颇德之。及治衢，不为观察使韩滉所容，奏免官。帝见其名，问宰相曰：“是岂永泰时御史乎？”对曰：“然。”诏拜尚书左丞。既至，劳之曰：“卿正直，朕所自知，乃以罪闻，不信也。”命典吏部选。从狩梁。兴元元年卒，赠户部尚书。

子博宣，亦擢进士第。藻翰豪迈，沈于酒，傲忽少检。陈许曲环辟署于府，久不能堪，乃诬“受吴少诚金为反间，数言休咎惑众”。有诏杖四十，流康州，时人冤之。

李纾，字仲舒。始仕为校书郎，大历初，李季卿荐为左补阙，迁累中书舍人。德宗居奉天，繇礼部侍郎选为同州刺史。帝次梁，纾委城趋行在，擢兵部侍郎、高邑伯。建言享武成王庙不宜与文宣王等，制从之。纾性乐易，喜接后进。其自奉养颇华裕，不为龊龊崖检。官虽贵，而游纵自如。奉诏为《兴元纪功述》及它郊庙乐章，论撰甚多。进吏部侍郎。年六十二卒，赠礼部尚书。

郑云达，系本荥阳。父晷，为郾城尉，州刺史移职，民之

暴警者遮道留，眈诛杀六七人。采访使奇之，言状，擢北海尉。安禄山反，县民孙俊驱市人以应，眈率众击杀之。改登州司马。李光弼表为武宁府判官，迁沂州刺史，谕降贼李浩五千人。终滁州刺史。

云达为人诞谲敢言，已登进士第，去客燕朔，硃泚善之，表为掌书记，妻以滔女。泚将朝，使云达先入奏，同府蔡廷玉譖于泚，奏贬为平州参军。滔代泚将，复辟云达为判官。廷玉与要籍官硃体微它日与泚从容言：“滔非长者，不可付以兵。”云达数漏其语以怒滔，故滔论廷玉等，皆得罪死。滔助田悦，云达谏，不从，遂弃室自归。德宗悦，擢谏议大夫。帝在梁，云达依李晟，晟表以礼部侍郎为军司马，时时咨逮戎略。元和初，为京兆尹，卒。

弟方达，悖悍，结徒剽劫，父欲杀之，不克。云达自劾“不能教，恐赤臣家”。诏锢死黔州。

徐岱，字处仁，苏州嘉兴人，世农家子。于学无所不通，辩论明锐，座人常屈。大历中，刘晏表为校书郎。观察使李栖筠钦其贤，署所居为“复礼乡”。名达于朝，擢偃师尉。礼仪使蒋镇荐为太常博士，专掌礼事。从德宗出奉天，以膳部员外郎兼博士。

贞元初，为太子、诸王侍读，迁给事中、史馆修撰。帝以诞日岁岁诏佛老者大论麟德殿，并召岱及赵需、许孟容、韦渠牟讲说。始三家若矛盾然，卒而同归于善。帝大悦，赉予有差。两宫恩遇无比。性笃慎，至宫殿中语未尝近之，不谈人短，宗族孤孺者皆为婚嫁。然吝啬，自持家管钥，世所讥云。卒，赠礼部尚书。

王仲舒，字弘中，并州祁人。少客江南，与梁肃、杨凭游，有文称。贞元中，贤良方正高第，拜左拾遗。德宗欲相裴延龄，

与阳城交章言不可。后入阁，帝顾宰相指曰：“是岂王仲舒邪？”俄改右补阙，迁礼部考功员外郎。奏议详雅，省中伏其能。坐累为连州司户参军，再徙荆南节度参谋。

元和初，召为吏部员外郎，未几，知制诰。杨凭得罪斥去，无敢过其家，仲舒屡存之。将直凭冤，贬峡州刺史，母丧解。服除，为婺州刺史。州疫旱，人徙死几空；居五年，里閭增完，就加金紫服。徙苏州。堤松江为路，变屋瓦，绝火灾，赋调尝与民为期，不扰自办。

穆宗立，每言仲舒之文可思，最宜为诰，有古风。召为中书舍人。既至，视同列率新进少年，居不乐，曰：“岂可复治笔研于其间哉！吾久弃外，周知俗病利，得治之，不自愧。”宰相闻之，除江西观察使。初，江西榷酒利多佗州十八，民私酿，岁抵死不绝，谷数斛易斗酒。仲舒罢酤钱九十万。吏坐失官息钱五十万，悉产不能偿，仲舒焚簿书，脱械不问。水旱，民赋不入，叹曰：“我当减燕乐他用可乎！”为出钱二千万代之。有为佛老法、兴浮屠祠屋者，皆驱出境。卒于官，年六十二，赠左散骑常侍，谥曰成。

仲舒尚义概，所居急民废置，自为科条，初若烦密，久皆称其便。

冯伉，魏州元城人，徙贯京兆。第五经、宏辞，调长安尉。三迁膳部员外郎，为睦王等侍读。李抱真卒，伉持节临吊，归之帛，不受，又致京师，伉上表固拒。于是醴泉令缺，宰相高选，德宗曰：“前使泽潞不受币者，其人清，可用也。”遂以授伉。县多鬻猾，数犯法，伉为著《谕蒙书》十四篇，大抵劝之务农、进学而教以忠孝。乡乡授之，使转相教督。居七年，韦渠牟荐为给事中、皇太子诸王侍读。对殿中，赐金紫服。进兵部侍郎，出为同州刺史。以散骑常侍召，领国子祭酒者再。

卒，年六十六，赠礼部尚书。

庾敬休，字顺之，邓州新野人。祖光烈，与弟光先不受安禄山伪官，遁去。光烈终大理少卿，光先吏部侍郎。父何，当硃泚反，又与弟倬逃山谷，不臣贼。官兵部郎中。

敬休擢进士第，又中宏辞，辟宣州幕府。入拜右补阙、起居舍人，建言：“天子视朝，宰相群臣以次对，言可传后者，承旨宰相示左右起居，则载录，季送史官，如故事。”诏可。既而执政以几密有不可露，罢之。召为翰林学士。文宗将立鲁王为太子，慎选师傅，敬休以户部侍郎兼鲁王傅。

初，剑南西川、山南道岁征茶，户部自遣巡院主之，募贾人入钱京师。太和初，崔元略奏责本道主当岁以四万缗上度支。久之，逗留多不至。敬休始请置院秭归，收度支钱，乃无逋没。又言：“蜀道米价腾踊，百姓流亡，请以本道阙官职田赈贫民。”诏可。再为尚书左丞。卒，赠吏部尚书。

敬休夷澹，多容可，不饮酒食肉，不迓声色。弟简休，亦至工部侍郎。

卷第一百五十三 列传第八十七

姚独孤顾韦段吕许薛李

姚南仲，华州下邽人。乾元初，擢制科，授太子校书。迁累右补阙。大历十年，独孤皇后崩，代宗悼痛，诏近城为陵，以朝夕临望。南仲上疏曰：“臣闻人臣宅于家，帝王宅于国。长安乃祖宗所宅，其可兴凿建陵其侧乎？夫葬者，藏也，欲人之不得见也。今西近宫阙，南迫大道。使近而可视，歿而复生，虽宫以待之可也。如令骨肉归土，魂无不之，虽欲自近，了复何益？且王者必据高明，烛幽隐，先皇所以因龙首而建望春也。今起陵目前，心一感伤，累日不能平。且匹夫向隅，满堂不乐，况万乘乎，天下谓何？陛下谥后以贞懿，而终以褻近，臣窃惑焉。今国人皆曰后陵在迩，陛下将日省而时望焉，斯有损圣德，无益先后，欲宠反辱，惟陛下孰计。”疏奏，帝嘉纳，进五品阶以酬谏言。

坐善宰相常袞，出为海盐令。浙西观察使韩滉表为推官，擢殿中侍御史内供奉。召还，四迁为御史中丞，改给事中、陕虢观察使。拜义成节度使。监军薛盈珍恃权挠政，不能逞，因毁南仲于朝，德宗惑之。俄遣小使程务盈诬表以罪。会南仲裨将曹文洽入奏，知其语，则晨夜追至长乐驿，及之，与同舍，夜杀务盈，投其诬于厕。为二书，一抵南仲，一治南仲冤，且自言杀务盈状，乃自杀。驿吏以闻，帝骇异。南仲不自安，固请入朝。帝劳曰：“盈珍挠卿政邪？”曰：“不挠臣政，臣隳

陛下法耳。如盈珍辈，所在有之，虽使羊、杜复生，抚百姓，御三军，必不能成恺悌之化而正师律也。”帝默然。乃授尚书右仆射。贞元十九年卒，年七十五，赠太子太保，谥曰贞。

初，崔位、马少微者，俱在南仲幕府。盈珍之讖也，出位为遂州别驾。东川观察使王叔邕希旨奏位，杀之。复出少微补外，使宦官护送，度江，投之水云。

独孤及，字至之，河南洛阳人。为儿时，读《孝经》，父试之曰：“儿志何语？”对曰：“立身行道，扬名于后世。”宗党奇之。天宝末，以道举高第补华阴尉，辟江淮都统李峘府，掌书记。

代宗以左拾遗召，既至，上疏陈政曰：

陛下屡发德音，使左右侍臣得直言极谏。壬辰诏书，召裴冕等十有三人集贤殿待制，以备询问。此五帝盛德也。然顷者陛下虽容其直，而不录其言，所上封皆寝不报。有容下之名，无听谏之实，遂使谏者稍稍自钳口，饱食相招为禄仕，此忠鯁之人所以窃叹，而臣亦耻之。十室之邑，必有忠信，况朝廷之大，卿大夫之众，陛下选授之精欤！假令不能如文王之多士，其中岂不有温故知新，可懋陈政要而亿则屡中者？陛下议政之际，曾不采其一说，尧之畴咨，禹之昌言，岂若是邪？昔尧设谤木于五达之衢，孔子曰：“以能问于不能，以多问于寡。”然则多闻阙疑，不耻下问，圣人之心也。愿陛下以尧、孔心为心，日降清问，其不可者罢之，可者议于朝，与执事者共之。使知之必言，言之必行，行之必公，则君臣无私论，朝廷无私政，陛下以此辨可否于献替，而建太平之阶可也。

师兴不息十年矣，人之生产，空于杼轴。拥兵者第馆亘街陌，奴婢厌酒肉，而贫人羸饿就役，剥肤及髓。长安城中，白昼椎剽，吏不敢诘。官乱职废，将堕卒暴，百揆隳刺，如沸粥

纷麻。民不敢诉于有司，有司不敢闻陛下，茹毒饮痛，穷而无告。今其心颞颥，独特于麦，麦不登，则易子咬骨矣。陛下不以此时厉精更始，思所以救之之术，忍令宗庙有累卵之危，万姓悼心失图，臣实惧焉。去年十一月丁巳夜，星陨如雨，昨清明降霜，三月苦热，错繆颠倒，沴莫大焉。此下陵上替，怨讟之气取之也。天意丁宁谴戒，以警陛下，宜反躬罪己，旁求贤良者而师友之，黜贪佞不肖者，下哀痛之诏，去天下疾苦，废无用之官，罢不急之费，禁止暴兵，节用爱人，兢兢乾乾，以徼福于上下，必能使天感神应，反妖灾为和气矣。

又言：

减江淮、山南诸道兵以贍国用，陛下初不以臣言为愚，然许即施行，及今未有沛然之诏，臣窃迟之。今天下唯朔方、陇西有吐蕃、仆固之虞，邠、泾、凤翔兵足以当之矣。自此而往，东泊海，南至番禺，西尽巴蜀，无鼠窃之盗，而兵不为解。倾天下之货，竭天下之谷，以给不用之军，为无端之费，臣不知其故。假令居安思危，以备不虞，自可 厄害之地，俾置屯御，悉休其余，以粮储靡屨之资充疲人贡赋，岁可以减国租半。陛下岂迟疑于改作，逡巡于旧贯，使大议有所壅，而率土之患日甚一日？是益其弊而厚其疾也。夫疗痈者，必决之使溃。今兵之为患，犹痈也，不以渐戢之，其害滋大，大而图之，必力倍而功寡，岂《易》“不俟终日”之义邪？

俄改太常博士。或言景皇帝不宜为太祖，及据礼条上。谥吕誾、卢弈、郭知运等无浮美，无隐恶，得褒贬之正。迁礼部员外郎，历濠、舒二州刺史。岁饥旱，邻郡庸亡什四以上，舒人独安。以治课加检校司封郎中，赐金紫。徙常州，甘露降其廷。卒，年五十三，谥曰宪。

及喜鉴拔后进，如梁肃、高参、崔元翰、陈京、唐次、齐

抗皆师事之。性孝友。其为文彰明善恶，长于论议。晚嗜琴，有眼疾，不肯治，欲听之专也。子朗、郁。

朗，字用晦，由处士辟署江西、宣歙、浙东三府。元和中，擢右拾遗。建言：“宜用观察使领本道盐铁，罢场监管榷吏，除百姓之患。”不听。盗杀武元衡，朗请贬京兆尹，诛捕贼吏。因劝罢兵，忤宪宗意，贬兴元户曹参军。久乃拜殿中侍御史，兼史馆修撰。坐与李景俭饮，景俭使酒慢宰相，出为韶州刺史。召还，再迁谏议大夫。

敬宗初，宦官殴鄂令崔发鸡干下，朗请诛首恶以正常法。王播赂权近，还判盐铁，朗连疏论执。迁御史中丞。故事，选御史皆中丞自请。是时，崔晁、郑居中繇宰相力得监察御史，朗拒不纳，晁、居中卒改他官。侍御史李道枢醉谒朗，朗劾不虔，下除司议郎。会殿中王源植贬官，朗直其枉，书五上不报，即自劾执法不称，愿罢去。帝遣中人尉谕不许。文宗初，迁工部侍郎，出为福建观察使，创发背卒，赠右散骑常侍。

郁，字古风，始生而孤，与朗育于伯父汜。擢进士第，最为权德舆所称，以女妻之。元和初，举制科高等，拜右拾遗，俄兼史馆修撰，进右补阙。吐突承璀讨王承宗，郁执不可，挺议鯁固，号称职。擢翰林学士。德舆辅政，以嫌去内职，拜考功员外郎，仍兼修撰。宪宗叹德舆乃有佳婿，诏宰相高选世族，故杜惊尚岐阳公主，然帝犹谓不如德舆之得郁也。俄知制诰。德舆去位，还为学士。九年，以疾辞禁近，徙秘书少监，屏居鄠，卒，年四十，赠绛州刺史。郁有雅名，帝遇之厚，议者亦谓当宰相，共以早世惜之。

子庠，字贤府，丧父始十岁，有至性，闻呼父官及吊客来，辄号恸几绝。后举进士，仕至尚书丞。

顾少连，字夷仲，苏州吴人。举进士，尤为礼部侍郎薛邕

所器，擢上第，以拔萃补登封主簿。邑有虎孽，民患之，少连命塞陷阱，独移文岳神，虎不为害。御史大夫于頔荐为监察御史。德宗幸奉天，徒步诣谒，授水部员外郎、翰林学士。再迁中书舍人，阅十年，以谨密称。尝请徙先兆于洛，帝重远去，诏遣其子往，且命中人护葭葬役。

历吏部侍郎。裴延龄方横，无敢忤者。尝与少连会田镐第，酒酣，少连挺笏曰：“段秀实笏击贼臣，今吾笏将击奸臣！”奋且前，元友直在坐，欢解之。改京兆尹。政尚宽简，不为灼灼名。先是，京畿租赋薄厚不能一，少连以法均之。迁吏部尚书，封本县男，徙兵部。为东都留守，表禁苑及汝闲田募耕以便民，阅武力，利铠仗，号良吏。卒，年六十二，赠尚书右仆射，谥曰敬。

始，少连携少子师闵奔行在，有诏同止翰林院，车驾还，授同州参军。

韦夏卿，字云客，京兆万年人。少邃于学，善文辞。大历中，与弟正卿同举贤良方正，皆策高等。授高陵主簿，累迁刑部员外郎。时仍岁旱蝗，诏以郎官宰畿甸，授奉天令，课第一，改长安令。转吏部员外郎、郎中，擢给事中，出为常、苏二州刺史。徐州节度使张建封疾甚，诏夏卿为徐泗行军司马，且代之。未至，而建封卒，徐军立其子愔为留后，召夏卿为吏部侍郎。

时从弟执谊在翰林，尝受人金，有所干请，密以金内夏卿怀中，夏卿毁怀不受，曰：“吾与尔赖先人遗德，致位及此，顾当是哉？”执谊大惭。转京兆尹、太子宾客，检校工部尚书，为东都留守，辞疾，改太子少保。卒，年六十四，赠尚书左仆射，谥曰献。

夏卿性通简，好古有远韵，谈说多闻。晚岁将罢归，署其

居曰“大隐洞”。与齐映、穆赞、赞弟员友善，虽同游，终年不见其喜愠。抚孤侄恩逾己子。为政务通理，不甚作条教。所辟士如路隋、张贾、李景俭等，至宰相达官，故世称知人。

正卿子瓘，字茂弘，及进士第，仕累中书舍人。与李德裕善，德裕任宰相，罕接士，唯瓘往请无间也。李宗闵恶之，德裕罢，贬为明州长史。会昌末，累迁楚州刺史，终桂管观察使。

段平仲，字秉庸，本武威人，隋民部尚书达六世孙。擢进士第。杜佑、李复之节度淮南，连表掌书记。擢监察御史。磊落有气节，嗜酒敢言。是时，德宗春秋高，躬自听断，天下事有所壅隔，群臣畏帝苛察，无敢言。平仲常曰：“上聪明神武，但臣下畏怯，自为循默尔。使我一日得召见，宜大有开纳。”会京师旱，诏择御史、郎官开仓振恤。平仲与考功员外郎陈归被选，同得对，粗陈振恤事，帝察其意有所畜，以归在侧未言。事讫，平仲方独进，帝乃并留归，正色问之，杂以它语，平仲错愕不得言，乃谬称名，帝怒，叱去之。苍黄向幄后，归趋降招之，乃得去。由是坐废七年，然名由此显。

元和初，为谏议大夫，宪宗使吐突承璀讨镇州，亟疏争，不可。及还，无功，又请斩之。再迁尚书右丞。朝廷有得失，未尝不论奏，世推其敢直云。终太子左庶子。

赞曰：君有常尊，臣有定卑，自然之势也。然臣不自通于上，君不降而逮诸下，则治不得成而功不彰。返是而天下之务繁焉几矣。德宗察察，欲折伏臣下，自为聪明，而治愈疏。段平仲一忤上，苍惶失对，而犹以取名，何哉？下知所职，而上丧其所以为上也。故圣王屈己从谏，君臣两得其美，知道之本欤！

吕元膺，字景夫，郢州东平人。姿仪瑰秀，有器识。始游京师，谒故宰相齐映，映叹曰：“吾不及识娄、郝，殆斯人类

乎！”策贤良高第，调安邑尉，辟长春宫判官。李怀光乱河中，辄解去。论惟明节度渭北，表佐其府。惟明卒，王栖曜代之，德宗敕栖曜留元膺自佐，入拜殿中侍御史。历右司员外郎。出为蕲州刺史，尝录囚，囚或白：“父母在，明日岁旦不得省，为恨。”因泣，元膺恻然，悉释械归之，而戒还期。吏白“不可”，答曰：“吾以信待人，人岂我违？”如期而至。自是群盗感愧，悉避境去。

元和中，累擢给事中。俄为同州刺史。既谢，帝逮问政事，所对详诣。明日，谓宰相曰：“元膺直气说言，宜留左右，奈何出之？”李藩、裴垍谢，因言：“陛下及此，乃宗社无疆之休。臣等昧死请留元膺给事左右。”未几，兼皇太子侍读，进御史中丞。拜鄂岳观察使。尝夜登城，守者不许。左右曰：“中丞也。”对曰：“夜不可辨。”乃还。明日，擢守者为大将。入拜尚书左丞。度支使潘孟阳、太府卿王遂交相恶，乃除孟阳散骑常侍，遂邓州刺史，诏辞无所轻重。元膺上其诏，请明枉直，以显褒贬。

江西裴堪按虔州刺史李将顺受贼，不覆讯而贬。元膺曰：“观察使奏部刺史，不加覆，虽当诛，犹不可为天下法。”请遣御史按问，宰相不能夺。

选拜东都留守。故事，留守赐旗甲，至元膺不给。或上言：“用兵讨淮西，东都近贼，损其仪，沮威望，请比华、汝、寿三州。”帝不听，并三州罢之。留守不赐旗甲，自此始。都有李师道留邸，邸兵与山棚谋窃发，事觉，元膺禽破之。始，盗发，都人震恐，守兵弱不足恃，元膺坐城门指纵部分，意气闲舒，人赖以安。东畿西南通邓、虢，川谷旷深，多麋鹿，人业射猎而不事农，迁徙无常，皆趯悍善斗，号曰“山棚”。权德舆居守，将羈縻之，未克。至是，元膺募为山河子弟，使卫宫

城，诏可。

改河中节度使。时方镇多姑息，独元膺秉正自将，监军及中人往来者，无不严惮。入拜吏部侍郎。正色立朝，有台宰望，处事裁宜，人服其有礼。以疾改太子宾客。居官始终无訾缺。卒，年七十二，赠吏部尚书。

许孟容，字公范，京兆长安人。擢进士异等，又第明经，调校书郎。辟武宁张建封府。李纳以兵拒境，建封遣使谕止，前后三辈往，皆不听。乃使孟容见纳，敷引逆顺，纳即悔谢，为罢兵。表为濠州刺史。

德宗知其能，召拜礼部员外郎。公主子求补崇文生者，孟容固谓不可，主诉之，帝问状，以著令对。帝嘉其守，擢郎中。累迁给事中。京兆上言“好时风雹害稼”，帝遣宦人覆视，不实，夺尹以下俸。孟容曰：“府县上事不实，罪应罚。然陛下遣宦者覆视，紊纲纪。宜更择御史一人参验，乃可。”不听。

浙东观察使裴肃判官齐总暴敛以厚献，厌天子所欲。会肃卒，帝擢总自大理评事兼监察御史为衢州刺史。衢，大州也。孟容还制曰：“方用兵处，有不待次而擢者。今衢不他虞，总无功越进超授，群议谓何？且总本判官，今诏书乃言‘权知留后，摄都团练副使’，初无制授，尤不见其可。假令总有可录，宜暴课最，解中外之惑。”会补阙王武陵等亦执争，于是诏中停。帝召谓曰：“使百执事皆如卿，朕何忧邪？”自袁高争卢杞后，凡十八年，门下无议可否者。至孟容数论驳，四方知天子开纳多士，浩然想见其风。

贞元十九年夏，大旱，上疏言：“陛下斋居损膳，具牲玉，走群望，而天意未答，岂丰歉有定，阴阳适然乎？窃惟天人交感之际，系教令顺民与否。今户部钱非度支岁计，本备缓急，若取一百万缗代京兆一岁赋，则京圻无流亡，振灾为福。又应

省察流移征防当还未还，役作禁锢当释未释；负逋馈送，当免免之；沈滞郁抑，当伸伸之；以顺人奉天。若是而神弗祐、岁弗稔，未之闻也。”先是，为裴延龄、李齐运流斥者，虽十年弗内移，故孟容因早及之。帝始不悦，改太常少卿。

元和初，再迁尚书右丞、京兆尹。神策军自兴元后，日骄恣，府县不能制。军吏李昱贷富人钱八百万，三岁不肯归。孟容遣吏捕诘，与之期使偿，曰：“不如期，且死！”一军尽惊，诉于朝。宪宗诏以昱付军治之，再遣使，皆不听，奏曰：“不奉诏，臣当诛。然臣职司鞬鞞，当为陛下抑豪强。钱未尽输，昱不可得。”帝嘉其守正，许之。京师豪右大震。

累迁吏部侍郎。盗杀武元衡，孟容白宰相曰：“汉有一汲黯，奸臣寝谋。今朝廷无有过失，而狂贼敢尔，尚谓国有人乎？愿白天子，起裴中丞辅政，使主兵柄，索贼党，罪人得矣。”后数日，果相度。俄以尚书左丞宣慰汴宋陈许河阳行营，拜东都留守。卒，年七十六，赠太子少保，谥曰宪。

孟容方劲有礼学，每所折衷，咸得其正。好提掖士，天下清议上之。

弟季同，始署西川韦皋府判官。刘辟反，弃妻子归，拜监察御史。历长安令，再迁兵部郎中。孟容为礼部侍郎，徙季同京兆少尹。时京兆尹元义方出为鄜坊观察使，奏劾宰相李绛与季同举进士为同年，才数月辄徙。帝以问绛，绛曰：“进士、明经，岁大抵百人，吏部得官至千人，私谓为同年，本非亲与旧也。今季同以兄嫌徙少尹，岂臣所助邪？且忠臣事君，不以私害公，设有才，虽亲旧当白用。避嫌不用，乃臣下身谋，非天子用人意。”帝然之。终宣歙观察使。

薛存诚，字资明，河中宝鼎人。中进士第。擢累监察御史。元和初，讨刘辟，邮传事丛，诏以中人为馆驿使，存诚以为害

体甚，奏罢之。转殿中侍御史，累迁给事中。琼林库广籍工徒，存诚曰：“此奸人羸名以避征役，不可许。”又神策军与咸阳尉袁儋不平，诬奏之，儋被罚。二敕皆执不下。宪宗悦，遣使劳之，拜御史中丞。浮屠鉴虚者，自贞元中关通赂遗，倚宦竖为奸，会坐于頔、杜黄裳家事，逮捕下狱。存诚穷劾之，得赃数十万，当以大辟。权近更保救于帝，有诏释之，存诚不听。明日，诏使诣台谕曰：“朕须此囚面诘，非赦也。”存诚奏曰：“狱已具，陛下必欲召赦之，请先杀臣乃可。不然，臣不敢奉诏。”鉴虚卒抵死。江西监军高重昌妄劾信州刺史李位谋反，追付仗内诘状。存诚一日三表，请付位御史台。及按，果无实。

未几，复为给事中。会御史中丞闕，帝谓宰相曰：“持宪无易存诚者。”乃复命之。会暴卒，帝悼惜，赠刑部侍郎。存诚性和易，于人无所不容，及当官，毅然不可夺。子廷老。

廷老，字商叟，及进士第，说正有父风。宝历中，为右拾遗。敬宗政日僻，尝与舒元褒、李汉入阁论奏曰：“比除拜不由宰司拟进，恐纲纪浸坏，奸邪放肆。”帝厉语曰：“更论何事？”元褒曰：“宫中兴作太甚。”帝色变，曰：“兴作何所？”元褒不能对。廷老曰：“臣等以谏为职，有闻即应论奏。然见外鞬材瓦绝多，知有所营。”帝曰：“已谕。”时造清思院，殿中用铜鉴三千，薄金十万饼，故廷老等恳言之。寻加史馆脩撰。

郑注用事，岭南节度使郑权附之，悉盗公库宝货输注家为谢。廷老表按权罪，由是中人切齿。又论李逢吉党张权舆、程昔范不宜居谏争官，逢吉怒。会廷老告满百日，出为临晋令。文宗立，召为殿中侍御史。李让夷数荐之，拜翰林学士。日酣饮，不持检操，帝不悦，并让夷罢之。开成三年，迁给事中。在公卿间，侃侃不干虚誉，推为正人。卒，赠刑部侍郎。

子保逊，第进士，擢累给事中。

保逊子昭纬，乾宁中，至礼部侍郎。性轻率，坐事贬礪州刺史。

李逊，字友道，魏申公发之后，赵郡所谓申公房者，客居荆州。始署山南东道掌书记，累迁濠州刺史。初，濠州兵谋杀其将杨腾，腾走扬州，因灭腾家，曹亡剽劫。逊至，铸谕利害，众释铠自归。观察使旨限外浮敛，逊一不应。入为虞部郎中。由衢州刺史以政最擢浙东观察使。当贞元初，福建军乱，前观察使奏益兵三千屯于境，以折闽冲，遂为长戍，几二十年。逊署事，即停其兵。

入为给事中。故事，天子以畸日听政，对群臣。逊奏：“陛下求治，而下有所陈，当不时上，岂宜限以日？如是，毕岁得望天子者几何？”宪宗悦，从之。迁户部侍郎。

代严绶为山南东道节度使。时方讨蔡，析山南东道为两节度：以唐、邓、隋三州授高霞寓，得专攻讨，而逊督襄、复、郢、均、房五州赋馈之。初，襄阳兵隶霞寓者多逃还，后霞寓战贼不胜，言为逊所挠。帝欲按状，宰相请置不问，下迁太子宾客。中人诬之，更贬恩王傅。久乃历京兆尹、国子祭酒。以检校礼部尚书为忠武节度使。时吴元济始平，治条疏类，逊召会大众，申严约束，明谕赏罚，上下皆感畏，众遂安。逊于为政，抑强植弱，贫富均一，所至有绩可纪。

长庆初，幽、镇继乱，逊首建诛讨计，不听。诏以兵万人会行营，即日上道，先诸军至，由是进检校吏部尚书。未几，徙节凤翔，过京师，以疾求解为刑部尚书。卒，年六十三，赠尚书右仆射，谥曰贞。

子方玄，字景业，第进士。裴谊奏署江西府判官。有大狱，论死者十余囚，方玄刺审其冤，悉平贷之。累为池州刺史。钩

检户籍，所以差量徭赋者，皆有科品程章，吏不得私。常曰：“沈约年八十，手写簿书，盖为此云。”终处州刺史。

逊弟建，字杓直，与兄俱客荆州。乡人争斗，不诣府而诣建，平决无颇。母怜其孝，每字之曰：“彡委子劝吾食，吾辄饱；进药，吾意其瘳。”贞元中，补校书郎。德宗思得文学者，或以建闻，帝问左右，宰相郑珣瑜曰：“臣为吏部时，当补校书者八人，它皆藉贵势以请，建独无有。”帝喜，擢左拾遗、翰林学士。

顺宗立，李师古以兵侵曹州，建作诏谕还之，词不假借。王叔文欲更之，建不可。左除太子詹事，改殿中侍御史。以兵部郎中知制诰。宰相有窜定诏稿者，亟请解职，除京兆少尹。会逊被谗，建申治之，出为澧州刺史。召拜刑部侍郎。卒，赠工部尚书。

初，建为学时，家苦贫。兄造知其贤，为营丐，使成就之。故逊、建皆举进士。后虽通显，未尝治垣屋，以清俭称。

建子讷，字敦止，及进士第。迁累中书舍人，为浙东观察使。性疏朴，遇士不以礼，为下所逐，贬朗州刺史。召为河南尹。时久雨，洛暴涨，讷行水魏王堤，惧漂泊，疾驰去，水遂大毁民庐。议者薄其材。初，讷居与宰相杨收接，收欲市讷冗舍以广第，讷叱曰：“先人旧庐，为权贵优笑地邪？”凡三为华州刺史，历兵部尚书，以太子太傅卒。遗命葬不请卤簿，避赠谥，诏听。

卷第一百五十四 列传第八十八

孔穆崔柳杨马

孔巢父，字弱翁，孔子三十七世孙。少力学，隐徂来山。永王璘称兵江淮，辟署幕府，不应，铲迹民伍。璘败，知名。广德中，李季卿宣抚江淮，荐为左卫兵曹参军。三迁库部员外郎。出为泾原行军司马。累拜湖南观察使，未行，会普王为荆襄副元帅，署行军司马。俄而德宗狩奉天，行在擢给事中，为河中、陕、华招讨使，累上破贼方略，帝嘉纳。

未几，兼御史大夫，为魏博宣慰使。巢父辩而才，及见田悦，与言君臣大义，利害逆顺，开晓其众。是时，悦久不臣，下皆厌乱，杂然喜曰：“不图今日还为王人！”酒中，悦起，自陈骑射工，曰：“陛下见用，何敌不摧！”巢父曰：“若尔，不蚤自归，乃一剧贼耳。”悦曰：“能为剧贼，岂不能为功臣乎？”巢父曰：“国方多虞，待子而息。”悦谢焉。数日，田绪杀悦，与大将邢曹俊等听命，巢父即以绪权知军务，纾其难。

李怀光据河中，帝复令巢父宣慰，罢其兵，以太子太保授之。怀光素服待命，巢父不止。众忿曰：“太尉无官矣！”方宣诏，乃噪而合，害巢父，并杀中人啖守盈。初，巢父至，怀光以其使魏博而田悦死，疑其谋出巢父，故军乱不肯救。帝闻震悼，赠尚书左仆射，谥曰忠。诏具礼收葬，赐其家粟帛，存恤之。

从子戮、戡、戡。

戮，字君严，擢进士第。郑滑卢群辟为判官，群卒，摄才忽留务。监军杨志谦雅自肆，众皆恐。戮邀志谦至府，与对榻卧起，示不疑，志谦严惮不敢动。入为侍御史，累擢谏议大夫。条上四事：一、多冗官，二、吏不奉法，三、百姓田不尽垦，四、山泽榷酤为州县弊。宪宗异其言。中人刘希光受赇二十万缗，抵死，吐突承璀坐厚善，逐为淮南监军。太子舍人李涉知帝意，投匭上言承璀有功不可弃。戮得副章，不肯受，面质让之。涉更因左右以闻，戮劾奏涉结近幸，营罔上听。有诏斥涉峡州司马，宦宠侧目，人为危之，戮自以适所志，轩轩甚得。

俄兼太子侍读，改给事中。江西观察使李少和坐赃，狱寢不下；博陵崔易简杀从父兄，鞫状具。京兆尹左右之，翻其情。戮慷慨论正，贬少和，杀易简，夺尹三月俸。再迁尚书左丞。信州刺史李位好黄老道，数祠祷，部将韦岳告位集方士图不轨，监军高重谦上急变，捕位劾禁中。戮奏：“刺史有罪，不容系仗内，请付有司。”诏还御史台。戮与三司杂治，无反状。岳坐诬罔诛，贬位建州司马。中人愈怒，故出为华州刺史。明州岁贡淡菜蚶蛤之属，戮以为自海抵京师，道路役凡四十三万人，奏罢之。历大理卿、国子祭酒。

会岭南节度使崔咏死，帝谓裴度曰：“尝论罢蚶菜者，谁欤？今安在？是可往，为朕求之。”度以戮对，即拜岭南节度使。既至，免属州逋负十八万缗、米八万斛、黄金税岁八百两。先是，属刺史俸率三万，又不时给，皆取部中自衣食。戮乃倍其俸，约不得为贪暴，稍以法绳之。南方鬻口为货，掠人为奴婢，戮峻为之禁。亲吏得婴儿于道，收育之，戮论以死，由是闾里相约不敢犯。土之斥南不能北归与有罪之后百余族，才可用，用之，禀无告者，女子为嫁遣之。蕃舶泊步有下碇税，始至有阅货宴，所饷犀琲，下及仆隶，戮禁绝，无所求索。旧制，

海商死者，官籍其货，满三月无妻子诣府，则没入。戮以海道岁一往复，苟有验者不为限，悉推与。

自贞元中，黄洞诸蛮叛，久不平。容、桂二管利虜掠，幸有功，乃请合兵讨之。戮固言不可，帝不听，大发江、湖兵，会二管入讨。土被瘴毒死者不胜计，安南乘之，杀都护李象古，而桂管裴行立、容管阳旻皆无功，忧死；独戮不邀一旦功，交、广晏然大治。

穆宗立，以吏部侍郎召，改右散骑常侍，还为左丞，以老自乞。雅善韩愈，谓曰：“公尚壮，上三留，何去之果？”戮曰：“吾岂要君者？吾年，一宜去；吾为左丞，不能进退郎官，二宜去。”愈曰：“公无留资，何恃而归？”曰：“吾负二宜去，尚奚顾子言？”愈嗟叹，即上疏言：“臣与戮同在南省，数与戮相见，其为人守节清苦，论议正平。年七十，筋力耳目未衰，忧国忘家，用意至到。如戮辈，在朝不过三数人，陛下不宜苟顺其求，不留自助也。《礼》：大夫七十致仕，若不得谢，则赐之几杖安车，不必七十尽许致仕。今戮据礼求退，陛下若不听许，亦无伤义，而有贪贤之美。”不报。以礼部尚书致仕，岁致羊酒如汉征士礼。卒，年七十三。赠兵部尚书，谥曰贞。

子遵孺，温裕，仕为天平节度使。遵孺子纬。

纬，字化文，少孤，依诸父。多与有名者游，才誉蚤成。擢进士第，东川崔慎由表置幕府。从崔铉淮南，复从慎由守河中，再迁观察判官。宰相杨收荐以长安尉直弘文馆。迁监察御史，进礼部员外郎、兼集贤直学士。母丧解。还为右司员外郎。赵隐言其才，拜翰林学士，俄知制诰。频迁户部侍郎，擢御史中丞。纬方雅，疾恶若仇，中外闻风，未绳辄肃。三迁吏部侍郎。权要私谒至盈几，一不省，当路不悦，改太常卿。

从僖宗西到蜀，以刑部尚书判户部。萧遘雅不喜，坐调度

不给，改太子少保。及帝避硃玫，次陈仓，惟黄门卫士数百扈乘輿。诏拜纬御史大夫，令趣百官至行在。时群臣露次整屋，为盗剽胁，衣囊略尽。纬谒宰相，欲有所论，遭与裴澈怨田令孜，不欲行，辞不见。纬召御史曰：“吾等身被恩，谊不辞难，今诏群臣皆不至，夫与人布衣游，犹缓急相恤，况于君乎？”且泣下。御史亦辞方寇夺，丐衣食，请办一日费而行。纬曰：“吾妻疾，旦暮尽，丈夫岂以家事后国事乎？公善自谋，吾行决矣。”往见李昌符曰：“诏书再至，而群臣顾未行。仆，大夫也，不敢后。愿假兵护送天子所。”昌符具资装送之。既及行在，纬策玫必反，建言关邑厄狭，不足驻六师，请幸梁州。即日去陈仓而玫兵至，微纬言几不脱。进拜兵部侍郎、同中书门下平章事。玫平，从帝还，领诸道盐铁转运使，累迁尚书左仆射，赐号“持危启运保义功臣”。铁券恕十死，又赐天兴良田、善和里第各一区，兼京畿营田使。

昭宗即位，进司空。以太学焚残，乃兼国子祭酒，完治之。加司徒，封鲁国公。帝将郊见，中尉枢密使索宰相朝服，有司白中人无衣冠助祭事，中尉怒，责礼官必得。纬言：“中人不朝服，国典也。陛下欲假借之，则请以所兼官为之服。”谏官固执，帝召谓曰：“方举大礼，为我容之。”进兼太保。时天武都头李顺节，疏暴人也，以浙西节度使兼平章事。台史白：“已谢，当班见百官。”纬判止之。明日，顺节盛服至，则无班，怏怏去。他日见纬，以为言，纬曰：“固疑公见望也。且百辟卿士，天子廷臣，班见宰相，以宰相为之长。公提天武健儿，据堂受礼，安乎？必欲用之，去都头乃可。”顺节惭缩不敢言。

张濬将伐太原，帝不决，以问纬，纬助濬请。既濬败，坐傅会，出为荆南节度使，俄贬均州刺史。二人皆密结硃全忠，

全忠为请，诏听所便，乃屏居华阴。李茂贞入杀韦昭度，帝恶大臣朋比，与籓臣交，更召纬入朝，再擢吏部尚书，以司空、门下侍郎复辅政。使者敦劝，力疾到京师，见帝呜咽流涕，自陈衰疾不任事，乞归田里。帝动容，诏使者送纬至堂视事。会天子出次石门，从至莎城，以病还都。家人召医视，纬曰：“天下方乱，何久求生？”不肯服药，卒，赠太尉。

戡，字胜始，进士及第，补修武尉，以大理评事佐昭义李长荣节度府。长荣死，卢从史自别将代之，留署掌书记。从史稍得志，益骄，与王承宗、田绪阴相结，欲久连兵以固其位。戡始阴争不从，则于会肆言以折之，从史始若受其言，后偃蹇不轨，戡遂以疾归洛阳。未几，李吉甫镇扬州，表置幕府，戡未应。从史曰：“是欲舍我而从人邪？”即诬以事，奏三上，诏以卫尉丞分司东都。自贞元后，帅镇劾奏僚佐，不验辄斥。至是，给事中吕元膺执不可。宪宗遣使谕曰：“朕非不知戡，行用之矣。”未几，卒，年五十七。从史败，追赠司勋员外郎。

戡，字方举。初，父死难，诏与一子官，补修武尉，不受，以让其兄戡。擢明经，书判高等，为校书郎、阳翟尉，累迁殿中侍御史，分司东都。昭义判官徐玫，故尝助卢从史为跋扈者，从史败，孟元阳代，欲复用之。戡移书昭义前系玫，乃上列其状。帝怒，流玫播州。转侍御史、库部员外郎。始，硃泚以彭偃为中书舍人，偃子充符得不死，辟鄜坊府。或荐其能，召还京师。戡谓京兆尹裴武曰：“泚所下诏令皆偃为之，悖逆子不鸟窜兽伏，乃干誉求进乎？子盍效季孙行父逐莒仆以勉事君者？”武即逐出充符。拜京兆少尹，再迁为湖南观察使，召授右散骑常侍、京兆尹。岁旱，文宗忧甚，戡躬祠曲江池，一夕大澍，帝悦，诏兼御史大夫。卒，赠工部尚书。

子温业，字逊志，擢进士第。大中时，为吏部侍郎。求外

迁，宰相白敏中顾同列曰：“吾等可少警，孔吏部不乐居朝矣。”后为太子宾客。

穆宁，怀州河内人。父元休，有名开元间，献书天子，擢偃师丞，世以儒闻。宁刚正，气节自任。以明经调盐山尉。安禄山反，署刘道玄为景城守，宁募兵斩之，檄州县并力捍贼。史思明略境，郡守召宁摄东光令御之。贼遣使诱宁，宁斩以徇，郡守恐怒贼令致死，即夺其兵，罢所摄。始，宁过平原，见颜真卿，尝商贼必反。及是，闻真卿拒禄山，即遗真卿书曰：“夫子为卫君乎？”真卿喜，署宁河北采访支使。宁以息属其母弟曰：“苟不乏嗣，足矣！”即驰谒真卿曰：“先人有嗣矣，我可从公死。”既而贼攻平原，宁劝固守，真卿不从，夜亡过河，见肃宗行在。帝问状，真卿对：“不用穆宁言，故至此。”帝异之，驰驿召宁，将以谏议大夫任之。会真卿以直忤旨，宁亦罢。

上元初，为殿中侍御史，佐盐铁转运，住埇桥。李光弼屯徐州，饷不至，檄取资粮，宁不与。光弼怒，召宁欲杀之。或劝宁去，宁曰：“避之失守，乱自我始，何所逃罪乎？”即往见光弼。光弼曰：“吾师众数万，为天子讨贼，食乏则人散，君闭廩不救，欲溃吾兵耶？”答曰：“命宁主粮者，敕也，公可以檄取乎？今公求粮，而宁专馈；宁有求兵，而公亦专与乎？”光弼执其手谢曰：“吾固知不可，聊与君议耳。”时重其能守官。累迁鄂岳沔都团练及租庸盐铁转运使。当是时，河漕不通，自汉、沔径商山以入京师。淮西节度使李忠臣不奉法，设戍逻以征商贾，又纵兵剽行人，道路几绝。与宁夹淮为治，惮宁威，掠劫为衰，漕贾得通。坐杖死沔州别驾，贬平集尉。

大历初，起为监察御史，三迁检校秘书少监，兼和州刺史，治有状。后刺史疾之，以天宝旧版校见户，妄劾宁多逋亡，贬泉州司户参军事。子质诉其枉，三年始得通。诏御史覆视，实

增户数倍。召入拜太子右谏德。宁性不能事权右，毅然寡合，执政者恶之，虽直其诬，犹置散位。宁默不乐，喟曰：“时不我容，我不时徇，又可以进乎！”遂移疾，满百日屡矣，亲友强之，辄复一朝。德宗在奉天，奔诣行在，擢秘书少监，改太子右庶子。帝还京师，乃曰：“可以行吾志矣！”即罢归东都。以秘书监致仕，卒。

宁居家严，事寡姊恭甚。尝撰家令训诸子，人一通。又戒曰：“君子之事亲，养志为大，吾志直道而已。苟枉而道，三牲五鼎非吾养也。”疾病不尝药，时称知命。

四子：赞、质、员、赏。宁之老，赞为御史中丞，质右补阙，员侍御史，赏监察御史，皆以守道行谊显。先是，韩休家训子侄至严。贞元间，言家法者，尚韩、穆二门云。

赞，字相明，擢累侍御史，分司东都。陕虢观察使卢岳妻分贖不及妾子，妾诉之。中丞卢伋欲重妾罪，赞不听。伋与宰相窦参共诬赞受金，捕送狱。弟赏上冤状，诏三司覆治，无之，犹出为郴州刺史。参败，召为刑部郎中，对延英，擢御史中丞。裴延龄判度支，属吏受赇，具狱，欲曲贷吏，赞执不可。延龄白赞深文，贬饶州别驾。久之，拜州刺史。宪宗立，进宣歙观察使，卒于官。赠工部尚书。

质，性强直，举贤良方正，条对详切，频擢至给事中，政事得失，未尝不尽言。元和时，盐铁、转运诸院擅系囚，笞掠严楚，人多死。质奏请与州县吏参决，自是不冤。后论吐突承璀不宜为将，宪宗不悦，改太子左庶子。坐与杨凭善，出为开州刺史，卒。

员，字与直，工为文章。杜亚留守东都，置佐其府，蚤卒。

兄弟皆和粹，世以珍味目之：赞少俗，然有格，为“酪”；质美而多入，为“酥”；员为“醍醐”；赏为“乳腐”云。

崔邠，字处仁，贝州武城人。父倕，三世一爨，当时言治家者推其法。至德初，献赋行在，肃宗异其文，位吏部侍郎。

邠第进士，复擢贤良方正，授渭南尉，迁补阙。上疏论裴延龄奸，以鲠亮知名。由中书舍人再迁吏部侍郎。性温裕深密，行己又简俭，宪宗器之，裴垪亦荐邠材可宰相。会病，遂不拜。久乃为太常卿，知吏部尚书铨。故事，太常始视事，大阅四部乐，都人纵观。邠自第去帽，亲导母舆，公卿见者皆避道，都人荣之。以母忧解，卒于丧，年六十。赠吏部尚书，谥曰文简。

弟豐、郾、郇、鄆、郟。

郾，字广略，姿仪伟秀，人望而慕之，然不可狎也。中进士第，补集贤校书郎。累迁吏部员外郎，下不敢欺，每拟吏，亲挟格，褒黜必当，寒远无留才。三迁谏议大夫。穆宗立，荒于游畋，内酣荡，昕曙不能朝。郾进曰：“十一圣之功德，四海之大，万国之众，其治其乱，系于陛下。自山以东百城，地千里，昨日得之，今日失之。西望戎垒，距宗庙十舍，百姓憔悴，畜积无有。愿陛下亲政事以幸天下。”帝动容慰谢，迁给事中。

敬宗嗣位，拜翰林侍讲学士，旋进中书舍人，谢曰：“陛下使臣侍讲，历半岁不一问经义。臣无功，不足副厚恩。”帝惭曰：“朕少间当请益。”高鉉适在旁，因言：“陛下乐善而无所咨询，天下之人不知有响儒意。”帝重咎谢，咸赐锦、币。郾与高重类《六经》要言为十篇，上之，以便观省。

迁礼部侍郎，出为虢州观察使。先是，上供财乏，则夺吏奉助输，岁率八十万。郾曰：“吏不能贍私，安暇恤民？吾不能独治，安得自封？”即以府常费代之。又诏赋粟输太仓者，岁数万石，民困于输，则又犍而致之河。郾乃旁流为大敖受粟，糗而注诸艘。民悦，忘输之劳。改鄂、岳等州观察使。自蔡人

叛，鄂、岳常苦兵，江湖盗贼显行。郾修治铠仗，造蒙冲，驶追穷蹙，上下千里，岁中悉捕平。又观察浙西，迁检校礼部尚书，卒于官。赠吏部尚书，谥曰德。

郾不藏货，有辄周给亲旧，为治其昏丧。居家怡然，不训子弟，子弟自化。室处庖漏，无步庑，至霖淖，则客盖而履以就外位。治虢以宽，经月不笞一人。及涖鄂，则严法峻诛，一不贷。或问其故，曰：“陕土瘠而民劳，吾抚之不暇，犹恐其扰；鄂土沃民剽，杂以夷俗，非用威莫能治。政所以贵知变者也。”闻者服焉。

五子：瑶、瑰、瑾、珮、璆。瑶任礼部侍郎、浙西鄂岳观察使。瑾礼部侍郎、湖南观察使。瑰、珮俱达官。

郾，擢进士，累迁至左金吾卫大将军，暴卒，以韩约代之。不阅旬，李训乱，约死于难。世谓郾之亡，崔氏积善报也。赠礼部尚书。

郾及进士第，补渭南尉。累除刑部郎中，出副杜元颖西川节度府。召入为工部侍郎、集贤殿学士。再迁吏部侍郎，由宣歙观察使入为太常卿。文宗末，擢同中书门下平章事，改中书侍郎，罢为剑南西川节度使。宣宗初，以检校尚书右仆射同平章事，节度淮南，卒于军。

崔氏四世总麻同爨，兄弟六人至三品，邠、郾、郾凡为礼部五，吏部再，唐兴无有也。居光德里，构便斋，宣宗闻而叹曰：“郾一门孝友，可为士族法。”因题曰“德星堂”。后京兆民即其里为“德星社”云。

柳公绰，字宽，京兆华原人。始生三日，伯父子华曰：“兴吾门者，此儿也。”因小字起之。幼孝友，性质严重，起居皆有礼法。属文典正，不读非圣书。举贤良方正直言极谏，补校书郎。间一年，再登其科，授渭南尉。岁歉谨，其家虽给，而

每饭不过一器，岁丰乃复。或问之，答曰：“四方病饥，独能饱乎？”累迁开州刺史，地接夷落，寇常逼其城，吏曰：“兵力不能制，愿以右职署渠帅。”公绰曰：“若同恶邪？何可挠法！”立诛之，寇亦引去。迁侍御史、吏部员外郎。时武元衡节度剑南，与裴度俱为判官，尤相引重。召为吏部郎中。

宪宗喜武功，且数出游畋，公绰奏《太医箴》以讽曰：“天布寒暑，不私于人。品类既一，高卑以均。人谨好爱，能保其身。清静无瑕，辉光以新。寒暑满天地，浹肌肤于外；好爱在耳目，诱心知于内。端洁为堤，奔射犹败。气行无间，隙不在大。谓天高矣，氛蒙晦之；谓地厚矣，横流溃之。饮食资身，过则生患；衣服称德，侈则生慢。唯过与侈，心必随之。气与心流，疾乃伺之。畋游恣乐，流情荡志。驰骋劳形，叱吒伤气。不养其外，前脩所忌。人乘气生，嗜欲以萌。气离有患，气完则成。巧必丧真，智实诱情。医之上者，理于未然。患居虑后，防处事先。心静乐行，体和道全。克施万物，以享亿年。圣人在上，各有攸处。臣司太医，敢告诸御。”天子高其才，遣使谓曰：“卿言‘气行无间，隙不在大’，爱朕深者，当置之坐隅。”逾月，拜御史中丞。

公绰本与裴垍善，李吉甫复当国，出为湖南观察使。以地卑湿，不可迎养，求分司东都，不听。后徙鄂岳观察使。时方讨吴元济，诏发鄂岳卒五千，隶安州刺史李听。公绰曰：“朝廷谓吾儒生不知兵邪！”即请自行，许之。引兵度江，抵安州，听以军礼迎谒。公绰谓曰：“公所以属鞬负弩，岂非兵事邪？若褫戎容，则两郡守耳，何所统壹哉？以公世将晓兵，吾且欲署职，以兵法从事。”听曰：“唯命。”即以都知兵马使、中军先锋、行营都虞候三牒授之，选兵六千属焉，戒诸校曰：“行营事一决都将。”听被用畏威，遂尽力，当时服其知权。军出，

公绰数省问其家，疾病生死厚给之，妇人敖荡者，沉之江。军中感服曰：“中丞为我知家事，敢不死战！”故鄂军每战辄克。

元和十一年，为李道古代还，除给事中。李师道平，遣宣谕郢州，复命，拜京兆尹。方赴府，有神策校乘马不避者，即时撈死。帝怒其专杀，公绰曰：“此非独试臣，乃轻陛下法。

“帝曰：“既死，不以闻，可乎？”公绰曰：“臣不当奏。在市死，职金吾；在坊死，职左右巡使。”帝乃解。以母丧去官。服除，为刑部侍郎，领盐铁转运使，转兵部，兼御史大夫。

长庆元年，复为京兆尹。时幽、镇用兵，补置诸将，使驿系道。公绰奏曰：“比馆递匮乏，驿置多阙。敕使衣绯紫者，所乘至三四十骑；黄绿者，不下十数。吏不得视券，随口辄供。驿马尽，乃掠夺民马。怨嗟惊扰，行李殆绝。请著定限，以息其弊。”有诏中书条检定数，由是吏得纾罪。宦官共恶疾之。改吏部侍郎，迁御史大夫。韩弘病，自河中还，诏百官问疾，弘遣子辞不能见，公绰谓曰：“上使百司省候，是谓异礼，宜力疾以见公卿，安可卧令子姓传言耶？”弘惧，挟扶以出。

改礼部尚书，以祖讳换左丞。俄检校户部尚书、山南东道节度使。行部至邓，县吏有纳贿、舞文二人同系狱，县令以公绰素持法，谓必杀贪者，公绰判曰：“赃吏犯法，法在；奸吏坏法，法亡。”诛舞文者。其厩马害圉人，公绰杀之。或言良马可爱，曰：“安有良马而害人乎？”

宝历元年，就迁检校左仆射。牛僧孺罢政事，为武昌节度使，公绰具军容伏谒，左右谏止之，答曰：“奇章始去台宰，方镇重宰相，所以尊朝廷也。”有道士献丹药，问所从来，曰：“自蓊门。”时殊克融方叛，遽曰：“惜哉，药自贼境来，虽验何益！”即弃药而逐道士。入为刑部尚书，俄拜邠宁节度使。先是神策诸镇列屯部中，不听本道节制，故虜得窥间。公绰论

所宜，因诏屯营缓急悉受节度。复为刑部尚书。京兆狱有姑鞭妇至死者，府欲杀之。公绰曰：“尊殴卑，非斗也；且子在，以妻而戮其母，不顺。”遂减论。

太和四年，为河东节度。遭岁恶，撙节用度，辍宴饮，衣食与士卒钧。北虏遣梅禄将军李畅以马万匹来市，所过皆厚劳，饬兵以防袭夺。至太原，公绰独使牙将单骑劳问，待以至意，辟牙门，令译官引谒，宴不加常。畅德之，出涕，徐驱道中，不妄驰猎。陞北有沙陀部，勇武喜斗，为九姓、六州所畏。公绰召其酋硃邪执宜，治废栅十一，募兵三千留屯塞上，其妻、母来太原者，令夫人饮食问遗之。沙陀感恩，故悉力保鄣。

以病乞代，授兵部尚书，不任朝请。忽顾左右召故吏韦长，众谓属谗以家事。及长至，乃曰：“为我白宰相，徐州专杀李听亲吏，非用高瑀不能安。”因瞑目不复语，后二日卒，年六十八。赠太子太保，谥曰元。

公绰居丧毁慕，三年不澡沐。事后母薛谨甚，虽姻属不知非薛所生。外兄薛宫早卒，为育其女嫁之。尝曰：“吾莅官未尝以私喜怒加于人，子孙其昌乎！”与钱徽、蒋义、杜元颖、薛存诚善，取士如许康佐、郑朗、卢简辞、崔玘、夏侯孜、李拭、韦长，皆知名显贵云。

子仲郢，字谕蒙。母韩，即皋女也，善训子，故仲郢幼嗜学，尝和熊胆丸，使夜咀嚼以助勤。长工文，著《尚书二十四司箴》，为韩愈咨赏。元和末，及进士第，为校书郎。牛僧孺辟武昌幕府，有父风矩，僧孺叹曰：“非积习名教，安及此邪？”入为监察御史，迁侍御史。有禁卒诬里人斫父墓柏，射杀之，吏以专杀论，而中尉护免其死，右补阙蒋系争，不省。仲郢监罚，执曰：“贼不死，是乱典刑。”有诏御史萧杰监之，杰复争。遂独诏京兆杖之，不监。朝廷嘉其守。

会昌初，累转吏部郎中。时诏减官冗长者，仲郢条简浹日，损千二百五十员，议者厌伏。迁左谏议大夫。武宗延方士，筑望仙台，累谏諄切，帝遣中人愧谕。御史崔元藻以覆按吴湘狱得罪，仲郢切谏，宰相李德裕不为嫌，奏拜京兆尹。置权量于东西市，使贸易用之，禁私制者。北司吏入粟违约，仲郢杀而尸之，自是人无敢犯，政号严明。会废浮屠法，尽坏铜象为钱。仲郢为铸钱使，吏请以字识钱者，不答。既，淮南铸会昌字，久之，僧反取为钟铍云。中书舍人纆干祝诉甥刘诩殴其母，诩为禁军校，仲郢不待奏，即捕取之，死杖下，宦官以为言，改右散骑常侍，知吏部铨。德裕颇抑进士科，仲郢无所徇。是时，以进士选，无受恶官者。又当调者，持阙簿令自阅，即拟唱，吏无能为奸。

宣宗初，德裕罢政事，坐所厚善，出为郑州刺史。周墀镇滑，而郑为属郡，高其绩；及入相，荐授河南尹，召拜户部侍郎。墀罢，它宰相恶仲郢，左迁秘书监。数月，复出河南尹，以宽惠为政。或言不类京兆时，答曰：“鞶鞶之下，先弹压；郡邑之治，本惠养。乌可类乎？”擢剑南东川节度使。大吏边章简挟势肆贪，前帅不能制，仲郢因事杀之，官下肃然。居五年，召为吏部侍郎，俄改兵部，领盐铁转运使。有刘习者，以药术进，诏署盐官。仲郢以为医有本色官，若委钱谷，名分不正。帝悟，乃赐缣遣还。

大中十二年，辞疾，以刑部尚书罢使，转户部，封河东县男，为山南西道节度使。南郑令权弈以罪，仲郢杖之，六日死，贬雷州刺史。顷之，以太子宾客分司东都，起为虢州刺史，以检校尚书左仆射东都留守。会盗发父墓，弃官归华原。徙华州刺史，不拜。咸通五年，为天平节度使。初，仲郢为谏议大夫，后每迁，必乌集升平第，庭树戟架皆满，五日乃散。及是不复

集。卒于镇。

仲郢方严，尚气义，事亲甚谨。李德裕贬死，家无禄，不自振；及领盐铁，遂取其兄子从质为推官，知苏州院。宰相令狐綯持不可，乃移书开谕綯，綯感悟，从之。每私居内斋，束带正色，服用简素。父子更九镇，五为京兆，再为河南，皆不奏瑞，不度浮屠。急于摘贪吏，济单弱。每旱潦，必贷匱蠲负，里无逋家。衣冠孤女不能自归者，斥禀为婚嫁。在朝，非庆吊不至宰相第。其迹略相同。

家有书万卷，所藏必三本：上者贮库，其副常所阅，下者幼学焉。仲郢尝手钞《六经》，司马迁、班固、范曄史皆一钞，魏晋及南北朝史再，又类所钞它书凡三十篇，号《柳氏自备》；旁录仙佛书甚众，皆楷小精真，无行字。

子璞、珪、璧、玘。

璞，字韬玉，学不营仕。著《春秋三氏异同义》，又述《天祚长历》，断自汉武帝纪元，为编年，以大政、大祥异、侵叛战伐随著之，闰位者附见其左，常谓“杜征南《春秋后序》述纪甲历为得实，自余史家皆差”，蒋系以为然。终著作郎。

珪，字交玄。大中中，与璧继擢进士，皆秀整而文，杜牧、李商隐称之。杜惊镇西川，表在幕府，久乃至。会惊徙淮南，归其积俸，珪不纳，惊举故事为言，卒辞之。以蓝田尉直弘文馆，迁右拾遗，而给事中萧仿、郑裔绰谓珪不能事父，封还其诏。仲郢诉其子“冒处谏职为不可，谓不孝则诬。请勒就养”，诏可。始，公绰治家埒韩滉，及珪被废，士人愧怅。终卫尉少卿。

璧，字宾玉。马植镇汴州，辟管书记。又从李瓚桂州，规止其不法，瓚不听，乃拂衣去。未几，军乱。擢右补阙，再转屯田员外郎。僖宗幸蜀，授翰林学士，累迁右谏议大夫。

玘以明经补秘书正字，由书判拔萃，累转左补阙。高湜再镇昭义，皆表为副，擢刑部员外郎。湜贬高要尉，玘三疏申理。湜后得稿嗟叹，以为其言虽自辨不加也。出为岭南节度副使。廨中橘熟，既食，乃纳直于官。黄巢陷交、广，逃还，除起居郎。巢入京师，奔行在，再迁中书舍人、御史中丞。文德元年，以吏部侍郎脩国史，拜御史大夫。直清有父风，昭宗欲倚以相，中官譖玘烦碎，非廊庙器，乃止。坐事贬泸州刺史，卒。光化初，帝自华还，诏复官爵。

玘尝述家训以戒子孙曰：

夫门地高者，一事坠先训，则异它人，虽生可以苟爵位，死不可见祖先地下。门高则自骄，族盛则人窥嫉。实蕤懿行，人未必信；纤瑕微累，十手争指矣。所以修己不得不至，为学不得不坚。夫士君子生于世，己无能而望它人用，己无善而望它人爱，犹农夫鹵莽种之而怨天泽不润，虽欲弗馁，可乎？余幼闻先公仆射言：立己以孝悌为基，恭默为本，畏怯为务，勤俭为法。肥家以忍顺，保交以简恭，广记如不及，求名如傥来。莅官则絜己省事，而后可以言家法；家法备，然后可以言养人。直不近祸，廉不沽名。忧与祸不偕，絜与富不并。董生有云：“吊者在门，贺者在闾。”言忧则恐惧，恐惧则福至。又曰：“贺者在门，吊者在闾。”言受福则骄奢，骄奢则祸至。故世族远长与命位丰约，不假问龟蓍星数，在处心行事而已。

昭国里崔山南瑄子孙之盛，仕族罕比。山南曾祖母长孙夫人年高无齿，祖母唐夫人事姑孝，每旦，栴縱笄拜阶下，升堂乳姑，长孙不粒食者数年。一日病，言无以报吾妇，冀子孙皆得如妇孝。然则崔之门安得不大乎？东都仁和里裴尚书宽子孙众盛，实为名阀。天后时，宰相魏玄同选尚书之先为婿，未成婚而魏陷罗织狱，家徙岭表。及北还，女已逾笄。其家议无以

为衣食资，愿下发为尼。有一尼自外至，曰：“女福厚丰，必有令匹，子孙将遍天下，宜北归。”家人遂不敢议。及荆门，则裴赍装以迎矣。今势利之徒，舍信誓如返掌，则裴之蕃衍，乃天之报施也。余旧府高公先君兄弟三人，俱居清列，非速客不二羹馘，夕食，齧{++匍}瓠而已，皆保重名于世。

永宁王相国涯居位，窦氏女归，请曰：“玉工货钗直七十万钱。”王曰：“七十万钱，岂于女惜？但钗直若此，乃妖物也，祸必随之。”女不复敢言。后钗为冯球外郎妻首饰，涯曰：“为郎吏妻，首饰有七十万钱，其可久乎！”冯为贾相国隄门人，贾有奴颇横，冯爱贾，召奴责之，奴泣谢。未几，冯晨谒贾，贾未出，有二青衣赍银罍出，曰：“公恐君寒，奉地黄酒三杯。”冯悦，尽举之。俄病渴且咽，因暴卒。贾为叹息出涕，卒不知其由。明年，王、贾皆遭祸。噫，王以珍玩为物之妖，信知言矣，而不知恩权隆赫之妖甚于物邪？冯以卑位贪货，不能正其家，忠于所事，不能保其身，不足言矣。贾之奴害客于墙庑间而不知，欲始终富贵，其得乎？舒相国元舆与李繁有隙，为御史，鞫讞狱，穷致繁罪，后舒亦及祸。今世人盛言宿业报应，曾不思视履考祥事欤？夫名门右族，莫不由祖考忠孝勤俭以成立之，莫不由子孙顽率奢傲以覆坠之。成立之难如升天，覆坠之易如燎毛。

余家本以学识礼法称于士林，比见诸家于吉凶礼制有疑者，多取正焉。丧乱以来，门祚衰落，基构之重，属于后生。夫行道之人，德行文学为根株，正直刚毅为柯叶。有根无叶，或可俟时；有叶无根，膏雨所不能活也。至于孝慈、友悌、忠信、笃行，乃食之醢酱，可一日无哉？

其大概如此。

公权，字诚悬，公绰弟也。年十二，工辞赋。元和初，擢

进士第。李昕镇夏州，表为掌书记。因入奏，穆宗曰：“朕尝于佛庙见卿笔迹，思之久矣。”即拜右拾遗、侍书学士，再迁司封员外郎。帝问公权用笔法，对曰：“心正则笔正，笔正乃可法矣。”时帝荒纵，故公权及之。帝改容，悟其以笔谏也。公绰尝寓书宰相李宗闵，言家弟本志儒学，先朝以侍书见用，颇类工祝，愿徙散秩。乃改右司郎中、弘文馆学士。

文宗复召侍书，迁中书舍人，充翰林书诏学士。尝夜召对子亭，烛穷而语未尽，宫人以蜡液濡纸继之。从幸未央宫，帝驻辇，曰：“朕有一喜，边戍赐衣久不时，今中春而衣已给。”公权为数十言称贺，帝曰：“当贺我以诗。”宫人迫之，公权应声成，文婉切而丽。诏令再赋，复无停思，天子甚悦，曰：“子建七步，尔乃三焉。”常与六学士对便殿，帝称汉文帝恭俭，因举袂曰：“此三澣矣！”学士皆贺，独公权无言。帝问之，对曰：“人主当进贤退不肖，纳谏诤，明赏罚。服澣濯之衣，此小节耳，非有益治道者。”异日，与周墀同对，论事不阿，墀为惴恐，公权益不夺，帝徐曰：“卿有诤臣风，可屈居谏议大夫。”乃自舍人下迁，仍为学士知制诰。

开成三年，转工部侍郎。召问得失，因言：“郭旼领邠宁，而议者颇有臧否。”帝曰：“旼，尚父从子，太皇太后季父，官无玷邮，自大金吾位方镇，何所更议？”答曰：“旼诚勋旧，然人谓献二女乃有是除，信乎？”帝曰：“女自参承太后，岂献哉？”公权曰：“疑嫌间不可户晓。”因引王珪谏庐江王妃事。是日，帝命中官自南内送女还旼家。其忠益多类此。迁学士承旨。

武宗立，罢为右散骑常侍。宰相崔珙引为集贤院学士，知院事。李德裕不悦，左授太子詹事，改宾客。累封河东郡公，复为常侍，进至太子少师。大中十三年，天子元会，公权稍耄

忘，先群臣称贺，占奏忽谬，御史劾之，夺一季俸，议者恨其不归事。咸通初，乃以太子太保致仕。卒，年八十八。赠太子太师。

公权博贯经术，于《诗》、《书》、《左氏春秋》、《国语》、庄周书尤邃，每解一义，必数十百言。通音律，而不喜奏乐，曰：“闻之令人骄怠。”其书法结体劲媚，自目一家。文宗尝召与联句，帝曰：“人皆苦炎热，我爱夏日长。”公权属曰：“薰风自南来，殿阁生微凉。”它学士亦属继，帝独讽公权者，以为词情皆足，命题于殿壁，字率径五寸，帝叹曰：“钟、王无以尚也！”其迁少师，宣宗召至御座前，书纸三番，作真、行、草三体，奇秘，赐以器币，且诏自书谢章，无限真、行。当时大臣家碑志，非其笔，人以子孙为不孝。外夷入贡者，皆别署货贝曰：“此购柳书。”尝书京兆西明寺《金刚经》，有钟、王、欧、虞、褚、陆诸家法，自为得意。凡公卿以书贖遗，盖钜禹，而主藏奴或盗用。尝贮杯盂一笥，滕识如故而器皆亡，奴妄言叵测者，公权笑曰：“银杯羽化矣！”不复诘。唯研、笔、图籍，自鑄秘之。

子华，公绰诸父也。始辟严武剑南府，累迁池州刺史。代宗将幸华清宫，先命完葺，欲以子华为京兆少尹，尹恶其刚方，沮解之，遂为昭应令、检校金部郎中、修宫使。设棘围于市，徇邑中曰：“民有得华清瓦石材用，投围中，逾三日不还者死。”不终日，已山积矣，营办略足。宰相元载有别墅，以奴主务，自称郎将，怙势纵暴，租赋未尝入官。子华因奴入谒，收付狱，劾发宿罪，杖杀之，一邑震伏。载不敢怨，遣吏厚谢。预知其终，自为墓铭。

子公器、公度。公度善摄生，年八十有余，有强力。常云：“吾初无术，但未尝以气海暖冷物，熟生物，不以元气佐喜怒

耳。”位光禄少卿。公器生遵，遵生灿，别有传。

杨于陵，字达夫，本汉太尉震之裔。父太清，倦宦，客河朔，死安禄山之乱。于陵始六岁，间关至江左，逮长，有奇志。十八擢进士，调句容主簿。节度使韩滉刚严少许可，独奇于陵，谓妻柳曰：“吾求佳婿，无如于陵贤。”因以妻之。辟鄂岳、江西使府。滉居宰相，领财赋，权震中外。于陵随府罢，避亲不肯调，退庐建昌，以文书自娱乐。滉卒，乃入为膳部员外郎。以吏部判南曹，选者恃与宰相亲，文书不如式，于陵驳其违，宰相怒，以南曹郎出使吊宣武军。未几，迁右司郎中，换吏部，出为绛州刺史。德宗雅闻其名，留拜中书舍人。时京兆李实恃恩暴横，于陵与所善许孟容不离附，为所譖短，徙秘书少监。帝崩，宣遗诏于太原、幽州，节府献遗无所纳。拜华州刺史，迁浙东观察使。越人饥，请出米三十万石拊贍贫民，政声流闻。

入为京兆尹。先是，编民多窜北军籍中，倚以横闾里。于陵请限丁制，减三丁者不得著籍，奸人无所影赖，京师豪右大震。迁户部侍郎。元和初，牛僧孺等以贤良方正对策，于陵被诏程其文，居第一，宰相恶其言，出为岭南节度使。辟韦词、李翱等在幕府，咨访得失，教民陶瓦易蒲屋，以绝火患。监军许遂振者，悍戾贪肆，惮于陵，不敢挠以私，则为飞语闻京师，宪宗不能无惑，有诏罢归。遂振领留事，笞吏剔抉其赃，吏呼曰：“杨公尚拒他方赂遗，肯私官钱邪？”宰相裴垪亦为帝别白言之，乃授吏部侍郎，而遂振终得罪。

初，吏部程判，别诏官参考，齐抗当国，罢之。至是，尚书郑余庆移疾，乃循旧制。于陵建言：“他官但第判能否，不知限员，有司计员为留遣之格，事不相谋，莫如勿置。”于是有诏三考官止较科目选，至常调悉还吏部。又请修甲历，南曹置别簿相检实，吏不能为奸。始奏选者纳直给符告，居四年，

凡调三千员，时谓为适。

以兵部兼御史大夫，判度支。王师讨淮西，于陵用所亲为供军使，主唐、邓，而高霞寓腾牒度支，以饷道乏。及战败，诏责之，指以为言。帝怒，贬于陵郴州刺史。徙原王傅，复以户部侍郎知吏部选。李师道平，诏宣慰淄青。朝廷始议分其地，而刘悟节度滑州，未出郢，于陵趣使上道。还奏，帝悦其能。会浙西观察使李闾死，皇甫镈素忌于陵，荐以代脩，帝不之可。穆宗立，迁户部尚书，为东都留守。数上疏乞身，不许。授太子少傅，封弘农郡公。俄以尚书左仆射致仕，诏赐实俸，让不受。于陵器量方峻，进止有常度，节操坚明，始终不失其正，时人尊仰之。太和四年卒，年七十八。册赠司空，谥曰贞孝。

四子：景复仕至同州刺史，绍复中书舍人，师复大理卿，中子嗣复位宰相，自有传。

马总，字会元，系出扶风。少孤窳，不妄交游。贞元中，辟署滑州姚南仲幕府，监军薛盈珍诬南仲不法，总坐贬泉州别驾。盈珍入用事，福建观察使柳冕希旨欲诛之，会刺史穆贇保护，乃免。徙恩王傅。

元和中，以虔州刺史迁安南都护，廉清不挠，用儒术教其俗，政事嘉美，獠夷安之。建二铜柱于汉故处，镌著唐德，以明伏波之裔。徙桂管经略观察使，入为刑部侍郎。十二年，兼御史大夫，副裴度宣慰淮西。吴元济禽，为彰义节度留后。蔡人习伪恶，相掉讐，犷戾有夷貊风。总为设教令，明赏罚，磨治洗汰，其俗一变。始奏改彰义为淮西，寻擢拜淮西节度使，徙忠武，改华州防御、镇国军使。李师道平，析郢、曹、濮等为一道，除总节度，赐号天平军。

长庆初，刘总上幽、镇地，诏总徙天平，而召于忽还，将大用之。会总卒，穆宗以郢人附赖总，复诏还镇。二年，检校

尚书左仆射，入为户部尚书。总筮学，虽吏事控惚，书不去前，论著颇多。卒，赠右仆射，谥曰懿。

赞曰：巢父恃正义，触群不肖，谋不以权，遂丧其身。宁、邠皆所谓邦之司直者，后世卒蕃衍。公绰仁而勇，于陵方重，总沈懿，皆有大臣风，才堪宰相而用不至，果时有不幸邪？穆、崔、柳代为孝友闻家，君子之泽远哉！

卷第一百五十五 列传第八十九

归奚三崔卢二薛卫胡丁二王殷

归崇敬，字正礼，苏州吴人。治礼家学，多识容典，擢明经。遭父丧，孝闻乡里。调国子直讲。天宝中，举博通坟典科，对策第一，迁四门博士。有诏举才可宰百里者，复策高等，授左拾遗，肃宗次灵武，再迁起居郎、赞善大夫、史馆修撰、兼集贤殿校理，修国史、仪注。以贫求解。历同州长史，润州别驾。未几，有事桥陵、建陵，召还参掌仪典。改主客员外郎，复兼修撰。

代宗幸陕，召问得失，崇敬极陈：“生人疲敝，当以俭化天下，则国富而兵可用。”时百官朝朔望，皆服袴褶，崇敬非之，建言：“三代逮汉无其制，隋以来，始有服者，事不稽古，宜停。”诏可。又言：“东都太庙不当置木主，按《礼》：‘虞主用桑，练主用栗’，作栗主则瘞桑主，犹天无二日，土无二王也。东都太庙，本武后所建，以祀诸武，中宗去主存庙，以备行幸迁都之置。且商迁都前八后五，不必每都别立神主也。若曰神主已经奉祀，不得一日而废，则桑主以虞，至练祭而埋之，明是不然。”时有方士巨彭祖建言：“唐家土德，请以四季月郊祀天地。”诏礼官儒者杂议。崇敬议：“《礼》以先立秋十八日迎黄灵，祀黄帝，黄帝于五行为土，而火为母，故火用事之末而祭之，三季月则否。彭祖牵纬候说，事诡不经，不可用。”又议：“五人帝于国家为前后，无君臣义，天子祭宜

毋称臣，祭而称臣，于天帝无异。”又：“春秋释奠孔子，祝版皇帝署，北面揖，以为太重。宜准武王受丹书于师尚父，行东面之礼。”事皆施行。

大历初，授仓部郎中，充吊祭册立新罗使。海道风涛，舟几坏，众惊，谋以单舸载而免，答曰：“今共舟数十百人，我何忍独济哉？”少选，风息。先是，使外国多赍金帛，贸举所无，崇敬囊橐惟衾衣，东夷传其清德。还，授国子司业、兼集贤学士。八年，遣祀衡山，未至，而哥舒晃乱广州，监察御史惮之，请望祀而还，崇敬正色曰：“君命岂有畏邪？”遂往。

皇太子欲临国学行齿胄礼，崇敬以学与官名皆不正，乃建议：

古天子学曰辟雍。以制言之，壅水环缭如璧然；以谊言之，以礼乐明和天下云尔。在《礼》为泽宫，故前世或曰璧池，或曰璧沼，亦言学省。汉光武立明堂、辟雍、灵台，号“三雍宫”。晋武帝临辟雍，行乡饮酒礼，别立国子学，以殊士庶。永嘉南迁，唯有国子学。隋大业中，更名国子监。今声明之盛，辟雍独阙，请以国子监为辟雍省。祭酒、司业之名，非学官所宜。业者，枸虞大版，今学不教乐，于义无当。请以祭酒为太师氏，位三品；司业为左师、右师，位四品。

近世明经，不课其义，先取帖经，颞门废业，传受义绝。请以《礼记》《左氏春秋》为大经，《周官》、《仪礼》、《毛诗》为中经，《尚书》、《周易》为小经，各置博士一员。《公羊》、《谷梁春秋》共准一中经，通置博士一员。博士兼通《孝经》、《论语》，依章疏讲解，德行纯絜、文词雅正、形容庄重可为师表者，委四品以上各举所知，在外给传，七十者安车蒲轮敦遣。国子、太学、四门三馆，各立五经博士，品秩、生徒有差。旧博士、助教、直讲、经直、律馆、算馆助教，请皆罢。

教授法。学生谒师，费用暇脩一束、酒一壶、衫布一裁，色如师所服。师出中门，延入与坐，割脩酒，三爵止。乃发篋出经，扼衣前请，师为说经大略，然后就室，朝晡请益。师二时堂上训授道义，示以文行忠信、孝悌睦友。旬省、月试、时考、岁贡，眡生徒及第多少为博士考课上下。有不率教者，横楚之，国子移礼部，为太学生；太学又不变，徙之四门；四门不变，徙本州之学；复不变，繇役如初，终身不齿。虽率教，九年学不成者，亦归之本州。

礼部考试法。请罢帖经，于所习经问大义二十而得十八，《论语》、《孝经》十得八，为通；策三道，以本经对，通二为及第。其孝行闻乡里者，举解具言，试日义阙一二，许兼收焉。天下乡贡如之。习业考试，并以明经为名，得第授官，与进士同。

有诏尚书省集百官议。皆以习俗久，制度难分明，省禁非外司所宜名，《周官》世职者称氏，国学非世官，不得名辟雍省、太师氏。大抵惮改作，故无施行者。

坐史给禀钱不实，贬饶州司马。德宗立，召还，复拜国子司业，稍迁翰林学士、左散骑常侍，充皇太子侍读，又兼晋王元帅参谋，封余姚郡公。田悦、李纳稟命，持节宣慰，称旨。表归上冢，宠赐缯帛，儒生以为荣。迁工部尚书，仍前职。年老，以兵部尚书致仕。卒，年八十八，赠尚书左仆射，谥曰宣。论撰数十篇。子登。

登，字冲之，事继母笃孝。大历中，举孝廉高第。贞元初，策贤良，为右拾遗。裴延龄得幸，德宗欲遂以相，右补阙熊执易疏论之，以示登，登动容曰：“愿窜吾名，雷霆之下，君难独处。”故同列有所谏正，辄联署无所回讳。转右补阙、起居舍人，凡十五年，僚类有出其下而进趋，自喜得显官，惟登与右拾遗蒋武退然远权势，终不以淹晚概怀。迁兵部员外郎。

顺宗为皇太子，登父子侍读，及即位，以东宫恩超拜给事中，迁工部侍郎，复为皇太子、诸王侍读，献《龙楼箴》以讽。徙左散骑常侍，入谢。宪宗问政所先，登知帝睿而果于断，劝顺纳谏争，内外传为说言。后判国子祭酒事，进工部尚书，累封长洲县男。卒，年六十七，赠太子少师，谥曰宪。

登性温恕，家僮为马所是，笞折马足，登知，不加责。有遗金石不死药者，给曰已尝，及登服几死，讯之，乃未之尝，人皆为怒，而登不为愠。常慕陆象先为人，世亦许其类云。子融。

融，字章之，元和中，及进士第，累迁左拾遗。事文宗为翰林学士，进至户部侍郎。开成初，拜御史中丞。湖南观察使卢周仁以南方屡火，取羨钱亿万进京师。融劾奏：“天下一家，中外之财皆陛下府库。周仁陈小利，假异端，公违诏书，徇私希恩。恐海内效之，因缘渔刻，生人受弊，罪始周仁。请重责，还所进，代贫民租入。”诏不从，置钱河阴院以虞水旱。初，户部员外郎卢元中、左司员外郎判户部案姚康受平余官秦季元绢六千匹，贷乾没钱八千万，俱贬岭南尉。数年，金部员外郎韩益判度支，子弟受赇三百万，未入者半。帝问融：“益所犯与卢元中、姚康孰甚？”对曰：“元中等枉失库钱，益所坐子弟受赇，事异法轻。”故益止贬梧州参军。融迁京兆尹，李固言为相，恶之，徙秘书监。固言罢，擢权知兵部侍郎。岁间，出为山南西道节度使，徙东川。还，历兵部尚书，累封晋陵郡公。

会昌后，儒臣少，朝廷礼典多本融议。辞疾，以太子少傅分司东都。大中七年，卒，赠尚书左仆射。

奚陟，字殷卿，其先自谯亳西徙，故为京兆人。少笃志，通群书。大历末，擢进士、文辞清丽科，授弘文馆校书郎。德

宗立，谏议大夫崔河图持节使吐蕃，表陟自副，以亲老辞不拜。杨炎辅政，召授左拾遗。居亲丧，毁瘠过礼。硃泚反，走间道及车驾于兴元，拜起居郎、翰林学士，不就职。贼平，改太子司议郎，历金部、吏部员外。会左右丞缺，转左司郎中。

贞元八年，迁中书舍人。于是江南、淮西皆大水，诏陟劳问循慰，所至人人便安。中书吏倚宰相势，常姑息，独陟遇之无假借。先是，右省杂给眠职田稟，主事与拾遗等，陟以奉稍为率，由是吏官有差。中书令李晟有纸笔猥料积于省，它日以遗舍人，而杂事舍人常私有之，陟均舍寮无厚薄。虽细务，皆身亲其劳，久益强力，人以为难。

迁刑部侍郎。京兆尹李充有美政，裴延龄恶之，诬劾充比陆贽，数遗金帛，当抵罪，又乾没京兆钱六十八万缗，请付比部钩校。时郎中崔元翰怨贽，揣延龄指，逮系拷掠甚急，内以险文。陟持平无所上下，具狱上，且言：“京兆钱给县馆传，余以度支符用度略尽。”充既免，元翰不得意，以恚死。

陟寻知吏部选事，迁侍郎。铨综平允，时谓与李朝隐略等，不能撻发清明如裴行俭、卢从愿也。十五年，病痲，帝遣医疗视，敕曰：“陟，贤臣，为我善治之。”卒，年五十五，赠礼部尚书。

陟少自底厉，著名节。常荐权德舆为起居舍人知制诰，杨于陵为郎中，其后皆有名。

子敬玄，位左补阙。

崔衍，字著，深州安平人。父伦，字叙，居父丧，跣护枢行千里，道路为流涕，庐冢弥年。服除，及进士第，历吏部员外郎。安禄山反，陷于贼，不污伪官，使子弟间表贼事。贼平，下迁晋州长史。李齐物讼其忠，授长安令，封武邑县男。宝应二年，以右庶子使吐蕃，虜背约，留二岁，执伦至泾州，逼为

书约城中降，伦不从，更囚逻娑城，阅六岁，终不屈，乃许还。代宗见之，为感动呜咽。即具陈虜情伪、山川险易，指画帝前，人服其详。迁尚书左丞，以疾改太子宾客。卒，年七十一，赠工部尚书，谥曰敬。

衍，天宝末擢明经，调富平尉。继母李不慈，伦自吐蕃归，李敝衣以见，问故，曰：“衍不吾给。”伦怒，召衍，将袒而鞭之，衍涕泣无所陈。伦弟殷趋白：“衍所禀举送夫人所，尚何云！”伦悟，繇是谮无入。调清源令，劝民力田，怀附流亡，观察使马燧表其能，徙美原。父卒，事李益谨，岁为李子郃偿负不胜计，故官刺史，妻子仅免饥寒。

历苏、虢二州。虢居陕、华间，而赋数倍入，衍白太重。裴延龄领度支，方聚敛，私谓衍：“前刺史无发明，公当止。”衍不听，复奏：“州部多岩田，又邮传剧道，属岁无秋，民举流亡，不蠲减租额，人无生理。臣见长吏之患，在因循不以闻。不患陛下不忧恤也，患申请不实，不患朝廷不矜贷也。陛下拔臣大州，宁欲视民困而顾望不言哉？”德宗公其言，为诏度支减赋。迁宣歙池观察使，简静为百姓所怀。幕府奏聘皆有名士，后多显于时。卒，年六十九，赠工部尚书。衍俭约畏法，室无妾媵，禄稍周于亲族，葬埋嫁娶，倚以济者数十家。及卒，不能葢丧，表诸朝，赐赙帛三百段，米粟称之。

先是，天下以进奉结主恩，州藏耗竭，韦皋、刘赞、裴肃为之倡。赞死，衍代之。旧贡金锡凡十八品，皆倍直市于州，民匱，多逃去，衍至，蠲革之。居十年，啬用度，府库充衍。及穆赞代州，以钱四十万缗假民赋，故虽旱，人不流捐，由衍蓄积有素也。路应为观察使，以衍有惠在民，言状。元和元年，诏书褒美，赐一子官云。谥曰懿。

卢景亮，字长晦，幽州范阳人。少孤，学无不览。第进士、

宏辞，授秘书郎。张延赏节度荆南，表为枝江尉，掌书记。入迁右补阙。硃泚反，景亮劝德宗曰：“陛下罪己不至，则感人不深。”帝然之。景亮志义率然，多激发，与穆质同在谏争地，书数上，鯁毅无所回。宰相李泌劾景亮等尝众会，漏所上语言，引善在己，即有恶归之君。帝怒，贬为朗州司马，质亦斥去，废抑二十年。至宪宗时，由和州别驾召还，再迁中书舍人。

景亮善属文，根于忠仁，有经国志。尝谓：“人君足食足兵而又得士，天下可为也。”乃兴轩、项以来至唐，戮力治道之要，著书上下篇，号《三足记》。又作《答问》，言輓运大较及陈西戎利害，切指当世。公卿伏其达古今云。元和初卒，赠礼部侍郎。宪宗时，以直谏知名者，又有王源中。源中，字正蒙。擢进士、宏辞，累迁左补阙。是时，中官领禁兵，数乱法，捕台府吏属系军中。源中上言：“台宪者，纪纲地；府县，责成之所。设吏有罪，宜归有司，无令北军乱南衙，麾下重于仗内。”帝纳之。累转户部郎中、侍郎，擢翰林学士，进承旨学士。

源中嗜酒，帝召之，醉不能见。及寤，忧其慢，不悔不得进也。他日，又如之，遂失帝意。以疾自言，出为山南西道节度使，入拜刑部侍郎。未几，领天平节度使。开成三年卒，赠尚书右仆射。

源中澹名利，率身治人，约而简，当时咨美。

薛苹，河中宝鼎人。七世祖道实，为隋礼部尚书。父顺为奉天尉，与杨国忠有旧，及用事，将引之，辄谢绝。

苹以吏最拜长安令，历虢州刺史。宪宗时，奏最，擢湖南观察使，徙浙东，以治行迁浙西，加御史大夫，累封河东郡公。所居守法度，务在安人。治身黻薄，所衣绿袍更十年，至绯衣乃易。居三镇，声乐不闻于家，所得禄，即分散亲属故人，而无私藏。除左散骑常侍，年七十致仕。是时有年过苹不肯去，

故论者高莘。居四年，卒，赠工部尚书，谥曰宣。莘于文章中长于诗。

兄芳，有器干。莱与莘，其母代宗从母也。以外戚奉朝请，皆赞善大夫。

莘子膺，太和初，为右补阙内供奉。其弟齐，佐兴元李绛幕府，绛遇害，齐死于难。膺闻，不及请，驰赴之，哀甚，闻者垂泣。后历工部员外郎。

卫次公，字从周，河中河东人。举进士，礼部侍郎潘炎异之，曰：“国器也。”高其第。调渭南尉。严震在兴元，辟佐其府。累迁殿中侍御史。贞元中，擢左补阙、翰林学士。德宗崩，与郑絪皆召至金銮殿。时皇太子久疾，禁中或传更议所立，众失色。次公曰：“太子虽久疾，冢嫡也，内外系心久矣。必不得已，宜立广陵王。”絪随赞之，议乃定。

顺宗立，王叔文等用事，轻弄威柄，次公与絪多所持正。知礼部贡举，斥华取实，不为权力侵挠。由中书舍人充史馆修撰，改兵部侍郎。絪以宰相罢，坐与善，下除太子宾客。久乃为陕、虢州观察使，蠲横租钱岁三百万。复入为兵部侍郎。故英公李勣、大理卿徐有功之孙，皆以负不得调，次公召见曰：“子之祖，勋在王府，宁限常格乎？”即优补而遣。进尚书左丞。时方讨蔡，数建请罢兵，帝将相之，制稿具而蔡捷书至，乃追止。以检校工部尚书为淮南节度使。久之，召还，道病卒，年六十六，赠太子少傅，谥曰敬。

次公本善琴，方未显时，京兆尹李齐运使子与游，请授之法，次公拒绝，因终身不复鼓。其节尚终始完絜。

子洙，举进士，尚临真公主，检校秘书少监、驸马都尉。文宗曰：“洙起名家，以文进，宜谏官宠之。”乃为左拾遗，历义成节度使。咸通中卒。

薛戎，字元夫，河中宝鼎人。客毘陵阳羨山，年四十余不仕。江西观察使李衡辟署幕府，三返乃肯应。故宰相齐映代衡，奏留之。府罢，复归阳羨。福建观察使柳冕辟佐其府。先是，马总佐郑滑府，监军宦人诬劾之，贬泉州别驾。冕欲除总以附幸家，即使戎摄刺史，按置其罪。戎曰：“以是待我耶？我始不愿仕，正谓此尔！”不肯从，还白其状。冕怒，据案引戎入，戎叱引者曰：“见宾客乃尔乎？”由东厢进。冕度未可屈，揖而去，囚之它馆，环兵胁辱之，累月，戎终不为屈。淮南节度使杜佑闻之，书责冕，会冕亦病死，得解，自放江湖间。

复为藩府交奏，稍迁河南令。吐突承璀讨镇州，所过吏迎廷畏不及，治道前驱，惟戎境内按故无所治逐。留府卒犯令者，缚置狱，留守怒，遣将略出之，不与。累迁浙东观察使，所部州触酒禁者罪当死，橘未贡先鬻者死，戎弛其禁。卒治下，年七十五，赠左散骑常侍。

戎为吏，不尚约束诡名誉，其有善，归之所部。故居官时无灼灼可惊者，已罢则怀之。悉奉禀贖济内外亲，无疏远皆归之。既病，以所有分遗之曰：“吾死矣，可持为归资！”众皆哭而去。

弟放，端厚寡言。第进士，擢累兵部郎中。穆宗为太子，拜侍读，及即位，参赞机命。帝谓曰：“小子新立，惧不克荷，先生宜相，以辅不逮。”放叩头曰：“臣庸浅，不足尘大任，自有贤能处之。”帝美其诚，进工部侍郎、集贤学士，宠待尤至。改刑部侍郎。

帝尝问：“朕欲学经与史，何先？”放曰：“《六经》者，圣人之言，孔子所发明，天人之极也。《史记》道成败得失，亦足以鉴，然谬于是非，非《六经》比。”帝曰：“吾闻学者白首不能通一经，安得其要乎？”对曰：“《论语》，《六经》之

菁华也；《孝经》，人伦之本也。汉时《论语》首立于学官。光武令虎贲士皆习《孝经》，玄宗为注训，盖人知孝慈，则气感和乐也。”帝曰：“圣人以孝为至德要道，信然。”终江西观察使，谥曰简。

胡证，字启中，河中河东人。举进士第，浑瑊美其才，又以乡府奏寘幕下。繇殿中侍御史为韶州刺史，以母老辞，为太子舍人。更从襄阳于頔，署掌书记。入为户部郎中。田弘正以魏博内属，请使自副，诏兼御史中丞，为弘正副使。入迁谏议大夫。

元和九年，党项屡扰边，而单于都护府累更武将，职事废，证以儒而勇选拜振武军节度使。道河中，时赵宗儒为帅，以州民入谒，里人荣之。居四年，召任金吾大将军，又充京西、京北巡边使。

太和公主降回鹘，以检校工部尚书为和亲使。旧制，行人有私觐礼，县官不能具，召富人子纳贖于使而命之官。证请俭受省费，以绝鬻官之滥。次漠南，虏人欲屈胁之，且言使者必易胡服，又欲主便道疾驱者，证固不从，以唐官仪自将，讫不辱命。还，拜工部侍郎，改京兆尹、左散骑常侍。宝历初，以户部尚书判度支，固辞，拜岭南节度使。卒，年七十一，赠尚书右仆射。

广有舶贝奇宝，证厚殖财自奉，养奴数百人，营第脩行里，弥亘闾陌，车服用珍侈，遂号京师高髻。素与贾餗善。李训败，卫军利其财，声言餗匿其家，争入剽劫，执其子澥内左军，至斩以徇。

证旅力绝人。晋公裴度未显时，羸服私饮，为武士所窘。证闻，突入坐客上，引觥三酹，客皆失色。因取铁灯檠，摘枝叶，揲合其跗，横膝上，谓客曰：“我欲为酒令，饮不酹者，

以此击之！”众唯唯。证一饮辄数升，次授客，客流离盘杓不能尽，证欲击之，诸恶少叩头请去，证悉驱出。故时人称其侠。

丁公著，字平子，苏州吴人。三岁丧母。甫七岁，见邻媪抱子，哀感不肯食，请于父绪，愿绝粒学老子道，父听之。稍长，父勉敕就学。举明经高第，授集贤校书郎，不满秩辄去，侍养于家。父丧，负土作冢，貌力癯削，见者忧其死孝。观察使薛苹表上至行，诏刺史吊问，赐粟帛，旌闕其间。淮南节度使李吉甫表授太子文学，兼集贤校理。会入辅政，擢为右补阙，迁直学士，充皇太子、诸王侍读，因著《太子诸王训》十篇。

穆宗立，未听政，召居禁中，条询治理，且许以相。公著陈让牢切，乃擢给事中，迁工部侍郎，知吏部选事。公著内知帝欲进用，故辞疾求外，迁授浙西观察使，徙为河南尹，治以清静闻。四迁礼部尚书、翰林侍讲学士。长庆中，浙东灾疠，拜观察使，诏赐米七万斛，使赈饥捐。久之，入为太常卿。太和中，以病丐身还乡里，卒，年六十四，赠尚书右仆射。

公著清约守道，每进一官，辄忧见颜间。四十丧妻，终身不畜妾。及卒，天下惜之。

崔弘礼，字从周，系出博陵，北齐左仆射怀远六世孙。磊磊有大志，通兵略。过宣武，从刘玄佐猎夷门，玄佐酒酣，顾曰：“崔生独不知此乐邪？”弘礼笑曰：“我固喜武，请为公欢。”玄佐臂鹰与弘礼驰逐，急缓在手，一军惊曰：“安得此奇客？”玄佐大悦，欲留之，固辞，厚为资饷。至京师，所善李观病且死，弘礼殫赙为治丧，葬毕乃去。

及进士第，平判异等。灵武李栻表为判官，以亲老不应，更署东都留守吕元膺参谋。时天子讨蔡，李师道谋袭洛，胁沮朝廷以释蔡危。弘礼为箝揣贼情，部分设张，东都卒无患。迁

留守判官，擢忻、汾二州刺史。田弘正请朝，表弘礼徙卫州，兼魏博节度副使。伐李师道，弘正多所咨逮。还魏博，又表为相州刺史。

长庆初，张弘静镇幽州，诏弘礼往副。未及行，军乱，改绛州刺史。李勣反于汴，诏徙河南尹，倚以捍贼。迁河阳节度使，治河内秦渠，溉田千顷，岁收八万斛。徙华州刺史，改天平节度使。

李同捷叛，与李昕合师讨之。至濮州，大将李万瑀、刘寀拥兵自固，弘礼表万瑀守沂州，寀守黄州，夺其兵，击贼禹城，破之，获铠装数十万。时徐泗节度使王智兴檄兖、海、郓、曹、淄、青当徐道者，出车五千乘，转粟馈军，弘礼度道远，乃自兖开盲山故渠，自黄队抵青丘，师人大济。李祐以郑滑兵三千入齐而溃，弘礼悉斩之，为出郓兵二千，祐遂大破贼，尸藉十余里，祐望郓拜曰：“活我者崔公也！”加检校尚书左仆射，徙东都留守。召还，以病自乞，改刑部尚书，复为留守。卒，年六十五，赠司空。

弘礼短于治民，少爱利，晚颇务多积，素议訛之。

崔玄亮，字晦叔，磁州昭义人。贞元初，擢进士第，累署诸镇幕府。父丧，客高邮，卧苦终制，地下湿，因得痹病，不乐进取。元和初，召为监察御史，累转驾部员外郎。清慎介特，澹如也。稍迁密歙二州刺史。歙人马牛生驹犊，官籍蹄噉，故吏得为奸，玄亮焚其籍，一不问。民山处，输租者苦之，下令许计斛输钱，民赖其利。历湖、曹二州，辞曹不拜。太和四年，繇太常少卿改谏议大夫，朝廷推为宿望，拜右散骑常侍。每迁官，辄让形于色。

郑注构宋申锡，捕逮仓卒，内外震骇。玄亮率谏官叩延英苦谏，反复数百言，文宗未谕，玄亮置笏在陛曰：“孟轲有言：

‘众人皆曰杀之，未可也；卿大夫皆曰杀之，未可也；天下皆曰杀之，然后察之，乃真于法。’今杀一凡庶，当稽典律，况欲诛宰相乎？臣为陛下惜天下法，不为申锡言也。”俯伏流涕，帝感悟，众亦服其不桡，由此名重朝廷。顷之，移疾归东都，召为虢州刺史。卒，年六十六，赠礼部尚书。

玄亮晚好黄老清静术，故所居官未久辄去。遗言：“山东士人利便近，皆葬两都，吾族未尝迁，当归葬滏阳，正首丘之义。”诸子如命。

王质，字华卿。五世祖通为隋大儒。质少孤，客寿春，力耕以养母。讲学不倦，诸生从授业者甚众。年逾四十，偃蹇无进取意，姻友苦劝以仕，乃举进士，中甲科。繇秘书省正字累佐帅府，五迁侍御史，繇山南西道节度副使再转谏议大夫。宋申锡之得罪，质与谏官伏阁，文宗开延英召见，泣涕陈谏，帝稍寤，申锡得不死。为宦竖所恶，出虢州刺史。李德裕素器之，擢给事中、河南尹，徙宣歙观察使。卒，年六十八，赠左散骑常侍，谥曰定。

质清白畏慎，为政必先究风俗，所至有惠爱。虽与德裕厚善，而中立自将，不为党。奏署幕府者，若河东裴夷直、天水赵皙、陇西李行方、梁国刘蕡，皆一时选云。

殷侑，陈州人。幼有志于学，不治货产。长通经术，以讲道为娱。贞元末，及五经第，其学长于《礼》，擢太常博士。元和八年，回鹘请和亲，朝廷以仰费广剧，欲纾以期。诏侑、宗正少卿李孝诚使回鹘，可汗骄甚，盛陈甲兵，欲臣使者，侑不为屈。已传命，虜责其倨，宣言欲留不遣，众色怖，侑徐曰：“可汗，唐婿，欲坐屈使者拜，乃可汗无礼，非使臣倨也。”虜惮其言，不敢逼。还，迁虞部员外郎。

王承宗叛，遣侑招谕，承宗听命。进谏议大夫。侑论朝廷

治乱得失，前后凡八十四通，以语切，出为桂管观察使。宝历元年，徙江西。所至以洁廉称。入为卫尉卿。

文宗即位，李同捷叛，而王廷凑阴为脣齿，兵久不解，诏五品以上官议尚书省。帝锐欲讨贼，群臣无敢异论者，独侑请舍廷凑而专事同捷，且言：“愿以宗社安危为计，善师攻心为武，含垢安人为远图，网漏吞舟为至诚。”帝不纳，然内嘉尚。

同捷平，以侑尝为沧州行军司马，遂拜义昌军节度使。于时瘠荒之余，骸骨蔽野，墟里生荆棘，侑单身之官，安足粗淡，与下共劳苦，以仁惠为治。岁中，流户襁属而还，遂为营田，丐耕牛三万，诏度支赐帛四万匹佐其市。初，州兵三万，仰禀度支，侑始至一岁，自以赋入贍其半，二岁则周用，乃奏罢度支所赐。户口滋饶，廩储盈腐，上下便安，请立石纪政。以劳加检校吏部尚书。

六年，徙天平节度。自李师道乱，朝廷虽析三镇，然务安反侧，赋入尽为军货，无输王府者。侑以饷军有赢，当上送官，乃裁制经费，岁以钱十五万缗、粟五万石归有司。加检校尚书右仆射。御史大夫温造劾侑违制，擅赋敛民为无名之献，诏以庾承宣代还。会濮州掾崔元武受吏贿，又率属邑奉钱，增私马估售官，叠三罪计绢百二十匹。大理以入私马一重，削三官，刑部覆讯当流，未决。侑奏：“三犯不同，坐所重。律，频赃者累论。元武犯皆枉法，当死。”诏用覆讯，流元武贺州。帝嘉侑守法，进刑部尚书，以造所奏不直，复用为天平节度。

开成元年，再召为刑部尚书。时李训、郑注已诛，帝问侑治安术，侑言：“朝廷宜任耆德，毋轻用新进。”帝善之，赐彩三百匹。初，盐铁度支使属官悉得以罪人系在所狱，或私置牢院，而州县不闻知，岁千百数，不时决。侑奏许州县纠列所系，申本道观察使，并具狱上闻。许之，赐黄金十斤，以酬直

言。

泾原节度使硃叔夜坐侵牟士卒，赃数万，家畜兵器，罢为左武卫大将军。侑薄其罪，天子由是疏之，赐叔夜死，出侑为山南东道节度使。坐减兵不先论启，左迁太子宾客，分司东都。俄领忠武节度。卒，年七十二，赠司空。

侑以经术进，临事锐敏，有强直名。晚节内冀台辅，稍务交结，而素望少衰云。孙盈孙。

盈孙，广明初，为成都诸曹参军。僖宗至蜀，闻有礼学，擢太常博士。光启三年，帝将还京，而七庙焚残，告享无所。盈孙白宰相：“始乘舆西，有司尽载神主以行，至鄠，悉为盗夺。今天子还宫，宜前具其礼。”宰相建言，脩复宗庙，功费广，请与礼官议。时佗博士不在，独盈孙从，议曰：“故庙十一室，二十三楹，楹十一梁，垣墉广袤称之。今朝廷多难，宜少变礼。按至德时作神主长安殿，飨告如宗庙，庙成乃祔。今正衙外无它殿，伏闻诏旨以少府监寓太庙，请因增完为十一室，其三太后庙，权舍西南夹庑，须庙成议迁。”诏可。自是神主、乐县，皆所创定，旧学礼家当其议。

龙纪元年，昭宗郊祠，两中尉及枢密皆以宰相服侍上。盈孙奏言：“先世典令，无内官朝服侍祠。必欲之，当随所摄资品，虽无授据，犹免僭逼。”诏可。时丧乱后，制度凋紊，追补容典，皆盈孙折衷焉。终大理卿，赠吏部尚书。

王彦威，其先出太原。少孤，家无货，自力于学。举明经甲科。淹识古今典礼，未得调，求为太常散吏，卿知其经生，补检讨官。彦威采获隋以来下讫唐凡礼沿革，皆条次汇分，号《元和新礼》上之。有诏拜博士。

宪宗以正月崩，有司议葬用十二月下宿，彦威建言：“天子之葬七月，《春秋》之义。志崩不志葬，必其时也。举天下葬

一人，故过期不葬则讥之。高祖、中宗葬皆六月，太宗四月，高宗九月，睿、代二宗皆五月，德宗十月，顺宗七月，惟玄、肃二宗皆十二月，有为为之，非常典也。且葬毕而虞，虞而卒哭，卒哭而祔，皆卜日。今葬卜岁暮，则毕祔在明年正月，是改元庆赐皆废矣。”有诏更用五月。

淮南李夷简上言：“大行皇帝功高，宜称祖。”穆宗下其议，彦威奏：“古者始封为太祖，由太祖而降，则又祖有功，宗有德。故夏人祖颡项而宗禹，商人祖契而宗汤，周人祖文王而宗武王。魏晋而下，务欲推美，自始祖外并建列祖之议，叔世乱象，不可以为训。唐本周礼，以景皇帝为太祖，祖神尧而宗太宗，自高宗后咸称宗，以为成法。不然，太宗致升平，玄宗清内难，肃宗收复两都，皆拨乱反正，犹不称祖。今当本三代之制，黜魏晋乱法，大行庙号宜称宗。”制可。又旧事，祔庙必告于太极殿，然后奉主入庙，既事则已，而有司祔主毕，又还告太极殿。彦威以为不可，执政怒，坐祝辞误，夺二季俸，削一阶。彦威终不回屈。后累擢司封郎中、弘文馆学士、谏议大夫。

李师道既平，其十二州赋法未均，诏彦威为勘定两税使，差量纤悉，人不为烦。还，兼史馆修撰。

兴平民上官兴杀人亡命，吏囚其父。兴闻，自首请罪。京兆尹杜惊、御史中丞宇文鼎以自归死免父之囚，可劝风俗，议减死。彦威上言：“杀人者死，百王共守。原而不杀，是教杀人。”有诏贷死，彦威诣宰相据法争论，下迁河南少尹。俄改司农卿。

李宗闵执政，雅善之，进拜平卢节度使。开成初，召为户部侍郎，判度支。彦威于儒学固该邃，亦善吏事，但经总财用，出入米盐，非所长也。而性刚讦自恃，尝见文宗，显奏曰：“百

口家知有岁计，而军用一切不可谨邪？臣按见财，量入以为出，随色占费，终岁用之，无毫厘差。假令臣一旦迷愚，欲自欺没，亦不可得。”因上《占额图》。又言：“至德迄元和，天下观察者十，节度者二十有九，防御者四，经略者三，大都通邑皆有兵，最凡八十余万。长庆籍户三百五十万，而兵乃九十九万，率三户资一兵。今举天下之入，岁三千五百万，上供者三之一，又三之二则衣赐仰给焉。自留州留使外，余四十万众，皆仰度支。”又为《供军图》上之。彦威虽自谓榷梏奸冒，著定其费，于利害无益也。

始，神策军多以禀缣于度支取直，吏私增贾厚给之，经用益耗。开成初，有诏禁止。时宦者仇士良、鱼弘志方用事，彦威乃奏复与直，悦媚士良等。又效王播贡羨赢以冀速进。会边兵诉所赐不时，缣皆敝恶，摄吏送台狱，而彦威视事自如，及诏停务，始惶恐就第。贬卫尉卿。

俄检校礼部尚书，为忠武节度使，毁山房三千余所，盗无所容。徙节宣武，封北海县子。性强敏，善著书，颇行于时。卒，赠尚书右仆射，谥曰靖。

赞曰：韩愈称：“郡邑通得祀社稷、孔子。独孔子用王者事，以门人为配，天子以下，北面拜跪荐祭，礼如亲弟子者。句龙、弃以功，孔子则以德，固自有次第。”崇敬乃请东揖，以杀太重。方是时，公卿无韩愈之贤，无有折其非是者。道州刺史薛伯高尝谓：“夫子称颜回为庶几，其从于陈、蔡者，亦各有号，出于一时，后世坐祀十人以为哲，岂夫子志哉？”观七十子之贤，未有加于十人，坐而祀之，始于开元，非特牵于一时之称号。《记》曰：“祭，有其举之，莫敢废也。”如崇敬诚不知礼，尊君以媚世，历朝循而不改矣。伯高之语，柳宗元志之于其书，必有辨其妄者。